武俠世界



第33年

34

$15.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撰寫的巨型小說「連環大劫案」在今期刊出。黑社會中的兩大組織，一個是以大哥威為首的收買大陸來的偷渡客，為其賣命的四處打劫；另一組是以綽號「戴綠帽」的首領，利用越南難民收容所內爛仔做其羽翼，「戴綠帽」在十幾年前被大哥威逼害，而致傾家蕩產，消聲匿跡，如今東山再起，誓報此仇，命阿南等擄來大哥威，企圖敲詐一筆巨款，想不到勒索不成，却被不怕死的偷渡客反擊圍攻，並救走大哥威，而「戴綠帽」更遭折磨而後擊斃，棄屍停車場內……故事內容曲折緊張，驚心動魄，兩幫人物為了個人利益，不惜逞兇狠鬥，令人心寒……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為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南宮宇新作「海陸空行劫」。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4期
（總號168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都市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連環大劫案



械劫得手　險遭暗算

賽馬日。

投注站內人頭洶湧，不論男女，擠得像沙甸魚一樣，雖然開放了冷氣，仍然令人出汗，混濁的空氣中有一種汗酸味。

每一個投注的櫃窗前，都擠滿了趕着下注的人。原來，距截止投注的時間只有五分鐘。投注站內的擴音器正在作截止時間的廣播。

每一個趕着投注的人都滿懷希望，深信自己所投注的馬匹能夠跑出來，贏到可觀的彩金。

投注站外面也站或坐滿了人，行人路根本不能行走，或蹲或坐或站的男女人手一份馬經、圓珠筆，當然更少不了一大疊投注表格，其中不少人還拿着袖珍型收音機，大部份是袋裝的耳塞收音機，都在全神貫注地傾聽着賽馬現場的收音廣播，賽馬正在進行的現場情形，看到投注了即場賽馬的人那種投入、緊張的情形，忘形的呼叫、吆喝，頓腳握拳，甚至吐出連串不堪入耳的粗話，投注站內外，不但可觀人生百態，而且也是這個都市的其中一面的縮影。

事實上，論到賭馬之狂熱，投注額之鉅，據說可列世界之冠，並可列入世界紀錄大全之內。

驀地，投注站內外的人羣發出一陣噓叫聲，其中百份之九十幾是懊喪失望的噓聲，只有極少數人發出歡呼聲。

原來，一場馬跑完了！有了賽果。

剎時間，地上多了很多投注不中的表格。

贏了的(極少數)歡天喜地的去領彩金，輸了的，口出粗言，摔票頓腳，咬牙切齒大聲咒罵。可是，很快又平靜下來，又忙着看馬經，選擇自己心目中的「心水馬」，準備下一場馬的投注，希望下一場賽馬可以贏。

下午五時三十分，八場賽馬完畢，聚集在投注站內外的人逐漸散去，只剩下少數排在派獎櫃窗前領彩金的人，以及投注站內的職員，還有一地的垃圾——報紙、烟蒂、汽水、啤酒罐。最多的當然是買不中的彩票——投注表格。

六時三十分左右，投注站內一片清靜，只有清理工人在清掃地上的垃圾，職員在點算全日投注賽馬的金額，以備解款車來將全日投注的款項運走。

守衛員已將投注站的所有鐵閘拉下來。

七時左右，大部份的職員已離去。

七時三十七八分，一輛裝甲解款車駛到投注站前，停下來，幾個手持鳥槍，頭戴盔帽的解款員從車內走出來。其中三個人走入投注站，兩個則站在投注站的兩邊持槍戒備，監視着附近的情形。

行人道上的人疏落。大多數的人看到那種情形，都繞道走出馬路或越過馬路到另一邊的行人道行走，免得一旦發生甚麼事情，遭受池魚之殃。

近年來，械劫案幾乎無日無之，最近尤甚，歹徒動輒開槍跟警員駁火，曾經有過路人被流彈擊中，甚至擊斃之事。因之，不少市民於路經金舖或是解款的地方時，都會暗中加倍小心，不敢停留，遠離是非之地爲妙。

其實，那些解款員也是提心吊膽的，事關有膽作案的歹徒大都配備有槍械，而且動輒開槍殺人，若是運氣不好的話，隨時會被歹徒槍殺。

大約十分鐘左右，三個解款員從投注站內走出來，持槍的兩個一前一後護衛着當中那個手挽兩個錢箱的同事，那兩個守在門外的解款員看到三個同事從投注站內走出來，馬上緊張起來，握槍的手緊了緊，兩眼四週掃射。

驀地，對面的行人道上响起一陣哄叫聲，夾雜着一陣神經質的女子笑聲。

幾個解款員剎時心頭一緊，急忙往馬路對面的行人道張望。

一望之下，幾個解款員頓時放鬆下來。

你道對面的行人道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有一個妙齡女子在當街脫衣！

那女子衣着新潮，身材「惹火」(性感)，神態却渾渾噩噩的，似乎服食了甚麼葯物，正在行人道上一邊手舞足蹈，一邊傻笑，將身上的衣服脫掉。

那女子已將上衣脫掉，正在將上身唯一的衣物——胸圍扯脫！

圍觀的人清一色是男人，看着那女子幾乎赤裸的上身，全部睜大雙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唯恐看少一眼，有的直吞口水，有的張大口，一言以蔽之，全都色迷迷的！

免費娛樂兼眼睛可以大吃冰淇淋，相信很少男人會錯過。

那幾個解款員望過去的時候，那個女郎剛好將身上的胸圍扯脫，圍觀的人禁不住發出一陣讚聲，同時亦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有人興奮地叫：「好啊！脫啊，繼續脫呀！」

幾個解款員都是男人，而且是正常的壯年男人！如此奇景，可遇不可求，他們都禁不住目光發直，瞪着兩眼。

那是每一個正常男人很自然的反應。

四個男人就在那霎間自投注站的兩邊衝向那幾個解款員，動作異常迅速！

待到那幾個解款員驚覺的時候，那四個漢子已撲到他們身前，手上都赫然握着槍！「打劫！別動！誰動做低(擊倒)誰！」以槍指住那五個解款員。

五個解款員頓時呆住，其中兩個劫匪迅即從那解款員手上搶過錢箱，另外一個劫匪飛快地繳去四個解款員手上的鳥槍，其中一個解款員欲反抗，被那個劫匪用手上的「曲尺」——航空曲擊倒在地上！

整個過程不到三分鐘。

幾乎沒有甚麼人發覺解款員被劫。因爲，附近凡是經過的行人，都被那個「脫衣女郎」的舉動吸引住了。

不過，仍然有人發覺。

那是投注站內的職員。

一個職員馬上按動警鐘。

刹那間，警鐘聲震人心弦地大鳴起來。

圍觀「脫衣女郎」的人立時被驚動，慌亂地騷動起來。「打劫呀，快走！」有人發出駭叫。

圍觀的人羣狼奔豕突，倉皇走避。

那四個劫匪已經推倒那五個解款員，拔腳往馬路對面飛奔。

四散奔逃的人眼見劫匪飛奔過來，更加慌亂，有人跌倒，有人發出尖叫，場面混亂極了。

「站住，我們是警察！別跑！」一聲吆喝自馬路口那邊傳來，跟着是一下驚心動魄的槍聲響起。

奔走躲避的人更加驚慌，有人叫救命，有人叫阿媽，亦有人狼狽地趴在地上，也有人嚇得雙腳發軟，全身發抖着，差點沒有暈過去。

那情形，用「雞飛狗走」四個字來形容，也形容不了。

一下槍聲過後，緊接着又響起兩下槍聲。

那是兩個伏在行人道口一個垃圾箱後的警察，各自向飛奔入一個巷口內的劫匪開了一槍，可惜射不中劫匪。

最後那個劫匪在奔入巷口內的刹那，回身反手向匿在垃圾箱後的兩個警察連開三槍，才閃沒巷內。

劫匪開了三槍雖然沒有射中兩個警員，但有兩顆槍彈射在鐵製的垃圾箱上，發出兩下「嘯嘯」銳響聲，兩個警員嚇得縮在垃圾箱後，不敢移動。

投注站附近那一段路面，這時除了嚇得走不動及趴在地上的幾個人外，其他的人都跑光了，包括那個香艷的「脫衣女郎」。

五個解款員有三個躲入投注站內(已將僅供出入的唯一出口的鐵閘拉下來)，兩個匿在裝甲解款車後，看着四個劫匪奔入斜對面行人道上那條後巷內，沒有一個膽敢逞英雄追出去。

眨眼間，四個劫匪消失在那條黑暗的後巷裏面。

兩個警察在槍聲停了約兩分鐘後，一個身上帶着無綫電通訊器的警員急急向總部報告並求救之後，才小心地自垃圾箱後探出頭來，其中一個舉槍指着那個巷口，另一個竄出來，彎着腰，跑過對面的行人道上，貼着牆往巷口那邊掩去。

一陣急促怪異的警號聲突然傳來，不到三十秒鐘，一輛警方巡邏車風馳電掣地馳到路口，颯地停下來，車門打開，幾個警員從車內跳出來，匿在垃圾箱後的那個警員立刻向那幾個同事揮手打手勢，開聲叫：「小心啊！劫匪手上有槍！」

幾個從警車上跳下來的警員在一個警長的指揮下，往兩邊的行人道衝去。

未幾，數輛警車先後馳到，將投注站所在的那條馬路封鎖起來，穿了避彈衣的衝鋒隊員手持自動步槍，衝入那條後巷內。

由於是持械搶劫案，劫匪跟警方人員開槍駁火，雖然沒有傷人，警方仍然相當重視，那一區的警察行動總指揮官親到現場觀察。

結果，警方出動了大批人手，擾攘了近四個小時，却捉不到那四個劫匪。

這件劫案因爲其中插有極之香艷的情節，所以特別哄動，翌日各大報刊已頭條大字標題報導，因之，也成了市民談論的主要話題。

那些目睹那個女郎脫衣的男人，更是對相識的朋友、同事眉飛色舞，口沫橫飛地描述。但是，對於警方的呼籲——目睹劫案經過的市民協助警方提供綫索，却反應冷淡，沒有多少人向警方提供劫案發生的情形。

那是因爲市民大都抱有一種「怕痲煩」的心理。

據新聞報導，那個投注站被劫匪劫去接近二百萬元現金。

據說，那不過是那個投注站那日賽馬全日投注金額的三分二左右。

由於劫案的過程富於戲劇性，警方懷疑那個「迷幻脫衣女郎」是劫匪的一份子，利用脫衣來吸引現場附近所有人的注意力，方便那四個劫匪下手搶劫。而且，很多人看到那個「迷幻脫衣女郎」的眞面目，因此，警方集中偵查那個「迷幻脫衣女郎」到底是何許人，希望找到那女郎後，從她的身上，找到那幾個劫匪的下落。

*　*　*

那是一座戰前樓宇。

那種舊式的「唐樓」(中國式)，

一般只有三四層高。與那些新式的玻璃墻大廈比較，顯得古色古香。

在一座唐樓的二樓內，有六個大漢正在點算滿桌的鈔票。

桌子旁邊的地上，放着兩個被撬毀的鐵製錢箱，與那日那間投注站被劫去的兩個錢箱一模一樣。

六個在點算鈔票的漢子，年紀最輕的約二十多歲，最大的看上去接近四十歲。

將手上的一疊鈔票點算完，放回桌上，那個年約二十四五的青年用手點算桌上的鈔票有多少疊。

「漢哥，阿章，不用逐疊點算了，桌面上一共有三十四疊，每疊五萬元，五乘三十四，一共是一百七十萬！」

「一百七十萬！哇！我們發達了！」一個臉上有一對牛眼般的青年歡呼起來，將手上那疊鈔票拋起來，跟着雙手接住，將嘴巴凑上去親吻一下。

「章仔，這麼一點錢就說發達了？」年紀最大的那個漢子對着牛眼青年道：「一百七十萬我們六個人只可以分一半，即是八十五萬，六個人分，每人不過分到十四萬多一點！這個年頭，十多萬元算得了甚麼！回鄉建一座房子也要數萬元，眞是未見過大蛇拉屎！我們拚命來搏鬥，若不帶三五十萬回去，那簡直白來一趟！」

章仔眨眨那雙牛眼。「漢哥，這筆錢是我們用生命搏回來的，要分一半給那班人，實在不甘心！如今錢在我們手上，何不分了它，每人可以分到差不多三十萬，足夠回去享受他十年八年……」

「章仔！出來混，最緊要講義氣，守信用！想也不要那樣想！分了錢，你也拿不回去，你以爲虎威他們是吃素的？他們若沒有把握，也不會請我們這些過江龍來這裏替他們做世界(搶劫)！記着，以後說話，做事，一定要用腦！」

一個年約三十歲，唇上留了兩撇鬍髭的漢子接口道：「漢哥說得對，章仔，你要記住啊！漢哥剛才說的那番話，等於放錢入你的袋裏。貪心，每一個人都有，但要貪得其所，還要審時度勢，要不，一時貪心，會叫你後悔莫及！可能連一條命也丟掉了！」

章仔被漢哥跟那二撇鬍髭說得臉上訕訕的，口裏嘀咕道：「漢哥，華佬，是我一時財迷了心竅，衝口說出那番不經大腦的話，我知錯了。」

那個第一個說話的青年道：「漢哥，我們可是要留下來做第二單？」

漢哥點點頭。「嗯，再做一單，我們可以回去，每人分到五六十萬，就算敲斷腿也不愁餓死！阿耀，你可以買一個單位，那時候，沒有人再嫌棄你沒有房子居住，更不怕沒有女仔不肯嫁你，只怕排着隊任你揀！」

那個青年，阿耀頓時咧開嘴巴笑起來。「若能夠帶五十萬回去，哈哈，我會拿二十萬出來買屋兼裝修，將屋子裝修得美侖美奐，彩電、洗衣機、冰箱，還有空調機一應俱備，來個超前享受(大陸用語，意即超越目前的普通環境，提前享受一般人還未有能力享受的消費)！嘿嘿，那時候我倒要看看，那一個女仔還敢說我沒有房子，不肯跟我結婚？」

章仔笑道：「阿耀，那怪不了你以前兩個女朋友不肯跟你結婚，另嫁別人的，你連一個小小新房也沒有，結了婚，難道跟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個房間內？怎樣造愛？唉，你不要怪你以前兩個女朋友不肯跟你結婚，換轉是我，也不肯跟你結婚。」

阿耀忿忿道：「所以，我有了錢，一定要買一套房子，叫那些笑我、看低我的人羨慕我！叫我以前那兩個女朋友後悔當初不肯跟我結婚！我要叫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羡慕我有一套寬大的房子，一雪羞耻。」越說越激動，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芒。

漢哥說道：「阿耀，我們這次若是能夠帶三五十萬回去，記着不要一下子便張揚開去，說我有錢哪！那只會惹人思疑，被公安人員注意，那就一身『蟻』(痲煩)了，你一個人被捕不要緊，最怕連我們也被你連累。所以，我先在這裏提醒你，免得到時後悔莫及，不但錢沒有了，還要入栅(坐牢)！」

阿耀被漢哥說得悚然心驚。「漢哥，多謝你提醒我，我會記住你的話。」

那個「二撇雞(鬍髭)」接口道：「總之，有了錢，要使用的時候，要事先想出一個令人相信的辦法，叫人不會對你的錢產生懷疑，那樣，你才能夠有機會享受那些錢！」

在四人說話的時候，另外兩個人一直沒有吭聲，將擺放在枱面上的一疊疊鈔票放入一個旅行袋內。

那兩個人不會是啞巴或是聾子吧？

當然不是，兩人不過不喜歡說話吧了。

這時，其中一個開口說話了。「漢哥，都裝好了，擺放在那裏？」

「放在房內床底下吧。」漢哥道：「阿輝，你們不會將我們剛才說的話，對大哥威說吧？」

阿輝似笑非笑地道：「你們剛才說的話，我跟阿和一句也聽不到，我心裏只有錢，沒有心情多管閒事。」

「夠朋友！」漢哥拍一下阿輝的肩頭。「我會記住的。」

聽漢哥與阿輝那麼說，阿輝跟阿和不是漢哥的人。

不過，他們也不是漢哥口中那個「大哥威」的人，是被「大哥威」找來，跟漢哥他們四條過江龍合作「做世界」。由於兩人是本市人，熟悉市內的情形，那次打劫馬會投注站，就是由兩人帶路並駕車接應的。

兩人的駕車技術一流，以前曾是非法賽車的一份子。

驀地，電話鈴聲响起來，二撇雞距擺放電話的地方最近，所以，是他聽電話的。

才說了一句說：「喂，找誰呀？」二撇雞便將話筒移開，對漢哥道：「漢哥，大哥威找你。」

漢哥馬上走過去，從二撇雞的手上接過話筒。「喂，大哥威。」

話筒中馬上傳出一把聲音。「是呀，你是漢哥？」

漢哥道：「甚麼事？」

「叫阿輝黃昏前約四點鐘帶你到我第一次跟你見面的那個停車場，我會在那裏等你，記住將那筆我們贏回來的錢分成兩份，將我那一份帶來給我。」

「一定。」

「還有，叫阿和開車載你的手足到沙田那家吃乳鴿最出名的地方去，我請你們好好地吃一頓。然後，再去玩！」

「好呀！」漢哥異常興奮。

「見面再說吧，拜拜。」

漢哥也說一聲：「拜拜。」將話筒放下，然後大聲對其他五人道：「大哥威今晚請我去沙田吃乳鴿，然後去『威』！」

二撇雞跟章仔、阿耀高興得發出歡呼聲。

阿輝跟阿和只是笑笑。

「阿輝，大哥威四點鐘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個停車場等我，他叫你載我去。」漢哥接轉對阿和道：「阿和，大哥威叫你於六時前，載阿華（那個二撇雞原來叫阿華）他們到沙田那家乳鴿最出名的食肆去。大哥威跟我稍後會去那裏找你們，一起吃晚飯。」

阿輝跟阿和答應一聲。

漢哥跟着道：「將那袋錢分成兩半，一半我們現在分了它。」

聽說有錢分，阿輝跟阿和頓時起勁，快手快腳從旅行袋內拿出十七疊鈔票，擺放在桌子上。

漢哥道：「一疊五萬，十七疊是八十五萬，六個人，每人可以分到十四萬，還剩下一萬。阿輝，我們不要了，你跟阿和分了吧。」

阿輝忙道：「漢哥，怎好意思啊，那一萬元還是六個人均分了吧。」

漢哥搖搖手。「阿輝，一萬元六個人分，連二千元也分不到，太濕碎（煩瑣）了。這幾日，都是你跟阿和照顧我們，那點錢，就算我們請你跟阿和吃飯吧，一點意思，請不要嫌少。」

阿和道：「漢哥既然這樣說，我跟阿輝收了，多謝四位。」

「阿和，別客氣，在未做完第二單買賣之前，我們還要留在這裏，仍要痲煩你兩個一些日子，區區之數，算不了甚麼，請笑納。」

阿輝道：「咱們是伙伴，你們在這裏人生路不熟，我跟阿和應該照顧你們的。」

「好了，咱們都別說客氣話了。」二撇雞兩眼看着桌上的鈔票。「分錢吧。」

漢哥道：「阿輝，你跟阿和每人拿十四萬五千，剩下的五十六萬我們四個分。」

阿輝與阿和答應一聲，一共拿了六疊鈔票——在其中一疊中抽出一萬元放回桌上，然後拿入房中，放在一個旅行袋內。

二撇雞跟阿耀，章仔都看着桌上的鈔票，漢哥掃了三人一眼，說道：「我們每人拿五千元來花費，其餘的放在一起，回去後才分，怎麼樣？」

二撇雞跟阿耀，章仔互相看了一眼，同時說道：「漢哥你這麼說，怎說怎辦。」

漢哥拿起桌上那一萬元，先分給章仔與阿耀，再從一疊鈔票中抽出一萬，數了五千元給二撇雞。

「大華，身上有錢，可別亂花啊，這些錢，却是我們用命搏回來的，別像以前那樣，洗腳唔抹腳（不顧以後）啊。一個人，不會總是那樣好運的，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這一次回去後，拿着錢做點生意，要不，存入銀行收利息，也不愁兩餐。這條財路只能偶一爲之，若以爲這是個金礦，取之不盡，那就大錯特錯，一次失手，後悔終生。」

二撇雞——大華抓抓頭，苦笑道：「漢哥，見過一次鬼，還不怕黑麼！來之前，我對自己說，這次若是平安回去，我會修心養性，搞點小生意，但求兩餐有魚有肉，便心滿意足。」

阿耀道：「華哥，我要是有三十萬在手，才不去賭，第一時間買個單位，住得舒舒服服的，三四個回合便輸了差不多三十萬，雖然輸錢的是你，我聽了後，也感到心痛！」

章仔也道：「華哥，你那樣賭法，不是與錢有仇吧？」

二撇雞懊悔地道：「唉！當初就像被鬼迷一樣，賭開了頭，便無法收手，贏了想贏更多，輸了不甘心，才像大夢初醒，又痛心又後悔

，恨不得將自己的一隻手斬下來，懲戒自己，足足有一個星期因爲心痛，後悔而睡不着，那一次之後，我發了誓戒賭！」

「大華，你能夠知錯，痛悔，還算有得救。最怕是不自覺，繼續沉迷下去，非要賭個傾家蕩產不可，那就可悲了。」漢哥道：「賭錢，相信沒有多少人不喜歡，但千萬不要沉迷，作爲一種消遣，小賭一下，無傷大雅，你們也知道，我也賭的，但我從來不沉迷，輸了，便算數，贏了，便買些好東西吃。切忌贏更多，想將世上的錢贏光；輸了，不服輸，一心想贏回來，那只會越輸越多，將自己也輸了！你們別以爲我在說漂亮話，人人都會說。我以前有一個伯父，就是因爲爛賭，不但將大好前途毀了，在日本仔侵略中國那個年頭，生活艱難，他還要賭，結果，賭清賭光，貧病交加，終於餓死！」

頓一下又說道：「我不是講故事，我父親親口對我說的，他曾經有一次陪我伯父去賭，當時他只有十多歲，他親眼看到我伯父起初贏了大錢，但在回去的時侯，只穿着內衣內褲，身上那套西裝、恤衫都輸掉了！那就是賭之過！」

章仔跟阿耀聽着，唏噓感嘆不已。「大華，你那一次一共輸了多少錢？」

大華心痛地道：「那一次跟漢哥在這裏做完買賣後，帶回去二十六萬元，花了約三萬元，我弟弟結婚給了他一萬元，再加上請親戚朋友吃飯，大約花了一萬元，父母那裏給了二萬元，剩下來的十九萬，不到一個月，輸清光還不止，還向父母拿回那二萬元，弟弟結婚用剩的二千元也要回，再將添置的電視，電冰箱，還有空調也賣掉，湊足三萬去賭，希望可以贏回輸掉的錢，結果，連那三萬元也輸了，合共輸了二十多萬！幸好沒欠人債！」

「漢哥，快穿衣穿鞋，快到時候去見大哥威了。」阿輝從房間內走出來，身上已穿好衣服。

漢哥向阿輝點一下頭，才對大華三人道：「大華，將錢收好。」

大華三人答應一聲，將屬於他們三人所有的錢放入一個旅行袋內，拿回他們那個房間內。

漢哥將裝着屬於大哥威所有的那袋鈔票拿起來，放在桌上，以便出門時帶走。

* * *

在一棟工廠大厦的十一樓後樓梯間，倒卧着一具女屍，發現屍體的人大驚失色，立刻通知管理處，管理處人員慌忙致電報警。

大批警方人員接報趕到現場，展開調查。

女死者年紀約十九二十歲，身上衣衫完好，沒有表面傷痕，身上却任何証件或財物也沒有，一時間無法知道其身份。

死者倒斃的地方——後樓梯間，沒有打鬥的痕跡，警方於搜索偵查過後，未能判斷是那一類案，只好暫列作發現屍體案處理。

警方起初懷疑女死者是在那幢工廠大厦內工作的職員或是工人，逐戶在工廠大厦內的各家工廠展開查問，調查所得，沒有人認識，或是見過那個女死者。

換言之，那個女死者並不是在那幢工廠大厦內工作的職員或是工人。

經過驗屍官的剖驗，發現女死者體內有大量毒素，那是由於曾服食過大量與奮劑的關係，檢屍官確定，女死者是由於服食過量與奮劑致死的。

經過化驗，驗出女死者是服食了一種叫「冰」的毒品，過量而死的。

而在服食「冰」之前，曾服食過一種叫「十字架」的興奮劑。

驗屍官還驗出，女死者於死前，起碼跟三個人發生過性行爲。

女死者的體內留有幾種（最少三種）不同的男性精液。

這一新的發現，令到警方懷疑女死者的死因有被殺的成份，因而對之重視起來。

跟着，警方又有進一步的發現——女死者跟那一日馬會一間投注站被打劫時，在場的那個「迷幻脫衣女郎」是同一個人！

警方之所以能夠有進一步的發現，全賴那張「迷幻女郎」的拼圖。

根據在場目擊那個「迷幻女郎」脫衣的近十個人士的描繪所拼的圖樣，跟工廠大厦女死者的樣貌一模一樣！

爲了証實女死者跟那個「迷幻脫衣女郎」是同一個人，警方還請了那幾個証人到殮房「認人」，結果，那幾個証人都一致指認，女死者就是那個「迷幻脫衣女郎」。

這進一步的發現，令到警方懷疑女死者的死因另有內情——極可能遭人滅口！

因爲，警方綜合那宗劫案所偵查搜集到的証據，有理由懷疑那個「迷幻脫衣女郎」是劫匪的同伙。

負責偵辦馬會投注站那件械劫案的馬督察，接到總部傳過來有關那個女死者的資料後，馬上下令手下探員全力偵查女死者——「迷幻脫衣女郎」的身份。

其實，馬督察早已命令屬下探員着手偵查。

馬督察有理由相信，「迷幻脫衣女郎」不但是那件械劫案的劫匪的一份子，還是目前所知的唯一最重要的綫索，只要查出她的身份，

那就不難從她的身上，偵查出那伙劫匪的下落。

由於從那個「迷幻脫衣郎」的體內化驗出留有興奮劑毒品的成份，並因服食過量而致死，警方不排除死者是一個有服食興奮劑習慣的吸毒者。因而，馬督察指示手下，從死者的「嗜好」那方面着手偵查。

馬督察極之重視這條綫索。他要手下盡快查出女死者到底是甚麼人！

* * *

大哥威比漢哥早十多分鐘到達那個停車場。

其實，並不是他早到，而是漢哥遲到。

因爲，大哥威到達停事場時，已經是四時零兩分。

他約漢哥見面的時間是四時。正確來說，他遲到了兩分鐘。

可是，漢哥比他還要遲。

大哥威在黑道上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就算是江湖上的老叔父，也不敢不給他幾分面子，因此，大哥威的名頭在在江湖上噹噹响，像他那樣有「身份」的人，當然不大習慣等人，別人等他倒無所謂。

他的「座駕車」——平治牌房車才停下來，坐在前座的一個心腹手下馬上推開車門下車，張望兩眼，看不到漢哥跟阿輝，皺皺眉頭，馬上探身入車廂內，對坐在後座的大哥威道：「大哥，他們還未到。」

大哥威的眉頭皺起來，面露不豫之色。「怎麼搞的，居然比我還要遲到。」

「大概塞車吧。」那個手下道：「我們來的時候，電台的交通報告不是說，隧道前面塞車嗎？」

大哥威沒有說話，推開車門下車，坐在另一邊的一個心腹手下亦跟着開門下車。

大哥威的年紀看上去不到四十歲，身形高挑，身上的西裝、恤衫都是名牌貨，唇上留着短髭，架一個金絲眼鏡，看上去，有型有款，十足一個成功人士模樣，不知道他底細的人，怎也看不出他是一個黑社會的頭面人物。

吁口氣，大哥威掃了附近一眼，從身上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放在嘴上，站在他身旁的那個手下立刻從身上拿出打火機，打着了，替「老大」點火。

大哥威點着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後慢慢將那口烟噴出來。

就在大哥威一口烟將要噴完的刹那，「啪啪」兩下槍聲乍然响起。

站在大哥威旁邊的那個手下「喔」地痛叫一聲，身子歪跌下去。

大哥威嚇得驚叫一聲，慌忙蹲下來，伸手摸一下右耳。

原來，他雖然沒有中槍，却被一顆槍彈貼着耳邊射過，耳朵感到一陣炙痛，以爲被子彈擦傷了。

站在另一邊的那個手下急忙矮下身子，迅速地從身上拔出手槍，向槍聲响起的地方開槍射擊。

可是，馬上惹來一陣猛烈的射擊。

槍彈射在附近的車輛及大哥威的座駕上，發出叫人頭皮發麻的嘯聲，嚇得大哥威及兩個手下蹲伏在車旁，不敢稍露出臉面。

一直坐在車上，負責開車的手下從座位下面取出槍械，疾聲對車外說道：「大哥，快上車，我開車衝出去！」

大哥威却道：「不，你開車衝出去，引開那些人！」

「大哥，接住！」「司機」將手上一支手槍從車窗口拋出去給大哥威。

大哥威接住，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槍彈射來的方向連開三槍。那三槍，是宣洩他心頭的憤怒。

於開槍的刹那，大哥威看到最少有五個人從對面停放着的那排汽車之間，掩撲過來，不停向他們開槍。

兩個心腹手下（其實是他的貼身保鏢）雖然開槍還擊，却無法阻止襲擊他們的人掩撲過來。

一陣馬達吼叫聲突然响起，駕車的那個手下開動車子，飛快地倒駛出去。

車子立刻成了那伙襲擊者開槍射擊的目標。

大哥威看着自己心愛的座駕一霎間多了五六個彈孔，心痛不已，但他極力忍耐住，沒有開槍。

他要令到襲擊他的人以爲他在車上，那就有機會逃脫了。

兩個手下却拚命開槍阻截那些向汽車追截射擊的襲擊者。

大哥威躡足向後面竄去。

他已竄到後面兩輛車子的側面。

駕駛車子的手下已將車子飛快地開到另一頭，四個襲擊者拚命向車子追去，車子却加速往前衝，在一列汽車後面追截的四個槍手待車子衝到近前，集中火力向車子前座——駕駛座位及後座開槍射擊。

駕駛車子的手下——阿超似乎中槍受傷，車子突然猛烈地搖擺了一下，幾乎撞在左邊——大哥威他們掩伏的那一邊——前面一輛車子的屁服上，千鈞一髮間，車頭一個急擺，硬是擺開去，後座車身却擦着那輛車子的屁服，發出尖銳的摩擦聲，激出一蓬火星，跟着車頭陡然往回一擺，有如脫韁野馬一樣往前衝去。

四個襲擊者追着車子射擊。

兩個保鏢亦與另外兩個伏在對面那列汽車旁邊的襲擊者互相開槍射擊。

大哥威已悄然竄到後面第五輛汽車的車頭前，喘口氣，驚弓鳥般向後面一輛汽車——第六輛竄去。

他成功地竄到第六輛車子與第七輛之間的空隙處。

一口氣還未透出，一聲疾喝陡然响起：「別動！」

大哥威頓時魄散魂飛，身子劇震了一下，抬眼望去，對面一輛車子上面，蹲着一個槍手，手上的槍直指着他，甚至可以看到那人手上的大號航空曲槍口裏面的來福綫！

他頓時窒呆住。

手上雖然有槍，大哥威却知道，無論怎樣，他也快不過對方手上的槍。

「死威佬！去死吧！」那個蹲在車頂上的槍手兇狠地喝叫一聲，緊扣在扳機上的食指陡地一扣！

大哥威於「砰砰」兩下槍聲中，亡命撲滾入第七輛車子的底下，只是滾入了一半身子，還有大半露出在車底外面！

「呃」一聲驚急叫聲中，跟着是一個人滾跌落地上的聲音，接下來，槍聲變得更密。

大哥威睜大一雙眼，發覺自己並沒有中槍，驚魂稍定，從地上的空隙往對面停放的那列車子望去，看到蹲在車頂上向他開槍的那個槍手躺在兩列車子之間的車道地上，腦袋怪異地扭側着，正好面對着大哥威那邊，睜大着的一雙眼死死地看着大哥威！

大哥威心頭劇跳了一下，嚇得握槍的手慌不迭往前一伸，欲向那個槍手開槍射擊，看清楚那槍手原來已經死了，一雙死魚眼木定不動，緊扣在扳機上的食指才一下子放鬆下來，長長地透了口氣。

他立刻一翻身，從車子底下滾出來，一個人的叫聲即時响起。

「大哥，出來吧，那些『仆街』都跑了！」

大哥威聽出是麥奇——沒有被槍彈擊傷的那一個保鏢的聲音，頓時鬆口氣。「阿奇，我在這裏。」並沒有立刻露面。

「大哥，沒有受傷吧？」隨着麥奇傳來的聲音，一陣腳步聲向大哥威那邊移動。

大哥威這才爬起身，小心地往上挺冒起來。「阿奇，我沒事，那些……槍手眞的跑了？」從身前那輛私家房車的車頭上面，大哥威看到麥奇向他走過來。

「大哥，若沒事，我們快離開這裏，若差佬（警察）趕到來，就麻煩了！」麥奇手上仍然拿着槍。

大哥威一聽，悚然一驚，慌忙一下子站起身。「阿奇，那些槍手怎會一下子跑了？」目光掃視之下，一眼瞥到遲到的漢哥站在七八輛車子遠的地方，手上握着槍，一輛車子忽然風馳電掣地駛到來，駕駛車子的司機從車窗內探出頭來，急聲叫道：「快上車離開這裏！」大哥威一眼認出，那人是負責開車送漢哥來見他的阿輝！

麥奇邊將槍收藏在身上，邊對大哥威道：「大哥，快上車！」

漢哥已向汽車跑去。

大哥威也理會不了那麼多，急於向汽車跑去。

至於駕駛了大哥威的座駕車，衝出停車場，引開四個槍手的司機是生是死，他們已無暇理會。

漢哥，大哥威，還有麥奇，另一個肩膀受了傷的保鏢迅速地登上車子，阿輝馬上將車子往後倒開，倒往落下一層停車場，跟着扭軚掉頭，「呼」一聲，像箭一樣向停車場的出口衝去。

停車場外面沒有警車出現，亦聽不到警號聲，車內的大哥威五人不由鬆口氣。

停車場出口處的欄桿橫着，旁邊的收費亭內不見人影，大概都躲匿在收費亭內的枱下，阿輝不管三七二十一，咬着牙，踏着油門，汽車像奔馬一樣直衝向出口。

「砰」一聲，汽車將出口處的横欄撞開，一下子衝出外面，阿輝猛地一扭軚盤，車子猛地往外一「拋」，拐了個急彎，往右邊那條馬路疾馳而去！

車內的大哥威五人身子都往外一側，驀地，他們聽到從左邊那邊馬路的遠處，傳來急促的警號鳴叫聲。

坐在車後座的大哥威跟兩個保鏢禁不住扭頭往車後張望一眼，仍未見到警車的影子，頓時鬆口氣。

直到大哥威等人乘坐的那輛車子駛得無影無踪，兩輛警車才先後駛到停車場。

* * *

本來要在沙田吃乳鴿最出名的食肆吃的那頓晚飯，由於大哥威的遇襲，因而吃不成。

在大哥威的一座別墅內，麥奇扶持住受傷的手足走入，客廳的大哥威叫道：「阿奇，快打電話給老虎狗，要他派人盡快查出，是甚麼人膽敢動我！我要將那伙人一個個劈低（打垮）！」

麥奇答應一聲，馬上用手提無綫電話致電給老虎狗——大哥威手下第一號打手。

阿輝則替那個受了傷的保鏢——大隻基檢查肩膀上的傷口。

漢哥走到大哥威的身邊，抱歉地道：「老細威，若不是我遲到，你便不會遭受到那伙人的襲擊……」

大哥威伸手拍拍漢哥的肩頭。「漢兄，幸虧你遲到，才及時救了

我一命。我還未向你道謝，你却向我道歉，我大哥威不是一個是非恩怨不分的人。漢兄，我再一次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原來，那個突然間出現，蹲在車頂上欲槍殺大哥威的槍手，是被及時趕到的漢哥一槍擊斃，生死一髮間，救了大哥威一命。跟着，又槍傷了另外兩個槍手，終於替大哥威解了圍。

漢哥雖然已四十出頭，行動却很敏捷，槍法更是奇準，要不，也不可能於千鈞一髮之間，一槍射殺那個欲槍殺大哥威的槍手！

憑着一手好槍法，漢哥一共只開了五槍，便將伏擊大哥威的槍手嚇退！

漢哥之所以遲到，並不是因爲隧道口前面道路塞車，而是阿輝於車出隧道後，忽然肚痛內急，忍無可忍，只好找個地方急急解決，故此，遲了十多分鐘到達停車場。

兩人還未到達停車場，便聽到停車場的二樓響起槍聲，而大哥威跟他們相約在停車場內見面，漢哥因而猜測大哥威可能出事，阿輝將車子駛入停車內，恰好看到大哥威的座駕車從上面(第二層停車場)衝下來，直衝出停車場外面，跟着有四個人追下來。追到近出口處，跳上一輛房車追出去，漢哥本來想叫阿輝追出去的，聽到第二層上面槍聲連響，改變主意，推門下車，往第二層上面跑去。在下車前，他要阿輝待他跑上第二層後才將車子駛上去接應，免得汽車聲打草驚蛇，他跑上第二層，恰好看到被他一槍擊斃的那個槍手蹲在車頂上向大哥威開槍射出，他立刻向那槍手開了一槍，先那麼一刹那擊斃那槍手，救了大哥威一命。

大哥威拿出兩支香烟。「敬」漢哥一支，還替他點火。「漢兄，坐啊，別站着。」大哥威拉漢哥坐下來，態度親熱。

麥奇打完電話過去對大哥威說：「大哥，老虎狗說已將那條『弗女』搞掂(弄妥)。」

「沒有手尾(痲煩)？」大哥威問。

麥奇道：「老虎狗說，他做得很乾淨，沒有在那條『弗女』的身上留下餘下可供警方追查的綫索，他還說，擔保警方不會查到我們身上。」

「嗯。」大哥威點了頭。「去斟兩杯酒來。」

麥奇答應一聲，向酒吧那邊走去。

大哥威將半截香烟在烟灰盅捺熄，讚賞地看着漢哥。「漢兄，雖然聽說過你的槍法很準，以前我不大相信，這一次見識了，令我佩服得很！」

漢哥淡淡道：「老細(老闆)威，你過獎了，我的槍法算得了甚麼。」

大哥威道：「聽說你以前曾當過兵，而且是特種兵，是嗎？」

「十多年前的事了。」漢哥似乎有點感慨。

「沒有當兵十多年，槍法仍然那樣犀利，不簡單！」大哥威翹起大拇指。「我的手足若有人有你那樣犀利的槍法，我就不用擔心了。」

一頓，接着又道：「共產黨花了那麼多氣力訓練你，照道理，不會輕易讓你退伍的啊？就算退伍，聽說，像你那種兵種的人，也會被安排在公安當幹部，却讓你去做工人？」

漢哥道：「當年，因爲我患了肝病，部隊才放我走，復員(退伍)回去做工人。」

「哦，原來你當年患了肝病。」大哥威關切地道：「現在好了吧？」

漢哥點點頭。「好了。」

忽然醒起一事，站起來道：「拿給你的那袋錢還放在車內，我去拿進來。」

麥奇恰好拿了兩杯酒走來，大哥威邊將漢哥叫住，邊從麥奇手上接過兩杯酒。「漢哥，坐下來喝酒吧，那袋錢由阿奇去拿吧。」

麥奇答應一聲，馬上快步往外走。」

漢哥只好坐下來，接過大哥威遞給他的那杯酒。說聲：「唔該(有勞)。」

大哥威喝口酒。「喝酒不會影響你的肝吧？」

漢哥喝了一口，搖搖頭。「這酒好香醇。」

「你喜歡喝，送一支給你。」大哥威慷慨地道：「來，來，爲我們的合作順利，成功，飲勝(乾杯)！」

兩人碰一下杯，各自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大哥威接過漢哥手上的酒杯，親自去斟酒。

麥奇在大哥威斟了酒，走回沙發那邊時，拿了裏面裝了幾十萬鈔票的旅行袋進來，放在沙發前面的矮几上。

漢哥邊從大哥威的手上接過酒杯，邊道：「裏面是八十五萬，老細威，請你點算一下。」

大哥威大方地道：「漢兄，我信得過你，要不，也不會跟你合作，阿奇，從袋裏拿一疊錢出來。」

麥奇打開旅行袋，從袋內拿出一疊鈔票，遞給大哥威。

大哥威接過，遞給漢哥。「漢兄，一點意思，請你收下。」

漢哥沒有接。「老細威，我們已分了應得的一份，怎能再拿。」

大哥威將手上那疊鈔票塞在漢哥的手上。「漢哥，你救了我，這點錢就算是我的一點心意，你不是嫌少吧？」

漢哥忙道：「怎會呢！你既然這麼說，我就收下吧。」

大哥威拍拍漢哥的肩頭，滿意地道：「漢兄，這才是啊！以後，別再跟我客氣！」

阿輝恰好走過來——他在另一邊替受了傷的那個保鏢包紮好傷口，漢哥將那疊鈔票一分爲二，遞一半給他。「阿輝，你也有份救老細威，應該分一半給你。」

阿輝沒有伸手去接，雙眼看着大哥威。「大哥給你的，我怎能要？」

漢哥堅持。「你若不要，我也不要。」

阿輝仍然不肯要。

大哥威開口道：「阿輝，漢兄給你，拿着吧。」

阿輝這才接過鈔票。「漢哥，多謝你。」

漢哥笑道：「你應該多謝老細威，是他賞給我們的。」

阿輝又向大哥威說一聲「多謝」。

大哥威看一下手錶，說道：「還未到六時，還早。漢兄，我們到書房談談，再去吃晚飯不遲。」

漢哥放下酒杯，站起來，跟着大哥威向書房走去。

* * *

在一間石屋內，有五個人在喝着啤酒。

屋內一片黑暗，原來沒有開亮電燈，五個人就那樣坐在黑暗中，默默喝着啤酒。

終於有人開口說話。「阿南去了那麼久，還不回來，不會出了事吧？」

另一人骨地一聲吞下一口啤酒。「阿南去見老細，又不是去殺人，打劫，怎會有事？」

「很難說！」第三個人道：「咱們這一次殺不了二撇威！老細大概不肯給錢，阿南的脾氣你們不是不知道，一定不會罷休，管你是龍是虎，我倒擔心他會出事。」

第四個道：「阿南要是出了事，我第一個不放過那隻烏龜！」

「喂，你們不是喝醉了吧？越說越像眞的那樣！」第五個道：「阿青死了，你們一點也不感到悲痛的嗎？」

「砰」一聲，第三個用力將手上的啤酒罐砸在桌面上，「阿青死了，不悲傷還是人？我恨不得將那個傢伙的腦袋轟爆！替阿青報仇！」

第一個憤憤道：「他媽的！若不是那個傢伙及時殺到，阿青已將那個二撇威一槍打死！令到咱們功虧一簣，還賠上阿青！」

「那個傢伙的槍法眞犀利！距離那麼遠，仍能夠一槍打中阿青，跟着還打傷我與阿阮，看他的槍法，應該當過兵。」

那個阿阮恨恨道：「有機會，我會加倍還給他！」

「阿阮，放心吧，一定有機會的！」第五個道：「這一次殺不了二撇威！老細肯定不甘心，肯定會再找機會殺他的！」

「嘿，若有那一日，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阿阮握着拳頭道。

話聲未落，外面有人敲門，是用拳頭擂門。

其實，那是一種暗號。

屋內的五人一聽，頓時喜道：「阿南回來了。」

其中一個馬上去開門。

門才開，一個人馬上走入屋內，兩扇門立刻關上。

「阿南，怎麼樣？」那個阿阮搶在其他人的前面，開口對走到桌子前的阿南問。

其他人都看着阿南。

第一個人將一罐啤酒遞給阿南。

阿南拿起來，拉開「罐掩」，喝了一大口啤酒，才坐下來，說道：「很好呀，沒有甚麼啊！」說完又喝了一口啤酒。

五人見阿南不再說話，第四人道：「阿南，那你爲何去了差不多三個鐘頭才回來，老細肯給錢嗎？」

「我們雖然殺不了二撇威，老細仍然肯給錢，只有給一半，那是預先說好的，另外，他還給了三萬圓，作爲阿青的殮葬費。」

「還算他有良心。」阿阮道：「四十萬，我們每人還可以分到五萬圓，總好過沒有。」

「八萬圓便買了阿青一命，眞不值！」第五個憤憤道。

「阿甲，人離鄉賤啊！」第二個感慨地道：「誰叫我們是越南難民？在別人的眼中，我們低人一等，是不是，又怎會值錢？」

「我看夠了這裏有些人的嘴臉！」阿阮激動地道：「特別是難民營內有些管理人員的嘴臉，在他們眼中，我們連人也不如，不過是一隻隻狗！動輒向我們呼喝！有時，我幾乎憤怒得要爆炸！想想九死一生才來到這裏，有一綫希望可以移民去外國，我强忍住了！」

「我就是受不了營內那種像牲畜一樣的生活，又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機會移民去外國，離開那個像集中營一樣的鬼地方，才跟你們出來搏一搏！」第四個道：「若一直在難民營中住下去，我怕自己會抵受不了，有一日會發瘋。」

第一個道：「五萬圓，還不夠買一個護照，阿南，我們移民去外國的夢想不是破滅了？」

阿南將罐內最後一口啤酒喝光，才道：「別灰心，還有一個機會。」

其他五人十道目光全投注在阿南的臉上，等他說下去。

阿南掃了五人一眼。「我們這一次殺不了二撇威，老細雖然很失望，但却不甘心……」

「阿南，是不是非要殺死二撇威不罷休？」第五個急急問。

阿南點點頭。「老細要我們等機會！非殺二撇威不可！還將價錢加了！」

「加多少？」阿阮與另外兩人同聲問。

「二十萬！」阿南伸出二根指頭。「整數一百萬！」

「一百萬，六個人分，每人可以分到十六萬！加上這次分到的五萬圓，一共有二十一萬，一本南美國家的護照不過六七萬，到了外面，手上還有十多萬，大概可以拿來做點小生意，哈！我恨不得馬上『做低』(殺掉)那個二撇威！」第五個興奮得雙眼發光。

「想不到這一次殺不了二撇威，他倒帶挈(照顧)我們賺多一筆錢！」第二個道。

「阿南，甚麼時候動手？」阿阮問。

「暫時還未確定。」阿南道：「老細說，他會通知我們下手的時間、地點。還有，下一次動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要不，不但連半數的酬金也沒有，還要我們自動失踪。」

一頓，掃一眼阿阮五人。「誰要是不願幹，可以退出。」

阿阮五人互相看了一眼，同聲道：「共同進退！」

阿南抹抹嘴巴上的酒漬。「既然沒有人想退出，那我們安心等老細的通知吧。」

一頓，接道：「現在分錢！」說完，脫下外衣，將斜掛在身上的一個布製的掛包除下來，放在桌上。

阿阮五人十道目光都集中在那個掛包上。

* * *

吃晚飯的時候，漢哥對大華五人道：「先別吃飯，我有兩個好消息要宣佈。」

剛拿起飯碗的阿耀馬上放下飯碗。「漢哥，快說。」

漢哥掃了幾人一眼，才說道：「第一，老細威說，星期六晚上，補請我們到一家高級的海鮮酒樓去吃一頓，飯後，還有餘興節目，這個是不是好消息？」

「萬歲！」阿輝幾人齊聲歡叫。

「那一晚我們乘興而去，敗興而返，掃興到極！」大華道：「老細威眞識做，過兩晚補請我們吃飯，還有餘興節目，恨不得是今晚！」

「今日已經星期四，後晚就是星期六晚，大華，不是兩晚也等不及吧？」章仔道。

大華眨眨眼，「章仔，你還未結婚，沒有試過那種滋味，來了這裏差不多十天，連女人味也不能多嗅兩下，慾得好厲害，上次我試過，這裏的『女』很迷人，質素又高，章仔，包你試過後，時時心思思。」

「眞是好色！」章仔笑罵道：「小心馬上風，沒命回去啊！」

說得衆人笑起來。

大華笑道：「章仔，別扮純情了，試問有那一個男人不好色，不想去滾的，除非是變態佬！」

章仔忙替自己辯護。「我正常得很，你以爲我不敢去滾？我不過怕染上世紀絕症——愛滋病吧了！」

「眞是生人不生膽！」大華嘲道：「那有那麼好彩數的！你沒有聽過，做鬼也風流這句話麼？風流快活死，死也死得心甘情願！」

章仔正想反唇相稽，漢哥搖手道：「好了，想不想聽第二個好消息？」

章仔馬上將到口的話吞回去。

阿耀道：「漢哥，快說出來聽聽。」

漢哥道：「下個星期，我們可能會進行另一次買賣，目標是一條繁盛地區的一列四間金鋪，若是順利，我們可能會滿載而歸，分到的錢超過五百萬！」

「五百萬六個人分，每人分到九十萬有多！嘩，我們不是發達了！」大華跟章仔、阿耀歡叫起來，滿臉興奮之色。

「殊！」阿和將手指豎在唇上。「小心被樓上樓下的人聽到。」

大華三人馬上噤聲。

「那是初步計劃。」漢哥道：「老細威要我先向你們說一聲，心裏有個底，至於是否按計劃進行，那要等老細威再通知。」

「越快進行越好！」大華道：「希望計劃不會有變。」

「吃飯吧！」漢哥首先拿起筷子。

大華跟章仔、阿耀邊吃飯，邊熱烈地談起來。

阿輝跟阿和沒有插口，跟漢哥只顧吃飯，但却滿有興趣地聽着大華三人說話。

漢哥與阿輝、阿和很快便吃飽飯，起身到沙發那一邊坐下。

大華三人仍然吃着，也在興高采烈地說着，大概因爲高興的關係，胃口似乎很好。

阿輝在沙發上坐下，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遞給漢哥。

漢哥接過，從身上拿出打火機，欲替阿輝點燃嘴上的香烟，阿輝經已快手快腳，拿出一個打火機，擦着了，替漢哥點火，漢哥只好收回自己的打火機，燃着了含在嘴上的香烟，說一聲：「『唔該』。」

兩人抽了一口烟，不抽烟的阿和這時走入房中，阿輝又吸了一口烟，將香烟放在矮几的烟灰盅上。「漢哥，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嗎？」

漢哥笑笑，噴出一口烟。「看是甚麼問題吧。」

跟着又道：「說笑吧了，你說吧。」

阿輝拿起香烟，吸了一口，才說道：「你結了婚嗎？」

漢哥咧嘴笑道：「我已經四十一歲，當然結了婚。」將手上的烟蒂丟在烟灰盅內，好奇地道：「你爲甚麼這樣問？以爲像我這樣的人，不可能結了婚？」

阿輝點點頭。「這裏，像你這種年紀，還未結婚的男人多的是，特別是……沒有正當職業的，想結婚，更加難上加難。」

漢哥從上衣口袋拿出一包香烟，拿了一支給阿輝，再拿一支放在嘴上，阿輝已擦着打火機湊過去，漢哥吸燃了香烟，長長地吸了一口，看着阿輝點着了含在口上的香烟，將打火機放在几上，才一下子將口裏剩餘的烟噴出來，感慨地道：「阿輝，我以前是在一間大型機器廠做工人的，是鐵飯碗，十幾年前，做工人是一種很光榮，很體面的工作，嘿嘿，工人階級嘛，是領導的階級，小時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當一個工人，一個機械工人，製造大型機器，又或是做一個海員——那種遠洋輪的海員，海闊天空，自由自在，浪漫得叫人輕飄飄的。從部隊復員，在一家大型機器廠當一個工人，可說實現了我小時候的其中一個理想，那時候我感到很自豪，你聽着可能覺得老土，可笑，但那是事實，那時候我們都很幼稚無知，以爲當一個工人，就是世上最好的工作，說出來你一定覺得好笑，那時候，當工人也有等級之分的，最有體面，身份的是國營大工廠——最好是直接中央部門的工人，其次是中小型的國營工業單位，最沒有身份的是在集體或是街道辦的工廠做工人，不但工資最少，福利或其他的也最少。大型的國營工業單位就不同了，招牌響噹噹，說句話也特別響亮，工資與福利都是按國家規定的，在大型國營工業單位工作，是一種叫人羨慕的職業，我當過兵，復員後又在大型國營機器廠當工人，像那些幹部所說的那樣，根正底紅，是領導階級，想找個對象結婚，容易得很，我不是吹牛，當年有五個對象——女子任我揀，可惜共產黨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不能五個都娶了。五個我都喜歡，爲了從中揀一個，足足揀了一個月有多——無法決定在五個中揀那一個，最後，只好由我阿媽來決定。」

阿輝聽得滿有興趣，因爲他以前從未聽過，因而感到新奇(關於大陸的情形，只能夠從報紙，電視知道點滴)，對於十多年前大陸人那種無知，幼稚，他感到不可思議。「漢哥，若不是聽你說，眞想像不到，那個時候的大陸人是那樣無知與幼稚。在這裏，有錢就有身份、面子，管你是男盜女娼。英雄莫問出處。最沒有出息的，是打工仔(工人)，也就是大陸所說的工人階級，最有前途的，是專業人士，有錢階級——亦即老闆階層，最沒有地位是打工仔，那些甚麼局的議員，有那一個是勞工階層的！」

漢哥哼一聲。「自從這幾年開放後，我們已拋掉了以前那種幼稚無知的思想。如今，再沒有人認爲當工人是一種最光榮，最有前途的職業，也知道，有錢才有面子，所以最多人想幹的是個體戶，總之，能夠賺到錢，比別人賺得多的，才是最好的職業。我在兩年前，退了職，不再在工廠做工人，不再每月領那百多二百元的工資，每日要算着來使用錢，煩死人了，不怕你見笑，每月百多二百元的工資，加上我老婆那一份，一共不到四百元，加上三個兒女，一家五口，一斤燒鴨要六元左右，一斤新鮮猪肉也要二元多三元，別說吃魚蝦蟹了。平均一個人的生活費不到八十元。那包括了所有的支出，每日的買菜錢大約五元左右，五元，買一斤燒鴨也不夠，這種生活，很難過的啊！」

阿輝聽着，也感到確實難過。「兩夫妻一個月的收入不到四百元，物價那樣貴，確實很艱難。在這裏，幹裝修的工人，每日掙四百元，那豈不是裝修工人做一日，你們要做一個月？裝修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你們要做兩三年。」

「是呀！」漢哥道：「這雖然不公平，但那是不同的社會，沒得比的，最叫我們不忿的是，那些個體戶，特別是那些做食品個體生意的，每個月起碼賺到千元，多的四五千，他們每日大魚大肉，上酒樓，去舞廳跳舞，我們做工人的，却要拚命幹，不要說上酒樓了，每日兩餐也不敢買多一點，或是吃得好一點，那才是最不公平的！」

「所以，你才來這裏搏一搏？」阿輝問。

漢哥又點了支烟，才說道：「我之所以來這裏鋌而走險，並不是你說的那樣簡單。」

說到這裏，漢哥站起來，一副

滿懷心事的樣子，走開去。

阿輝見漢哥不願再說下去，起身走入房中。

漢哥走到向着馬路的露台前，靜靜地站着，定定地看着馬路上流水般穿梭來往的大小車輛，任由手上的香烟一直燃着。

* * *

漢哥跟大華、章仔、阿耀坐在那裝飾得富麗堂皇的酒樓大廳內，都感覺到自己的身份提高了。

大哥威跟兩個貼身保鏢，還有阿輝跟阿和却神態自若，沒有露出特別的神色，待侍者殷勤地逐個奉上雪白的香巾後，大哥威對漢哥四人道：「漢兄，你們喜歡吃些甚麼？只管叫。」

這麼高級豪華的酒樓，漢哥跟大華三人還是第一次光顧，對於那些菜名，根本不知是「乜東東」（甚麼），爲免出洋相，漢哥道：「老細威，還是你拿主意點菜吧，我們無所謂，你點甚麼，我們吃甚麼。」

大哥威笑道：「好吧，我點三個菜，其餘的你們點，有甚麼不明白的，可以問我，甚至可以問侍應，不用怕出洋相，若連第一次也不敢，豈不是以後也不敢點菜！」

漢哥聽大哥威那樣說，硬着頭皮道：「老細威，你認爲怎就怎。」

大哥威拿過菜牌，翻開來看了一下，一個樣子甜美的女侍應馬上趨前去，禮貌地道：「老細，請問點甚麼菜？」

大哥威不再看菜牌，一口氣說出來。「每人一個招牌翅，炒大鮮蝦球，芝士焗龍蝦，鮮帶子炒時蔬。」跟着將菜牌遞給漢哥。「漢兄，輪到你們點了。」

漢哥接過菜牌，打開來，對大華三人道：「看看喜歡吃甚麼吧？」

大華三人同聲道：「漢哥，你拿主意點吧。」

漢哥道：「各人口味不同。這樣吧，每人點一個。」

說完，他看了一遍菜牌，點了一個金牌燒雞，將菜牌遞給大華。

大華接過，硬着頭皮看了一遍，胡亂叫了一個菜——清蒸老鼠斑。

接着，章仔跟阿耀也各自點了一個菜。

大哥威道：「漢兄，別跟我客氣啊，點多兩個菜吧。」

漢哥連聲道：「夠了，夠了，已經八個菜，再多就吃不了。」

大華接口道：「老細威，八個菜，好意頭啊，不要再叫了。」

大哥威對那女侍應道：「就要八個菜吧，來一支大號XO。」

女侍應禮貌地說一聲：「多謝，款款地走向櫃枱落菜單。

未幾，一個男侍應送上一支XO，開了瓶塞，熟練地替各人斟酒。

待那男侍應斟過酒，有禮貌地退開後，大哥威拿起酒杯，對各人道：「來，我敬各位一杯。」

各人紛紛拿起酒杯，互相碰了一下，然後各自喝了一口。

跟着，漢哥拿起杯子站起來。「老細威，我敬你一杯。」

老細威邊說「好」，邊拿起杯子站起來，跟漢哥碰了一下杯，各自喝了一口。

接下來，大華等人一起敬大哥威一杯。

那頓飯漢哥、大華、章仔、阿耀四人吃得很暢快，認爲是一生中，第一次吃得那麼豐富，第一次那麼好享受。

「漢兄，這一頓你們滿意嗎？」大哥威看一眼喝得臉紅紅的漢哥四人。

漢哥四人連聲道：「滿意，滿意到沒話說。」

大哥威道：「既然大家吃得那麼高興，等一會我們到夜總會去玩，然後再去卡拉OK！」

阿輝等四人首先歡呼說好。

漢哥四人都想去見識一下，當然贊成。

結了賬，八人驅車去大豪客夜總會。

在那間裝修得富麗堂皇，有如宮殿一樣的夜總會內，漢哥四人有如鄉巴佬進城，眼界大開，幾疑置身夢境，再加上陪坐小姐的嬌嗲媚態，四人飄飄然有如帝王般的感受。

從夜總會出來，每人的手上都「拖」了一個小姐，乘車去一間卡拉OK酒廊。

在一間貴賓房內，大哥威第一個大展歌喉，跟着還跟他帶出來的那位小姐——狄波拉合唱一曲，唱到肉緊的地方，兩人你摟我抱的，最後，以一個吻來結束。

接下來，各人皆放懷高歌，唱得很「癲」，可用「放浪形骸」四個字來形容。

從卡拉OK出來，大哥威帶隊，到一間「別墅」去開房，那是今晚的高潮，也是最受歡迎的節目。

在「別墅」的房間內，漢哥、大華、章仔跟阿耀莫不鞠躬盡瘁。

車場遇險　復遭綁架

阿南又跟他的五個伙伴聚集在那間石屋內。

那間石屋是他們的落腳點。

平時，他們不會到石屋去，都呆在難民營內，有甚麼事，才會從營中溜出來，到石屋聚頭。

仍然是晚上。

屋內仍然沒有亮燈。

黑暗中，只有六人手上或嘴上

的香烟在閃着點點暗紅的亮光。

阿南將手上的烟蒂扔在地下，噴出口裏的烟，開口說道：「大家聽着，明天有行動，今晚都不要回營去，就在這裏睡。」

「『做低』二撇威還是幹別的？」第一個問。

其他三人都看着阿南。

「目標仍是二撇威！」阿南道：「不過，這一次不是做低他，而是將他活捉！」

「上次不是要『做低』他嗎？這一次幹麼改變主意？」第五個道：「那比一槍『做低』他難得多。」

「老細已有周詳的計劃。咱們只要不出錯，擔保可以順利將二撇威擄走！」阿南道。「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老細答應，將價錢提高一倍——一百五十萬！」

「一百五十萬！」阿阮眼裏發出光來。「六個人分，每人可以分到二十五萬！不但可以去南美，甚至美國、加拿大也可以去。」

「阿阮，先別高興。」第四個冷靜地道。「老細肯加百分之五十，這件事一定不易做，成功了再高興不遲。」

阿南掃了五人一眼，沉聲道：「阿甲說得對，明天那件工作確是不易做，大家留心聽我說，將每一個步驟、細節緊記住，明天千萬不能出錯。」

阿阮五人頓時靜下來，聽阿南說出明天行動的步驟及細節。

* * *

對於星期六那一晚吃過晚飯後的餘興節目阿耀，漢哥，大華四人都回味不已，特別是大華。

「在這裏，有錢眞是好。」大華羨慕地說。「甚麼也可以享受得到。連女人也是一流的！」

漢哥見他越說越起勁，忙說道：「好了，好了，別說了。大華，一說到女人，你就眉飛色舞，別迷上了這裏的女人，忘了有老婆子女。」

章仔接口道：「逢場作戲無傷大雅。這裏的女人假得很，若不是看在錢的份上，她們才不會跟人上床。」

阿耀道：「說到錢，那一晚大哥威花了不少錢。一頓晚飯吃了四千多元，夜總會埋單（結賬），連小姐的街鐘錢，五千幾，卡拉OK又千多元，再加上八個人的房租錢，一共花了上萬元！」

「就算一萬元，我也要做兩年。」大華咋舌道：「一晚便花了我們做兩年才掙到的錢，眞叫人氣短！若不是親身經歷，打死我也不相信。」

「這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阿耀拋詩文。「這個世界就是那樣不公平的了。所以，我要揾錢，揾很多錢，叫那些做個體生意的街坊不敢再笑我工字不出頭，我要威給他們看。」

「大哥威請我們玩一晚，花了萬多元，眞大手筆，對我們很不錯。」章仔語帶感激。

漢哥馬上道：「傻仔，別那樣頭腦簡單，人家花點錢，便心生感激！若我們沒有利用價值，他會對我們那樣大方嗎？這就是手段！收買人心。你可有想到，我們拿條命去搏，到頭來，得到的要分一半給他。無風無浪，無驚無險地便幾十萬落袋，花那麼幾千一萬，算得了甚麼！」

一頓，又道：「當然，那是互相利用，沒有他替我們打點一切，我們根本站不住腳，不要說去發財了。但是，要記住一點，我們得到的，是應得的，互不相欠，他也沒有恩於我們，章仔，你要記住這一點，要不，吃虧的會是你。」

大華拍了拍章仔的肩頭。「章仔，漢哥說的是金石良言，別動不動便被人家的小恩小惠打動，大哥威是條大鱷，不是水魚！」

章仔抓抓頭。「漢哥，多謝你點醒我。」

漢哥道：「你們是我找來一起到這裏發財的，我當然要看住你們。咱們同在一條船上，你們好，我當然也好，是不是？」

大華三人連連點頭。

* * *

大哥威這一日去他所築的「金屋」去。

那是他在幾個月前租下的地方，用來「藏嬌」。

被他「收」起來的女人，當然不會是姿色普通的女人，而且，年紀也不會太大。

麥奇跟另一個手足——大哥威的貼身保鏢，是唯一見過那個女子的兩個幸運兒。

麥奇跟那個手足——徐堅於第一眼看到那女子時的第一個感覺是：尤物，教人「怦然心動」的女中尤物。

兩人甚至認爲，那女子身材之驕人，比影圈中有「美人」之稱的一位女星尤有過之。

那絕對是魔鬼身材。

麥奇甚至在心裏對自己說，若是能夠跟那尤物睡一個月，短命十年也情願。

事實上，自從見過那尤物之後，他一整個星期的晚上都夢到她，甚至跟別的女子做愛時，想到的也是她——將身下的女子當作是她。

那是他從來不敢對人言的絕對私人秘密，至於徐堅有沒有在見過那個女子後，生出綺念，他雖然不得而知，但却敢肯定他有生出非份之想。

大哥威可能也知道那位新寵「魅力」驚人，會令到見過她的人情不自禁想到那回事，他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來求職做小姐，頓時驚爲天人，心裏不期然升起一股慾火，當晚，他便以半哄誘，半威脅的手段，跟她上了床，自此，便成了他的禁臠，不准她見任何人，麥奇與徐堅是唯一的例外——幸運地見到她，但僅此一次。

事實上，大哥威見過的女人不少，能夠令他如此迷戀的，只有多娜——那個女人。

每次見到多娜，他都情不自禁讚嘆一聲：魔鬼的傑作。

也因此，他去多娜那裏的時候，只准多娜穿着一種近乎透明的輕紗混絲睡袍，他覺得，隔着一層薄紗欣賞多娜那魔鬼創造出來的胴體，那種若隱若現，霧裏看花的視覺享受，最美妙，也最能挑起他的慾火。

他像收藏稀世奇珍一樣，將多娜收藏起來。

奇怪的是，多娜甘心被收藏起來，若不是大哥威帶她外出，她從來沒有單獨外出過。

大哥威收藏多娜那間「金屋」是在一處叫XX山莊的高尚住宅區內，住在那一區的，不是專業人士，就是老闆級的成功人士，區內設備齊全，保安嚴密，駕車的住客都有特別發出的通行記，訪客駕車進入，都要登記車牌號碼及出示駕駛執照，造訪那一家。區內並設有專用冷氣中巴，供住客乘坐外出，因爲，沒有車子代步，很難步行到達，那裏離市區頗遠，根本沒有公共交通工具抵達。

那裏分別有兩種住宅：一種是獨立式的花園洋房，售價當然不菲，另一種是每屋只有兩伙人家的多層住宅樓宇，每幢只有十層高，不但走廊裝有閉路電視，電梯裏面也裝了，管理員透過電視銀幕，可以看到整幢樓宇（住宅單位裏面除外）內部——包括走廊、電梯、走火通道的情形。因此，在理論上來說，住客異常安全。

事實上，居住那一區的住客，從未發生過遭人偷竊，或是搶劫的事件。

多娜住在第三座八樓A室。

大哥威在住宅樓宇下面的停車場內下車後，麥奇跟徐堅沒有跟着下車，坐在車內，看着大哥威走入樓宇的大堂內，未幾，麥奇手上的大哥大電話響起來，他急忙將電話放在耳上。

原來是大哥威從多娜的住所打給他的，告訴他已安全抵達住所，要他們開車離去。

每一次到多娜那裏，大哥威都是自行上樓，然後致電給留在車內的兩個保鏢，叫他們放心離去。他要離開的時候，會預先致電給麥奇兩人，着他們開車來接他，若遇有急事，來不及等麥奇兩人來接他，他會自己駕駛一直停放在停車場內，以備不時之需的一輛房車離去。

每次到多娜那裏，他會預先致電給她，好讓她吩咐那個女傭離去，以便他到時，沒有第三者在他眼前出現。

跟多娜在一起的時候，他不想有第三者出現。

大哥威才放下電話，一雙手便在多娜那驕人的胴體上撫摸着，身體也起了反應。

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每次見到多娜，他的慾火便會激發，性慾也特別旺盛，好似回復到十八廿二的年紀，精力旺盛。

多娜確是一個尤物，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而且大小都比一般的女人突出，加上白晰的皮膚，一頭野性的鬈髮，性感的嘴唇，姣好的面貌，確實叫人想入非非，心猿意馬。

多娜馴如羔羊般，任由大哥威在她身上恣意撫摸，不過，那只是維持了一刻鐘左右，跟着，她變得像一隻野猫那樣，在大哥威的身上又吻又咬又摸。

大哥威也不安於現狀，狂熱地在多娜那赤裸的胴體上搓揉着，吮吸着，親吻着。

多娜顯得更加狂野放蕩，喉嚨發出叫人血脈亢賁的呻吟聲。

兩人從沙發上滾到地氈上，兩條赤裸的胴體扭纏在一起，突然間，大哥威將多娜壓在身下，接腰身一挺，多娜櫻口微張，發出一聲叫人魂消魄蕩的「呀……」

大哥威顯得生龍活虎，比年輕人還要强勁。

吃晚飯之前那段時間內，大哥威跟多娜來了三次。

他覺得自己「返老還童」。

對於多娜，他迷戀得發狂。

其實，他迷戀的是多娜的胴體。

多娜顯得很滿足，吃晚飯的時候，兩人起先還安安份份的，到後來，大哥威又忍不住，伸手入多娜那件寬鬆的透明睡袍內摸起來。

在那件寬鬆的睡袍裏面，多娜的胴體赤裸裸的。

結果，那頓飯吃了很久。

在床上，兩人終於平靜下來，大哥威雖然在大口喘氣，一隻手仍然貪婪地按在多娜一隻豪乳上搓捏着。

多娜喘氣不已。「威哥，你眞勁，而且越來越勁，我幾乎應付不了。」一隻手也在大哥威的胸膛上撫着。

大哥威笑了兩聲，懶懶地道：「你要不是那樣惹火，我怎會那樣拚命。多娜，我遲早會被你搾乾。」

多娜嬌嗲地道：「是你自己要的，怎能怪我。」

大哥威哈哈直笑。「多娜，我眞的很勁？」

多娜伸手在大哥威的下面握了一下。「你自己有眼看的啊，半日不到，來了四次！再這樣下去，我怕會吃不消！」

大哥威聽着，心裏一陣飄飄然，大感自豪。一雙手又放肆地在多娜的身上摸弄着。

多娜將身體緊貼在大哥威的身上，嗲聲道：「威哥，你答應人家的事，總是不兌現。」

大哥威忍不住在多娜豐滿的胸脯上深深吻了一下，才說道：「妳說甚麼呀，妳要的，我不是都給了妳嗎！」

多娜嘟着嘴。「你上次答應給我弄一張身份証，你來了後，一直都沒有提起呀。」

大哥威拍拍多娜的屁股。「我已經帶來了，一直不說，是想給妳一個驚喜，待我走時，才給妳。」

「眞的？」多娜驚喜地看着大哥威。

大哥威在多娜的身上捏了一下，呶呶嘴道：「既然你等不及，去拿來看看吧，在我西裝內袋內。」

「威哥，你眞好。」多娜吻了吻大哥威，掀開身上的被子，光着身子跳下床，走到床對面放着大哥威那件西裝上衣的安樂椅。

大哥威看着多娜那誘人的胴體，嘴角露出一抹欣賞的笑容。

多娜從那件西裝上衣的內袋內，拿出一張身份証，仔細看了一眼，歡呼一聲，跑回床前，撲在大哥威的身上，發狂一樣吻落大哥威的臉上、嘴上、胸膛上。弄得大哥威慾火又起，一個翻身，將她壓在身下。

多娜咭咭直笑。「威哥，等一等，剛才來了一次，這麼快又來，我怕你身體……」

大哥威大力握一下多娜的豪乳，咬着牙道：「多娜，妳是怕我不成？我做給你看。」

多娜忙搖頭道：「威哥，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你成，我不過想……說完話，才……」

「身份証已給妳辦妥了，又有甚麼花樣？」大哥威看着多娜，眼中滿是慾火。

多娜揚一下手上的身份証。「不是眞的吧？」

大哥威一反身，從多娜的身上翻落床上，一把拿過多娜手上的身份証，看了一遍，遞到多娜的眼前。「妳看得出是假的嗎？」

多娜搖搖頭。「就是看不出，才問你是不是眞的。」

大哥威「哈」地笑了一聲。「傻女，妳又不是本市人，我就算神通再大，也無辦法給妳弄到一張眞的，就算花再多錢也不成。這張是假的。不過造得跟眞的身份証沒有甚麼分別，若給警察查身份証，他們若是不向總部的電腦查証，很難看出是假的，妳拿着它，放心外出，擔保你不會有事。」

多娜呶起嘴。「威哥，憑你的本領，也不能夠替我弄到一張眞的？」

大哥威大搖其頭。「要是弄到，早替妳弄一張了，若妳眞的要弄一張眞的，也可以，而且很容易，明天就可以替你弄到一張。不過，那是別人的身份証，妳只能夠冒名頂替，很容易會被人一眼便看出來，信不信由你，假的比眞的價錢更貴，買一張偷來的身份証，不用一千元，這張假的却花了我差不多一萬元。」

「威哥，既然你說連警察也很難看出是假的，那我可不可以拿着它去旅行？」多娜天眞地問。

「當然不可以。」大哥威正色道：「我再說一次，千萬不要拿了這個身份証去旅行。海關人員一查電腦，便知道是假的。因爲，電腦裏面沒有它的資料。」

多娜吐吐舌頭。「幸虧我多口問問，本來，我是想回大陸一趟的，看看父母家人，我很想念他們……」

「妳要是回去，便不能再回來。」大哥威道：「妳很想念父母，那就寄多些錢回去吧。明天我叫他們來接我走時，順便帶些錢給你。又或是妳將大陸的地址寫給我，我代妳滙錢上去。一萬元夠了嗎？」

「夠了。」多娜高興地道：「我叫順姐幫我寄吧。以前，都是她替我寄的。這種小事，還是不要麻煩你。」

一頓，吻了大哥威一下，嗲媚地道：「威哥，你對我眞好。」

大哥威淫笑道：「我對妳這樣好，怎樣報答我？」

多娜蕩笑道：「我的人都給了你，已是最大的報答啊！還要怎的。」

大哥威咬着多娜的耳朵說了一句話，多娜嘻嘻直笑，連說「不要」，但還是掉轉頭，將嘴巴湊過去……

* * *

大哥威離去前仍然不肯放過多娜，就在大門背後摟着多娜造愛，完事後，才吻別多娜，乘電梯下去。

坐在大門外面一塊可以停車的空地上，停着的房車內的麥奇、徐

堅看到大哥威從電梯內走出來，麥奇馬上推開車門下車，快步走向大門，在大門內迎上大哥威，從身上拿出一個大信封，交給大哥威。

「大哥，你要的一萬元。」

大哥威接過。「你回車上等我。」馬上轉身走向電梯，乘電梯上八樓，將一萬元親自交給多娜。

結果，又在多娜的身上一逞手足之慾，才落回下面乘車離去。

那某某山莊建在一個山崗頂上，出入的人不是乘車便是自己駕車，沒有人步行的。

從山莊上面駕車下去，要走一條繞崗而築的道路，下了崗，仍要駕十多分鐘車，才到一個新市鎮。

那時是午後二時許，出入山莊的住客不多，下去的道路上，車輛很疏。

大哥威的車子快下到崗下的時候，一輛車子自隔鄰的行車綫往上駛，駕車的是一個肥胖的中年人。

那輛車子就只有那個「肥佬」。

麥奇跟徐堅自那次大哥威遇襲後，一直不敢大意，無論到那裏，都很留意路上的情形，擔心再發生事故——有人襲擊大哥威。兩人看到迎面駛上來的車內只有一個肥佬在駕車，才放鬆下來。

兩車交錯而過，相安無事。

可是，往上駛的那輛車突然間向下倒溜(應該說是衝)，而且，不是往下直衝，是斜衝——往大哥威的座駕車行駛的那條行車綫衝去。

雖然這時兩車都是同時往下駛(衝)，却有很大的分別：大哥威那輛座駕的速度正常，往下衝的那輛車却像失了控制，以異常快的速度往下衝，因此，眨眼間便疾衝至大哥威那輛座駕的後廂門！

麥奇、徐堅、大哥威於上行那輛車子往下溜時，便已發覺，起初有點奇怪，繼之發覺不妙，欲加大油門往下衝，已經來不及，聽「砰」的一聲大响，車身猛烈地震晃了一下，被撞得車子橫擺，幾乎翻倒。

負責駕車的徐堅急忙踏下刹車掣，車子戛然停住，車內的大哥威三人都被震得身子劇烈搖動，一陣昏暈。

一下猛撞之後，又是一下。

大哥威三人還未回過神來，又被撞得猛然震蕩，頭昏腦脹。麥奇伸手拔槍，也被撞得無法拔槍。

就在兩車第一次相撞的刹那，道路的另一邊——外邊的路邊下面，有五個人迅速衝上來，五人的身上都着仿製的迷幻軍衣，手上亦拿着槍，飛奔向大哥威的的座駕車。

大哥威三人被「肥佬」那輛車子撞得幾乎連坐也坐不住，根本無法應變，雖然瞥到那五個人衝來，唯有乾着急。

那五個人飛快地衝到大哥威的座駕前，其中一個人不管三七廿一，向着車窗玻璃開了一槍。

車窗玻璃被擊得碎裂。

車內的大哥威三人嚇得大驚失色，急忙伏倒下去。

「開門！」那個開槍的人向車內喝叫。

聽聲音，那人原來是阿南。

大哥威三人雖然有武器(放在車內)，但在車外五人的手槍指嚇下，那敢反抗，慌忙將車門打開。

「兄弟……你們想……怎樣？」大哥威不愧是一個人物，很快便鎮定下來。「你們要錢，我通統給你們，千萬別亂來。」

「住口！」那個一槍擊破車窗玻璃的阿南用槍嘴敲在大哥威的額頭上，接一手抓住他的衣領，將他拉出來。「出來！」像拉死狗一樣，將大哥威拉出車外。

坐在車前座的麥奇、徐堅沒有被拉出來。而是悶哼一聲，倒在車座上。

原來，兩人被兩個槍手——其中一人是阿阮以槍柄擊暈。

大哥威雖然感到不妙，仍極力保持鎮定。「兄弟，你們想怎樣？」

「上車！」阿南一槍砸在大哥威的肩頭上，將他推向一輛飛馳而至的小型貨車。

一個槍手——在石屋中稱之爲第一個的已經將車門拉開。

大哥威被推得踉蹌着衝向車門前，陡地後腦上挨了重重的一下，眼前一黑，撲倒在車廂內。

第一個立刻將大哥威的下半身推入車內，阿南首先跳上車，跟着是第五個與第二個，阿阮則跳上車前座，就在這時，只聽「彭」的一聲，大哥威的座駕車被「肥佬」那輛車子撞得往下一滑，跟着翻轉在路邊的山壁前。

那個肥佬立刻推開車門，跑向經已掉轉頭的小型貨車，居然能夠飛身跳上車內。

其實，那個肥佬不算太肥。

一直探頭看着的阿阮馬上對駕車的阿甲疾叫一聲。

阿甲立刻將車子以高速向下馳。

其間的經過，不到十分鐘。

在那段時間內，沒有其他的車輛上落，一點也不出奇。

所以，沒有人目擊事發的經過。

大哥威就那樣被綁架走。

大約二十分鐘過後，才有一輛往山莊上面駛去的房車發現路上發生了車禍，駕車者恰好帶着手提大哥大電話，馬上致電報警。

* * *

大哥威醒過來的時候，感到後腦劇痛難當，頭微動，痛得呻吟出聲。

他想伸手摸一下後腦，發現雙手無法動彈，原來被綁住。

那刹那，他才醒覺，自己落在一伙歹徒的手中——被擄到這裏來。

張開眼看看，自己躺在一張碌架床的下格床上，屋內很暗，睜大眼細看，才看到，置身的地方，是一間兩層高的屋子，有瓦背的那種磚木結構的屋子。

因爲，他看到一個樓梯口。

他還看到屋內的另一面放着一張單人床，兩床之間放了一張方桌，三張櫈子，如此而已。

屋內——他置身的那一屋，沒有別的人，這令他心裏升起一絲希望，趁樓上沒人，看看能否逃得了。

他試着下床，發覺不能——雙腳也被綁着。於是，他試着掙扎。

一陣叮噹聲即時响起。

他嚇了一跳，發覺腳上掛了一個鈴子，怪不得腳一動，便响起鈴聲。

他立刻不敢再動。

但樓下已有人發覺，樓梯聲响，有人奔上樓。

大哥威馬上閉上眼睛，只留一條縫看着樓梯口，一個人很快出現在樓梯口，走上樓來，跟着又是一個，手上都拿着槍。

當先的一個在樓梯口警覺地停了一下，看到大哥威躺在床上，才走向床前，顯得很小心。

後面那一個就站在樓梯口。

大哥威一顆心「怦怦」直跳。

那人站在床前看了大哥威一眼，惡狠狠地道：「別裝了，你已經醒了，嘿嘿，你想掙脫綑綁？想不到我們在你腳上縛了一個鈴吧？」跟着用手上的槍大力戳在大哥威的肚子上。

大哥威痛得「呃」地叫一聲，上身往上彈起。

「你逃不了的！」那人冷冷道：「死了那條心吧，再想逃，你會自討苦吃！」

大哥威連吸了幾口氣，疼痛稍減，才睜開眼說道：「你們到底想怎樣？」

那人一雙眼在昏暗中閃閃發光。「我們要殺你，何須帶你到這裏來，你有腦的呀！」

大哥威忍受着，心裏却暗暗發下毒誓——若能夠活着離開，將你這班「仆街」抽筋剝皮！口裏說道：「你們要多少錢？」

那人搖動一下手上的槍，讚賞地道：「二撇威，果然是出來『行』的大哥級人物，話頭醒尾！」

大哥威不說話，看着那人。

那人原來是阿南。

「五百萬！」阿南一口道。

「五百萬？」大哥威雙眼睜得大大的。「你們以爲我是本市數一數二的富豪？你們既然知道我的身份，還獅子大開口！」

不覺間說話的聲音加大了，影响到腦後的傷口，一陣刀割般劇痛，禁不住痛哼出聲。

「二撇威，我們就是知道你是誰，才開這個價，要是城中的地產大王或是甚麼大亨的，最少也要他一億幾千萬！」

大哥威吸口氣，忍住痛。「五百萬，我實在拿不出。」

「眞的拿不出？」阿南眼中閃出陰冷的目光。

「一百萬我還勉强拿得出。」大哥威道。

「他媽的，一百萬？留着給你買棺材山地，風光大葬吧！」阿南忽然從上格床上拿了個枕頭，捂住大哥威的嘴巴，另一隻手拳如雨下，往大哥威身上痛毆。

大哥威手腳被綁，無法反抗掙扎，嘴巴被捂着，叫不出聲來，只好任由阿南魚肉，那種痛苦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

眼看大哥威臉色轉白，雙眼上翻，額上青筋暴現，阿南知道大哥威快暈過去，才拿開捂住他嘴巴的枕頭，停了手。

大哥威不敢叫——那會令到阿南再用枕頭捂住他的嘴巴，只敢啞着聲呻吟，急促地喘着氣，好一會，才感到好受一點。

「怎麼樣？」阿南冷酷地看着大哥威。

大哥威啞着聲道：「實在拿不出那個數目啊！」

「哼嘿！」阿南冷笑一聲。「看來，剛才吃的苦頭還不夠！」

「讓他嚐嚐拔甲燒毛的滋味吧。」站在樓梯的原來是第二個，已經走到阿南的身邊。

大哥威一聽，嚇得心寒膽顫，頭皮發麻，慌不迭道：「五百萬就五百萬吧！」

「賤骨頭！」阿南冷厲地道。「非要吃點苦頭，不肯就範。」

跟着對阿阮道：「下去叫黑毛將手提大哥大(電話)拿上來。」

阿阮點一下頭，立刻往樓下走去。

很快，他跟拿着電話的「黑毛」走上樓。

阿南口中的黑毛原來是第五個。

「電話號碼。」阿南邊接過黑毛遞給他的手提無綫電話，邊對大哥威說。

大哥威將一組電話號碼說出來。

阿南照着按下號碼。

電話接通了，阿南一言不發，將手上的電話放在大哥威的耳朵上。「不用我教你說吧？」

大哥威聽到電話中傳來「喂喂」的叫聲，認出是老虎狗——魯富文的聲音，急忙道：「老虎狗，是我。」

聽電話的老虎狗也認出是大哥威的聲音，急急道：「大哥，你在那裏？沒有甚麼吧？」

大哥威呻吟一聲。「別問那麼多，快叫瘦文盡快籌集五百萬。」

話才說完，阿南已將電話拿開，對電話說道：「你已聽到是二撇威的聲音，若不想替他收屍，明日下午二時前，準備五百萬現錢，到時我會再打電話給你。」說完，馬上按下收綫掣。

大哥威忽然苦着臉道：「我要小便。」

阿南將電話遞給「黑毛」，才說道：「二撇威，別出蠱惑，要不，你會嚐到屎尿撒在褲子內的滋味。」

大哥威不吭聲。

阿南對阿阮道：「解開他手腳上的繩子，讓他小便。」

阿阮答應一聲，動手去解開綑着大哥威手腳的繩索。

* * *

翌日，阿南於下午二時正，用無綫電話跟接電話的老虎狗通過電話。

老虎狗在電話中說，已籌到五百萬現鈔，阿南也將交接（交錢放人）的地點說了，便收了綫。

大哥威忽然問道：「兄弟，你們收了錢，不會眞的放了我吧？」

阿南喝了一口啤酒，才說道：「你以爲呢？」

大哥威看着阿南，一會才說道：「你們既然已知道我是誰，一定猜到，放了我，我一定不會罷休，所以，我猜你們不會活着放我走？」

「聰明，果然不愧是大佬威！」說話的不是阿南，是從樓下走上來的一個人。

其實，從樓下走上來的不單止一個人——一共三個人，說話的是第一個走上樓的人。

「陸哥。」阿南跟阿阮、黑毛向那人招呼一聲。

那人點點頭。「大佬威沒有整古做怪吧？」

「他敢？」阿南「騎騎」笑了兩聲。

大哥威聽阿南叫那人做陸哥，雖然看不到那人，但却馬上想到一個人，禁不住脫口說道：「戴綠帽，是你！」

那人走到床前，向着躺着床上的大哥威道：「大佬威，想不到吧？」

大哥威睜大雙眼，看着那人，憤怒地道：「戴綠帽，我確是發夢也想不到會是你！」

「如今你知道了，又怎樣？」戴綠帽對大哥威那個不雅的稱呼一點也不介意，依舊笑嘻嘻的。

其實，戴綠帽是江湖上跟他平輩的人才那樣稱呼他，他沒有戴過綠帽，只不過他姓陸，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在冬天戴一頂氈帽，因而被那一輩的人稱他戴綠帽。

論到他的身份，跟大哥威一樣高低，但實力却不及大哥威。

那是因爲他在數年前，曾跟一伙過江龍火併了一場，加上在一次毒品買賣中，損失了一大筆錢，以至元氣大傷，一蹶不振，被別的江湖大佬吞掉了兩個地盤，自此在江湖上消沉下去，聲威不再，只能夠全力保住一個地盤，維持下去。

正所謂一雞死，一雞鳴，自從「陸哥」聲名消沉後，大哥威便聲名大噪，勢力大增，令到叔父輩也對他另眼相看，給他幾分面子。

只不過，兩人從無衝突過節，不知「陸哥」爲何要綁架大哥威。

既然要大哥威付五百萬贖金，大概是爲了錢。

「戴陸帽，你將我綁架，難道連江湖規矩也不守？」大哥威心裏一陣發慌。

「我要是怕，也不會做！」「陸哥」咬着牙道：「你知我知，若你不說出去，誰知道？」

大哥威臉色一變，「你要殺我滅口？」

「大佬威，換轉是你，會放我生離嗎？」「陸哥」狠厲地道。「我不會自尋死路的。」

「你殺了我，怎收到錢？」大哥威驚恐得直冒冷汗。

世間上，沒有多少人是不怕死的。

「你放心，我會在收到錢後，才殺你！」「陸哥」嘴角泛起一抹冷酷的笑意。

「『陸哥』，你我相識一場，何必做得那樣絕？」大哥威驚恐得忘記了後腦上的劇痛。「我保証你放我離去後，就當沒有發生過這回事。」

「大佬威，你騙鬼食豆腐！」「陸哥」冷笑道：「我要是信你，不如自己一頭撞死算了！」

大哥威急道：「『陸哥』，你聽我說，我們說定了，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你怎樣殺我？到時，你怎有機會殺我？」

「陸哥」聳聳肩頭道：「早已經想好了，辦法是由阿南的手足想出來的。」

大哥威道：「我不相信你們能夠在收錢的同時，能夠下手殺死我，能夠從容離去！」

「你少替我擔心。」「陸哥」咧嘴直笑。「阿南，將你的辦法說給他聽，好讓他死得眼閉！」

大華和漢哥正談得興高采烈，忽然電話鈴响……

阿南說道：「明天收錢放人時，我會事先在你身上放一個遙控炸彈，待你的手下接回你的時候，我會按下遙控器，『轟』一聲，不但你會被炸得血肉橫飛，方圓一米多範圍內的人，也會被波及，哈哈，我這個辦法妙不妙？」

「別忘了我有一張嘴。」大哥威聽得心膽俱顫。「我會大叫。」

「你沒有機會叫。」阿南道：「我們會用膠貼紙將你的嘴巴封起來。」

大哥威彷佛眞的被封住嘴巴，說不出話來了。

「大佬威，你放心吧。」「陸哥」道：「阿南是一個爆破能手，他不會讓你炸得斷手斷腳，死不了的。」

大哥威半晌沒有出聲，突然以平靜的語氣道：「戴綠帽，你爲何看中我？」

「陸哥」的神態陡地變得憤怒起來。「你當年做過的事，不會這麼快便忘記了吧？」

大哥威依舊很鎮定。「你查出來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陸哥」咬牙切齒。「當年，我跟那幫過江龍火拼，跟法國佬交易時，一批粉不翼而飛，損失了幾百萬，全是你一手弄出來的！那伙過江龍是你暗中花錢請來的，那批粉是你的手下偷走的！害得我顛沛流離，從此抬不起頭。嘿嘿，你以爲我不吭不响，吞下了那口氣？其實我一直心有不忿，這些年一直在查，終於給我查出眞相。當年我賠了二百多萬給那幫法國佬，今日我要你五百萬，一點也不過份！不過，有一點我比你當年做得過份——你當年不將我連根拔起，今日我却要你永遠不得翻身，免踏你的覆轍！」

「你怎樣查到的？」大哥威問。

「我自有我的辦法。」「陸哥」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大哥威無言。

「陸哥」道：「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上次你在停車場大難不死，也是我派人幹的。」

大哥威道：「見到你後，我已猜到。」

一頓，又道：「只要你答應放了我，我可以放棄這裏的一切，將我的地盤還給你，怎麼樣？」

「陸哥」冷冷地搖搖頭。「無論你說甚麼，我也不會改變主意！」說完，跟兩個心腹手下向樓下走去。

大哥威馬上閉上嘴巴，不再說話。

就在這時，樓下响起一下槍聲！

* * *

最先衝入那座建在一座荒棄了的鐵礦場邊緣的破舊屋子的，是老虎狗。

這之前，老虎狗跟他的手足已在屋子的附近掩伏了足有三個小時。

第二個衝入屋子的，是麥奇！

他們掩到那間屋子約七八米距離，便無法再掩近去。因爲那段距離完全沒有掩蔽物——一棵樹與草也沒有。

不過，他們很幸運，負責在那段時間內放哨的一個槍手——阿甲由於內急，走回屋內大便，讓他們有可乘之機，立刻從掩蔽的地方衝出來，飛奔向屋子。

老虎狗他們這一次一共來了十二人。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槍，沒有槍的，都帶着刀或水喉鐵（管）。

樓下屋內只有第一個與第四個，還有那個黑毛。

老虎狗第一個衝入屋內，一槍擊倒第一個，他自己幾乎中槍，大吃一驚手忙腳亂的黑毛與第四個於慌亂中，撲倒在地上各自向老虎狗開了一槍，但却射不中。

麥奇衝到門邊，向屋內的黑毛及第四個連開四槍。

「陸哥」跟兩個手下步下樓梯，聽聞下面槍聲乍响，失驚心震之餘，兩個手下慌不迭拔槍向下面——門口的方向胡亂開槍射擊，「陸哥」急竄回樓上。

樓上的阿南跟阿阮乍聞槍聲响起，吃驚之下，急撲向窗前及大哥威。

「嘩啦」一聲大响，瓦面碎爛，一團東西從上面跌墜下來，阿南跟阿阮不知是甚麼東西——是否炸彈，慌不迭各自撲倒開去。

那團東西落在樓板上，發出「彭」的一下响聲，跟着是「嗤嗤」的噴氣聲，一股烟即時散佈開來。

剛竄回樓上的「陸哥」首當其衝，被那股辛辣的氣體嗆得猛咳起來，眼淚鼻涕直流。

那是催淚氣。

但却不是催淚氣彈，而是罐裝的，被綁在一塊大石上擊破瓦面跌墮落樓板上，噴射出大量的催淚氣體。

大哥威的手下——老虎狗等人居然擁有罐裝催淚氣，這可是令阿南那伙人意料不到的。

也因此，阿南他們一時間以爲襲擊的人是警方的人。

阿南與阿阮雖然已分別撲倒在墻下，仍被催淚氣體嗆得眼淚直流，無法睜開眼，咳個不停。

躺在床上的大哥威也不例外，被催淚氣體嗆得幾乎忍受不了，不但睜不開眼，還咳得差點窒息。

站在梯上的兩個保鏢於開槍後，本來想跟着返身衝回樓上，看到樓上烟氣瀰漫，樓上的人咳個不停，鼻子嗅到一股辛辣的氣味，不由打了個噴嚏，不敢衝回樓上，站在梯間上下不得。

樓下槍聲不斷。

那是竄撲到厨房內的黑毛跟第四個掩在厨房門邊跟老虎狗、麥奇，還有幾個撲到大門兩邊的大哥威手下在拚火。

樓上也响起槍聲。

那是阿阮與阿南閉着眼，向碌架床那邊——响起咳聲的地方開槍射擊。

樓上有人狼狽地衝下來，兩個保鏢看到是大佬——「陸哥」，其中一個忙扶住他，一起往下衝，邊開槍邊衝下去。

原來，梯間也站不住了——催淚氣體已向樓梯湧去。

緊接着，阿南跟阿阮也衝向樓下。

兩人實在無法再呆下去，加上大哥威經已沒了聲息——可能中槍死亡，若再呆在樓上，肯定會被催淚氣體薰得窒息過去。

五個人四把槍往樓下衝，連續不斷的射擊，逼得老虎狗從屋內退回屋外，掩在大門外兩邊的麥奇等人也無法探頭向屋內射擊。

因爲，退守到厨房的阿甲、黑毛、第四個配合從樓上往下衝的阿南五人往外射擊，一時間槍火猛烈，令到老虎狗等人不得不避其鋒芒。

阿甲本來在厨房內的厠所大解的，槍聲一响，知道出了事，顧不了還未完全解決，馬上穿好褲子，衝出厠所，跟黑毛兩人合力抗擊老虎狗等人的衝擊。

阿南五人終於衝到樓下，退入厨房內。

不過，「陸哥」跟一個保鏢受了傷。

阿南跟阿阮的槍法很準，曉得怎樣射擊與保護自己，看得出受過軍事訓練，這一點，倒是老虎狗他們意料不到的，所以，他們雖然在人數上佔了上風，却無法衝入屋內，去救出大哥威。

兩幫人就這樣僵持着，屋外的老虎狗等人無法衝入屋內，屋內的阿南，「陸哥」等人也衝不出去。

屋內的阿南，「陸哥」等人却想盡快脫身，否則，情形始終對他們不利。

槍聲肯定會被人聽到，警方遲早會趕來，那時候，他們會變成甕中之鱉，恐怕逃不了。

他們必須盡快想辦法脫身。

突然間，屋外的老虎狗等人又扔入一個噴出催淚氣彈的罐子。

黑毛的反應好快，那個罐子才落在距厨房門口約二尺許的地上，他立刻向罐子開了一槍。

那罐子不但被射穿，亦被子彈的衝出力射得往外彈飛出去。

可是，第二個噴着烟的催淚氣罐又扔入屋內。

這一次，外面的人將罐子扔到左邊的墻腳下，這一來，因爲厨房門口跟墻腳是平衡的，由於角度的關係，厨房內的人除非探身出門口——那會成爲守在門外的老虎狗等人的槍靶，要不，無法將那個催淚氣罐開槍射飛。

那罐催淚氣體噴出大股烟，迅速地在屋內散佈開來。

厨房內的阿南、「陸哥」等人大急。

「快想辦法衝出去。」「陸哥」忘記了身上的傷痛，發急地叫。

催淚氣已湧入厨房。

阿南跟阿甲飛快地在厨房內搜視一遍，看看有否可能自厨房內逃脫出去。

厨房內除了兩個不大的窗口外——一個在厠所內，另一個在灶台上面，其他都是墻。

兩個不大的窗上，都裝上鐵枝，不可能從窗口鑽出外面。

換言之，無法從厨房往外逃。

不過，阿阮却想到一個辦法。

他拿起墻角的一個大錘——二十磅重的，往一堵墻灰剝落的墻上揮砸。

厨房內已有人因爲吸入催淚氣，嗆咳流淚，幾乎睜不開眼。

鐵錘砸在墻上，五六下後，墻上已被砸出一個洞來。

催淚氣體繼續湧入厨房，所有的人都被薰得眼淚直流，咳個不停。

阿阮忍受着，揮錘猛砸。

發霉的墻上給他砸出一個大洞來。

他將手上的鐵錘自洞中順着勢脫手砸出去，接第一個從洞墻中跳出外面。

接下來，阿南、「陸哥」等人一個跟一個，從墻洞中竄跳出去。

幸運的是，屋後沒有大哥威的手下堵着。

他們立刻落荒而逃。

有人邊衝向屋後，邊向竄奔的阿南等人射擊。

斷後的黑毛跟阿甲馬上回身還擊。

那個衝向屋後的人突然間撲跌在地上，不知是中了槍，還是要躲避黑毛兩人的還擊，倒在地上。

可是，在屋子的另一面，亦有人向阿南等人追擊。

一個人中槍倒下。

是「陸哥」。

兩個保鏢立刻將他拉起來，扶着他往前奔。

阿南五人咬牙還擊。

追擊的人被阻停下來。

阿南五人馬上又往前竄奔。

竄奔中，五人不時回身開槍射擊，阻截追擊的人。

驀地，竄奔中的第四個猝然跌倒下去。

阿南四人立刻停下來，趴在地上，三個人開槍射擊，阻截追擊的人，另一個——阿南則急忙察看第四個怎樣了——是生是死。

第四個死了——血從背心上的一個彈孔中湧流出來。

阿南咬着牙，轉身趴在地上，狠狠地向「追兵」所在的方向開了兩槍，不管是否擊中。「阿林死了！」口裏發出沉怒的叫聲。

「他媽的，跟他們拚了！」黑毛怒叫一聲，欲從地上竄起來，往回衝。

阿阮一手將他按住。「別亂來！」跟着又道：「阿南，你們三個往前跑，引他們追，我在這裏伏擊他們！不射倒他們一兩個，他們不會罷休！」

阿南猶豫了一下，拍拍阿阮的手臂。「小心啊！」接招呼阿甲與黑毛一聲，從地上竄起來，往「陸哥」跑去的方向奔下去。

阿阮一直伏在地上不動，注視着前面的動靜。

阿南三人一跑，那邊幾個「追兵」馬上開槍追去。

伏在地上的阿阮沉住氣，覷準了，連發兩槍。

兩個「追兵」應聲跌倒。

其餘三個「追兵」嚇得急忙撲倒下去。

阿阮立刻轉身竄起來，往阿南三人跑去的方向飛奔下去。

撲在地上的三個「追兵」不敢跳起身往前追擊，恐怕又遭到伏擊，趴在地上向飛奔而去的阿阮開槍射擊。

他們的槍法似乎不怎麼高明，都射不中阿阮，眼看着阿阮追上在前面等着的阿南三人，繼續往前飛奔，始終不敢追下去。

四人的身形終於消失於他們的視綫外。

* * *

大哥威沒有死。

他可算命大。

不過，他受了傷——左腿中了兩槍，幸好沒有傷及筋骨，傷得不算重。

當時，若不是烟氣瀰漫，阿南跟阿阮被嗆得睜不開眼來，加上大哥威於那刹那拚命將身子蜷縮起來，他肯定活不了——被阿南兩人一連發射的七八發子彈射中身體，而不是射中他的腳。

還有，若不是他於中槍後，暈死過去，停止嗆着，令到阿南兩人

以爲他死了，他可能也活不了——阿南兩人一定會繼續向他射擊。

總之，他死不了，說得上是拾回一條命。

他沒有去醫院求醫。

他怕警方會向他問長問短，被警方知道他被綁架的事情。

他不想「陸哥」落在警方的手上。

他發誓，要親手殺死「陸哥」——陸海通！

他被救出後，一直躲在別墅內沒有露面。

替他治理傷口的，是一個外科醫生——一個於數年前從大陸申請到這裏居住的無牌醫生蘇炳達。

蘇炳達的醫術很高明，以前在大陸，是一間大醫院的外科手術主任，頗有名氣。來了這裏，由於其資格不被這裏的當局認可——仍未考到牌(通過特設的專業考試)，因此，不能開設診所，一直不得志——空有一身醫術。

沒有牌，蘇炳達只好暗中行醫——總要生活的呀！兩年前，機緣巧合，替大哥威的一個手下做手術——縫合一道長約五寸的刀傷，之後，便成了大哥威的「私人醫生」——大哥威的手下有甚麼損傷，都找他醫治。

他的外科手術確實高明，很熟練地從大哥威的腿內取出兩顆彈頭，而大哥威並沒有感到很痛。

當然，大哥威給他的報酬很高，要不，他才不會甘冒犯法之險，替大哥威這個組織做「私人醫生」。

在床上躺了兩日，大哥威已能夠下床行走——扶着拐杖。

蘇醫生隔兩日便來看視檢查他的傷口。

大哥威於被救出來的第二天，便知道老虎狗他們怎會知道他被禁錮在那間屋子的原因。

原來，麥奇跟徐堅被擊暈後，車子再被那個「肥佬」撞翻，麥奇在車內翻轉碰撞之下，居然被撞醒過來，徐堅却仍然昏迷不醒，而且還被軚盤撞斷了兩根筋骨。麥奇醒來後看到綁架了大哥威的阿南等人架車飛馳而去，掙扎着從車內爬出去，跳上肥佬丟棄下的那輛車子，遠遠地追踪着，追到那間禁錮大哥威的屋子附近，失去了阿南等人乘坐的那輛小型客貨車的踪影，他猜測綁匪極可能在附近一帶藏匿，於是駕車離去到最近的市鎮去打電話，要老虎狗馬上帶人來，至於那輛車子，他已於市鎮外的一處滿是樹林野草的斜坡上，將車子推下去。

老虎狗帶了幾個弟兄趕到那個市鎮找到麥奇，在他的帶領下，駕車回到那個地方，在那一帶展開搜索，結果，發現那個廢礦場，並發現其中一間廢棄的屋子內好像有人，於是，便離遠監視那間屋子，終於被他們發現那間屋子眞的有人藏着，還有人出入，再經過一番監視，確定藏在屋內的人，就是綁走大哥威的那伙綁匪，麥奇於望遠鏡中，認出其中一人就是擊暈他的人！

接下來，他們一面應付阿南他們的勒索，一面調集人手武器，覷準了機會下手，終於救出大哥威。

說起來，若不是那個肥佬將大座駕撞得翻轉，震醒了暈過去的麥奇，阿南他們不致於功虧一簣。

大概大哥威命不該絕吧。

大哥威經過兩日的休養，精神好了很多，想到陸海通居然敢綁架他，還要殺死他，不由氣往上衝，對一直陪伴在側的麥奇道：「打個電話給老虎狗，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戴綠帽『着草』(逃亡)走了，盡快找到他，能夠活捉，盡量活捉，我要親手殺死他，無法活捉他，才殺死他！」

麥奇答應一聲，去拿無綫電話。

大哥威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揑拳捶一下椅子扶手，咬牙切齒道：「當年我不想趕盡殺絕，留他一條生路，想不到差點死在他手上！他媽的，今次說甚麼也不能放過他！」

麥奇走回來對他說道：「大哥，老虎狗說，他已經派人四出去『乱』戴綠帽出來，暫時還未有消息，相信不出一兩日，便會查出他的下落。」

「戴綠帽，我要你從此玩完！」大哥威右手張開，五指猛地一合，作出一個「揑」在掌中的手勢。

「一有消息，老虎狗會打電話來。」麥奇道。

「嗯。」大哥威點一下頭，突然間想起一件事。「我在這裏還要住上半個月左右，沒個女人照顧，不大方便，阿奇，你替我打個電話給你細嫂，叫她馬上來這裏。」

大哥威口中的「細嫂」，乃是一直跟他同居，身份已經公開了的「小老婆」。由於他的手下及認識他的朋友，都稱呼他那個「元配」——跟他在婚姻註册處註册結婚——一聲大嫂，因此，順理成章的，便稱那個在法律上沒有名份，但在私底下被默認了其身份的那個女人一聲「細嫂」。

自從大哥威的「元配」於三年前携同兒女移民加國後，大哥威便一直跟「小老婆」住在一起。

至於多娜，是沒有公開身份的情婦。

麥奇答應一聲，馬上去打電話。

大哥威叫住麥奇，「順便再打個電話給老虎狗，要他一道查出那幾個綁架我的越南佬的下落，一個

也不要放過！我要讓人知道，誰敢動我大哥威，都沒有好下場！」

麥奇答應一聲，快步向放着無綫電話的地方走去。

* * *

自從上一次打劫馬會投注站後，漢哥他們已等了十日——做第二單買賣，可是，至今仍未接到大哥威關於下一單買賣的詳細計劃，大華他們都有點忍耐不住了。

對於大哥威的被綁架，他們毫不知情。

「漢哥，到底甚麼時候才動手做第二單?」阿耀問漢哥。

漢哥將手上的一小截香烟扔在地上，噴出一口烟，才說道：「別心急，別忘了，不是去買一樣東西或是賣一樣東西。絕對不能輕率魯莽，必須計劃週詳，才不會那麼危險出事，大哥威大概仍未計劃週詳，所以才遲遲不通知我們動手的日期，你們也不想回不了家吧?」

大華三人同聲道：「我們不過佳得有點悶……才那樣說。」

漢哥道：「我何曾不悶。我也想早點回去，可是，做這種事，千萬不能急。計劃越週詳，危險性便越小，耐心點等待吧，想到幹完這一次，回去後，便能夠不愁生活，悶一點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大華三人點點頭。

漢哥想了一下，說道：「這樣吧，待會阿輝兩人回來，叫他帶我們出去玩玩，我再打電話去找大哥威，問問他計劃好了沒有。」

說完，他馬上去打電話。

聽電話的是「瘦文」，大哥威的右手——左手是老虎狗，聽說是漢哥找大哥威，只說大哥威外出跟人談生意，不知甚麼時候才回來，待大哥威回來，會告知大哥威，覆電話給他，便收了綫。

晚上，阿輝帶他們四人出去散心。

同行的還有阿和。

先去吃一頓豐富的晚飯，然後，驅車到山頂上去欣賞這個大都市美麗的夜色。

從太平山頂望下去，夜色奇麗璀燦，整個城市像綴滿七彩的寶石，流動不絕的車流像流瀉的珠串般，整個上空罩着一層「寶光」，細覽着如此璀燦的夜色，大華三人讚嘆不已。

「簡直有如天外仙境，美極了。」章仔讚嘆道：「聽人說這裏的夜色如何美麗，我不大相信，如今親眼目睹，確是璀燦迷人，叫人不敢相信是眞的，以爲是一種幻境。」

「東方之珠，名實相副。」大華也是讚不絕口。

阿耀道：「眞美，確是奇跡，怪不得人人都說，這裏是天堂！」

只有漢哥不說話，只是眼定定地俯望着燈火璀燦的奇麗夜景。

阿輝道：「我們看慣了，並不覺得怎樣。」

阿和接口道：「天堂?這裏是有錢人的天堂。窮人麼。每日辛苦做工，住的是木屋，或是五六十呎的房間，一家大小擠在一起，他們可是一點也不覺得這裏比別的地方好……」

「阿和，無論怎樣，這裏總比上面(大陸)好啊！」大華打斷阿和的話，「起碼，這裏賺錢容易。」

阿和想說所以你們便來這裏「做世界」，話到口邊，醒覺有點不妥，忙將話咽住。

「阿和，你家裏的環境不大好吧?」漢哥開口問。

阿和吐了口口水，才說道：「我是在徙置區長大的，你們知道甚麼是徙置區嗎?就是那種政府用來安置窮人的廉租屋，面積只有豆腐那麼大，由於品流複雜，有人叫那種徙置區做紅番區，從出世到十六歲，我都是在那種地方居住長大，不要說別人看不起住在那種地方的人，就是我自己，也看不起那裏的人……」

「所以，你便拚命賺錢！」阿輝笑着打斷阿和的話。

阿和直認不諱。「我要擺脫那個地方，我不要一輩子住在那種地方。可是，像我這種只讀完小學六年級便不再讀書，十三歲開始便經常進出差館(警局)的問題少年，能夠幹甚麼有出息、有前途的工作?若是在工廠安份做工，每月能夠掙多少?只好一世窩在徙置區！所以，只要能夠賺到錢的，甚麼也幹——除了殺人放火！我發過誓，要做有錢人。在這裏，笑貧不笑娼，只要你有錢，管你是怎樣得來的——打劫販毒走私！有錢就是大爺，有錢就有人認識你！」

大華等人聽阿和那麼說，頓時興緻大減。

「和哥，我聽人說，這裏是沒有窮人的……」阿耀天眞地說。

「誰說的?」阿輝感到好笑。

「返回大陸那些人呀。」阿耀跟阿章齊聲說。「每個回去的人，大袋大包的，要是窮，那有錢買那麼多東西回去?」

「那只不過是表面風光。」阿和道：「很多人在這裏日做夜做，省吃儉用，住木屋還好一些，不少的人只租住一個床架位，或是幾個人合租一個房間，慳下來的錢帶回去或是買東西回去，好風光一番，他們在這裏捱辛苦，你們怎知道，他們也不會說！」

「無論怎樣，這裏的窮人也比上面的生活好。」大華道：「起碼，這裏甚麼也有得買！就算怎麼窮，

吃的、穿的，也比上面的一般人好。」

「這一點可能是。」阿輝道。「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論是甚麼社會——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都有窮人，富如以美國爲首的工業七大國，一樣有窮人，乞兒，一樣有人餓死、凍死。」

「世界從來就是不公平的。」漢哥感觸地道。「所以才有富人與窮人之分。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人，爲何有高矮、肥瘦、美醜之分？有些人早死，有些人長命，有些人一生健康，有些人生出來便是啞巴、白痴？有些人娶到老婆，甚至有幾個女人，有些人一輩子做王老五，連女人味也沒有嗅過，這個世界，若說到不公平的事，數之不盡，能夠怎樣？只好認命。」

漢哥說完，長長地嘆口氣。

「不公平，那就要去爭取！」阿和道。

阿輝道：「好好，別再說叫人不開心的事了，我們今晚是出來開心快活的，看過夜景了，我們去喝酒，然後去卡拉OK，將心裏的悶氣甚麼的，全放出來，之後，找個女人快活去！」

「讚成！」大華第一個舉手。

其他的人都無異議，於是，六人返回車上，驅車下山。

＊　＊　＊

深夜。

墻上的掛鐘指着一時四十二分。

大哥威接到老虎狗的電話。

「大哥，已經『刮到』戴綠帽的下落。」

大哥威聽着，頓時精神一振。

「不要讓他溜了。」

「大哥你放心。」老虎狗在電話那邊道。「我已派了弟兄，二十四小時監視住他，插翅也飛不了。」

「那『扑街』(混蛋)躲在那裏？」

大哥威咬着牙道。

「一間酒店裏面。」老虎狗在電話那頭說。「我收到『風』，戴綠帽已搭通『水綫着草』。」

「知道他在那裏落船嗎？」大哥威大爲緊張。「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溜了。」

「大哥，你放心，他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

「甚麼時候動手？」

「還未定，看他甚麼時候動身『着草』，我們便動手。」

「設法盡量活捉他！」大哥威吩咐。「我要親手殺死他！」

「大哥，放心吧，我會照你的吩咐去做。」

「動手前，打電話告知我。」

「是。」

放下話筒，大哥威獰笑一笑，握拳自語：「戴綠帽，你這個『扑街』，你想殺我？嘿嘿，我要你看着，我怎樣殺死你！」

＊　＊　＊

漢哥接到大哥威打給他的電話。「漢兄，你找我？」

漢哥忙道：「是呀，我想問問你，下一單買賣籌備好了沒有，計劃好交易的日期沒有。」

「本來已經計劃好。我這幾日病了，所以便停下來，你們等得心急了？」

「嗯。」漢哥道。「大哥威，你也知道，我們不方便在這裏留得太久，留多一日，便多一分危險，我們都想盡快做成那單買賣，返回上面。」

「我知道。」大哥威在電話那頭道。「你也知道，那不是普通的買賣，必須要計劃周詳，做到萬無一失！漢兄，你們也不想到時發生甚麼事吧？」

「當然不想。」漢哥忙道。「我們都想賺到錢，有命享受。」

跟着問：「大哥威，你的病好了嗎？」

「快痊癒了，你有心。我會盡快通知你，那一日進行交易。」

「嗯，大哥威，多點休息，等你的好消息。」

聽到話筒中傳來大哥威的一聲「拜拜」，漢哥也說一聲「拜拜」，便

放下聽筒，往大華他們坐着的那邊——聽子的另一邊看去，聽到大華三人正在興高采烈地說着女人經。

其實，說得最起勁的是大華。

「……那條女眞正(好)，在床上像食了『弗得』那樣，玩得又癲又狂，幾乎被她玩殘。她說，很喜歡我，臨走時，她還給了我她的電話，要我有空打電話找她飲茶，大家做個朋友。」

漢哥走過去，正色道：「大華，你不是認眞的吧？逢場作戲的事，千萬別當眞！」

「漢哥，你看他的樣子，不像是說笑。」章仔忍住笑道。

大華急忙道：「漢哥，別聽章仔亂說，怎會跟那種女人來眞的，我可不是傻瓜，去相信那女人的話。」

「大華，記着，在大陸你有妻兒，你是他們的支柱。」漢哥說完，走入房中。

你死我活　連環械劫

大清早，陸海通於早上六時十三分離開酒店，乘坐一輛酒店提供的房車離去。

一般的高級大酒店，都備有車輛供客人使用。當然，會向客人收取費用。

陸海通所租住的酒店，是一間有名的大酒店。

陪同陸海通離去的，是他那兩個保鏢。

其中一個受了傷的保鏢經過幾日的醫治，已沒有大礙。

他們不要酒店提供的司機，由那個沒有受傷，名叫阿榮的保鏢駕駛房車，往通往市郊的那條隧道駛去。

陸海通也受了傷，表面上看不出來，行動自如，原來，他的傷勢已差不多痊癒。

本來，他還想在酒店再多住幾日的，但卻收到「風」，大哥威「刮」得很緊，他擔心會被大哥威『刮』出來，才決定提早偷渡到外地去。

由於是早上，比較早的時間，未到上班的繁忙時間，因此，馬路上行駛的車輛不太多，車輛行駛暢順，因此，不但很快便來到連接市區與郊區的那條隧道前，而且沿途也比較容易留意到是否有人跟踪。

沒有發現可疑的車輛跟着。

陸海通本來緊張的心情，至此開始放鬆下來。

車子駛入隧道。

陸海通舒口氣，對坐在前面駕駛座旁邊，名叫阿明的保鏢道：「阿明，你眞的沒有發現後面有可疑的車輛跟着？」

阿明以肯定的語氣道：「沒有，我一直沒有看到。」

陸海通臉上現出一絲笑容。

「我選這個時候離開酒店，就算二撇威的『馬仔』(手下)查出我住在那間酒店，他們也想不到，我會選這個時間離開酒店，到碼頭登上船。搭通水綫從水路偷渡的人都要在晚上，天黑後才上船，哈哈，我要給他們一個驚奇！」

「老大，你果然神機妙算。」阿明奉承一句。

「老大，我們就這樣算了？」駕車的阿榮有點不甘心。

陸海通冷笑道：「年輕人，切忌意氣用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出來混，最重要懂得看時勢，知進退。這個時候，我們處於劣勢，鷄蛋碰不過石頭，那就要避其鋒，保存自己，待機再起。」

一頓，又道：「我今次雖然『着草』，並不是說我永不回來。到了外面，我打算花點錢，找兩個殺手回去『做低』二撇威。他跟我之間的仇怨，一定要解決！」

車出隧道，順着一條通向海濱區的馬路駛去。

陸海通不放心地對阿明說：「留意一下後面是否有可疑的車輛跟着，千萬別粗心大意，那會害死我們的。」

阿明被陸海通說得心頭暗凛，馬上打醒十二分精神，留意後面的車輛。

顧得了後面，自然便不那麼注意前面，大約往前駛出十數分鐘，迎面那條行車綫駛來一輛貨櫃車。

貨櫃車在馬路上行駛，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何況，貨櫃車行駛的速度正常，自然不會惹人注意。

陸海通所坐的那輛房車眼看着便跟那輛貨櫃車交錯而過，就在那剎那，貨櫃車車頭猛地往外一拐，越過行車綫，斜撞向陸海通那輛房車。

這一下令人無從預料的意外，令到陸海通三人大驚失色，魂飛魄散，駕車的阿榮根本來不及應變，扭軚急拐或是總剎掣，因爲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時間也太短促了，只聽「轟」的一聲，房車撞在貨櫃車的車頭旁邊，那貨櫃車只是震動了一下，便紋風不動。

陸海通那輛房車卻車頭毁爛不堪，猛烈地震動了一下，反彈開去。

幸好路上車輛疏落，不像繁忙時間那樣，車子一輛緊接一輛，要不，反彈開去的房車一定會被後面的車輛撞上，造成連環相撞的車禍。

房車重重地落在地上，車內的陸海通三人倒在車內不動。

斜斜橫攔着兩條相對行車道上的貨櫃車才停下來，立刻有人從車

頭上跳下來，衝向陸海通所乘坐的那輛房車。

跟在貨櫃車後面的房車，當貨櫃車撞停陸海通乘坐的房車的刹那，陡然間停下來害得跟在後面的一輛貨車差點刹掣不及，撞上另一輛房車，房車門推開，衝出三個手持刀槍的青年，奔向撞毀了的房車。

其他來往的車輛看到發生事故，紛紛停車觀看，幾輛差點被搞到撞車的司機本來想下車責罵駕駛貨櫃車的人，看到從貨櫃車上跳下三個手拿刀槍的青年，貨櫃車後面那輛房車上也跳下三個手執刀槍的人，嚇得馬上噤聲，不敢下車，下了車的也慌不迭縮回車內，誰也不敢多管閒事。

眼前的情形，就算是白痴，也看出不是撞車那樣簡單！

從貨櫃車及那房車內跳出來的六個人，衝到被撞毀的房車前，迅速地將車門拉開，自車內拉出暈了過去的陸海通，迅速地將他抬上貨櫃車後面那輛房車的後座。原先從房車跳出來的三個人跳回車上，從貨櫃車上跳下來的三個則撲到房車後面那輛貨車前，以手槍指嚇車上的司機，要他離開！

那個貨車司機不敢不從，心裏暗說一聲「當黑」(倒霉)，慌不迭跳出駕駛座。那三個青年馬上跳上車，開動車子，快速地掉轉車頭，往前駛去。

只有出了隧道，通往海濱區的那條行車道沒有被阻塞，前路才能暢通無阻。

載着陸海通那輛房車已先那輛貨車一步，掉轉頭，往通往海濱區的行車道飛馳而去。

貨車緊跟着前面的房車而去，停在路上那些車輛上的人，眼看着一宗人爲的車禍發生，陸海通被擄走，沒有一個人膽敢出頭干涉。

那些駕車者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

因爲那伙歹徒有刀、槍。

通往出市區那個方向的雙綫行車道被貨櫃車斜横在路上，堵斷了道路，令到那些車輛不能通行。

總之，隧道前那段路出現大塞車。

沒有被帶走，仍留在撞毀的房車內的阿明跟阿榮，不知是生是死。

* * *

大哥威於一個貨倉內，看着被水兜頭淋落頭面上又醒過來的陸海通，緊咬着牙，一副恨不得將陸海通噬死的樣子。

他是接到老虎狗的電話，馬上趕來貨倉的。

由於腿上的傷似未痊愈，所以，他仍拄着拐杖。

以貨櫃車撞毀陸海通所乘的車子，並將他擄走的人，原來是老虎狗與手下弟兄幹的。

醒過來的陸海通才睜開眼，便看到出現在眼前的一張神態獰惡的臉，不禁全身震抖了一下。

陸海通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哥威！

猛想起大哥威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我要是有命活下去，一定不放過你」這句話，陸海通忍不住猛地睜大雙眼，駭然大震了一下，定定地看着大哥威。

大哥威咬牙切齒地「盯」着一臉驚懼之色的陸海通。「戴陸帽，嘿嘿！你逃不過我的手指縫的！」

頓一下，冷笑一聲，又說道：「當年我雖然使『横手』打敗你，但沒有趕盡殺絕啊，你却要殺我！我不想你再有機會殺我，也不想再給你機會，正所謂你死好過我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別怪我要殺你！我是學你的！」

「要殺就殺！別說那麼多廢話！」陸海通聲音有點顫抖，却顯出一副豁了出去的神態。「一槍打死我吧！」

大哥威陰狠地道：「你當日怎樣對我，我今日十倍奉還！你是死定的了，但不會死得那樣容易！」

接喝一聲：「將他吊起來！」

老虎狗跟一個兄弟將陸海通吊起來。

陸海通大罵：「二撇威，你會不得好死，你今日加諸我身上的，將來你會十倍、百倍身受！」

大哥威怒喝道：「將他的嘴巴封起來！」

老虎狗親自用一種强力膠紙將陸海通的嘴巴封起來。

陸海通只能夠發出唔唔的叫聲。

大哥威從一個手下的手中拿過一把刀，走到陸海通的身前，咬着牙一刀插入他的大腿上！

陸海通痛得全身抖震，一條腿猛烈抽搐，由於叫不出聲來，一張臉先是脹得血紅，繼之一片煞白。

「滋味怎樣？」大哥威冷酷地看着痛苦萬分的陸海通，手起刀落，刺入陸海通另一條大腿上。

陸海通痛得幾乎暈死過去。

大哥威似乎出了一口惡氣，將刀交還那個手下，對老虎狗道：「你和手足給我狠狠地揍他一頓，出口氣！也替死傷的兩個手足報仇！」

老虎狗跟幾個手足齊齊動手，狠狠地揍陸海通。

老虎狗幾人正揍得起勁，驀地響起一聲「轟」然大響聲，緊閉着的貨倉鐵門被撞得猛烈搖撼，却沒有倒塌下去。

大哥威他們大吃一驚，各自閃撲到貨物的後面，注視着大門那邊

的動靜，手上有槍的，都將槍口指着大門。

「砰砰砰！」隨着一下玻璃碎裂聲，兩個關着的窗子被打破，有人自窗外開槍，向裏面的大哥威等人射擊。

這一下聲東擊西，令到大哥威他們措手不及，有三個人被子彈射中，老虎狗是其中一個。

大哥威驚得臉無血色，大叫：「開槍打死戴陸帽！還火！」他自己却匿得緊緊的。

老虎狗被子彈擦傷了背側，痛得他直咬牙，轉身便向吊着的陸海通開槍射擊。

吊着的陸海通却突然往地上墜跌下去。老虎狗那一槍射空。

原來，窗外的人槍法好準，兩槍便將吊着陸海通的那根繩子射斷。

跟着，從窗外扔入幾個自製的汽油彈，落在大哥威等人躲匿着的貨物上，爆炸聲中，爆濺起大片火來。

大哥威跟老虎狗他們慌不迭竄避，並拚命開槍射擊，可是，都射不中襲擊他們的人，却有兩個「手足」又被擊傷。

他們已顧不了槍殺陸海通。

事實上，他們已無法看到陸海通。

因爲，燒着的火已將地上的陸海通遮蔽了。

「轟隆」一聲，兩扇大鐵門陡然間倒塌下來，一輛巨型泥頭車直衝入貨倉，車上的人邊向大哥威等人躲匿的地方開槍射擊，邊跳下兩個人。

那輛泥頭車戛然在陸海通的身旁停下，兩人將他扶起來往外跑。

一輛小型貨車疾駛入貨倉迎接跑出來的同伙，戛然停下讓扶着陸海通的兩個同伙跳上車，跟着箭一樣往貨倉外面疾退出去。

窗外，突然沒了槍聲。

大哥威他們急忙從躲匿的貨物堆中走出來，麥奇一直保護着他，並扶着他走出去。

「快走！」大哥威恐怕警方會聞訊趕來，那他們就脫不了關係。

老虎狗他們各自扶着受傷的弟兄，往貨倉外面急跑。

跑出貨倉外面，救走陸海通的那伙人已不見了踪影。幸好，他們停放在貨倉一側的三輛車子仍在，沒有毀壞，他們急急登上車子，飛馳離去。

在車上，大哥威恨恨地道：「殺不了陸烏龜，氣死我！」

麥奇道：「大哥，我認出，救走陸烏龜的那伙人，就是將你綁走的那伙越南佬！」

大哥威咬牙道：「越南佬，我不會放過你們！」

* * *

救走陸海通的，確是阿南他們。

在兩次對付大哥威的行動中，他們一共死了三個人，只剩四個，但他們馬上在難民營中找回(補充)兩個，一共六個。

其中一個就是那次擄走大哥威的行動中，負責駕車將大哥威的座駕撞停下來的「肥佬」。

「肥佬」叫文庭。

另一個叫阮基。

仍是在那間石屋內，陸海通躺在床上，腿上的兩處刀傷已包紮好，但仍痛得他不停地呻吟出聲。

阿南拿了一支香烟，放在陸海通的唇上，邊替他點火，邊道：「陸老板，吸口烟，那會減輕你的傷痛。」

陸海通用力吸烟，慢慢吐出來，似乎有效，沒有再呻吟：「阿南，多謝你們救了我。」

阿南擺擺手：「不用謝我們，若不是看在錢份上，我們才不會冒險救你。」

「錢？」陸海通睜大眼。「你們救我，就是爲了向我要錢？」

「別說得那樣難聽！」阿南道：「我們不是乘機勒索，不過向你拿取我們綁架二撇威，應得的那筆錢！」

阿阮接口道：「那是陸老板你答應給我們的報酬，一定要給我們，要不，豈不是白死了兩個人？這一次我們從二撇威的手上將你救出來，不要你一塊錢，已經够義氣，若你連我們應得到的錢也不肯給我們，那就太不够義氣了！」

陸海通張大口，嗡動幾下，才說道：「可是，二撇威……被他的『馬仔』(手下)救走，我拿不到錢……我當然無錢給你們啊！」

阿南道：「陸老板，話不是這樣說。當初，你沒有說要等二撇威給了你錢，你才給我們一百五十萬！我們只負責替你綁架二撇威，並沒有答應過你拿到錢後，才給我們！所以，你一定要給我們那個數目的錢！」

陸海通這時已忘了身上的傷痛，發急地道：「拿不到贖金，我那有那麼多錢給你們？」

阿阮怒道：「我們不管！你一定要給我們！」

阿南接口道：「陸老板，我們要不是急着『走路』(離開)，也不會向你要錢。警方已懷疑我們幾個，前日，曾將黑毛叫去問話。我們要盡快『走路』！你也知道，那非錢不行。以陸老板多年來的收入，一百幾十萬肯定拿得出來！」

陸海通道：「不錯，我還有點錢，但只有百多萬，幾日前，已滙到菲律賓去，帶在身上的十多萬給

二撇威拿去了。就算我想給你們，手上也沒有錢呀！」

「陸老板，你若不依諾給錢，別怪我們翻臉不認人！」阿阮怒道。

陸海通苦着臉道：「我眞的拿不出啊！」

一頓，又道：「二三十萬，我或者可以借到。」

「二三十萬？收買兩條人命也不止那個數目！」阿阮怒叫：「你將我們當作甚麼？」

阿南一把將阿阮拉出外面。未幾，一個人走回屋內。「陸老板，二三十萬說甚麼也不够，七個人，每人分到多少？這樣吧，每人十萬，七個人一共七十萬。怎麼樣？」

陸海通想一下，點頭道：「好吧，我盡量想辦法籌七十萬給你們。」

「陸老板，一言為定。」阿南咧嘴笑笑：「你就在這裏養傷吧，這裏很安全，加上有我們保護你，擔保你不會出事。」

陸海通沒有說話，閉上雙眼。

* * *

警署內。一個洋警司將放在桌上的「檔案」合上，抬頭對坐在桌前的一名督察，何健新高級督察道：

「不到一個月之內，發生了三起大案：先是沙田停車場的槍戰，跟着是××山莊的莫名其妙撞車事件，接下來是發生於四日前的那宗貨倉槍戰及貨倉被燒毀案！至今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你們是怎樣辦案的！」

「Sir，我們已經查到一些眉目。」

「我要的是確鑿的証據！」洋警司板着臉道：「不是紙上寫的！破不了案，抓不到人，說甚麼也是廢話！」

一頓，又道：「全力，盡快破案，知道嗎？」

「Yes,Sir！」何健新站起來，立正。

* * *

大哥威吩咐老虎狗，無論如何，也要將陸海通及那伙越南佬『抓』出來。

可是，已經兩日了，老虎狗仍然「抓」不到陸海通跟那伙越南佬。

大哥威仍然住在別墅養傷。

這日，大哥威忽然接到一個電話。「二撇威，聽說你誓要陸海通這個人，是嗎？」

大哥威聽出是阿南的聲音，怔了一下，才說道：「你是綁架我的那伙越南佬的其中一個，名叫阿南？」

打電話給大哥威的，確是阿南。「二撇威，你的耳朵好尖，想不到我會打電話給你吧？」

大哥威皺一下眉頭，才說道：「向我示威？」

電話裏立刻傳來阿南急急的說話聲：「二撇威，別誤會，我想跟你來個交易。」

大哥威心頭一動。「說來聽聽。」

「二撇威，我們綁架你，是因為陸海通答應給我們一筆錢。從你手上救走他，不過想跟他拿錢，可是，他却說事情失敗，他拿不到贖金，不肯給我們應得的那筆錢，我們不想白幹，所以，才打電話給你，來個交易。」

大哥威不是蠢人，馬上明白阿南的意思。「你想拿陸烏龜跟我換一筆錢？」

「威老細，眞不愧是江湖大佬！」阿南在電話那頭奉承一句，「一聽便明白我的意思。」

「開個價來。」

「陸海通答應給我們一百五十萬。」

「那是他的身價？陸烏龜不值。」

「你認為值多少？」

「三分二，一百萬！」

「一減減去三分一，未免太少了吧？加一點。」

「一口價。」

半晌，阿南才在電話那頭道：「成交！時間，地點。」

「你說吧。」

「大埔XX公衆停車場。」

「好！日期呢？」

「後日晚上深夜三時正。」

「無問題。」

「別出蠱惑。」

「要說這句話的是我。」阿南說完，馬上收綫。

大哥威放下電話，對麥奇道：「阿奇，打電話給瘦文，叫他在後日晚上之前，準備一百萬現款。再CALL老虎狗，叫他馬上來見我。」

麥奇答應一聲，立刻打電話。

* * *

吃過晚飯，漢哥乘坐阿輝的車子，去見大哥威。

阿輝將車子駛入大哥威那座別墅內，才將車子停下，麥奇已走到車旁，等着兩人下車。

兩人下了車，麥奇道：「請跟我到書房去，大哥在裏面等着。」帶着兩人往屋子走去。

兩人跟着麥奇走入書房，大哥威果然在等着。那張大書桌上，放了三杯酒，大哥威拿着一杯酒，坐在書桌後面的大班椅上。

看到漢哥跟阿輝走入書房，大哥威向兩人笑着點點頭。「漢兄，阿輝，坐下來喝杯酒。」跟着又道：「阿奇，你也坐下喝一杯。」

待漢哥跟阿奇在書桌前的兩張椅子上坐下來，喝了一口酒，大哥

威才說道：「漢兄，猜到我叫你來的目了吧？」

漢哥將酒杯放回桌上。「有關那單買賣的事？」

大哥威點點頭：「整個買賣已計劃好。阿奇，你跟他們詳細說一遍。」

麥奇答應一聲，放下酒杯，將放在書桌上的一張摺起來的大紙舖開來。漢哥跟阿輝一眼便看出，上面繪劃了一幅某個地方的街道圖。

麥奇看了那幅街道圖一遍，才伸手指着圖中一條街道，說道：「這條街道日夜都很繁盛，車多人也多，那裏是一列四間金舖及珠寶行。這次的目的就是那四間店舖。」接下來，他將整個行動計劃詳細地說出來。

末了，麥奇看着漢哥跟阿輝兩人，問道：「都明白了嗎？」

漢哥跟阿輝吐口氣，同時點點頭。

「有甚麼意見？」大哥威問。

漢哥沉吟道：「一口氣光顧四間金飾珠寶店，時間上會不會有點匆促？還有，下手時的時間越長，危險性越大。老細威，你一定考慮到那方面吧？」

大哥威點點頭：「當然考慮到。你放心吧，我包你有足够的時間下手，『走路』！」

「你另外有安排？」漢哥問。

「嗯。」大哥威自得地道：「在你們下手前，我會叫人在那條路的一頭製造車禍。另外，我還會派人在那一區的一些地方製造痲煩，令到警方將人手調派到那些地方去，總之，我擔保你們有足够的時間離開。放心了吧？」

漢哥喝口酒。「甚麼時候帶我們去那裏看看？」

「明天。」大哥威道：「你們有三日時間記住整個計劃的每一個細節，並熟悉那個地方的環境，街道，特別是離去的那條路綫，務必做到萬無一失。」

頓一下，又道：「你兩個還有甚麼要說？」

阿輝道：「老細威，車輛都準備好了？」

「當然準備好了。」大哥威道：「之前的一日，我會讓你和阿和駕駛那些車子，熟悉其性能。」

漢哥道：「沒有甚麼事，我想去跟他們說清楚整個計劃的詳情細節，確保成功。」

「乾杯。」大哥威舉杯。

漢哥跟阿輝、麥奇一齊舉杯，四個人互相碰了一下，各自一飲而盡。

* * *

大埔一個公衆停車場內，有兩幫人在交易。

那個公衆停車場本是一塊新塡地（塡海而成的空地），暫時闢作停車場。

由於已是半夜三時，停車場內黑黝黝的，若不是有兩輛房車亮着車頭燈（低燈），交易的兩幫人雖然相隔不遠，約十米距離，可能會互相看不清楚對方是甚麼人。

一般的停車場都是收費的，自然僱有職員看管當值。可是，這個停車場的管理人員不知去了那裏，居然任由那兩幫人在停車內交易。

在正常的情形下，不會容許的。

不知當值的管理責自動失踪，還是被那兩幫人「請去休息」，總之，不見管理員出現加以干涉。

車頭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幫人的面目。

斜對着停車場門口的那幫人只有四個，他們是阿南、阿阮，文庭及黑毛。

斜背着車場大門口的那幫人，是老虎狗，跟他的六個手足。

大哥威沒有來。

這種事，他通常不會親自出馬。

阿南開門見山。「錢帶來了？」

老虎狗點點頭：「人呢？」

「在車內。」阿南伸手指一下身旁的房車車廂，跟着對阿阮道：「將他拉出來。」

阿阮點點頭，站在車門旁的文庭已將車門拉開，讓阿阮將車內的那個人拉出來。

老虎狗亦吩咐一個「手足」從車內拿出一個手提袋，往對面的阿南等人揚了揚。

阿阮跟肥佬，左右將他挾扶着，走前兩步，好讓老虎狗他們看清楚那個人的臉。

老虎狗一眼便認出，那個被挾扶着，嘴巴被一塊强力膠紙封住的人，正是大哥威要的人——陸海通。

陸海通不但嘴巴被封，雙手也被反綁起來，只有一雙眼可以自由轉動，眼色很複雜。

「看清楚了吧？」阿南看到老虎狗點點頭，跟着說道：「我們也想看看袋中的錢。」

老虎狗將手提袋交給一個手足。「拿過去給他們看看。」跟着對阿南道：「看清楚够數後，將人留下，你們馬上離開。」

阿南待那個提着手提袋的人走過來，對阿阮道：「看看袋裏的錢是否够數。」

阿阮接過那個人遞過來的手提袋，放在車頭前面的地上，打開袋子，拿出一疊鈔票來。

「袋裏一共有十疊錢，每疊十萬元。」老虎狗加以說明。

阿阮先點算過袋內的鈔票，一共十疊，再將手上那一疊約略數一

下，差不多，知道在這種情形下，無可能逐張鈔票點算，將手上那疊票放回袋內，拿起手提袋，走到阿南的身邊，點一下頭道：「够數。」

阿南問老虎狗道：「人歸你們，我們先走。」說完跟阿阮三人跳上車子，留下跌坐在地上的陸海通，由文庭駕車往大門那邊駛去。

老虎狗站着，看着阿南四人的車子向大門駛去。兩個青年已跑到陸海通的身邊，將他拉起來，架着往回走。

陸海通睜着一雙眼，沒有掙扎，他根本不能怎樣，被那兩個青年架到房車前，將他推入車內。

阿南四人所乘坐的車子已駛出停車場。

老虎狗他們也紛紛登上兩輛車子，駛出停車場，阿南四人所乘坐的那輛車子已駛出老遠。

老虎狗等人乘坐的兩輛房車，往另一個方向駛去。

＊　＊　＊

在一個廢置車輛收集場內，上班工作的職員發現一個人倒斃在一輛爛車的車頭上。

兩個職員大驚，慌忙致電報警。

警方接報後，立刻派人趕到現場。

率隊趕到現場的，是重案組的高級督察何健新。

由於屍體不但被反綁着雙手，嘴巴用强力膠紙封住，身上更滿是傷痕，不但有未痊癒的槍傷及刀傷，還有不少新的刀傷，致命的是喉嚨上的一道刀傷，脖子幾乎被割斷。

何健新在警隊服務十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屍體。

一個探員認出，死者是黑社會一個堂口的大佬陸海通。

死者身份特殊，加上死者又是被人殘殺致死的，何健新大爲重視，加派人手偵查。

＊　＊　＊

看到報紙上大字標題報導陸海通被殺的消息，大哥威直笑。

他由頭到尾將那段報導看完，放下報紙，由低笑變成大笑。

對於陸海通的死，他感到很開心。

因爲，陸海通是他親手殺死的。

他終於親手殺死了陸海通，除去後患。

麥奇在旁看着，待大哥笑完，才開口道：「大哥，就這樣放過那幫越南佬？」

大哥威搖搖頭：「他們膽敢用陸烏龜來勒索我一百萬！等於在老虎口中拿食物，這口氣怎吞得下！若傳出去，我還有甚麼臉出來『行』(混)！阿奇，你放心，我自會炮製他們，拿回那一百萬，分給所有的弟兄！」

「大哥，不要說是你，就是我們，也不忿那幫越南佬！」麥奇道：「手足們都說，不『做低』那幫越南佬，吞不下那口氣！」

大哥威拍拍麥奇的肩頭，笑道：「等着看吧，包你有好戲可看。」

麥奇道：「大哥，明天就是交易的日子，我有點緊張。」

大哥威笑起來。「阿奇，怎麼啦？又不是你去做，緊張甚麼？」

麥奇道：「雖然我沒有份去做，想想明日的情形，事成後全市震動的情景，不由你不興奮緊張。」

大哥威似乎被麥奇的話感染了，眼裏閃射出興奮之色。「阿奇，我被你說得興奮起來。想想，那是本市歷來最大宗、最哄動、最驚險的一宗大買賣，忍不住叫人興奮莫名。」

＊　＊　＊

下午一時左右，那條繁盛熱鬧的街道上，車水馬龍。

由於今日是公衆假期，除了少數的行業之外，就連學生也放假，令到本來平時這個繁盛的地區，更加熱鬧擁擠。

放眼望去，車子一輛接着一輛，恍似流動的長龍；行人道上，更是摩肩接踵，我擠你推，幾乎不用移動雙脚，也會身不由己地往前走。

每一間店舖都顧客盈門，特別是那些售賣金飾珠寶的店舖，更是塞滿人。

原來，下個月是結婚嫁娶辦喜慶的好月份，加上金價創幾年來的低價位，因此，不少人(準備辦喜事)都趁這日去置辦金飾。

這幾年來，有人用「金舖多過米舖」來形容這一行之蓬勃發展。

事實上一點也沒有誇張，金舖金行到處可見，伸展到每一個角落，與近年盛行的XX集團連鎖分銷店不遑多讓，甚至尤有過之。

在那條橫跨兩區的道路上，少說也有十多二十間金舖及珠寶金行。

在兩個路口之間那段道路上，有六間金舖或珠寶金飾行，其中四間是相連的。

四間店舖內都擠滿了購買金飾珠寶的市民，其中以女性爲多。

四間金舖的門前，只有兩個拿着鳥槍，身穿制服的護衛(俗稱看更)。

原來，四間金舖及珠寶金飾行每兩間都僱一個護衛，每間店舖可以省回一半工錢。

每間店舖內的職員都忙得透不過氣來，要應付擠滿櫃前的顧客，一點空間也沒有。

只有門外的兩個護衛最悠閒。

事實上，金舖僱請護衛守在門外，不過做做樣子，要是眞的發生事情，做護衛守在門外，根本起不了作用。

做護衛的也知道，他們的工作不過裝點一下門面，因此，有事發生，他們都不會爲了一點微薄的薪金而搏命。

生命畢竟要比二三千元的月薪寶貴多了。何況，警方一直呼籲市民，應該在安全的情形下，才好協助警方撲滅罪案。若是被匪徒用槍指住，當然不要貿然反抗，免得白白賠上一命。

就像那霎間發生的事情那樣：四個劫匪不知從那裏突然出來，連那兩個護衛員也弄不清楚，當兩人被兩個劫匪以槍嘴指住頭臉，他們才驚覺到發生了甚麼事，嚇得當堂不敢動一下，雖然手上有鳥槍。

鳥槍跟殺傷力强人的大號航空曲比起來，有如小孩子玩的玩具槍。護衛員拿着它，不過裝裝樣子，根本嚇不倒那些匪徒。

兩個劫匪用槍指嚇住兩個護衛員的剎那，另外兩個劫匪衝入一頭一尾兩家金飾珠寶店內，舉槍疾喝一聲：「打劫，蹲下！」跟着向天花板開一槍。

聽說是打劫，兩間店舖內的職員及顧客莫不驚慌失措，臉上變色，一個個蹲下去，不敢動。

用槍指嚇住兩個護衛員的兩個劫匪的行動很迅速，飛快地繳了護衛員手上的鳥槍，邊厲喝：「蹲下別動！」邊將鳥槍扔到馬路上，邊衝入當中那兩間金舖內，喝叫：「打劫！」

當中兩間金舖內的職員顧客早已被兩下槍聲驚動，由於司空見慣(在電視新聞報導中及報紙的新聞報導中時有報導。)知道是怎麼回事，嚇得狼奔豕突，還未逃出門外，兩個劫匪已分別衝入店內，嚇得那些逃出門外的顧客尖叫驚呼，不知如何是好，聽到劫匪厲喝：「蹲下去！」慌不迭蹲在地上。

兩個劫匪立刻衝到飾櫃前，從手提袋內取出斧頭，砸破飾櫃，從裏面抓起金飾，放入手提袋內。

四個劫匪的行動都很迅速。

當中那兩間店舖雖然警鐘大鳴，熙來攘往的行人道上的行人早已嚇得雞飛狗走，四個劫匪却一點也不驚慌，並沒有被震耳的警鐘聲嚇得急着逃去，繼續在金舖及珠寶金飾行內劫掠。

驀地，馬路上响起連續不斷的槍聲，馬路上的車輛都不敢行駛，兩個路口那段路上，幾乎是空的。

原來，在四個劫匪衝入金舖內打劫的剎那，一輛房車急駛到金舖前面的路邊，才停下來，從車內跳出一個手持一支類似衝鋒槍的槍械，站在馬路當中，示威性地持槍左右前後晃動了一轉，跟着向前面那個路口連續開槍射擊。

前面的路口那邊亦响起槍聲。

原來，那邊有一輛警車從對面的路口駛出來，大概是接訊趕來的，才駛出路口，被那個站在馬路當中的劫匪看到，立刻向警車開槍射擊，阻止警車駛來。警車被連續不斷射來的槍彈擊得不敢往前駛，停下來，車上的警員跳下車，以警車或路邊的垃圾箱作掩護，向那個手持長槍不斷射擊的匪徒開槍射擊。

可是，那個匪徒似乎是個受過軍事訓練，對手上那支槍使用得「得心應手」，而且槍法準確，加上那支類似衝鋒槍的長槍威力比警方使用的槍械要强，連串射擊下，警員都龜縮起來，不敢露面還擊。

那個匪徒仍然繼續開槍射擊，利用槍火壓阻住那些警員衝過來。

那情形，有點像美國電影中的主角蘭保，一夫當關，所向披靡。

事實上，有不少途人就是抱着看電影的心情在觀看，眞是刺激、緊張、過癮。

你道那個當街持槍掃射的人是誰？原來是漢哥！

凭他以前曾當過特種兵的身手，對槍械的熟悉，怪不得如此勇悍。

負責打劫四間金舖及珠寶金飾店的四個劫匪，是大華、章仔、阿耀，還有一個余雄。

那個余雄是大哥威的手下，由於漢哥他們只有六個人，不够人手，因此，叫余雄參與這一次的械劫行動。

至於阿輝跟阿和仍然負責駕車接應。將漢哥載到金舖門前的，就是阿輝。

大哥威叫余雄參與這次「械劫」是有條件的，由六四分賬改爲五五分賬。

由於人手不够，暫時又找不到人，漢哥他們只好答應大哥威的條件。

這一次作案，從籌劃到提供武器，以及車輛，都是大哥威一手包辦。

漢哥手上那一支確是衝鋒槍，蘇製(蘇聯製造)，大哥威不知從那裏弄到。

分別劫掠四間金舖及珠寶金飾店的大華四人先後(差不了二十秒)從金舖內衝出來，每人的手上都提着一個沉甸甸的手提袋(旅行袋)。

漢哥繼續在馬路上向匿在前面路口警車後及附近的警員開槍掃射，一副不將警方看在眼內的氣概。

這其間，有兩個巡警聞訊趕到來，才跑到警車停着的對面路口，便給漢哥發射的一串槍火射得連滾帶竄，退回街角後面。

在附近觀看的途人從未看到過如此明目張膽的械劫情形，於刺激之余，對匪徒的猖狂，感到擔心。

還有一點叫觀看的途人感到奇怪的是，發生劫案後，除了那輛警車出現及兩個巡警趕來外，並不見警方有別的人手趕來。

他們都不知道，在劫案發生之前的一段短時間內，距現場不太遠的幾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只距劫案現場四個街口遠，發生了事故，警方接報告，自然要派出人手去處理。

大華四人先後跳上停在路邊接應的車子，駕車的阿輝立刻開動車子，箭一樣往後倒退，漢哥並沒有上車，在馬路上邊往後退，邊開槍射擊。

阿輝的車子倒退到後面那個路口前，突然停下來，待漢哥跑來，跳上車，才猛地一踩油門，斜衝上行人道，接一個急轉彎，將車頭調轉，衝過那個路口，却突然間倒退回去(路口前)，車內的漢哥將衝鋒槍伸出車窗外面，向四個剛自掩蔽處衝出來的警員射出一串槍火。四個警員嚇得邊胡亂還擊，邊竄避不迭。

阿輝咬着牙，猛扭軚盤，車子一個急擺，直接衝入那條橫路內！

車上的漢哥以手上的衝鋒槍掃射四個警員躲匿的地方，令到四個警員無法還擊。

一時間，槍聲激响，槍彈橫飛，幸好路上的行人已躲匿起來，不然，肯定有人傷亡。

車子呼一聲便馳過四個警員躲匿的地方，往前飛馳。

漢哥不停開槍向天射擊，警告前面的車輛躲避，好讓他們乘坐的車子順利往前飛馳。

他那一招奏效。

四個警員在「賊車」駛過後，才敢從躲匿處撲出來，看到「賊車」已駛出很遠，無法追上，急急擎槍向「賊車」射擊。

可是，沒有一槍射中「賊車」。

飛馳的賊車陡地一個急轉，轉入另一條路，一下子在四個警員的視綫內消失了。

賊車飛馳到另一個路口，往左一轉，駛入一條通往海傍大道的馬路，在一輛早已停在路旁的一輛客貨車前停下來，車上的漢哥六人立刻推開車門跳下車，衝上那輛早已將車門打開的客貨車，車門還未關上，坐在駕駛座上的阿和已將車子開動，往前馳去。

就在賊車停下來的時候，一輛貨櫃車忽然駛到那個路口，戛然停下來，將那個路口堵死，車上的司機飛身跳下車，跑到停在路口不遠處的一輛房車上，房車即時駛走。

急促的警號聲驀地响起，兩輛警車風馳電掣駛到那個路口前，由於路口被那輛貨櫃車堵住，任何車輛也駛不進去，兩輛警車馬上停下，幾個手執佩槍警員跳下車，一個警長命令一個警員登上貨櫃車的駕駛室，將貨櫃車駛開去。

另一輛警車已等不及，馬上開車往前面一個路口駛去，那邊的路口同樣通向海傍大道。

登上貨櫃車駕駛室的警員無法開動車子，因爲，車匙已被取走。

那個警長立刻喝令屬下跳回車上，命令駕車的警員往回駛，往前一個路口駛去，欲兜截那輛賊車。

＊　＊　＊

晚間。電視新聞報導了日間發生於鬧市那宗連環械劫四間金舖案。

新聞報導，四間金舖及珠寶金飾店一共被劫匪劫去價值超過一千五百萬的金飾珠寶，而發生劫案的地方，附近有幾處地方不是發生車禍，便是縱火案，刑事毀壞案以及一個商場內有可疑人物，身懷槍械出現，令到警方人手分散，未能及時調派足够的人手趕赴現場緝捕劫匪，加上劫匪持有火力犀利的衝鋒槍，警方佩備的槍械遠遜劫匪配備的槍械火力，再加上劫匪計劃周詳，以貨櫃車攔截追趕的警車，因而被匪徒逃脫了。

警方懷疑，在劫案附近幾個地方發生的事故，是劫匪行劫計劃的一部份，目的是分散警方的人手，好讓匪徒的打劫計劃順利進行。

至於匪徒使用的槍械，那支火力犀利的衝鋒槍，經過軍火家的鑒定，確定是蘇製的自動步槍。

那種蘇製自動步槍射程比警方佩備的槍械遠，警方使用的避彈衣也能射穿。

播出的電視畫面所見，馬路上遺下不少彈殼及彈頭，警方說，劫案發生的時候，警方跟劫匪一共發射了七十多發槍。而警方人員只發射了三十發子彈，劫匪發射的子彈比警方還要多是四十三發。

警方發言人稱：有理由相信，劫匪是從大陸來的不法份子。

警方續稱：從劫案的過程，作案的手法，相信匪徒事前經過周詳的計劃。

電視台記者訪問目睹劫案現場的市民說，整個劫匪的過程，就像看電影那樣，好像警匪槍戰影片的片段。

一個目擊的市民說：從劫案的過程來看，匪徒公然向警方挑戰！

不少目擊的市民說，從未見過如此激烈刺激的警匪槍戰，並質疑警方應付罪案的能力。

＊　＊　＊

由於那一宗連環械劫案乃歷來最大宗，劫匪第一次出動火力犀利

的軍用蘇製自動步槍作案，令到警方高層大爲重視，特別責令負責那一區的治安的警署轄下的重案組傾力偵查，盡快破案。

負責重案組的警方，正是何健新高級督察。

他的頂頭上司，洋警司對他說：「希望你能够盡快破案，要不，不但市民會對我們失去信心，警隊的士氣也會受到打擊，知道嗎？」

「Yes,Sir！」何健新立正。

「作案的匪徒越來越猖狂！若不在這個時候狠狠地給他們一擊，日後本市的治安，令人不敢想像。」

「Sir，你放心，我一定傾盡全力，偵破此案！」何健新挺起胸膛。

「那件連環械劫案，極可能是本地的犯罪集團跟大陸潛來本市的犯罪份子互相勾結，你最好從這方面下手追查！」洋警司作出提示。

「Yes,Sir！」何健新立正應一聲。

＊　＊　＊

漢哥跟大華等人已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大哥威提供的一個藏身地點。

那是一個農場。

他們連環械劫了四間金舖及珠寶金飾店後，便到那個農場去躲藏，沒有再回原先的居處——市區那棟唐樓的二樓。

才走入農場的屋子內，放下四袋劫案的金飾，大華便喜歡得一把抱住章仔，歡呼一聲：「我們發達了！」

漢哥却急急跑入厠所，開了水喉，從身上拿出一個葯瓶，倒了三粒葯丸，抛入口中，喝了一口水，將葯丸吞下。

閉上眼，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用水洗個臉，才走出厠所，走出外面。

大華他們正在將四個打開了的旅行袋內的金飾及珠寶拿出來欣賞。

章仔見到漢哥走來，並沒有留意到漢哥的臉色有點蒼白，高興地道：「漢哥，快來看看，這些珠寶金飾多好看？起碼值一千五百萬！我們發達了！」

漢哥從大華手上接過一件金飾來看，心裏也很喜歡，邊將那件金飾放下，邊道：「既然你們都喜歡，我跟大哥威說一聲，每人揀一兩件金飾，相信大哥威不會反對。」

「好呀！」章仔喜歡得跳起來。

大華在另一邊拉着阿輝問：「輝記，一千五百萬的金飾珠寶，賣出去值多少成？」

阿輝想一下，「很難說，大約五六成吧。」

「就算他五成吧。」大華道：「一千五百萬除二，七百五十萬，再除六，我們分到三百柒拾五萬有多。再除六，每人可得陸拾貳萬，嘩，陸十多萬，返大陸後，存入銀行，打跛脚也不愁餓死！」

阿輝道：「陸十萬在大陸好使好用，但在這裏，買一個五百呎的單位也不够！」

大華道：「這裏的樓價每呎多少錢？」

「起碼二千元一呎！」阿輝道：「五百呎，算二千元一呎，實際不止二千元一呎，要一百萬。陸十萬只够買半個單位！可是，沒有半個單位賣的啊！」

大華咋舌道：「一百萬只能買一個大約等於上面五十平方米的單位，在上面，二三十萬已可以買到一百平方米的房子！」

「上面跟這裏怎比(較)？」一個人接口道。大華跟阿輝一看，原來是阿和。只聽他繼續說下去。「一個五百呎的單位賣一百萬，可不是普通的打工仔可以負擔得了。一般來說，大多付樓價的一成，十萬元，到銀行按揭九成樓價，等於向銀行借貸九十萬，分十五年供，連本帶息，每個月大約要供九千元。以一個四口之家來說，月入萬五元，算是中上收入了，我說的是普通的打工一族，扣除每月要供的九千元樓款，只剩六千元，再扣除每月必須的開支，電費、電話費、石油氣或煤氣費、水費、管理費，再加差餉，起碼要千五元，還剩四千五佰元，以現在的生活水平，四千五佰元四個人的食用，車費，總之是生活費，根本不够用！若是月入一萬元左右的，供樓後，根本不用吃了！」

一頓，又道：「我心目中想買一間六七百呎的單位，以現在的樓價，起碼要百五萬，若是每次能够分到五十萬，也要再做兩次才够錢買樓！」

「阿和，你眞的想買樓？」漢哥走過來問。

阿和認眞地道：「是呀，我去打劫，就是想搵到足够買樓的錢，爲了實現這個理想，不惜幹任何事！我一定要搬出徙置區，我要『威』給以前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看！」

「九七問題，你不怕嗎？」漢哥問：「很多人都因爲這個問題移民到外國去啊！」

阿和攤攤雙手，無奈地道：「九七年，相信每一個市民都有點怕，說不怕是騙人的。可是，怕又怎樣？像我們這種人，跟大多數的市民一樣，根本無資格移民外國。既沒有錢作投資移民，又不是專業人士，憑甚麼移民？就算可以移民外國，既無錢，又無一技之長，又

不懂外語，去到外國，能够幹甚麼？還不是捱世界？與其到外國去捱，不如在自己的地方捱，找工做也比外國容易，我是不會移民的。」

漢哥看着阿輝。「輝記，聽說你跟我們一起『做世界』(打劫)就是想儲一筆錢移民，是嗎？」

阿輝道：「是呀！我有一個堂叔在南美洲巴拉圭，他說那裏的生活水平不高，若手上拿着一百幾拾萬移民到那裏，做點生意，生活不愁，優悠自在。他答應在那邊照應我。既然無資格移民美、加、澳等地，便移民去巴拉圭。日後有機會，亦可以移民去美國，總比九七年後，在這裏要好。」

「輝記，說得容易，做起來難。有句俗語說：不熟不做。去到外國，人生路不熟，做生意不是說說那麼容易，萬一失敗，怎麼辦？」阿和不以為然。

阿輝道：「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萬事起頭難，何況，誰也不是生下來便曉得，不會麼，便學，邊學邊做，我相信不會那麼輕易失敗。而且，我也打算好了，到了巴拉圭，我不會將所有的錢投資在一種生意上，我會拿一部份錢做生意，留下一部份以防不測。」

「輝記，你曉得那樣想，去到甚麼地方也不怕。」漢哥拍拍阿輝的肩頭。「可惜我已四十幾，已過大半世，又有老婆兒女在上面(大陸)，丟不下，要不，我一定跟你去移民！到外面去闖一番世界。」

阿輝很高興，對章仔阿耀道：「你兩個年紀跟我差不多，又未結婚，何不想想這條路？大陸不是有很多人想方設法找門路出國嗎？出去闖闖，說不定可以闖出一番事業來，那時候，衣錦榮歸，共產黨爭着歡迎你回去，那可神氣了，那時共產黨才不管你是怎樣出去的。要不，想辦法將大陸的親人搞出去，那就一人得道、鷄犬升天了。」

章仔聽得「怦」然心動。「輝記，你有門路？」

阿輝點點頭：「只要花十萬左右，就可以弄到一本烏拉圭的護照，是眞正的，不是僞造，可以大模大樣到機場買飛機票坐飛機飛去那裏！」

阿耀猶豫道：「聽你這麼說，我很想去，出去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在裏面(大陸)，沒有甚麼作為。可是，我答應了阿媽，我會賺一筆錢回去買屋，娶老婆。我要是走了，家裏的人怎麼辦？」

大華道：「我若是年輕幾年，又沒有老婆兒女，一定跟阿輝去烏拉圭。阿耀，你還年輕，而且有人作伴，裏面(大陸)的人想方設法也想往外跑，你有這樣好的門路也不走，蘇州過後無船搭，那時後悔就晚了。」

章仔慫恿阿耀。「阿耀，若你去，我一定跟你去，有個伴，加上又有輝記照(應)我們，怕甚麼？」

阿耀仍然拿不定主意。

漢哥道：「阿耀，我的大兒子雖然只有十六歲，他若在這裏，我一定送他去。我這一次來做世界，主要原因是想賺到一筆錢，搞他出國。」

「漢哥，我很想去。」阿耀仍然拿不定主意，「可是，我不忍心扔下阿媽他們不顧。」

「你要是下決心去，可以將十萬或是二十萬寄回去或是托人帶回去，買個單位(房子)給家裏人住，那就不用擔心家裏人了。」漢哥出主意。

阿耀一拍大腿。「是呀，我怎麼沒有想到。」

章仔道：「你拿定主意了？」

阿耀用力點一下頭。「有這麼好的門路，怎麼不去！」

章仔馬上對阿輝道：「輝記，搞多兩本護照，沒問題吧？」

阿輝道：「沒問題，等一會我打電話給朋友，說一聲就行了。章仔，有你兩個跟我一起去，太好了，去到那邊，說不定我們三個會同撈同煲(共同進退)，合作做生意。」

章仔馬上道：「輝記，那最好不過，在這裏我們拍檔『做世界』，去到那邊，拍檔做生意，一定成功。」

阿耀道：「輝記，無論怎樣，到了那邊，你要照應我跟章仔呀！」

阿輝道：「放心吧，我們都是中國人，又拍檔撈世界，到了那邊，一定會『照住』(保住)你跟章仔的！」

大華道：「章仔、阿耀，我眞羨慕你兩個，別再說了，再說，我可能會心動，狠下心拋妻棄子。」

漢哥說道：「大華，我不贊成你拋妻棄子到外國去，一個男人既然成了家，便應該對家庭負責，應盡做丈夫父親的責任，一個家庭要是沒有一家之主，雖然不至於家不成家，必竟不那麼……好。一個人未結婚，可以做任何喜歡的事，但成了家，便要以家庭為主，做任何事都要顧及到妻子兒女。」

大華挺挺胸道：「我聽漢哥的話，做個好父親、好丈夫，回去與妻子兒女團聚。」

章仔打了他一拳，笑道：「這麼好表情，不去做演員，浪費了你的演戲天才。」

大華做了一個誇張的表情，道：「當年若不是我臉皮薄，不敢去投考演員，說不定我已經大紅大紫

，甚麼金雞獎、百花獎、甚麼獎都擺滿一屋子。」

衆人都被他的神態、說話逗得大笑起來。

＊　＊　＊

大哥威親自到農場去「提取」贓物。

對於這一次收穫，大哥威很滿意，大讚漢哥等人做得乾淨俐落，並一再說，下次有機會，一定會再請漢哥他們跟他合作。

漢哥乘機提出他曾答應大華等人的那回事。「老細，大華他們看到那些金飾那樣精美，想帶一兩件回去送給老婆、家人，逗他們開心。」

大哥威好爽快。「我也有這個意思，算是一點獎勵，每人揀一件吧！」

「多謝。」漢哥跟大華四人齊聲說。

「大華、章仔、阿耀，每人揀三件小的好了。」漢哥提點大華三人。

大華三人答應了一聲，拿出一袋金飾，當着大哥威面前，每人揀了三件重量不超過二兩的金飾。

大哥威對阿輝阿和兩人道：「阿輝，你兩個也揀兩件吧！」

阿輝與阿和搖搖頭。「大哥，我們不要。」

待漢哥四人每人揀了三件金飾後，大哥威才吩咐跟來的老虎狗、麥奇，還有四個手下將四袋金飾珠寶拿到車上。

「漢兄，五日後我會送錢來，依照警方公報的數字，四家金舖珠寶店總損失一千七百三十萬，以五折價錢賣出，賣得八百六十五萬，五五分賬，你們可得四百三十二萬五千元，你們計算一下，這個數目對不對？」

漢哥馬上說道：「對。」

大哥威道：「我會給你們四百三十五萬，二萬五千元算是我送給你們喝茶吃飯的。」

漢哥忙道：「老細威，那不成，說好了五五分賬，那便該數目分明……」

大哥威擺手截斷漢哥的話。「漢兄，咱們是拍檔(合伙人)，不用那樣認眞吧！二萬五千元又不是大數目，你們不是嫌少吧？」

大華忙道：「怎會呢！老細威你帶挈我們發財，我們多謝還來不及呢！」

大哥威笑道：「既然不是，那就不要說了。」

漢哥道：「老細威，我代表大家多謝你！」

大哥威豪爽地道：「謝甚麼？別忘記，咱們是好拍檔。」

一頓，又道：「明天，我在潮州城訂了兩席菜，慶祝一番，我會叫老虎狗來接你們去。」

漢哥、大華等人齊道：「又要老細威你破費，怎好意思？」

大哥威笑着道：「只要大家高興，用多少錢也值得。」

接着站起來。「我走了，明天晚上，我在潮州城等你們。」向各人點點頭，便往外面走去。

＊　＊　＊

一天，漢哥想找大華，找遍了整個農場，也找不到他，便問章仔。「大華呢？怎麼不見他？」

章仔道：「他說到新市鎮買些衣服帶回去。」

「買衣服回去？」漢哥睜大雙眼。「我們不是持雙程通行證來這裏，怎可以乘火車回去的呀！他不是瘋了吧？」

章仔聳聳肩。「他是那樣對我說。」

漢哥欲言又止，一會，才說道：「這兩日他有否外出？」

「昨日曾外出，」章仔道：「回來時，他拿了兩套衣服回來，說是買給他老婆的，還拿給我看，問我款式好不好？」

漢哥沒有再說甚麼，待大華回來，馬上將他拉到一邊，正色道：「大華，你這兩日外出，有甚麼事幹？」

大華頓時神色有異。「漢哥，我不過出去買幾件衣服帶回去給老婆兒女。」

漢哥臉色一沉。「大華，你不是第一次來這裏做世界，不會不知道，我們還要偷渡回大陸的！不是坐火車回去，可以帶這帶那的，你老實告訴我，出外幹甚麼？」

大華在漢哥的凌厲目光注視下，猶豫了一下，知道不說實話不成。「漢哥，我跟那女的……飲茶……」

「那女的？」漢哥的目光更凌厲。

大華不敢跟漢哥那凌厲的目光接觸。「就是老細威第一次請我們吃飯，後來跟我上床的那個女……金麗。」

「她怎會找到你？」

「那晚在潮州城吃飯，我去洗手間時，遇到她，說了幾句，她約我去飲茶……我本想不答應的，看她盛意拳拳的，不忍心拒絕她。」

「不單止飲茶那樣簡單吧！」漢哥似笑非笑地道。

大華臉上出現忸怩之色。「是她提議我跟她去開房的。」

漢哥沉下臉道：「大華，我們還有三日便返回大陸，我不想有甚麼事發生，更不想因為你，連累了我們，不要貪圖一時的快活，害己害人！」

大華垂下頭，不敢說話。

「你不會蠢到洩漏你的身份

吧？」漢哥問。

大華搖搖頭。

「你沒有將地址告訴她吧！」

大華又搖搖頭。

「你沒有騙我？」

「漢哥，我雖然喜歡女人，也不會傻到做出對不起手足的事情！」大華急急道：「我不過跟她玩玩吧了，你也知道，日日呆在這裏，很悶的呀，突然有飛來蜢（好東西），白白放過，豈不是傻瓜！」

「她那種出來『撈』的人，不會白跟你玩吧！」

「我買了一隻鑽石戒指給她，不太貴，三千多元。」大華不在乎地道。

「你沒有再約她吧？」

「沒有，沒有，」大華連聲道：「明日老細威送錢來，大後日我們便回去，我還找她幹嗎？又不是跟她做『人世』（夫妻）！」

「大華，你已經三十多歲人，我不想多說，」漢哥看着大華。「你要是做出對不起我們的事，別怪我們心狠手辣！」

說完，撇下大華一個人，走回房間。

大華呆在那裏。

＊　＊　＊

老虎狗帶了一批手足，乘車趕去一個地方。

那是一個荒棄了的建築地盤。

其實，那個建築地盤並不是荒棄，因為地盤內已打好了水泥樁，並建了地面一層。不知甚麼原因，建築工程忽然完全停頓下來，起先還有看更看管地盤的，隨着地盤內所有建築材料及機械逐漸搬走，待到地盤內只剩一個殼子，「看更」也不見了，雖然整個地盤被圍板圍起來，大門也上了鎖，若要進去，仍然很容易。

老虎狗他們一道乘坐了三輛貨車，在距那個地盤約一里外的地方將車子停下來，各人拿了架生（刀槍之類打架使用的工具），迅速下了車，向地盤疾走過去。

由於地盤在市郊一處頗偏僻的地方，附近沒有甚麼住宅樓宇，不要說是黑夜，就是白天，也很少人走到這裡，只有車輛在馬路上行駛，入黑後，不要說行人，車輛也顯得稀疏。

老虎狗他們掩到地盤左邊圍牆外時，大約是晚上十一時三十分左右。

老虎狗這一次一共帶了十五個手足到來。

十幾人很快便攀上圍板，翻入地盤裏面，跟着有如鬼魅一般，在老虎狗的指揮下，迅速地隱沒在地盤的暗處，沒有發出一點聲响。

大約十二時二十分，有四個人從地盤後面的一個缺口──撬開一塊圍板進入地盤裏面，在平台──已倒好水泥建成地面的那一層站着，四個人的手上都拿着槍，不停地四下掃視着，並在平台上走動。

四個人在平台上站了五分鐘左右，開始低聲地說話並抽起烟來，燃着的香煙在黑暗中份外明亮。

老虎狗等人一直隱伏沒有動。

四個人中，有一個在瞧着腕上的手錶。

老虎狗在隱蔽處看一下腕錶，長短針指着十二時二十九分。

「怎麼搞的？已經三十分了，還未來！」站在平台上的四個人中，有一個開口說話，聲音雖很低，在一片靜寂的地盤內，仍然傳出頗遠。

另一個接口道：「阿南，你沒有聽錯時間吧！」

那個將手上的烟蒂狠狠地扔在地上的人說道：「怎會聽錯！我又不是聾子，我聽得清清楚楚，他們說十二時三十分在這裏跟我們交易。」

扔掉煙蒂的那個人若是阿南，那三個人必是他們的同黨。

這就怪不得老虎狗等人預先匿伏在地盤內了。

原來，他們是衝着阿南這伙越南佬來的。

至於他們怎會知道阿南他們這晚會在這個地盤內出現，那就要問他們才知道了。

俗語有謂：蛇有蛇路，鼠有鼠路。黑社會中人若要查探人或事，自有他們的門路。

十二時三十三分了。

平台上的四個人都有點不耐煩，先前最先開口說話的那人道：「阿南，等下去嗎？」

阿南吸口香烟（已經是第二支），邊吐烟邊道：「等多柒分鐘，若四十分仍未到，我們馬上離開。」

十二時三十七分。

地盤的左邊圍板外突然有動靜，阿南四人忙將手上的香烟扔掉，並趴下來，注視着有動靜的那邊。

一塊圍板很快便被撬開，跟着從缺口走入五個人。

那五個人機警地掃視了一眼地盤內各處，大概沒有發現有可疑的情形，其中一人才向平台，道：「來了嗎？」

趴在台上的四個越南佬，有一人抬起上半身。「早來了，你們怎麼遲到？」

原來，那句「來了嗎」及「早來了」，是雙方約定的暗號，怪不得阿南四人不用問對方是甚麼人，便知道那五個人正是他們約定在這裏見面的人。

那五個人走向平台。

平台上的阿南四人亦從地上跳起來，並將手上的槍垂下。

那五個人走上平台，當先的一個向阿南道：「錢帶來了？」

阿南道：「帶來了，」又向身後的一個人道：「阿甲，將錢拿出來！」

阿甲從身上拿出一個公文袋，遞給阿南。

這時，當先那個人亦從身後一個同伴的手上接過一個公事箱，打開來，從裏面拿出一本護照，遞給阿南道：「看清楚再交易。」

阿南接過，將護照遞給身後的阿甲。跟着從袋裏拿出一疊鈔票，遞給那個人。「一疊十萬，連同袋內的四疊，一共五十萬。」

那人身後的一個人即時拿出一支筆型電筒，照着那人手上的那疊鈔票。

那人約略數了一遍，便將那疊鈔票交還給阿南。「可以交易了吧！」

阿南從阿甲手上接過護照，遞還給那人。「既然沒問題，當然成交。」

當下，阿南將手上那袋鈔票遞給那人，亦從對方手上接過那個公文箱。

就在兩人互相交接的刹那，阿南身後的一個人──阿阮倏地疾叫一聲：「那邊有人伏着！」接開槍向那邊射擊。

「趴下去！」阿南急喝一聲，最先趴倒在地上。

而他趴下去的刹那，已接過對方的公文箱，但手上的公文袋仍在他的手上，並沒有交到那人的手上。

由於突變發生，那人只顧伏趴在地上，並沒有餘暇想及其他。

其他幾人亦紛紛撲趴在地上。

槍聲却在那刹那响起──是從平台附近的隱蔽處發射的，平台上急不迭撲趴下去的人中，有兩個發出痛叫聲，跌倒下去。

平台上的阿南等人立刻開槍還擊。

地盤內立時槍聲卜卜，好不熱鬧。

匿在隱蔽處的老虎狗等人從隱蔽處竄出來，邊向平台上的阿南等人開槍射擊邊撲過去。

阿南等人拚命還擊。「他媽的，又是二撇威的『馬』！」阿南大叫。

叫聲中，他與阿阮三人急速地往平台邊沿滾去。

跟阿南他們交易的那伙人亦急不迭往外滾或跳起身急竄。

老虎狗他們的槍火頗猛烈，而且從三面向他們射擊，平台上無遮無掩，因此，他們不得不離開平台，要不，他們遲早會被擊中。

那伙人中，又有一個被擊中倒下。

剩下兩個人，連滾帶爬，終於躲到平台的下面──有地方可遮掩了。

老虎狗他們似乎想趕盡殺絕，從兩邊向阿南他們掩殺過去。

阿南他們就在這時，突然調轉槍頭向那兩個跟他們交易的人開槍射擊。

那兩個跟他們交易的人，作夢也料不到他們會在這個骨節眼上開槍射殺他們，還未來得及有反應，便中槍倒地。

由於地盤內槍聲不絕，雙方──老虎狗他們及阿南那兩方的人在互相射擊，因而，老虎狗他們並不知道阿南他們突然「窩裏反」，槍殺了賣護照那伙人中剩下的兩個人。

阿南他們立刻向天開了一槍。

緊接着，從一塊圍板外，飛入一顆物事，落在老虎狗那伙人的其中一面──老虎狗他們是分從兩面向阿南他們伏擊的，發出「轟」的一聲爆响，頓時引起一陣慘叫聲。

阿南他們在爆炸聲中，飛一樣向附近的一處缺口竄去！

另一方面沒有被炸的老虎狗等人被那一下爆炸聲震得呆了一呆，就在這刹那，又有一顆炸彈飛向老虎狗等人那一面，落地「轟」一聲爆炸開來。

老虎狗那一面的人有幾個人被炸中，幸好炸彈的威力不很大，要不，死傷的人更多。

那大概是土製炸彈。

阿南四人已有兩個從缺口中鑽了出去。

就在這時，有一個人慘叫一聲倒下。

另一個馬上趴在地上，鑽出圍板外面的兩個人──阿南與黑毛急忙回身自缺口兩邊向內開槍還擊。

「阿甲！」趴在地上的阿阮乘這機會，撲到中槍倒下的阿甲身旁。

阿甲沒有應他。

阿阮伸手從阿甲身上摸去，摸了一手血，急探其鼻息，禁不住驚叫一聲：「死了！」

阿南邊開槍還擊，邊道：「阿阮，快出來！將阿甲拉出來。」

地盤內，僥倖沒有被炸死炸傷的老虎狗，還有六七個手足，瘋了一樣從幾個不同的地方向那個缺口衝去。

陡地，圍板外有人向老虎狗等人射擊，總算阻遏住老虎狗等的衝擊了。

阿阮乘這機會，一手挾着死去的阿甲，撲到缺口前，在阿南與黑毛的連拉帶扯下，總算抱着阿甲鑽出缺口外面。

「快抱着阿甲跑上車子，」阿南疾叫：「我在這裏阻截他們。」

阿阮與黑毛抬起死去的阿甲，

飛跑回停在不遠處的那輛車子。

不遠處的圍板上面有一個人跳下來，亦向車子跑去。

瞧那人臃腫的身形，那人應該是「肥佬」文庭。

那人確是文庭，他在外面負責接應阿南四人，兩顆土製炸彈就是他扔進去的。

由於身材肥胖，自然跑不快，他跑到車子前時，黑毛與阿阮亦已跑到車子前，他立刻拉開車門，讓兩人將阿甲放入車廂內。

文庭立刻跳上車頭駕駛座，開動車子，阿阮與黑毛亦已跳上車廂內，車子呼一聲駛向阿南那邊。

阿南聽到車子駛來的聲音，扭頭看了一眼，向地盤內開了兩槍，才跳起身來，飛快地向駛來的車子跑去。

車子戛一聲在阿南的身前停下來，阿南縱身跳上車內，車子立刻向前駛去。

老虎狗等人已衝到圍板缺口前。

車子恰好駛經圍板缺口前，駕車的文庭一隻手疾往車外一揚，向那個圍板缺口拋出一顆土製炸彈。

「轟」的一聲，那顆炸彈在圍板缺口前爆炸，首當其衝的三個人應聲倒地。

公路的遠處傳來一陣隱約的警車聲。

阿南那輛車子已飛一樣駛向公路的另一個方向。

待到幾輛警車先後風馳電掣駛到地盤前，載着老虎狗等人的那輛車子已駛得不見踪影，就連受了傷的人亦逃了，只剩下十多具屍體及重傷昏迷過去的人。

刹那間，那個地盤燈光明亮，未幾，幾輛救傷車紛紛駛到。

由於地盤內爆發大槍戰，不法分子還動用了手榴彈之類殺傷力頗大的軍火，因之，警方極之重視，那一區警方總指揮官亦親臨視察，了解案情。

稍後，並不屬於那一區警署的何建新高級督察也接報趕去現場，了解案情。

何建新之趕去那裏，是他接到總部的電話，地盤大槍戰的傷者中，有幾個是蔣威盛——大哥威手下的「馬」，而他已查出一些綫索，停車場的槍戰及通向××山莊那條路上的車禍，有可能跟大哥威有關，他正全力在那條綫索追查，如今地盤大槍戰既然涉及大哥威的「馬」，他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可供偵查的機會。

翌日，報紙以頭條大字標題報導那宗地盤大槍戰。

不少報紙都用：「本市歷來最驚人的匪帮大槍戰」作大標題，以吸引讀者。

事實上，那確是本市歷來最大宗的匪帮大槍戰。

那一日的報紙異常暢銷。

成了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論話題。

機場伏擊　難逃警網

阿南他們也在談論那宗槍戰案。

事實上，他們是最有資格談論的人。

因爲，他們是槍戰案的主角之一。

他們却很興奮，雖然死了一個阿甲，仍然不減心中的興奮。

他們在喝着酒。

這一次，他們喝的不是啤酒，是上千元一支的XO拔蘭地，而且，還有下酒菜，一碟燒鵝脾，一碟貴妃鷄，還有一碟白灼蝦。

四個人都喝得臉紅紅的。

喝了口酒，放下酒杯，阿阮邊伸筷去挾一塊雞肉，邊道：「我們這一次不但狠狠地殺了二撇威一批手下，令到二撇威元氣大傷，而且令他不敢再小覷我們。哈哈，只怕蝦爺不會跟二撇威罷休！昨晚的情形，擺明二撇威的人跟蝦爺的手下火併，(蝦爺就是出售護照給阿南他們那個集團的頭子)，哈哈，只怕二撇威應付得了蝦爺的尋仇，待到有空找我們算賬的時候，我們已在南美洲快活了！」說完，將挾起的那塊雞肉放入口中嚼起來。

文庭接口道：「最好的是，阿南那一招『火中取栗』，不但將蝦爺的人那筆賬轉到二撇威的頭上；我們還不費一文錢，便得到那五本護照。我們每人可分回十萬元，十萬元在南美洲那些小國，很好花，夠買一間房屋，或是做小生意！」

黑毛將一隻剝了殼的蝦放入口中，邊嚼邊道：「我現在終於明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話的眞正意思！那一次，我們綁了二撇威，後來被他的手下救走了，以爲偸雞不着蝕把米，那知道後來發展下去，我們不但在陸海通手上得到七十萬，還從二撇威的手上提到一百萬，再加上那五本護照，我們一共得到二百二十萬！比當初陸海通答應給我們的一百五十萬，多了七十萬！算一下，加上先後死去的阿甲四人，我們每人可以分到三十萬左右，有了錢，我們可以到南美洲去過新生活！」

阿南喝口酒，嘆口氣，說道：「可惜阿甲昨晚又死了，唉，我們已一共死了四個人，但願這以後不會再有事發生，我們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到南美洲。」說完，又喝了一口酒。

阿阮替阿南斟酒。「阿南，三日後我們便上機場離開這裏，放心吧，二撇威自顧不暇，他不會來找我們麻煩的。」

「後日，我們一登上飛機，便是神仙，從此在另一個世界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做人！」文庭拿起杯子。「來，爲我們的將來，乾一杯！」

四個人舉起杯互碰一下，齊說一聲：「乾杯！各自將杯中的酒一口喝乾！」

* * *

大哥威知道「地盤」那一役幾乎全軍盡墨，氣怒得把手上的手提無綫電話摔落地上。

那個價值萬多元的無線電話立時爆裂開來，可知他一摔之力有多大。

摔掉還不算，大哥威飛起一脚，將地上的手提電話踢起，口裏吐出一連串不堪入耳的粗話。

麥奇跟徐堅(已經傷癒出院)、瘦文三人都不敢開口說話。

待到大哥威住口不罵，氣呼呼地喘了幾口氣，漸漸平復下來後，瘦文小心翼翼地道：「威哥，我們損失了多少人？」

大哥威一屁股坐在沙發上，用力吸口氣，才捏着拳頭道：「十五個人中一共死傷了九個！連老虎狗也被炸到重傷！瘦文，怎不叫我生氣！」

瘦文正想說話，大哥威已開口說道：「死傷了人不打緊，現在最麻煩的是，現場只有我們的人及蝦爺的『馬』，蝦爺一定懷疑我們爲了搶奪他們跟越南佬交易那筆錢殺了他五個『馬』！要是蝦爺不聽我們解釋，以後就有得麻煩了。」

瘦文三人却沒有說話——因他們不知說甚麼好。

「扑街越南佬，我不會放過你們！」大哥威一拳搥在沙發扶手上，咬牙切齒的，「我大哥威要是幾個越南佬也鬥不過，以後還用在這裏搵食！」

麥奇早已從報紙上看到地盤大槍戰的消息，說道：「大哥，越南佬這一次出動土製炸彈，怪不得老虎狗他們會栽在越南佬的手上。」

「那伙越南佬很多花樣，要對付他們，不能用普通的手段！」徐堅吃過阿南等人的虧，對他們切齒痛恨。

瘦文道：「威哥，蝦爺那方面不用擔心，憑威哥你的面子，以及跟蝦爺的交情，蝦爺不會不聽你的解釋，報紙上有報導，蝦爺死了五個手下，我們也死了九個人，獨是那伙越南佬一個也沒有死傷，而越南佬是約了蝦爺的手下交易的，以他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的經驗，他不會看不出其中的蠱惑。」

大哥威吐口氣。「蝦爺要是聽我們的解釋，那最好不過，若不聽，我也不會怕他！憑我們的力量，諒蝦爺也奈何不了我們！」

麥奇道：「大哥，一定要盡快對付那幫越南佬，他們得到護照後，我怕他們會在這幾日內溜走，若被他們走了，我們便奈何不了他們。」

大哥威握拳道：「我不會讓他們活着離開本市的，昨晚我已吩咐蝙蝠仔，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將他們『刮』出來！」

瘦文擦擦鼻子，說道：「威哥，那幫越南佬那樣難對付，我們的人只怕沒有十足的把握對付得了他們，我想過了，何不找漢兄那帮大陸『馬』對付他們？亡命之徒對亡命之徒，說不定，一物治一物，那帮越南佬會『衰』在漢兄他們的手上。」

頓一下，又說道：「警方在地盤發現地盤大槍戰中，死人之中有我們的人，他們一定會嚴密監視我們的動靜，這個時候，我們不宜有所動作，若不幸被警方捉到我們的痛脚，那他們就有藉口對我們採取行動。當然，請漢兄那帮人替我們對付越南佬，要花點錢，但那是值得的，威哥，你考慮一下吧！」

大哥威擺擺手，點頭道：「瘦文，不用考慮，我早已有這個想法，漢兄他們幾個『老表』都受過軍事訓練，對付那帮可能亦受過訓的越南佬，最適合不過，何況，我們根本不用另外花錢，他們若是能夠解決那帮越南佬，我便將從越南佬手上拿回來一百萬給了他們，那一百萬，我早已當作花了。花了的錢，可以拿來再花一次，何樂不爲？」

麥奇道：「大哥，我怕他們未必會考慮，他們已拿了錢，這兩三日內便返回大陸，他們未必肯在臨走前——滿載而歸前，肯冒險再做一次。」

大哥威笑道：「麥奇，你錯了，試問世間有多少人會嫌錢多，錢腥的？漢兄他們來這裏做買賣，還不是爲了錢，他們若再做一次，每人可以再分到二十五萬，二十五萬在大陸的人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加上他們已分到錢，每人差不多有一百萬帶回去，這是一個很具誘惑的數目，我敢打賭，他們一定會答應。」

瘦文也道：「威哥可謂看透了那些『老表』到這裏搵錢的心理，他們要是不答應，割下我的頭！」

跟着又道：「威哥，事不宜遲，蝙蝠仔說不定隨時有那帮越南佬的消息，最好馬上去找漢兄談一談。」

二撇威頷首道：「嗯，吃過飯，我馬上去找他們。」

* * *

漢兄跟大華他們都很興奮，因為，計算下來，他們每個人共分到近百萬元，那可是他們意料不到，怎不叫他們感到開心。

事實上，加上一次械劫馬會投注站分到的那筆錢，漢哥他們每人共分到差不多九十萬。

九十萬。在這裡都市人來說，或許不當是一筆鉅款——只可以買一個五百尺不到的小型住宅單位，但在漢哥、大華、章仔、阿耀四人看來，却是一筆一生一世在大陸工作也掙不到的鉅款，單是放在銀行收息，也夠他們每個人的家庭無憂無慮，好吃好住過一輩子！

「漢哥，返回大陸，我甚麼也不幹，將錢放在銀行食利息，足夠我一家六口優哉悠哉生活一輩子，去旅行、吃喝玩樂。」大華開心地對漢哥說。

跟着，他又對阿耀、章仔兩人道：「你兩個還是不要到烏拉圭去，學我那樣，回到大陸，將錢放在銀行食利息，不用做工，優哉快活。總好過你們到外國，搏生搏死為生活，一個不夠運，做生意蝕光了或是發生了甚麼事，弄到身無分文，在那邊又無親無戚，那就徬徨無計了。」

漢哥却說道：「章仔、阿耀，不要聽他亂說，年輕人應該到外面闖一下，就算跌倒，有跌有起，亦有氣力爬起來，要有志氣，就算不能闖一番事業，能夠到外面的世界去見識一下，也不枉此生！我好羨慕你兩個，若我年輕二十年，仍未成家，一定會跟你們去烏拉圭那邊闖一下，想想那異國風情，也叫人嚮往。」

章仔道：「漢哥，我不會改變主意的，很多謝你帶挈我來這裏發財，讓我得到一個往外闖的好機會。」

漢哥拍拍章仔的肩頭。「要是我們失了手，被判坐監，你會不會後悔？怨我？」

章仔大搖其頭：「怎會呢？你找我的時候，我已想得很清楚，與其在上面(大陸)不死不活地過日子，倒不如搏他一搏，搏得了，那就可以脫離苦海，搏不到，判坐監，也沒有甚麼，在上面，沒有錢過日子，跟坐監有甚麼分別？」

阿耀也道：「烏拉圭我是去定了，我已經滙了一筆錢回去給家人買房子，剩下的足夠他們兩年生活費，不用擔心他們，待到在烏拉圭落地生根後，便弄他們過去，在外面，總好過在上面。」

大華被章仔、阿耀說得很沒意思，臉上訕訕的，轉過身去抽烟。

漢哥對阿輝、阿和道：「輝記、阿和，你們在那邊有親友，請念在章仔跟阿耀曾跟你們拍過檔、冒過險、搏過命，到了那邊，請照顧他們。」

阿輝跟阿和爽快地道：「漢哥，你放心，章仔跟阿耀跟我們共個患難，有如手足一樣，到了那邊，我們一定會互相照應。」

章仔道：「後日拿到護照，馬上去買飛機票。」

阿輝道：「我早已托朋友去買飛機票，拿到護照後，翌日馬上坐飛機去烏拉圭。」

阿和接口道：「早一日離開這裏，早一日安全。」

阿輝道：「漢哥，你跟大華甚麼時候回去？」

「後日，」漢哥道：「正如阿和所說，早離開比遲離開安全，阿耀、章仔，到了那邊，記得馬上寫信給我。」

阿耀阿輝兩人同聲道：「漢哥，你不說，我們也會記得寫信給你，說不定，十年八載後，我們以華僑身份回去，跟你和大華重聚。」

「若有那一日，不知多高興。」漢哥感慨地道。

大華將手上的烟蒂扔在地上。「章仔、阿耀，你們到了那邊，若是好世界(好環境)，寫信告訴我，我想辦法去那邊……」

阿輝笑道：「大華，你捨得老婆兒女？」

大華道：「怎麼捨不得，我到了那邊，若是發展得好，可以弄他們到那邊啊！」

跟着轉對漢哥道：「漢哥，若輝仔跟阿和在烏拉圭發展得好，你跟我一起去烏拉圭，你不過四十歲多一點，不會老！仍然大有可為，不少五六十歲的人仍然千方百計往外跑，跟那些人比起來，你年輕多了，憑你的頭腦、才幹，一定可以在外面闖一番事業！為了你的兒女前途，不妨想一下。」

漢哥道：「回去後，若老婆兒女都同意，我會考慮一下。」

章仔跟阿耀道：「漢哥，將來你若想去烏拉圭，我們一定會好好招呼你。」

忽然間，外面响起汽車喇叭聲，漢哥省覺地道：「大概是老細威來了，他打電話對我說，有事跟我談談。」

話未說完，已經有人走進屋內，正是大哥威。

跟在大哥威後面的兩個人是麥奇跟徐堅。

漢哥等人忙向大哥威招呼。

大哥威笑着向他們點點頭，大聲道：「今晚我帶你們去Well。」

「好啊！」大華、章仔等人首先歡聲叫起來。

漢哥道：「老細威，怎好意思又要你破費……」

老細威擺手道：「漢兄，咱們不但合作愉快，也很順利，你們又快要返回上面了，就算是我替你們餞行好了。」

「老細威，你帶挈我們發財，該我們請你才是。」漢哥道。

老細威搖頭道：「漢兄，說甚麼我也是主，別跟我爭了，我該稍盡地主之誼。」

不等漢哥等人說話，馬上又道：「漢兄，你跟我來，我有些話跟你說。」一手拉了漢哥，往屋外走去。

走出屋外，在一個花棚前停下來，老細威拿出一包香烟，給了漢哥一支，將一支烟放在嘴上，不等漢哥拿出打火機，他已打着手上的打火機，向漢哥叨在嘴上的香烟遞去，漢哥忙說一聲：「唔該(謝謝)。」湊上去將香烟燃着。

大哥威跟着燃着嘴上的香烟，邊收回打火機，邊從嘴上拿下香烟，吐口烟，說道：「漢兄，有一件事，想你們幫忙一下。」

漢哥見大哥威如此殷勤，早已猜到他必有所求，心裏暗加小心，抬抬眼。「老細威，有甚麼事只管說出來，若是幫忙得了，一定幫忙。」

大哥威深深地吸一口烟，才說道：「本來，你們快要回去，我不想要你們幫忙的，但想來想去，只有你們可以幫我這個忙……不過，你們要是不答應，我不會怪你們……當然，我不會白要你們幫忙的。」

漢哥用力吸口烟。「老細威，到底甚麼事？」

大哥威嘆口氣。「我想你們替我解決那幫越南佬！就是那次在停車場襲擊我的那帮越南佬！他們用陸烏龜勒索了我一百萬元，前幾天，我叫老虎狗帶人去對付他們，就是前幾天在電視、報紙大加報導的那宗地盤槍戰案，想不到他們早已有備，出動自製炸彈，結果，我有九個手足死傷，連老虎狗也受了重傷，你說，我怎吞得下這口氣，連一帮越南佬也對付不了，我以後怎有臉再『撈』下去，我已收到『風』，警方已對我及一衆手足嚴密監視，若在這個時候我派手足去對付那帮越南佬，可能逃不過警方的監視，所以，我的人暫時都不能動一下，可是，我收到『風』，那帮越南佬準備在這幾日『着草』，若要對付他們，必須在他們離開本市之前。思前想後，覺得只有你們才能夠對付得了他們。」

頓一下，連抽了兩口烟，將烟蒂扔在地上，一脚踏熄，才又說道：「當然，你們有權不答應，但我要說明一點，若你們解決了那帮越南佬，他們手上的一百萬，我相信他們手上不止一百萬，全歸你們，若不夠一百萬，補足此數，總之，你們最少可以得到一百萬。」

漢哥一口氣將手上那支烟差不多吸盡，才將烟屁股吐掉，半晌，才說道：「老細威這件事我一人做不來，因此，我不能代他們拿主意，必須跟他們說，徵求他們的意見。」

老細威點點頭。「我明白，你進去跟他們說吧，我在這裏等消息。」

漢哥點點頭，走入屋內。

* * *

大華、章仔、阿耀、阿輝、阿和聽見漢哥的說話，都默然不語。半晌，大華才第一個開口道：「漢哥，雖說可以得到一百萬，但我不想幹，正如俗語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我害怕這一次不會像上兩次那樣好彩，我怕回不去，漢哥，你不會怪我……直說吧！」

漢哥拍拍大華的肩頭。「怎會呢？你有權不幹，我無權逼你。」

大華透口氣，感激地看了漢哥一眼。

阿輝忽然開口道：「漢哥，你意思怎樣？」

漢哥眨眨眼。「若你們不幹，我一個人也幹不成。」

「漢哥，你幹我也幹！」阿輝道：「到外面去，身邊多點錢，比較心定。」

阿和也道：「我也幹。」

阿耀跟章仔互相看了一眼，同聲道：「既然輝記跟阿和都幹，我們也幹。」

漢哥掃了五人一眼。「你們都想清楚了，我答覆老細威，你們便不能反悔。」

「漢哥，只要你不反悔，我們絕不反悔！」章仔四人同聲道。

大華見六人中，只有他一人不幹，忽然生出一個不能「執輸」的念頭，忙道：「漢哥，你們五個都幹，我一個人不幹，似乎有點……不夠義氣……」

漢哥正色道：「大華，你也知道，不是去玩，若你不想幹，我們不會怪你，千萬別抱着『柴娃娃』(隨和湊熱鬧)的想法。」

「漢哥，我不是『柴娃娃』！」大華急急道：「我們六個一向合作無間，怎能夠少了我，就讓我們六個人再幹最後一次。」

「大華，千萬別勉强啊！」漢哥道。

「我心甘情願，絕不後悔！」大華發誓般道。

「既然我們六個人都幹，好！我去回覆大哥威！」漢哥說完，馬上往外走。

* * *

吃過晚飯後，大哥威又帶漢哥

六人去大豪客夜總會去玩。

快要離開的時候，大哥威的手提大哥大電話忽然响起來，拿着電話的麥奇忙將電話放在耳上：「喂」了一聲，聽完電話中傳來的一句話，馬上將電話遞給大哥威。

大哥威接過電話，偎在他身上的那個舞小姐立刻識趣地起身走開。

大哥威邊聽電話，邊不時嗯嗯出聲，最後說了一句：「若再有消息，再打電話給我。」便收了綫。

大哥威將手提電話遞回給麥奇，大哥威對那九個坐枱的小姐道：「快去換衣服，全部買街鐘，一起去宵夜。」

九個小姐連聲對大哥威說「多謝」，馬上起身去換衣服。

待那些小姐走出房外，大哥威附耳對漢哥道：「剛才收到消息，那帮越南佬一共四人，於兩日後，亦即是星期日乘飛機去南美洲。」

漢哥道：「消息準確？」

「絕對準確，」大哥威道：「我還收到『風』，那帮越南佬乘搭下午四時三十分的班機離開，我會派人去查清楚，是那一間航空公司的班機。」

「你想我們在甚麼地方下手？」

「機場。」

「機場？」漢哥失聲道：「那裏不容易脫身，聽說自從一年或是兩年前，恐怖分子襲擊美國那個甚麼機場後，這裏的機場已加强了保安。」

大哥威道：「漢哥，我不是要你們在機場內殺人，是在機場外——亦即是機場大樓停車處，那帮越南佬定會乘車去機場的，你們就在停車的地方附近等着，待他們下車的時候，下手殺他們，然後坐上接應的車子迅速離去。這是初步構思，每一個步驟及細節，我們再詳細商量，務必做到萬無一失。」

漢哥道：「我想到機場去實地視察一下環境。」

「沒問題，」大哥威道：「明天我派麥奇帶你們去。」

說到這裡，那些小姐已換過衣服走來，大哥威向漢哥眨眨眼。

「今晚盡情快活！」

漢哥他們帶了那些小姐外出後，下半晚確是快活過神仙，在一間純粹租房的別墅內，他們都各自擁着一個小姐進入房間。

* * *

星期日。

漢哥他們準備出發去機場。

駕駛車子的，仍然是阿輝與阿和。

兩人早已察看過那條逃走的路綫。

臨上車前，阿耀問章仔。「你殺過人嗎？」

章仔搖搖頭。

「你不驚？」阿耀問。

「有一點。」章仔道：「你呢？」

「當然驚，」阿耀道：「殺人不同打劫金舖，若是能讓我再選擇，我會選不幹。」

章仔吸口氣。「阿耀，無論怎樣，你也要頂硬上(照做)，這是最後一次，千萬不能出錯，若如此我們便去不成烏拉圭！」

阿耀用力吸兩口氣，搥搥胸。「放心吧，為了自己，也為了你們，我會頂硬上的。」

漢哥走過去，看了兩人一眼。「有點緊張？」

章仔跟阿耀點點頭。

漢哥拍拍兩人的肩頭。「放鬆點，盡量不要去想……那回事，當作去做一件很普通的事，心情就自然而然地不再緊張，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前途與命都掌握在我們手上，萬萬不能出錯，知道嗎？」

章仔跟阿耀點點頭。

「別綳着臉，」漢哥朝兩人咧嘴笑笑：「要笑！從這一刹起，盡想些開心快樂的事情，包你們不會再緊張。」

兩人有點不自然地牽唇一笑。

* * *

他們在三時前已抵達機場。

他們都帶了「行李」。

下車後，搬下「行李」，大哥威的行李最多，找了一輛機場特備的手推車，將三件行李搬上車，推入機場大樓的門內，停在門邊一張枱前，跟阿耀大聲說起話來。

兩人談說時下最熱門的話題：移民。

漢哥扮作準備移民，到外國去探路，即將乘機離去的人，而阿耀則扮成來送機的——漢哥的朋友。

兩人都扮得很像，起碼，沒有甚麼人對他倆特別注意。

大華跟章仔則身穿畢挺西裝，手提公文箱，一個名牌眞皮手提袋，看上去，兩人十足大公司高級行政人員，在停車處附近走動，不時看一下手上的腕表，裝出心焦等人的樣子。

四個人在等待着。

三點三十七分，一輛計程車駛到停車處，停下來，車門推開，從後座走出一人，接着，走下第二個人。

正在說話的漢哥及阿耀兩人早已看到那輛計程車，一眼看到從計程車內走出來的第一人正是他們要等待的目標，兩人立刻急急推着行李車往外走，漢哥並揚手向那輛計程車高聲叫：「Taxi！」

他說的是英文。

呼叫中，他不但瞥到兩個下了車的「目標」警覺地向他望去，還瞥到另一邊的大華跟章仔快步走過來。

首先下車的兩人是阿阮跟黑毛，跟着是坐在車頭的阿南，而那個「肥佬」文庭亦推開另一邊的車門下車。

他們在漢哥兩人推着的行李車急急走過去的時候，出於本能，警惕地向漢哥兩人打量一眼，黑毛更伸手入衣服內，後來看到是兩個陌生的人，一副急着乘計程車離去的樣子，他們才放下心，各自提着一個手提旅行袋，往機場大樓走去。

不過，他們馬上便發覺快步向他們那邊走來的大華、章仔兩人。

他們馬上警惕地向快步走過來的章仔兩人望去。

漢哥跟阿耀就在那刹那異常快速的手法從身上拔出槍來，向阿南三人連開數槍。

三人警覺的時候，已中槍倒下，但仍企圖從身上拔槍還擊。

可是，只有黑毛能夠拔出槍來，不過，他沒有機會開槍還擊，一顆槍彈射在他的頭上，頓時喪生。

漢哥跟阿耀邊衝過去，也繼續向經已中槍倒地的阿南三人開槍射擊，受驚的計程車司機驚惶中急忙一踏油門，車子呼地一聲衝出去，「砰」一聲撞在前面不遠處的一輛私家房車車尾，房車被撞得往前衝！

計程車司機畢竟經驗豐富，技術了得，於車子撞停下來的刹那，立刻急扭軚盤，車子斜斜地急駛開去，接將軚盤扭回，車身急擺了一下，往前箭一樣飛馳。

而在計程車往前衝的刹那，肥佬文庭亦中槍倒下。

他是被快步走過去的大華跟章仔開槍擊中的，起碼中了三槍，跌倒在地上。

槍聲一响，停車處附近的人大驚失色，雞飛狗走，就連機場大樓的人亦慌亂地急急躲避。

駐守在機場內的警方人員紛紛向槍聲响起的地方——停車處奔去。

漢哥四人已先後衝到被擊倒的阿南四人身前，搶去四人的手提旅行袋，往前面半人高的圍牆跑去。

原來，停車處是二樓平台，圍牆下面是地面。

漢哥四人跑到圍牆前，往下張望一眼，立刻將手上的旅行袋拋下去，跟着越過圍牆，向下跳。

下面是一個貨運處，停着幾輛大貨車，漢哥四人並不是跳落地上，而是跳落兩輛貨車的車身上，比跳落地上的距離高一截，不會那樣容易跌傷。

事實上，他們很輕巧地跳落貨車斗內，立刻各自抓起一個旅行袋，跳落地上。

一輛中型貨車即時駛到，漢哥與章仔立刻跳上車頭駕駛室，大華跟阿耀則跳上車廂，駕車的阿輝將車子往前駛去。

幾個機場特警這時才跑到停車處，看到倒在地上的四個人滿身是血，忙跑過去察看。

「開槍的匪徒躲落下面！」躲匿的人中，有人向那幾個特警大叫。

幾個特警中，有三個往圍牆跑去，另外三個則察看中槍倒在地的阿南四人。

三個持槍跑到圍牆前探頭下望，沒有看到人，只聽到一陣汽車急駛聲。

互相看到一眼，三個特警跨上圍牆，跳下去。

跳落貨車斗上，三個特警瞥到一輛貨車已駛到貨運處的出口，其中一個特警急不迭抬槍向那一輛貨車射擊！

那輛貨車的車斗是櫃箱型的，槍彈射在鐵板造的車廂板上，濺出一陣火花。

貨車於槍聲中，一下子駛出貨運處的出口。

三個特警中有兩個跳下車，從出口處跑去，第三個在車斗上用隨身帶備的無綫電通話器向上司報告。

* * *

阿輝駕着車飛馳出機場範圍，往前直駛。

一輛警車响着急促的警號，從機場駛出來，追着漢哥他們乘坐的那輛貨車，沿途的車輛紛紛逃避。

貨車飛馳到一個路口處，不管亮着的是紅燈，急轉入左邊一條馬路，嚇得那條路上的駕車者慌不迭左閃右避，本來行駛有序的車龍亂了套！

貨車左搖右擺，擦過一輛房車的車身，有如一頭癲馬般往前飛馳。

後面那輛警車緊追着。

未幾，另一輛警車加入追逐。

阿輝的駕駛技術確是了得，沿途飛馳，逢車過車，雖然驚險百出，卻沒有發生事故。

貨車終於轉入一條單行路的橫路。

那條橫路只有兩條行車綫，實則只有一條，因為另一條行車綫停滿大小各類車輛，其中大多是貨車。

原來，那條行車綫可以停車上落貨物。

漢哥等人乘坐的那輛貨車才轉入那條橫路內，停放在橫路口內的一輛貨車便飛快地倒退開來，車身一横，將那段路面截住，後來的車輛不准進入。

駕駛室的車門推開，跳下一個人來——阿和！

看來，漢哥他們這一次又故技重施(連環截劫金舖時，他們也是

用這一招橫車堵截追兵)！以車輛攔截追兵。

漢哥他們乘坐的貨車在不遠處停下來，五人飛快地跳下來，跑回一輛黑色客貨車。

阿和經已跑到那輛貨車前，拉開車門，就在這時，前面不遠處有兩個巡警，喝叫：「站住！」

快跑到車前的漢哥聞聲抬槍向那個巡警連開兩槍。

兩個巡警慌不迭閃避，拔出佩槍，開槍還擊！

阿和已跳上駕駛座。

漢哥亦已跑到車前，貼着車身，向那兩個警察射擊，掩護大華等人。

大華跟章仔、阿耀邊跑邊開槍向兩個巡警射擊，一時間槍聲砰砰，嚇得附近的途人躲避不迭，店舖紛紛關門，免得被流彈射中。

大華已跳上車，章仔跟着，阿耀却忽然呼叫一聲，撲倒在地上。

跟在他後面的阿輝立刻將他拉起來，送上車，緊接着跳上車內。

漢哥在阿耀中槍的刹那，猛地反身向被貨車堵截住的路口那邊開了三槍。

大華亦在車上向路口那邊開槍射擊。

原來，路口那邊有警員向他們開槍射擊，阿耀就是被那邊射來的槍射中的。

在路口那邊出現的警員，是從一輛飛馳而來的警車上跳下來的。

路口那邊的警員立時被漢哥他們的槍火壓住。

漢哥即時跳上車，疾喝一聲：「開車！」

阿和即時開動車子，往前急衝。

他們只有前面一條去路。

前面的兩個巡警不住向他們那輛車子開槍射擊，企圖將他們截停下來。

坐在駕駛座旁的漢哥已換上一支點三七手槍，自車窗上不停向外射擊。

「噗」的一聲，一顆槍彈擊穿車頭擋風玻璃，從漢哥跟阿和兩人的空隙間射過。

那刹那，漢哥連發四槍，將一個巡警逼得緊縮在大厦門口的牆角後，無法開槍射擊。

另一個巡警由於子彈射光，只好乾瞪眼，看着那輛客貨車飛馳而過。

那條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全躲避起來，亦沒有一輛車子行駛，全避停到馬路邊，阿和駕駛着車子，全無阻擋地高速向前飛馳。

駛到前面的路口了。

只要駛出路口，他們就有機會逃脫。

驀地，一輛警車出現在路口前——飛馳而至，戛然停下來，將路口堵住。

阿和倒吸一口氣，變色道：「漢哥，怎辦？」

漢哥咬着牙，睜着雙眼，喝道：「衝出去！」

阿和一點頭，用力地嗯了一聲，踏盡油門，全速向停在路口的警車衝去！

才跳下警車的警員瞥到「匪徒」駕駛的車子全速衝來，大吃一驚，沒料到賊車會不顧一切衝來，嚇得慌不迭走避，並急急向賊車開槍射擊。

阿和用力咬着牙，在快要跟警車撞上的刹那，敏捷地驟然一扭軚盤，車頭陡地一歪，本來直衝的，變成斜衝向警車的車頭。

只聽「砰」然一聲大響，車子斜撞在警車的車頭側面，將警車撞得斜翻開去。

賊車也被撞得一震，斜跳開去，衝上行人道，向一家店舖衝去。

猛烈顛簸的阿和不愧是賽車好手，千鈞一髮間，仍然來得及猛扭軚盤，車頭猛地向外一拐，車子擦着那家店舖的門前衝過，自行人道上一頭衝出路口外面，接着一個急促的半拐，沿着行車道往前飛馳。

閃避開去的警員向賊車急急開槍射擊。

車上的大華等人沒有還擊，而是從車窗內扔下一個手提袋。

手提袋就落在撞翻的警車旁邊的地上，嚇得伏在附近地上的警員大驚失色，顧不了阻止賊車逃去，慌不迭四下往外竄避。

他們恐怕那個從賊車內擲出來的旅行袋內，藏有炸彈。

怪不得那些警員「草木皆兵」的，事實上，曾經發生過匪徒使用自製的手榴彈，阻截警方人員的追捕。

若那個手提袋內果眞藏有炸彈，爆炸開來，波及那輛警車的油箱，令到警車也着火爆炸，那情形會很驚人。

沒有發生爆炸。

換言之，那個手提旅行袋沒有炸彈。

待到那些警員回過神來，賊車已飛駛出老遠。

那些警員眼睜睜看着，只有乾瞪眼。

幸好，另一輛警車馳到，那些警員立刻指示那輛警車上的同僚火急追下去。

那輛警車火燒屁股般，向賊車追下去。

賊車內，大華等人已察看過阿耀的傷勢——左臂中了一槍，傷勢頗重，他們已將阿耀的傷口包紮起來。

他們的心頭都很沉重——擔心阿耀的傷勢。

阿耀忍着痛道：「大華，你們一定要救我……救我呀！我不想死……我要去烏拉圭……我好後悔……做這一次。」

章仔忙安慰他。「阿耀，別怕，你不會死的，我們看過你的傷口，並不重。我們是手足，一定會救你，我一定會跟你一起去烏拉圭，輝記，你說是不是？」

阿輝吸口氣，用力點一下頭。

「阿耀，我們不會扔下你去烏拉圭，要去一起去！」

「漢哥呢？我想見見漢哥，怎麼不見他？」阿耀目光亂轉，不時呻吟一聲。

「漢哥坐在前面，」大華道：「等一會到了安全的地方，你會看到漢哥，有甚麼話都可以跟他說。」

話未說完，車子發出一陣急促刺耳的磨擦聲，車身向外一擺，急促地轉入一個路口內。

原來，前面不遠處，有一輛警車飛馳而來，欲截住賊車。

漢哥坐直身子，吁口氣，對駕車的阿和道：「一定要擺脫那些警車，要不，我們便逃不脫。」

阿和用力點一下頭，將車子的速度加至極限。

可是，無論他們將車子開得多快，始終無法擺脫警車的追逐！

那警車就像會魔法般，神出鬼沒，四面八方地出現，阻截漢哥他們那輛賊車。

其實，警方是利用先進的通訊設備無綫電通訊工具，指揮並通知在全市各處的警方人手堵截追踪漢哥他們那輛賊車。

漢哥他們都很焦心、擔心。

* * *

車子飛馳到一個堆放了不少油桶的地盤前。

漢哥忽然靈機一觸，疾聲對阿和道：「將車子駛到那堆油桶的後面。」

阿和急忙扭軚，車子一個急拐，改變方向，衝上行人道，駛向堆放在地盤前面的那堆油桶。

車子在那堆油桶的後面停下來，漢哥首先跳下車，邊跑向車子的後側油箱的所在，邊大叫道：「大華，快下車！」恐大華他們聽不到，用手大力拍打車身。

阿和已跳下車，問漢哥：「漢哥，你想怎樣？」

漢哥邊擰開油箱蓋，邊道：「快看看油桶內是否有油！」

阿和忙去看那些油桶：「有些有，有些沒有。」

大華章仔阿輝已跳下車，漢哥馬上對他們道：「快將阿耀抬下車，背着他往地盤後面跑去。」

大華開口想問，漢哥揮手催促道：「快！等一會你們自會知道。」

大華三人急忙將阿耀抬下車，三人中，阿輝最高大健碩，背起阿耀便往地盤後面跑去。

章仔跟大華左右護着。

阿和已將一桶機油倒在地上。

漢哥亦已將一團「威士」塞入油箱內，然後抽出來，再將另一頭塞入油箱內，另一頭沾滿了汽油的「威士」則露前外面。

這時，一輛追踪着他們的警車已快駛到來，漢哥對阿和道：「快跑！」說話聲中，他已用打火機點着那團「威士」，立刻拔脚飛奔。

那團「威士」伸出油箱外約大半尺，着火後，迅速地燃燒起來，向油箱內蔓延。

漢哥跟阿和飛跑到地盤側面時，扭頭看一眼，那輛警車已衝上行人道，漢哥立刻反手向那堆油桶開了一槍。

「轟」一聲，那輛車子一刹那響起一聲爆炸，將槍聲淹沒，緊接着，是一連串的猛烈爆炸聲及四散炸飛的火團，油桶那地方變成一大片火海。

漢哥跟阿和被爆炸聲震得不由自主撲倒在地上，但馬上又竄起來，往前飛跑。

那輛警車在爆炸聲中急停下來，車上的警員慌不迭跳下來逃避，「轟」一聲，一個爆射開去的油箱擊在警車上，立時着火燃燒，跟着又是一團火球飛落警車上，接着，是一下「轟」然的爆炸聲，那輛警車爆炸起來。

那些警員急不迭撲落地上。

第二輛警車駛至，在行人道前停下來，車上的警員紛紛跳下車。

趴在地上的警員向趕來的同僚大叫：「匪徒往地盤後面逃去，快從另一邊過去追他們。」

跳下車的警員馬上跳回車上，駕車的警員立刻開動着車子，從另一邊繞向地盤後面。

第三輛警車未幾亦駛到，在第一輛警車的一個警長的指示下，跟着第二輛車子駛去的那條路駛去。

第一輛警車上的警員已在那名警長的命令下，繞過那大片火海追下去！

接下來，大批警方人員紛紛趕到，其中有配備自動步槍的衝鋒隊員。

警方這一次可謂大陣仗，據事後警方發言人透露，警方一共出動了一百多名警員搜捕漢哥那伙槍匪。

稍後，警方還出動一架軍方直升機參與搜索行動，稱得上是大行動。

* * *

地盤的後面，是一片樹叢密佈

的山崗，漢哥他們別無選擇，只好逃上山崗。

由於那片山崗樹林密佈，因此，漢哥他們逃上山崗後，便被茂密的樹林遮掩了，有如魚入大海，失了影踪。

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害！由於樹林茂密，令到他們走不快，而且比較吃力。

警方調派了數十名警員及藍帽子搜山。

由於在地上很難發現匪徒的踪跡，因此，警方才向上級要求，調派了一架軍方直升機參與搜索。

警方這一着果然奏效，直升機上的搜索人員終於在另一面的一個崗腰上，發現了漢哥他們的行踪，立刻以無綫電通知地面的警方指揮官。

負責這次搜索行動的，是一名總警司。

那位總警司馬上用無綫電通訊器下達了一連串的命令。

漢哥他們在直升機在空中出現時，便已發覺，他們利用茂密的樹林野草遮蔽住身形，往東外面逃去，令到直升機無法在短時間內發現他們的踪跡。

他們被直升機上的搜索人員發現，是因爲左右挾着阿耀的章仔跟阿和突然間被絆倒，自一棵樹下歪跌出去，章仔手上的槍恰好被陽光照射，反射出一道閃光，那麼巧，被機上用望遠鏡搜索的人員發覺了那道反射起來的金屬閃光，於是判斷漢哥他們在那個地方。

歪跌下去的三個人很快便爬起身，六個人繼續在樹林中穿行，往崗下走去。

突然間，漢哥顯得很辛苦，一下子坐在地上，急急從身上取出一小瓶葯水，打開瓶塞，倒出一粒葯丸在掌上，急忙往嘴上一塞，將那粒葯丸抛入口中，乾咽下去。

大華他們看到漢哥那樣，馬上停下來，關切地看着漢哥：「漢哥，你那裏不舒服？」大華着急地問。

漢哥吞下那粒葯丸後，閉上眼，長長呼吸了幾口氣，大約十分鐘，本來縮成一堆五官及臉皮逐漸鬆弛下來，大約十分鐘後，漢哥才緩緩張開眼來，吁口氣：「沒事，一點小毛病——很普通的血壓高。」

「好點了嗎？」章仔問。

漢哥笑笑：「好多了。」

「漢哥，要不是我受了傷，要你們扶着我走，你們早已走下去了……」阿耀帶哭道。

漢哥忙截住他的話：「阿耀，別這麼說！我們誰也沒有怪你，你是我們的手足，只要你還有一口氣，我們也會帶你走下去！你放心吧，我們一定可以脫身。」

阿輝接口道：「阿耀，我跟阿和、章仔一定會帶你去烏拉圭！」

阿耀感動得眼中含淚，說不出話來。

前後歇了約二十分鐘，漢哥深深吸口氣，站起來，揮手道：「我們走……」

大華道：「漢哥……再歇一會吧！」

漢哥搖搖頭：「大華，放心走吧，我眞的沒事。」當先向前走。

大華他們忙跟着走。

他們終於走下山崗。

這時，天色已開始入黑。

原來，已經是晚上六時十一分。

六個人躲在一叢密密的野草矮樹下，往前窺望了一會，前面那塊野地一點動靜也沒有，野地的另一面，是一條公路，距他們匿着的地方大約一百公尺。

只要走上公路，截停一輛車子，他們就可以逃脫。

公路上不少車輛在行駛。

他們必須爭取時間離開這裏，要不，自那面山崗上搜索過來的警方人搜到來，他們就不易逃脫了。

漢哥低聲地對大華五人道：「我先走出去，沒有甚麼情況，你們才走出來。」

大華想說甚麼，漢哥已竄起身，撥開草樹，往外走。

大華五人都緊張地看着漢哥的行動。

漢哥小心翼翼地走出草樹外面，步步爲營，往前走。

除了他自己的脚步聲外，沒有別的動靜。

漢哥透口氣，回身揮手，示意大華他們走出來。

大華五人立刻從草叢走出來。

五人才走出樹叢，陡地左側那面響起一聲厲喝：「放下槍站住，我們是警方人員。」

大華五人及在前面一步步走着的漢哥大吃一驚，莫不變色。

漢哥的反應最快，身子一矮的刹那，身形循聲側轉，往發出喝聲的地方開了兩槍。

那面即時響起一聲哼叫，跟着是一陣密集的槍聲響起。

漢哥於開槍的刹那，已撲倒下去，同時瞥到左側那面約二十公尺外的地方，赫然冒現出一伙警員，起碼有二十人以上，猛烈地向他們射擊。

接下來在跟警方的槍戰中，漢哥他們才弄明白那些警員匿伏的地方，是一條不到兩尺深的土溝，由於土坑上面長滿了又密又長的野草，加上那些警員在那之前，一定匿伏在溝中，才有可能發現。

漢哥於撲倒下去的刹那，陡發覺左腿上一麻一痛，知道中了槍，

咬牙忍着痛，滾到一棵樹下，向土溝下面狠狠地連開了三槍。

大華他們也有人受了傷。

那是阿耀跟大華。

阿耀的右肩近頭處，又中了一槍——子彈射穿了那地方的皮肉，大華則擦傷了手臂。

五個人撲伏在地上，大華跟章仔拚命向土溝中的警員開槍還擊。

「對面的人聽着，你們已被我們前堵住！逃不了，馬上棄械，舉高雙手站起來，要不，死路一條！」槍聲大作中，土溝的警方人員用手提擴聲器向漢哥他們呼叫。

漢哥他們沒有理會，繼續開槍還擊。

警方那面本來疏落了的槍火，頓時又猛烈起來。

漢哥開了幾槍後，突然往回急滾，滾回大華五人伏着的地方，急促地喘氣。

「漢哥，怎辦？」大華慌急地問。

漢哥正想說話，章仔驚叫道：「漢哥，你腿上受了傷。」

漢哥吸口氣，苦笑一下。「沒甚麼，你們快走，我掩護你們。」

大華應了一聲，跟着道：「漢哥，那不成，你不走，我們也不走。」

章仔、阿輝、阿和齊聲道：「我們不是那種人。」

漢哥發急地道：「我也想一起走，但這樣我們會一個也走不了，你們放心吧，我替你們擋住那班差佬，我一個人自有辦法擺脫他們，快走吧，再不走，待到後面的警察搜到了，我們一個也走不了。」

大華他們仍然猶疑。

後面的崗上，忽然响起一陣吆喝聲。

漢哥應聲道：「上面的差佬已快搜到來，你們不是想大家死在一起吧！」

大華他們才下定決心。「漢哥，你一定要回來，我等着跟你一起回大陸！」

漢哥揮揮手：「快走吧，說不定，我比你們先回去那裏。」

就在說話間，那面的警員已分成兩批，一批開槍掩護，另一批向漢哥他們那裏竄去。

漢哥跟大華、阿輝忙一串槍火射過去，總算壓迫住他們竄過來的那批警員。

大華、章仔向漢哥說一聲：「小心啊！」回身往回竄爬。

阿輝與阿和拉着阿耀往回爬。

一直陷於昏迷中的阿耀突然張開眼，清醒過來。「放下我，阿輝，將槍還給我，我要留下來，跟漢哥掩護你們走。」

阿輝道：「你若是留下，不但走不脫，還會連累漢哥也走不脫。」

阿耀道：「我沒有打算能夠脫身，我留下來，是想幫漢哥脫身，這個時候，你們若是帶着我，那會一個也走不脫！我既然走不了，何必連累你們，我被他們捉住，大不了坐十年八年監，只要你們將來還記得我，坐幾年監算得了甚麼。」

大華他們還想說甚麼，阿耀已伸手一把拿過阿輝手上的槍。「你們快走啊，再不走就走不了。」說完，忍痛爬轉身，向土溝那邊的警方人員開槍射擊。

漢哥忽然扭頭對大華四人道：「就讓阿耀留下來跟我一起吧，這個時候能走一個是一個，是否能走脫得了，要看你們的運氣。」

大華四人不再猶疑，竄回樹叢中，急急溜竄。

上面的警方人員這時已落到崗腰下，並向漢哥阿耀兩人匿伏的地方射擊。

漢哥並沒有理會從崗上掩下來的警方人員，只是全神對付土溝那面的警方人員，盡力不讓他們竄逼過來，而他也不再胡亂開槍，以點射來阻遏警方人員的追逼，憑他的槍法，他做到了。

阿耀有樣學樣，沉住氣，覷到前面有警員竄撲前來便對之開槍射擊，倒也能夠阻遏警方人員的進逼，替大華四人爭取到時間。

崗腰上的警方人員已衝到崗脚下，距漢哥兩人匿伏的地方不到三十公尺。

兩方面的警方人員以無綫電話器聯絡過後，突然間集中火力，前後夾攻，向漢哥、阿耀兩人射擊！

漢哥跟阿耀咬着牙拚命還擊。

阿耀的腿上又挨了一槍。

漢哥身上連中兩槍，呻吟一聲，將子彈射光，跟着忍痛奮力爬向阿耀那邊，身上又中了一槍，仍然拚盡力氣爬到阿耀的身前。「阿耀……你還走得了嗎？」

阿耀看到漢哥身上滿是血，搖頭啞聲道：「漢哥，我替你包紮傷口……」

漢哥道：「我不行了，你還年輕，不要死，讓我爬在你身上替你擋住……槍彈……」

阿耀急急道：「漢哥，那不成，我不要讓你去死，我可以活下去。」

漢哥連連喘氣。「阿耀……你是我……找來……我有責任……讓你……活着回去，其實……我今次就算死不了……也活不過今年……醫生說……我只有幾個月……命，我胸裏……生了一個腫瘤……惡性的，因爲這樣……我才……找你們……來這裏……再做一次，賺一筆錢給老婆兒女……我死後……他們……活得好一點……」

「漢哥，你講大話，你騙我！」

阿耀不相信：「怎麼不見你說……」

漢哥經已有氣無力。「我連……老婆兒女也……瞞着……我在山上吃的葯……就是醫生給我……用來壓抑……頭痛的……特效葯……臨死做件好事……」突然間拚盡氣力，撲在阿耀的身上。

阿耀被漢哥那一壓，幾乎暈過去，由於他傷得很重，根本無氣力將漢哥從身上推翻下去，只好任由漢哥壓在他身上。

突然間，他清楚地聽到漢哥的身上發出「噗噗」兩下疾响，同時間漢哥的身體抽搐了兩下，發出一下像皮球洩氣的叫聲，便沒了動靜。

阿耀一顆心陡地緊縮起來，嘶叫一聲：「漢哥，漢哥！」

身上的漢哥寂然不動。

陡地，一陣恐懼襲上心頭，那是對死的恐懼，他拚盡氣力大叫：「不要開槍，不要開槍呀！我投降，我不想死呀！」將手上的槍扔出去。

起初，警方人員似乎沒有聽到他的呼叫，依然槍火如網，阿耀聽到「噗噗」的子彈射在漢哥身上的聲响，恐慌得他沒命的嘶叫。

大概警方人員終於聽到他的呼叫，槍聲突然間停下來，阿耀也支持不住，昏暈過去。

結果，警方捉到兩個人——一個死了的漢哥，一個昏暈過去，受了重傷的阿耀。

天已完全黑下來。

警方仍然在那一帶大舉搜索。因爲，據他們所知，仍有四個匪徒在逃。

＊　＊　＊

翌日，阿輝跟章仔在機場出現。

雖然機場停車處昨日發生駭人的槍殺事件，不過，機場內的氣氛跟平日一樣，沒有顯出緊張的氣氛。

阿輝跟章仔內心雖然緊張，但表面上却一副輕鬆自若的神色，往離境處走去。

那是因爲緊張的緣故。

每當看到巡警的出現或是從身邊走過，兩人都頓時心跳加速，幸好，巡邏的警員沒有查問他們。

兩人進入離境禁區。

出乎意料，兩人順利通過檢查，進入候機室。

兩人長長吁口氣，不過，仍未完全放下心來。

因爲，在未登上飛機，及起飛之前，他倆仍未算安全離開，仍有被捕的機會。

終於，兩人登上飛機，飛機準時起飛。

兩人如釋重負，癱在座椅上，兩手却緊緊互握。

他們逃脫了！

＊　＊　＊

殺了阿南的那伙越南佬，大哥威總算出了口氣，很高興。

可是，噩運緊接而至。

警方根據肥佬文庭身中三槍，竟然沒有死，以及阿耀的口供，拘捕大哥威及涉案之人。

幸好大哥威先一步「收到風」，躲藏起來。

他躲藏在××山莊多娜的香閨內。

他替自己及多娜弄到兩本護照，準備跟多娜遠走高飛——到東南亞一個國家，然後轉到加拿大作寓公，雙宿雙棲。

機票亦已準備好。

當然，少不了錢。

他躲到多娜香閨時，從住所帶走一筆價值三百多萬元的美金。

明天便登機。

那一晚，他在多娜身上花盡精力，倦極睡去。

待到他醒來的時候，發覺全身被綁綑得結結實實，多娜却穿着整齊，正在收拾衣物，大聲問道：「多娜，爲何綁着我？耍甚麼花樣？」

其實，他已想到怎麼回事。

多娜將最後一件衣物放入一個手提行李箱內，才對又驚又怒的大哥威鎮定地說道：「威哥，你那樣聰明，不會想不到吧！」頓了一下，又說道：「我要走！」

大哥威急道：「你想怎樣？」

多娜搖頭道：「我要離開你，我一直都想離開你，我忍受不了你將我當作一件玩物，我有自尊心的啊，我要做回一個人，不要永遠受你控制。」

「多娜，到了加拿大，我會跟你結婚，」大哥威急急道：「不會再限制你的自由。」

多娜冷冷道：「我不想跟你結婚，我根本就不喜歡你，一個可以回復自由的機會，我不會放棄，說句老實話，若跟你在一起，憑着你的勢力，我始終擺脫不了你的控制！還有，一個人擁有那筆錢總比兩個人擁有好多了。何況，那筆錢是你的，控制權自然在你手上，要花錢，肯定是伸手問你要！那比得上錢在自己手上，愛怎樣花就怎樣花！有了那筆錢，到了外國，我可以重新生活。」

「多娜，錢你拿去，你去那裏我也不管，只要你放了我！」大哥威口裏那樣說，心裏却狠狠地道：「衰女！只要你放了我，我要是放過你，不姓蔣。」

大哥威姓蔣，名威盛。

多娜咭咭笑了幾聲：「威哥，你以爲我是那種有身材，沒有頭腦的動物？我不會放你，我要報警，只要你被關入獄，我才會安全。」

「你報警？別忘記你是從大陸來的黑市居民，警方會將妳解回大陸。」

「威哥，你少替我擔心，」多娜輕鬆地笑道：「我不會跟警方見面的，我會在登機前，才致電警方，將你的所在說出來，待到警方趕來將你逮捕，我已經飛走了。」

「多娜，我不會放過你，無論你去到那裏，我也會對付你。」

多娜笑着搖搖頭：「威哥，別說狠話了，嚇不倒我的！」話落，從床頭櫃中拿起一瓶安眠葯，倒出三粒，再去拿了一杯水，逼大哥威服下三顆安眠葯，再用膠紙封住大哥威的嘴巴，然後再用床單，毛巾將大哥威固定在床上，才放心地吐口氣：「威哥，當你一覺醒來，已經落在警方手上，你安心睡一覺吧，我走了，拜拜！」

大哥威口不能言，只能夠恨怒地看着多娜施施然提着行李袋走出房間，聽着多娜的脚步聲消失在屋外……待到葯力發作，昏迷過去。

＊　＊　＊

警方接到一個神秘女子的電話，透露大哥威的所在。

警方接報後，由何健新高級督察帶隊趕去那個神秘女子舉報的地址，却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召來消防員，破門而入，赫然發現大哥威被人綑綁在床上，沉沉睡着，都感到驚奇不已。

大哥威就那樣栽在一個女人的手上，被警方捕獲。

阿和雖然逃過警方的緝捕，却在一次車禍中喪生。

至於大華，既沒有返回大陸，亦沒有被警方捕獲，也沒有留下來，總之，他失了踪，生死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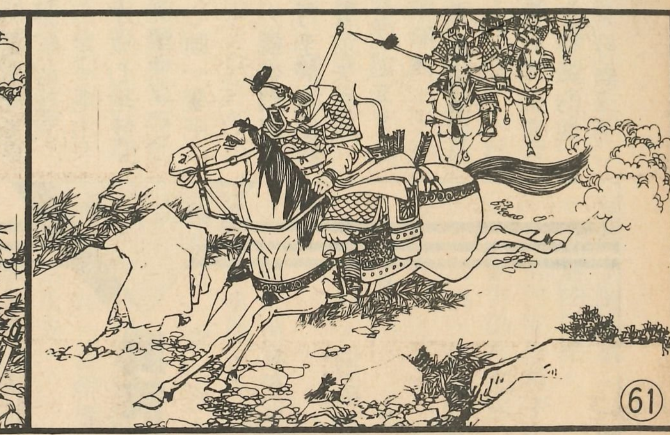
日子依舊過去，罪案也依舊發生，警方也依舊努力撲滅罪案，當然，並不是每一件罪案都能夠偵破，就如世上的人那樣，有幸，亦有不幸。

（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六

江東橋（三）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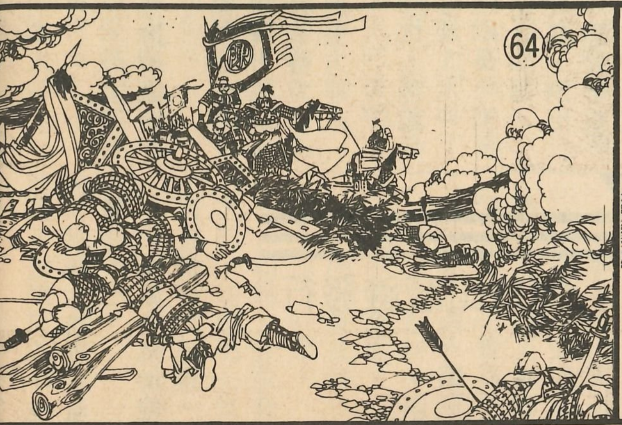
61　雙方鬥了一會兒，張定邊漸漸力怯，撥馬回逃。



62　康茂才乘勝引兵追殺，敵兵二萬餘人見陳友諒大敗，紛紛繳械投降。



63　陳友諒不敢戀戰，與張定邊領着剩下的七萬人馬突出重圍，沿着江岸狼狽逃跑。



64　陳友諒行至龍江，想駕船逃跑，可到江邊一看，船隻所剩無幾，士兵死傷無數。陳友諒向一個負傷的士兵問道：「船隻都到哪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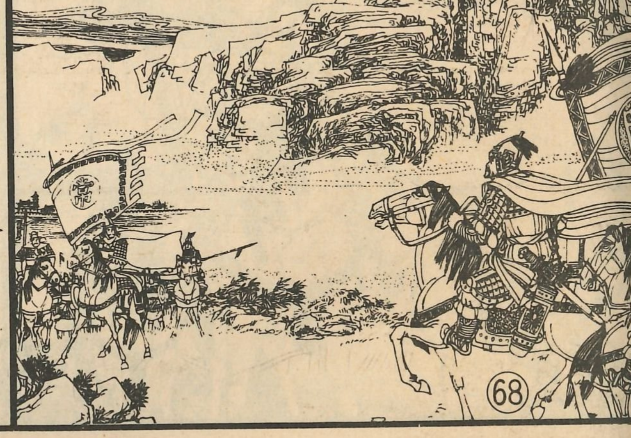
65　士兵抬起頭來，有氣無力地說：「李文忠率領人馬，已將所有戰艦焚掠殆盡！」說罷，頭一歪，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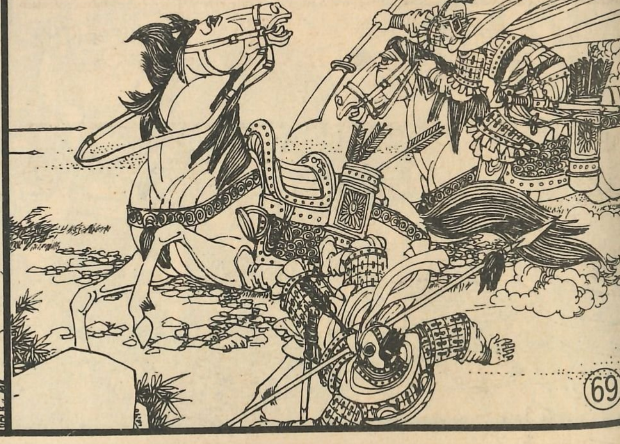
66　陳友諒捶胸頓足，狂叫道：「只恨當初沒聽張元帥的話，竟弄到如此地步！」說罷，就要拔劍自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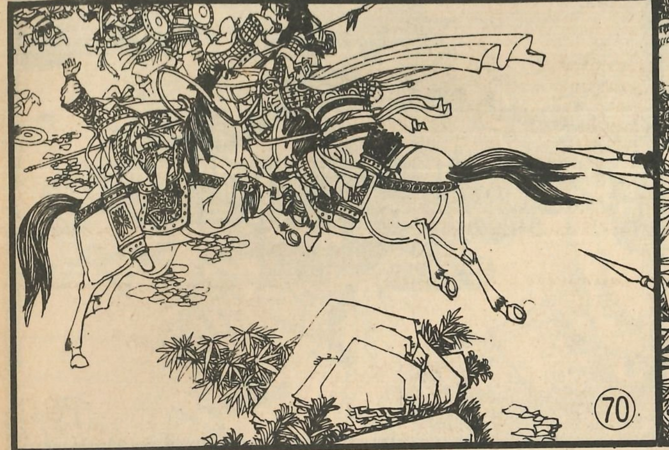
67　張定邊急忙抱住陳友諒，勸道：「大王何必如此！臣願您小忍一時，以圖日後之大計，尚為時不晚！」



68　陳友諒只得上馬，與張定邊往太平城進發。行至太平江邊，又見常遇春、張德勝等大將，在此阻截。兩軍相遇，立刻厮殺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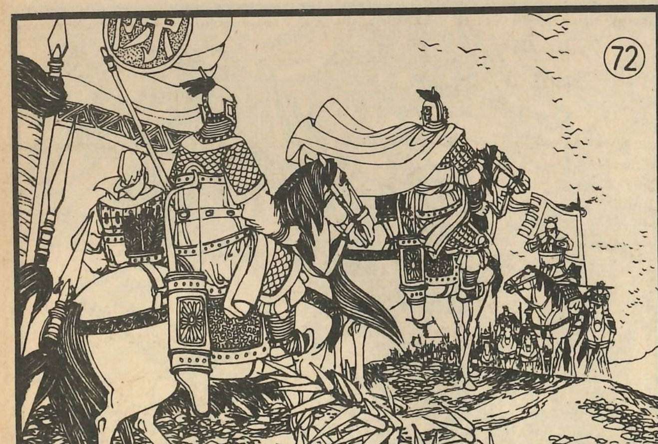
69　張德勝一馬當先衝入敵陣，不料身中一箭，倒地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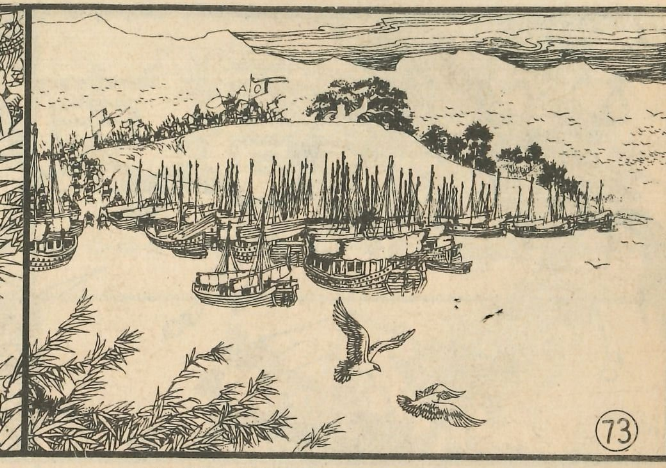
70　常遇春怒不可遏，手執大刀，將圍在身邊的兩個敵將砍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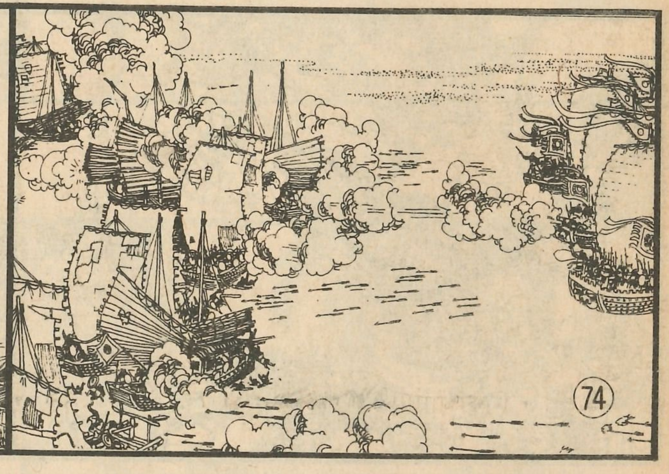
71　陳友諒不敢久戰，忙同張定邊引兵奪路而逃，但所到之處，無不受到伏兵的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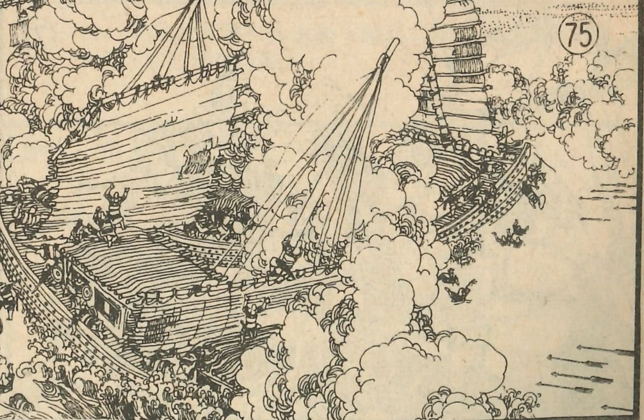
72　陳友諒逃了一陣，原來太平城也遭到朱元璋的襲擊，陳英杰見城難守也領兵出逃了。陳友諒只好先將人馬合併一處，再作計議。



73　陳友諒人馬好不容易行至采石磯，忽見二三百隻破船泊在岸邊，頓時大喜：「上天給我一綫生路。」說罷下令全軍，上船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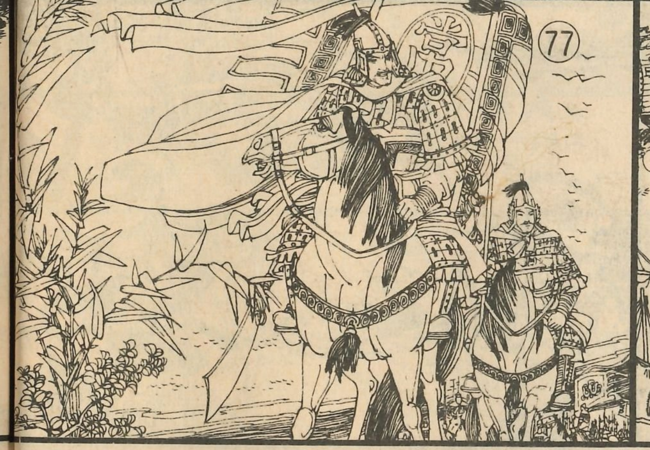
74　不料陳友諒人馬剛剛離開江岸，忽見常遇春率領水軍從江面上趕殺過來，頓時火炮、弓矢、噴筒，飛也似地向陳友諒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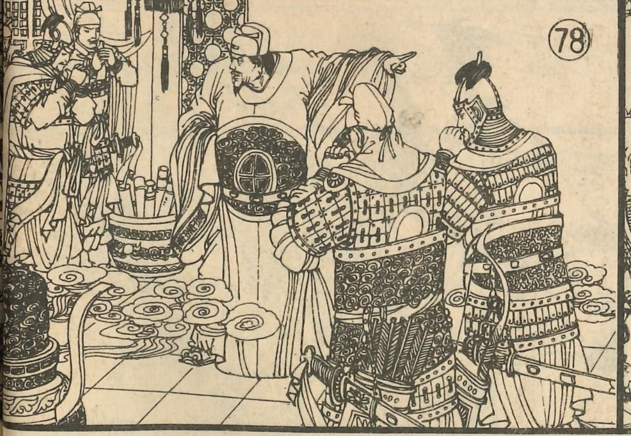
75　原來停放在岸邊的二百多隻破船，是朱元璋、劉伯溫事先安排好的。船剛開到江心，底倉便負重漏水，紛紛向江中沉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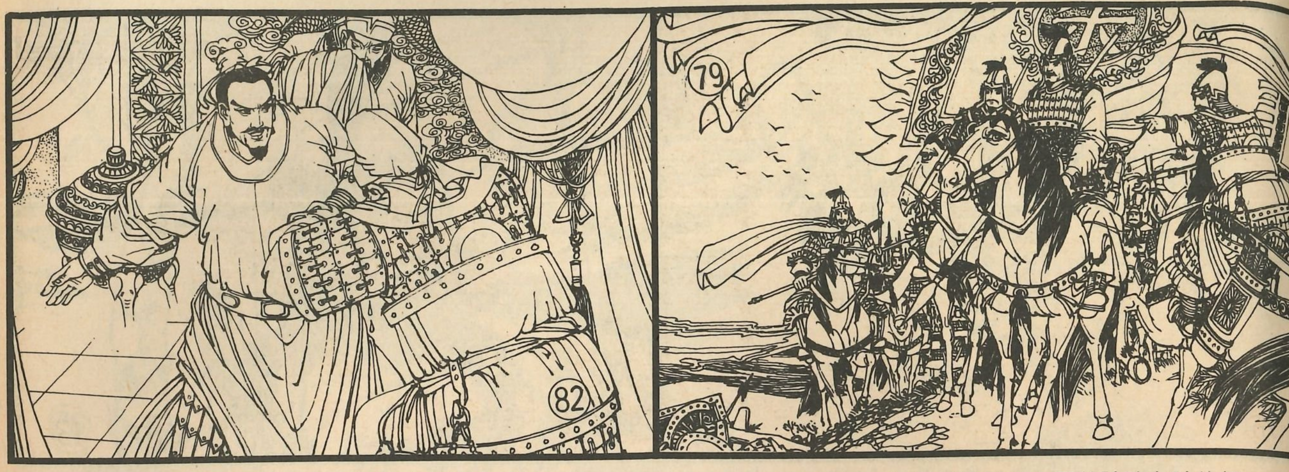
76　陳友諒見形勢危急，急忙與張定邊改乘一隻小船，在一部分侍衛的掩護下，偷偷地逃了出去，這才算保住了一條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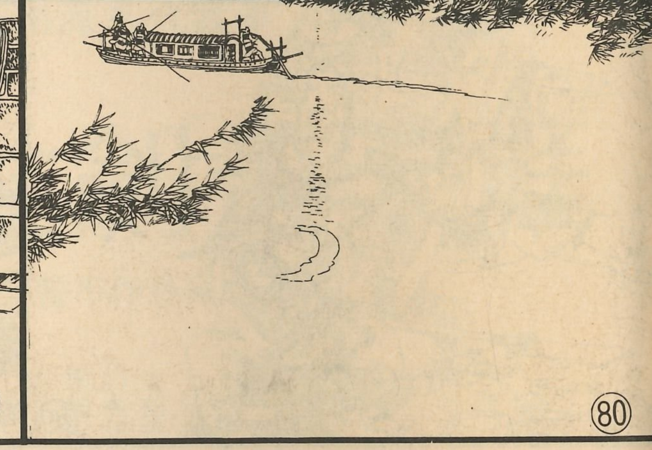
77　常遇春乘勝復取了太平城，引着大軍回金陵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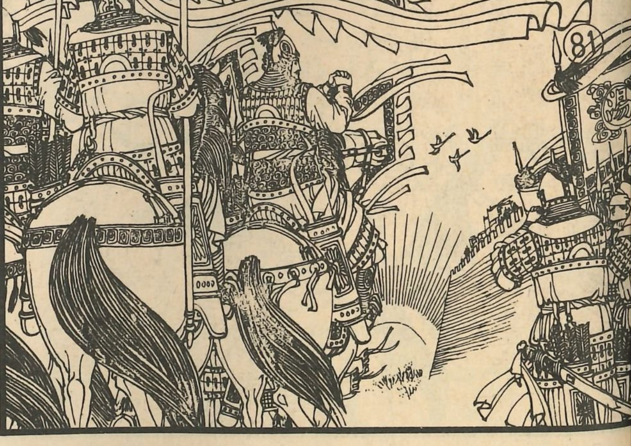
78　朱元璋打敗陳友諒，威震四方。乘機擴大勢力的張士誠嚇得惶恐不安，急忙加强戒備，力圖鞏固已得的地盤。



79　過了數日，朱元璋又親率大軍將被陳友諒佔領的安慶收復回來，並把陳友諒人馬一直追到江州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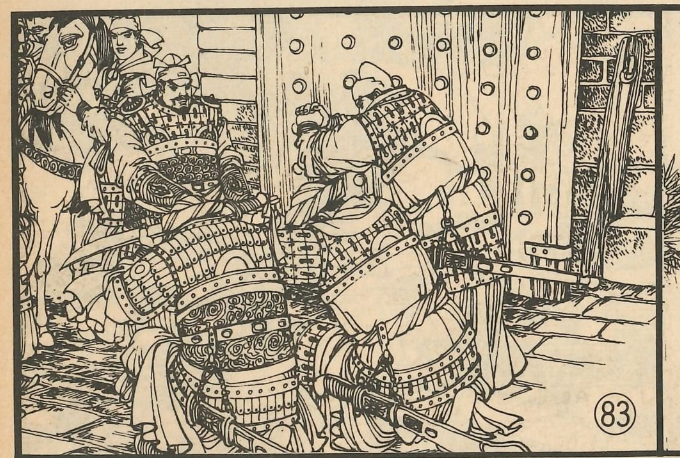


80　這日，朱元璋命令各路兵馬人不卸甲，馬不停蹄，即刻從四面攻打江州，急得陳友諒手足無措，連夜帶着妻子兒女，向武昌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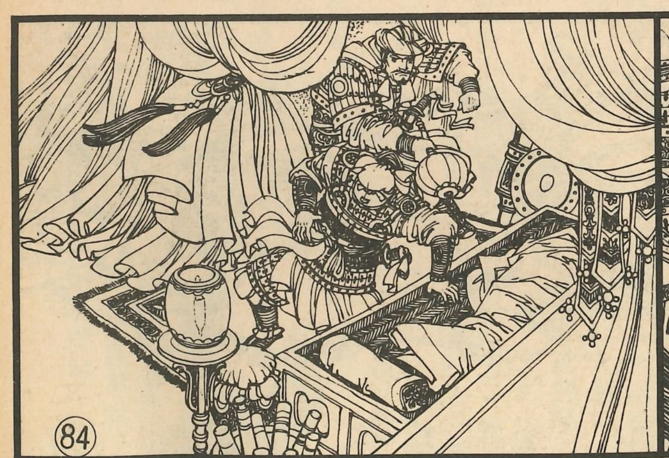


81　朱元璋攻克了江州，便派鄧愈等人鎮守，自己則率領大隊人馬回金陵去了。

82　朱元璋回到金陵不久，忽從金華傳來噩耗，說胡大海被刺身亡。朱元璋聽罷大驚，忙問詳情，那人已泣不成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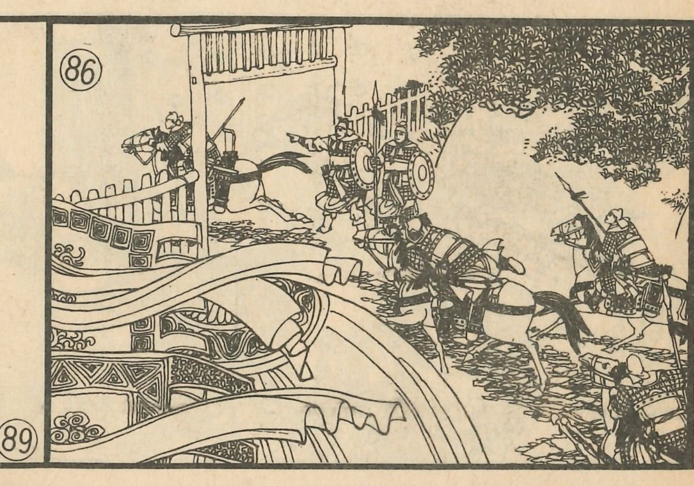
83　原來胡大海率兵攻克了金華，守城的苗將蔣英、劉震、李福等歸降胡大海。胡大海對他們格外重用，一一留在身邊，作爲侍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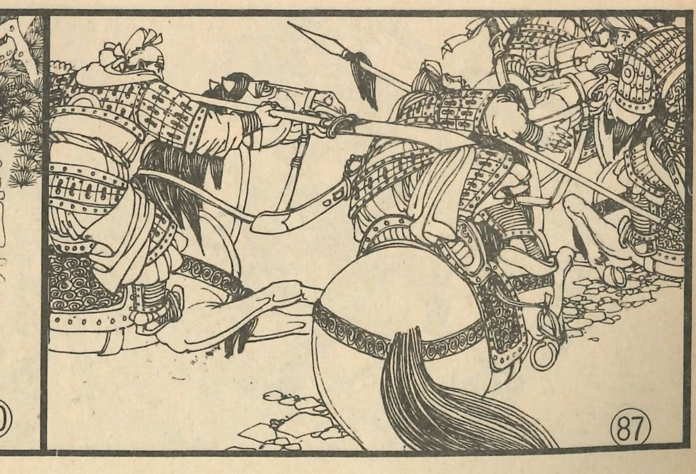
84　誰知這幾人全是詐降。一日，胡大海正要入帳歇息，不料蔣英從背後用鐵錘擊中大海的頭部，頓時腦漿迸出，死於非命。



85　蔣英殺死胡大海後，急忙與劉震、李福飛馬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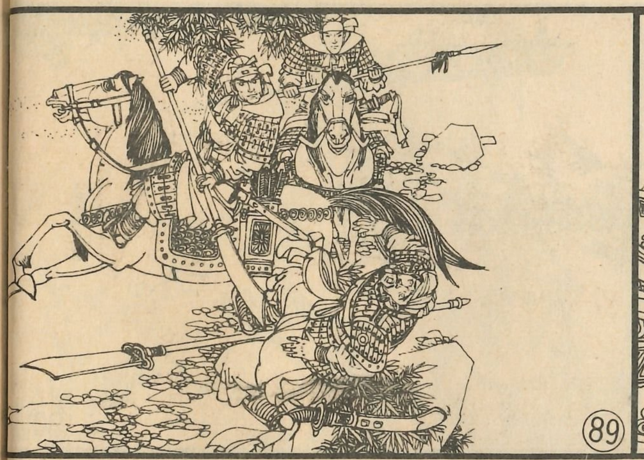
86　胡大海的兒子胡德濟聞訊，立刻率領兵馬追捕凶手，爲父報仇。



87　行約數里，胡德濟追上了劉震、蔣英和李福。三賊見無去路，調轉馬頭冒死殺來。胡德濟眼疾手快，一刀砍去，把李福攔腰砍作兩段。



88　劉震正待持槍刺去，忽聽胡德濟大吼一聲：「賊奴休走！」嚇得劉震連人帶馬跌入深谷，頓時斃命。



89　蔣英見此情景，連忙下馬投降。胡德濟說：「殺我父親，正是你這賊子，現在不將你殺掉，還待何時！」一刀下來，將蔣英的腦袋削落在地。



90　朱元璋聽罷，悲痛萬分，即令胡德濟繼承父職，並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鄱陽湖大戰》。

（本段完）

湖海恩仇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仗劍走天涯

國破家何在　誓不作愚民

「朋友，請留步！」

在漫天風雪的深夜，別說是人，連狗也不會出門，犬吠着吠聲，却有人在呼叱，當然，應該有個被稱呼爲朋友的，在走夜路……

原來，這裡是個曠野！難怪沒有狗，事實上，沒村沒舍的，誰養狗？可是，那會有人趕路，阻路的。

人，還算不少，有那麼七八個，他們是屬於阻路的，至於趕路的，只有一個，一個形如伕役的壯漢，在雪光反映下，應該可以看清人的模樣，只是風雪交加，人就變得模糊不清，不過，在相對照面之下，至少還不至認錯人。

「朋友，你姓赫連？」

那壯漢不言不語，不理不睬。

「一路來，你已傷了不少人了。」

「我不想的，我也不喜歡被人盤問！」

「樹敵太多，一路荊棘，朋友，我代你擔心！」

「……本來就是遍地荊棘，處處不平，我也理不了這許多……才一個月，唉……」他嘆了一口氣，比風雪更冷、更陰、更有股說不出的肅煞之氣。

「令正，令郎又待如何？」

「我會找，找得到，是他倆的造化，找不到，哈……我會對得住他們。我之所以不殺人，就是說：我依稀，不……我只是當我妻兒尚活在人間，否則，人，本就難逃一死，不過，我會殺人，然後，被殺！」

「交出劍譜，你我大家方便。」

「不交出呢？」

「這就會令閣下終生處於腥風血雨之中，這又何苦呢？其實閣下並非低下輩，何苦自甘下賤，至少，家主人對閣下萬分敬佩，如果你肯低首下氣，不，或者說，婉以攀交，那……非但你家人無恙，並且，這以後，哈……有享不盡的清福，說不盡的好處……」

「唉！若不看你年已老邁，我早已出劍，這樣的話，我已聽了十幾次，有本領，叫你主子出來見我，否則，請閃開，別阻我去路。」

「好小子，眞狂得可以，你以爲你那劍法，眞的是天下無敵？」老人身後傳來一陣叱罵，語音未畢，就是一條人影竄出，身法如風吹弱柳，不過，花式美觀……

「赫連朋友，這位是南宮覃大先生，我先洩個底，南宮覃家，劍術世家，十三路仙女劍法，舉世無雙，你倆可多親近親近……」

姓赫連的壯漢，他苦笑了笑道：「閣下姓覃？」

「南宮覃家，你得聽介紹，江湖上有幾個不知？」

「……我實在沒有聽說過。」

「你好狂，」覃大先生火大了。

其實，是他錯了，事實如此，這位姓赫連的朋友，你以爲他是江湖道的，那可是大大的錯了，實實在在，他只是個別懷心事的鄉下人。他伏劍出門，他唯求的是，圖口茶飯不缺，免令妻兒受苦，如此而已，但是，他失望了，他心灰意冷。

他實在不想伏武功搏個家肥屋潤，咬一咬牙，他唯求當一輩馬伕、雜役，可惜，他又錯了。他的劍法是傳開了，他想當馬伕也不成了，漸漸地，引起江湖上的糾紛，他走，因爲，他已看出來了，人，做慣了亡國奴，比不顧廉恥的人，更沒心沒肺。爲了一碗飯，唉……甚麼身份、體面、道德、廉恥，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比被人殘酷打死的琴師更不如，也不必說爲求清白而一死了事的歌伎。這外貌看來似乎道貌岸然，神聖不可侵犯的江湖尊者，武林名宿，簡直是狗彘不如，人頭畜鳴的走狗，倀虎而已。

他明白妻兒被劫，他也到過家中，他也看到了被搗亂的一切，他苦笑了笑道：「是你們逼我出門，當然，你們被飢餓所逼，所嚇怕了，而今，你們失了踪，我，我又清醒過來了，惠兒，何必作亡國奴，你或者不會明白，亡國奴是得受懲罰，受屈辱，甚至於你想忍辱偷生也辦不到，主子們需要你死，你……就得乖乖地去死，不准反抗，不准呼叫，不准……」

他走了，從此，他開始流浪，其實，他明白他始終無法脫出這個主子的監視，他也希望，終有一日，他會找到妻兒的下落，當然，不一定活，即使是死，他也希望得到個確實消息。

至於目前，這個自名覃大先生的劍客，他碰見過幾個，他不理會這些。本來，就是這樣一件事，如果，你勝了，走你的路，再碰見另一批的阻路客，輸了，那麼，這就是你的歸宿。不過，在臨死前，他一定會叫一聲：「我不是亡國奴！」如此而已！

就因爲這樣，當覃大先生用萬分怨毒的眼光注視他時，他苦笑了笑，緩緩地抽出他的墨劍，後來，他的劍法越來越純熟，也越來越狠。

覃大先生因恨此人太狂妄，其實是錯誤的，因此，這一出手，就是仙女十三劍中的最陰狠、柔綿的洞幽招，看來輕飄飄，軟綿綿，可是，眞正大行家已可看出，這劍法之厲害，劍無聲，步無音，只見覃大先生身如御風，步如凌波，而長劍劍芒吞吐不定，却是點點圈住對手「靈門」十三大穴，更可震驚的是：這身步之配合，簡直宛如幽靈與仙神之混合，在曼妙的身法配合下，很厲害的劍法在美妙之步法帶動下展開，越是美妙，越是陰毒，仙女劍在江湖上極少出現，今夜算是讓這批人見識到了。

他們個個自愧不如，他們個個認定，對手如果是自己，至多十個回合，身上就得見血帶傷，甚或送命。

但是那壯漢又如何？可說得一聲活見鬼了，如此凌厲、陰狠的劍法，他却是熟視無睹，看來是這樣隨便，又是這樣輕描淡寫，有幾招幾乎是笨手拙腳的抵擋，可是，不論他隨便一招，就將覃大先生之劍招壓住，輕描的，封住了對手，淡寫的，束住了對手，隨手的一揮，覃大先生就得跳腳，拙腳的一擊，覃大先生就得迴身退避。

仙女劍根本爲這壯漢，招招截住在半路，換言之，壯漢這不知名的劍法，看來分明是仙女劍的尅星。覃大先生的劍招，是只出得一半，無一招用得舒暢、盡情，一招一式，不！有幾招祇施展得一半，或者是一出手，尚未展開已被封死。

鬥劍幾時有過這樣的場面，覃大先生爲南宮劍學名家的首席劍客，並且是內定的第三代掌門人，非但武功、劍法，高出同門一籌，至於學識淵博、見多識廣，更被推爲少輩中第一，今夜，雪野鬥劍，突然令他記起一件事來……

「住手！」覃大先生大叫停手了。

「我本不想出手！」語氣還是這樣冷漠，肅然的。

「你的劍法是那裡學來的？」

「有多少人問過這個可憐的問題？」

「不！我看得出來，你……你這套劍法，與本門有關連。」

「我不否認。」

「那你承認了？」

「我也不承認。」

「你以爲耍無賴就可以了？」

「我何必要耍無賴！」

「分明是我師祖的天羅劍訣，我問你，你從何處偷來，快將它交出來……」

「天羅劍訣，我未聽說過，請問令師祖呢？」

「憑你也配問？」

「好，我就不問。請閃開。」他想走了。

「你想走？那有這麼容易的事，與我站住，還我劍訣！」

「可憐，爲求爭奪一本劍訣，竟然胡言亂語起來。」

「放屁！」覃大先生可算是發了狂，劍走輕靈，一式化七，這一招，看來並不輕靈有緻，但是劍芒暴長，向壯漢的背後、肺前、心前、

膈前、膽前、脾前、胃前、肝前七大主穴點到，這是偸襲，並且，夾雜幾分陰險！

衆人尚未叫出聲，一陣叮叮輕響，一道墨虹，也不知這壯漢如何抖起，已將這仙女殺招，凌厲七擊化解個乾乾淨淨，覃大先生尚未定過神來，手一抖，還想伏劍追擊，嗆郎郎一陣響，看看清楚，手中只剩下了個劍柄，而自己的長劍竟然爲這墨劍連環七招、不知他如何使勁用力，竟將自己長劍斷爲七節，再看一看清，覃大先生不禁目瞪口呆，出手人之神奇，簡直駭人聽聞。

這是甚麼劍法，師祖之天羅劍訣，據前人傳說，並無這樣詭異的招數啊！他呆住了，可是，那邊另外幾個人，却阻止了壯漢的出手，覃大先生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憑你們也對付得這個劍客？做夢了，不過，這是甚麼劍法，這是甚麼劍法？」

可憐這個南宮劍術世家，覃大先生竟然爲了這劍法名稱怔在當地，苦苦思索。風雪亂飛，有幾聲慘厲呼叫聲傳入了他的耳中，這才令他有所驚醒，他自己也不明白，那會這樣的失神，循聲一望，一怔，那壯漢的身影尚在前邊，不過，已走出好遠，好遠了。

而地上有坐的、卧的、斜倚的，總之，七零八落，全是自己的同件，分明已受了傷，來回詳細的看了一遍，發現七人，傷是無一倖免，不過，有輕有重，並且，全爲劍尖點中穴道，穴之正中，此人劍法經已駭人，這個借劍打穴的功夫，認穴之狠準，任覃大先生也是使劍的大行家，更是擅長打穴、認穴的老手，看到這裡，不禁也頹然一聲長嘆，今生今世，是無法追得上了，連一半也追不上啊！

* * *

是春冷時分，本來是瑞雪兆豐年，現在，可有些擔心了，這太多的雪會凍住地氣。

在杏花集之後，有座商陽谷，谷中有座飛雲堡，堡主是朝中退休的大官，聽說是做過甚麼提督軍門的，姓白，名白文華。白文華可不是眞正當過提督軍門的，他只是公子爺，但此人十分善良、和氣，不過，很少見他出門，如果他出門來，算是鄉民有福，無論你有甚麼困難、麻煩，白文華一定會幫你解決，幫你想辦法，並且，他老人家可眞關心鄉民，從來不嫌麻煩，也從來沒擺起架子嚇唬人，故而堡門開，就是「善門開」，憑此這白堡主的爲人已一斑可見了。

可是，今天，他開了門，鄉民還未上前請安呢，他已是神情緊張地，向衆人拱手致歉，一面已催馬直馳出谷，後面還跟着了四人四騎。

傍晚時分，有幾個鄉民可看見白堡主回來了，後面少了四人四騎，却多了一輛大車，進了堡門，立即下閘，抽起堡橋，這幾個鄉民就咕嘀起來了。

「我說三大伯，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明白呀。」

「咱們到桑大酒家去喝幾杯，順便將這件事吐出來讓大伙兒計議計議。」

「好！」有個老頭子同意地說。

「我看不好了！」不知從那裡傳來陰惻惻的一句話。

「甚麼？啊！是你們啊！」那老頭子分明認識來人的，因此，還挺熱情的招呼他。

「殺！」另一個聲音響起——就見四條人影，其疾如箭，也不知怎麼一來，這六個鄉民，竟莫名其妙的一聲未出，叫也沒叫的，只是滿面驚惶之色地……躺在地上了。

「快！埋了他們！」有人發號施令。

剎那間，此地已無人影，只見在谷左一片樹林中，有人影走動，四個人，挾了六具尸身，突然，又有人說道：「就在此地！」

好，四個人八隻手，不，簡直是八柄鋼鏟，在冰封地硬的週圍，挖出了一個大坑，又是一陣響動，六具尸身已被投入坑內，埋了。埋在這個森林之中，可憐的鄉民，他們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爲甚麼而死？而且死得沒有人知道，被埋在這個樹林中，幾時才能得親人的祭祀，幾時能重新殮葬？他們眞死得難以瞑目啊！

四個殺人兇手再看一看清四週，並沒人發現，身形微動，已走出樹林，然後，再來到杏花集的那唯一酒店中。

聽了半晌，並無人議論堡中之發生之事，又在四週走了一圈，看來安靜如常，分明是沒有人發覺四人行兇殺人之事，也就說明了，沒有人知道堡中有人來。好，已可無礙，身形一動，向飛震堡撲去，他們也不用堡橋接引，四個人分明身懷絕技，幾個縱落，已越過護堡河，再各施展壁虎功，已上了堡牆，翻身而下……不見了。

此刻已入夜，黑得可以，而堡中正是大放光明，人聲喧嘩中，白堡主正在宴客。

在內廳有一個少婦，帶着一個才三歲大的孩子，全是鄉農打扮，孩子生得不難看，可惜是顯得黃瘦一點，少婦面帶病容，這就顯得她更不好看……

不過，陪伴她的却是個極美的少婦，美得有些煞氣，豐鬢盛鬋，

長眉斜飛，一對鳳目，精光外露，雖然面帶笑容，依然掩不住這股肅煞之氣色。

「這位大姊……尊姓？」

「小婦人夫家的姓赫連，我姓文。」

「尊夫是江湖中人？」

「小婦人已言之再三，其實，我是個鄉下人，與世無爭，為了年中失收，賦逼稅催，無法過活，外子有幾斤蠻力，亦稍習武事，為求一家不為餓殍，出外投入鏢行，武功是鄉下人把式，劍是先父所遺下，至於甚麼劍譜、劍訣，小婦人非但未見過，也未聽他提說過。就是，當時有人來，也讓他們抄了個屋翻地覆，夫人，連妳已是有十個人問過了，請問，可否，放我母子二人歸去？」

「姊姊，妳我俱是婦人女子，有甚麼話都方便說！」

「夫人，本來，事無不可對人言。」

「妳可知尊夫的武功？」

「夫人……我……長年在田中，為這幾畝旱澇不勻的山田，已耕盡了我的精力，自從懷兒出生之後，我，我更因產後失調，我勞了一身病，我那有時間，留意這些呢？」

「姊姊，聽說你們別具心腸。」

「……夫人，請看，我這個病苦胚子，有甚麼心腸之可言？」

「你們對大明盡忠。」

「大明……夫人，你那會問到這些，我祇記得先父提說過，就算是先翁，何常不說過，大明之敗亡，那是，驕兵悍將之可惡，大明並無可取。」

「哈！如此，你丈夫文才武學，全可一試，為何甘老窮山，不出來圖個功名富貴？」

「人各有志啊！再說，外子素來不善辭令，不喜奔走，只求圖個清閑，自足自給，如果不是這幾畝山田實在養不活家人，不，外子出門時，家中已是沒糧度日，如不是這等急窘，他也不敢出門求活了。」

「喔！眞的但求自足自給？」

「夫人，小婦人騙你做甚麼？」

「這就好辦，你先請用酒飯。」

「小婦人素不飲酒，再說，如此豐盛，也令小婦人折福。夫人，但願拜賜一菜一飯，已感恩非凡了。」

「喔！」這位少婦却也說不出話來。不過她已十分同情這少婦，是這樣的清貧，却又甘願食貧，是這樣的斯文，却自命為農婦，她可就不明白，自己丈夫，還有這個所謂主子，為甚麼如此對付這一家。

「文華，我看，這一對是眞正的自了漢。」

「我明白。」

「這又何必再難為他夫妻倆？」

「非得收為己用，非得問出劍譜之內容……」

「為甚麼？」

「主子已看出此人，武功高還在其次，此人心情陰沉、冷靜，這就可怖，如果，此人有所謀，有所求，他就可為主子所用，不論是謀求甚麼。」

「他謀求的，是自給自足。」

「這就壞了，須知，人而寡慾少歡，只求清貧自守，這就不是順民，這就心懷不憤，主子，你該明白，他是個雄主，也是個……猜忌成性的忍人啊！」

說到猜忌成性之時，白文華的臉色也微微轉變，語聲也低，他可眞怕那個主子。

「瑤妹，我只希望能完成此事，那麼，妳我大概有十來廿年的安樂茶飯可吃，否則，這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那你又有何打算？」

「將此人引來此處，然後，利用他夫婦天倫之情，逼使他入彀，將劍譜眞情探出，交給主子，妳我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並無劍譜啊！」

「妳相信？」

「看來不假！」

「請問，這是甚麼劍法？」

「我未見過。」

「雲南哀牢八劍，劍法如何？隱名為了公子的武當當年第一神劍，武才，他又如何？即使南宮覃超，也敗得心神俱震，瑤妹，我問妳，沒名沒目的劍法能敗得了他們？唉！那能怪主子為此事而大動干戈？」

「為甚麼不羣起而攻之，毀了此人？」

「毀了劍譜？」

「喔……那，何不將此人傷了？」

「哈！白文華，你不如你那夫人多矣！」半空傳來一陣清越的笑聲：「杜瑤珠，妳果然厲害，此人，現已被傷，我希望妳利用妳的美色，投其所好，然後，引出劍譜，妳，大功一件，好，到時自有人陪妳，我去也。」

「且慢！」

「瑤妹，妳能阻得住他？」

「可是，說甚麼美色，說甚麼投其所好？」

「妳能違命？」

「你就能忍……」

「……總好過家破人亡。」

「你說甚麼？你……」杜瑤珠，這個江湖上有名的「閃電娘子」，雖說她並非甚麼好人，但是，為人頗有分寸，她那想得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如此的不顧廉恥。主子，果然

是個陰沉、厲害，並且，具神通廣大，又具深湛武功的人，但是，也不可能如此的強人所難。

為了一己所慾，他竟然指令手下為其賣命，賣……嘿，還得賣廉恥、賣家族、賣……不，杜瑤珠可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對白文華狠狠的看了一眼道：「讓我去，你甘心當活王八！」

「也不至於如此，聽說，此人，持身極是正派。」

「也不過是希望他人不來侵犯你的妻子而已。白文華，你也是一代宗道之後，你竟是如此沒廉沒恥！」

「白夫人！」來了一個英俊、飄逸的白衣人，這是白氏夫婦之內室，嘿，此人竟然如此無禮，本來，杜瑤珠想發脾氣，想出手，但是，她想到丈夫如此無禮，突的，她有所領悟，他既甘心將妻子送出去，他還在乎這內室、閨房之禮防？

「白夫人，別來無恙。」依然是那個白衣人，現在，他却有些嬉皮笑臉了，杜瑤珠也已看清了來人，乃是山東有名淫賊，飛天玉虎黃仁山。

「想不到，守身如玉的閃電娘子，亦不得不賣弄風騷。哈……不過，白夫人，妳別光火，我可是不敢有所對妳冒犯，我只不過是奉命而來，與夫人妳有所計議，讓妳如何與對手碰頭，如何誘其入彀，如何令其入妳懷中，哈……」笑得眞噁心。

「我們該走了！」

「對！走吧，免得當着妳夫君面，不好意思。哈……閃電娘子，妳別對我有惡心腸，只要妳濫殺同伴，杜瑤珠，妳那父母、兄弟，哼！可沒半個有好收場！」

「啊！」杜瑤珠不禁心神俱震。

「主子早已將妳全家，服侍得好好的，如果妳奉命唯謹，哼，還有妳好好一座杜家寨，只要稍有不幸，哼哼，每個人，挑斷手筋腳筋，被送為奴，充軍寧古塔。」

「你……你……」杜瑤珠幾乎昏了過去，本來，她想殺了這隻老淫蟲，現在，她已明白，她是被陷的老虎，怪不得，這主子言出必行，果然是厲害萬分。

「現在妳該跟我走了吧，閃電娘子，妳大可放心，我就算對妳有意，可也不敢放肆。」

「諒你也不敢。」

「妳明白就好了。哈哈，文華兄，你我後會有期，放心，嫂夫人回來，你們依然是一對，說不定，小別勝新婚，哈……哈……」狂笑聲中，這個可卑可污的淫賊，引了杜瑤珠出了門……白文華只是怔怔的出了神。

* * *

這兒是個小小的鎮集，有一家小小的客店，還連帶賣些簡單的酒菜，時間是未時下三刻，正是清閑的時分，一個大孩子，年約十六歲左右，還在小心翼翼的，東張西望，看來，還是個勤儉的伙計。

來了一個壯漢，不過，顯得行動緩慢，還有幾聲咳嗽，他看來很疲倦，本來，已走過了這客店，可讓這個大孩子叫住了：「客官，看你神色疲倦，歇歇腳，喝杯酒吧。」

「我那來錢喝酒？」

「這，喝杯茶，也行。」

「可惜，我沒有錢了！」

「大叔，你走得辛苦，喝茶，歇腳，也不必用錢。」

「嗯！」此人看了四週，又看了看這大孩子，苦笑了笑，走進了這客店，找了張方桌，坐了下來，不一刻，大孩子眞的提了把茶壺，一隻茶杯，放在方桌上。

「放多一個杯可以嗎？」

大孩子回頭一望，見是個少女，穿着不算華麗，却是十分清潔、整齊，並且，這少女生得也很美，尤其是一對眼睛，亮得好看。

「先生，妳不嫌我打擾你吧？」

「無所謂。」壯漢長長嘆了一口氣，飲了杯熱茶，人，開始有些精神了，他不言不語，淡淡的向外遙望。

「先生貴姓？」少女在問話，可是，半晌，沒聽得壯漢回答……

「赫連毋忘，你別這樣裝模作樣。」「你脫得了五行大陣，請問，你又能否脫得以後的陷阱，我可眞不明白，你這算是鬥甚麼，圖甚麼？」

「恕某無法回答。」

「總算開了金口，好，赫連毋忘，我再請問你，你那會受的傷？」

「這……」赫連毋忘——那個壯漢，不禁心神一動。

「……還有，你又那會脫出重圍？」

這，這可有些奇怪，他為五行大陣困在陣中時，憑其劍術、武功，本無大危，但是，有一股極怪的陰勁，悄沒聲的當五行大陣在發揮五行神雷擊時，自己一個疏忽，為其點中背後太陰脈。其時，本來他已準備用「游魂三戳，十盪十決」殺手神招，來衝破五行神雷陣，然後奪圍而走，事實，他根本不想多事殺戮，就因為不想殺人，只求傷力，令其延誤了時機，現在，可就中了暗算。

他並不後悔，更不驚惶，即使中了暗算，這游魂三戳，十盪十決殺手，依然毫不遜色的抖出，但是鋪天蓋地的墨虹星光抖動之下，威震江湖數十年，也絕跡江湖卅年的

五行使者，一個個厲叱聲中，散了圍，五個使者每個人的左手寸關尺脈，泛出一點血星，分明爲這壯漢的神劍所中，可是：又有幾條人影竄入圈中，原來：五行使者的好友，老山三秀及青城雙仙趕到了。

壯漢，雖然是一招成功，可是這一股隱煞之氣，竟然附行於太陰心脈，令自己功力受阻，他突然想笑，因爲，他看清了自己，已與死神接了手，他會在這個地方，而死得不像個「亡國奴」。

突然，一股帶雪的沙龍，向在場人衝蕩而來，衆人只微噫得一聲，壯漢也爲這股沙龍迷了方向，只覺左手一緊，身不由主的走，走，走，昏昏沉沉，壯漢是知道，這股陰煞氣在作弄他，他咬牙忍受，但是：一陣寒意，令他有所戰抖，半晌，壯漢是神智昏迷，待到醒來，他是睡在一股小山徑側的山石邊，他試一運氣，有些吃力，這分明受傷不輕，對，他一提起，他可記得這一股沙龍了。

「妳救我？」

「我！可沒有這麼大的本領。」

「是妳同伴？」

「可以算是。」

「妳意欲何爲？」

「向你要劍譜啊！」

「喔！妳也要劍譜？」

「別說沒有，老實告訴你，我看你只是個活死人，我並不佩服你這種人。當然，你不肯爲人奴下奴，你也不甘心出賣廉耻、良心的，其實，這也沒甚麼大不了……說到底，你祇不過是個活死人而已。」

「倒也不錯。」

「你可以死……不過，這劍譜並不可死。」

「妳說甚麼？」

「哼，你得物無所用，其實，你是根本不懂得用，那讓你得了去，有甚麼好？根本浪費了前人心血交瘁的苦心，就因爲這樣，我們出手放了你，又代你打發了幾批阻客，將你引到此地，老實說，就是向你要劍譜！」

「我是不會交出的。」

「那你矢口否認，又是爲了甚麼？」

「我希望……你們全可死了心……」

「你就甘心令這劍譜失傳……永遠失踪……」

「不錯，小姐，我不會講，永遠不會講，哈……別說妳的鬼計好，即使再厲害的奸計妙策，對我來說，全是沒用，我十分明白，只要我劍譜一日不露，你們就一日不會毀我，至少，你們希望我這活劍譜開口……我已經對妳說過不少話，這可算是我對你們……這安排巧計的，一個答覆了吧……以後，我不會再講，也不想講……」

「你以爲我是……施巧計對付你？」少女有些愕然，但是，這位赫連毋忘，却已是不再理睬，他冷冷的向遠處眺望，看來，他說得出，就做得到。

「你的傷又如何了？」

「與妳無關。」

「我偏要管！」

「討厭！」這兩個字說得如此冷峻。並且更令人感覺到難堪的是，他已經起身離座，看來，他想走了。

「你往那裡走，喂……你是人，還是怪物？爲甚麼，你一下子變成了啞巴，你，喂……」

這少女可就此給這個赫連毋忘弄了個啼笑皆非，無可奈何，因爲他說走就走，並且，絕不回頭。天色還是陰沉沉，即使冰雪未溶，却分明還有雪下，但是，這個莫名其妙的劍客，是如此的傲然，又這樣的冷峭，望着前面，漫無目的走，少女追出這小村野店，却也給僵住在當地。

不過，她心中却也有着怒意，既然你不識抬舉，好，讓你自投羅網，讓你與這批惡徒，鬥個你死我活去吧，反正，自己有心相助，而他却偏不領情，算了。少女冷冷一笑，憤然而去。

* * *

是華燈初上的時分，潞州有名的涵翠樓，正在熱鬧的檔口，有多少酒客、鏢師、公子王孫，在擺酒，在叫好，這當然是爲了姑娘叫好。而賣唱的，在當時這種場面，是不可或缺的點綴，轟的一陣大笑，又是一陣叫好。

可是，在這涵翠樓上，突然有一條人影飛撲而下，不，是墮樓，說得準確點，是有人給擲下酒樓……

是熱鬧的時候，說的時光不太晚，是大酒家那會開設在橫街窄巷……當然是個熱鬧的市鎮所在，此時人來車往，馬嘶，騾鳴，當街當巷，擲人下樓……不怕犯法？還能少得人看見？這人影如箭般擲下，可是，有個漢子却突然長身，祇見他長臂一伸，一抵，一盛，眞好身法，將個墮樓人救脫了死地……

被擲下的人是個賣唱的！

救人的是個不起眼的壯漢……

「好小子，你吃了豹子膽，獅子心，敢來此地出手！」

「圍住他！」

「別放他走！」一連串的喊打喊殺的吆喝聲，突然，四處的車馬，來往人等被阻住，涵翠樓走出一大批人來，爲首一個，乃是怒目豎眉，衣着華麗的大漢，後面跟着的看來是他的狐羣狗黨！

「小子，你是從那裡來的，竟敢自向鬼門關前衝？」

「小子，你準備挨打吧。」

「乖乖的爬下來挨揍，別費咱們的手脚啦！」

這個毫不起眼的漢子，面色微變，本來，他只是一援手，並不想多事，一看事情演變得如此悖乎常理，不禁有些慍怒。因此，他冷冷的一笑，對那個看來是個頭子的人道：「你是誰？」

「啊！你眞的有眼不識泰山！」

「多廢話幹麼？打……」有人喝令，好，七手八脚，向那壯漢攻去，壯漢臉色更形可怕，見這多人攻擊，他是身形微動，也不見他有甚麼呼喝咆哮，却聽得叭叭連聲，一個又一個的人影擲出，那個衣着華麗的漢子，看清被擲出的是自己手下時，眼前已見人影晃動，可憐，連聲也未出，胸口已被人揪緊，還想發施號令，只覺臉上劇痛連連，眼前金星亂冒，嘿！捱了打了！

「你好大膽，敢打本公子？」不錯，他這一生從沒有吃過耳光，仗勢橫行，這幾下可令他混忘一切，還在呼喝咆哮，這可更吃苦了……

壯漢手扣鼻樑，只一彈指，苦矣，一陣劇烈酸痛，宛如蛇游出噬，又因「晴白」穴之影响，眼淚直如斷線珍珠般不斷落下……這下子才發現自己落入了煞星手中了，不由驚叫慘嚎：「饒命，大王饒命……」

「依你如此殘暴，滅絕人性，就該一掌毀了你……」

「噢！自保不暇，還敢吹大氣……」

壯漢聞得左角落傳來這一聲冰冷徹骨的語聲，不禁一凜，抬眼游望，可看不出是何人發言，定一定神，冷冷一笑，依然繼續他對捱打者的訓話：「不過，我素不願殺人，即使你是隻狗，我也不想代滿奴來殺自己人，可是，以後，你得小心了，不可發火，不可飲酒，否則，你會心脈迸裂，而死得極慘，切記，切記，走吧……」

那公子聽得臉色慘變，再三叩頭，希望壯漢饒他，免受活罪，可是，壯漢理也不理這公子的哭叫，他舉步想走，却有個少婦阻住了他，向他叩頭，是那個倖免一死的歌妓，生得極美，長眉俏眼，不過，哭得可憐……說得俗氣點：粉黛長淚，鶯啼花殘！

「多謝恩公，救命之恩……」

「不必多謝。」邊說邊走！

「恩公慢走！」

「我沒空閑……」

「你忍心小婦人再被擲下樓……有求你援手……」

「我自顧不暇啊！唉！我何常不想救人救到底，可惜，請妳記住，處於現世，就得如豬如狗，或者，爲人籠物，又或者……死……」

語聲中，但見他已走向街角……

越來越靜，越來越冷，靜得連脚步聲清晰可聞，冷得寒徹心肺，可是，脚步聲越來越清晰，是兩個人，壯漢發覺，有人跟隨，也聽出來是那個歌妓……奇怪，她跟在身後幹甚麼？

肚子餓，他看見有間小食店，一掏身邊，尚有十幾文制錢，尚可以買幾塊餅塡塞肚子。可是，當他走向小店時，歌妓却在身後開口：「恩公，就在此打個尖也好。」也不理他反對與否，她可搶先移步，叫小二。壯漢就讓小二招呼，請坐！壯漢對少婦看了一眼，少婦却低聲道：「救我一命，允許我作個小東……你也忍心拒絕……」

「我……」壯漢想推辭，「不願吃別人……」這五個字尚未出口，而少婦已對小二嬌聲道：「我可不喜飲酒，有甚麼可吃飽肚子的，請先拿些來……」

小二連聲諾諾，本來一個鄉村小食店，有生意就算請到了財神，所以，招呼萬分週到。而少婦對壯漢沉聲道：「別拆穿這個稱呼！」語氣中充滿了懇求之意。

壯漢微微嘆了口氣，道：「妳也見不得富裕！」

「錢銀……我比你容易賺……」

沉默……店小二端了幾個碟子過來，全是些粗食物，雞子、牛肉……還有些麵食……少婦是當壯漢是她的兄長，她是這樣的恭敬，又是這樣的殷勤，壯漢祇有沉默！

「……主子有命……扣……住……赫連……毋忘……」突然傳來一聲。

這一叫聲，似鬼哭狼嚎，搖曳長空，本來此地已荒僻、冷峭，被這一叫聲，叫得越加冷，簡直冷得可以凝結成冰，少婦聞語臉色大變，正這時突現幾條青光，其疾如箭，向壯漢臉部五官射到，壯漢只一個翻身，腿一抬，桌子倒，篤篤幾聲，桌面已中了突襲而來的暗器……

眼前人影翻飛，壯漢手中已多了一柄墨色長劍，冷冷一笑，身形奇快，已搶出小店，幾個起落，已來到了曠野，他仗劍獨立，而四周有陰惻惻的笑聲傳來。

壯漢微嘆口氣，他明白了，今日，他該畢命於此了……太陰脈受傷，迄今未能復原，即使自己劍法通神，可惜，如果內勁眞氣有所損傷，那麼，劍招就變得有心無力了，而就難以發揮貽盡。一連十幾場決鬥，他已看明白了，對頭有權有勢，更可能是個極有來頭的人物，他的手下，也不是無能之輩，從太原看清了亡國奴之眞面目後，更看到了所謂成名人物之卑怯無耻，甘心爲奴等等的假面具。他悲痛，也

越來越感到死去的人可敬、可佩……

「赫連毋忘，主子有命，對你再一次的讓步，投入我方，保你妻兒團聚，保你衣食無虧，主子已明白你的孤僻，以及苦痛，所以，希望你能一思再想……」

「我有甚麼可想……」

「哈……你大可以想想，你不是個笨人，至少，你這樣漫無目的，你所爲者何？」

「心安理得！」

「你有甚麼不心安，不理得，交出劍譜，不，即使與我等化敵爲友，你又有甚麼不能心安理得？」

「我不想與你們交朋結友，我……我只求……」

「毋忘……」突然傳來一聲慘叫，一聲一聲，看，前面已微見人影，是一大一小，在積雪未溶的泥地，掙扎着走來，不！在奔……在叫！

壯漢心神俱震，剛想迎上前去，勁風動，人影現，前面已多了四個幽靈的鬼物：「赫連毋忘，你看見了沒有……」

「別阻我去路！」

「非阻不可……」

「是你們逼我出手了……」

「不妨一試……」語音未畢，掌風已臨，赫連毋忘——那壯漢長劍一引，一招宛如「飛雲掌」的出手招，已迎向先一人揮到，黑光似虹，並且，不知怎樣一來，一式化四，竟然一下子將四個對頭全照顧到了。

四個幽靈人物却也厲害，各各一聲尖嘯，黑影翻飛中，一個玄陰天羅式，四人八掌，已將毋忘困住，赫連毋忘却不怠慢，身影微動，墨劍抖動，就是一朵朵墨星向四外爆開，而將個玄陰天羅刺了個點點星星，不能成團。

四個幽靈不得不各叫一聲：「好，這無名的劍法，果然厲害！」才一出手，已將四人逼住，而反客爲主的兜圍上來，若不是四人早知道不可輕敵，僅憑這一招，四人中起碼有一二個得受傷，並且，傷還不輕呢！

四柄哭喪棒出手，四道黑光環打、躍擊、反勾、順點，這一個四人共參的四絕地煞棒法，施展了個風雨不透，狠狠的扣住了這個漢子……

赫連毋忘本來可以殺出重圍，並且，反尅爲擊，至少可令這四個地煞惡鬼個個帶些傷。可是，他力不從心，他明明一招「箭脫手」，只要稍爲多一分勁，令長劍突進一寸，那麼，四地煞的老二田辛就得毀了左肩，而就勢一個「毒龍翻」，立可將老四饒嘉陷入自己的殺手中，只要二個一退，其餘二個也不戰而寒，然後爲自己的墨劍所解決。可惜，現在，他用勁只一半，已有神浮、腳滑之感，勉强出力，勢必令自己心脈震盪，在能手拚搏之時，豈可有這樣危殆的變化，高手對招，別說相差一寸半寸，那怕一分半毫，也可置自己於死地。赫連毋忘之所以不一招落敗，並且，尚可在危勢之下，出手還招，實在，他的劍法太强，而四個地煞幽靈與他相差實在太遠，否則，赫連毋忘早已爲四個寃鬼所扣……至於後果，將不堪設想！

就在此時，只見一朵彩雲撲到，赫連毋忘看清是那少婦歌妓時，他長長一嘆……心中明白，自己看來已陷入了個毒阱之中，少婦分明是具有不乏之身手，假扮歌妓，故作可憐，更且跟隨不捨，所爲何來？還不是要自己的劍譜，赫連毋忘本意不再打，事實上，打也打不出一個名堂來……

可是，事情又有你意想不到之妙，那少婦並不出手夾擊，反而身形一動，首先對老四饒嘉，疾如電火般拍了一掌，饒嘉本來對付赫連毋忘已用全力，做夢也想不到少婦會在這個檔口，倒戈一擊，待得發覺，忙沉肩縮頭，以卸來勁，但是，少婦本是江湖有名的辣手飛電，出手之快、迅、疾，簡直令人難以捉摸，饒嘉就算武功高强，却也無法躲得這閃電一擊，一聲怪嘯，饒嘉的左肩骨已被少婦的仙女掌擊成粉碎……

其餘三地煞不由驚駭莫名，還想出手來援，忘了赫連毋忘這個兇星在一側，全神貫注尚且無法扣得緊、守得實，再一分心，墨劍抖起，老三于謂爲墨劍連點胸前三大穴，軟癱在地上！

老大元欽心神俱震，與田辛雙雙躍出圈子，元欽戟指少婦道：

「妳敢違令……」

「不是我違令，是主子之號令不明，叫他自己來向我解說，成大事者，須求辦大事人，可以朝令夕改的麼，還不是言而無信，這又怎能服衆……」

「妳說甚麼？」

「我說他朝令夕改，明明是他教我來相機行事，明明是他將此人交託了我，如果我辦事無方，他就不該命我，逼我拋頭露面……如果，發現中間漏洞，須求修正，也得對我有個詳細交代，憑他隨便指定幾個人，來傳命指令，我又焉知你們可是假傳主命……」

「妳……就不怕妳家人……你丈夫……妳……」

「我已看得十分明白，如果我不死，他永不敢向他們下毒手……」

「怎……見……得……」半空中傳來了這一聲森嚴的話聲。

「你不怕我向江湖四處張揚你的……德政……」

「果然不愧機智不凡……杜瑤珠，現在……我明白的對妳說，立即將此人扣住……」

「子青……」杜瑤珠語聲未畢，忽然一個倒翻身，再加上一個九天飛霜，身形如一道彩虹般，又如電火石光的，飛躍出十丈之外的一棵帶雪枯樹上，而在她本來站立之處，分明，分明是極强力的暗器……

「好功夫！」冷冷的一聲讚語，却爲一聲凄叫淹沒住……原來，那婦人已與小孩哭入了鬥場！

赫連毋忘一看，却是自己的妻兒，不禁心神一震，放他們出來，來與自己會面，有這等便宜的事？他是不敢相信，再一看清楚，果然，妻兒身後各有一人陪着，不，簡直是似影附體，並且隨時隨地，可以置彼等於死地。

「毋忘，你聽我說，甚麼樣的東西，全交給了他們，然後讓我們團聚。你不會知道，這幾個月來，我母子過的是甚麼樣的生活，我看見多少的死人，他們死得很慘，極慘，有幾個簡直……在求死……哀哀的求死，你看，請你再看看，懷兒，他不敢笑，不敢說話，甚至於不敢吃飯，爲甚麼？這爲甚麼？我求求你，把這些東西……交給他們……他們……」

赫連毋忘當然已看出來，妻兒全已受了極大的震盪刺激，他明白，即使脫出重圍，相信，也得需要一段極長的時間來休養……何況，他們根本不會讓自己平安無事地脫出重圍。奇怪，自己已然太陰心脈受損，短時內難已復原，根本不可能有對付人多勢衆的實力，而他們何必還用上這一個狠毒之計，來引自己分神勞心？突然，他有所明白，心中揚起了一陣快意……對！至少，滿奴不敢輕視自己，不敢視其爲亡國奴！

「這就值得！」對！一陣長笑聲，「阿蕙！記住，人，誰也要一死，但別死得似狗般賤、奴才般可悲、可憐，就死得值；活着就時時刻刻打算着，怎樣與惡鬼、賤奴拚……拚個你死我活。可惜，我懂得太遲了……唉……」

* * *

那邊傳來幾聲呼叱，可聽得杜瑤珠的嬌呼，看一看清楚，竟然有七個人不知從那裡來的，纏住了杜瑤珠，那個奉命來引誘赫連毋忘的人，突的變成了敵人的追殺對頭！打了個昏天黑地的……

再一看清楚，大地上突然來了一雙黑衣人，生得氣宇非凡，不過，雙眉微倒，形成了這張俊臉有些冷漠，更有些殘酷之味，看來似一對兄弟，其中一個，從腰間解下一個球形的革囊，滿臉帶笑，但是，笑得更形殘酷、冷峭，手一抖圓球，赫然一個人頭落在地上。

「杜瑤珠！請妳看看！」

「血——滴——子！」

在場人沒有一個不驚叫出聲，除了赫連毋忘一家，杜瑤珠的叫聲特別尖……不，像在狂叫，分明，她已看出這人頭是屬於誰的項上之物了……

不過，她雖然驚叫，雖然痛恨，可是出手並不減弱，她已打定了拚命的主意！

「好，不怪有多少人怕了你這魔頭，也難怪有那麼多江湖豪雄，入你彀中而不敢有所反叛，原來，你有了這批兇惡魔徒爲你作倀！」

「杜瑤珠，妳也想試試這個滋味？」一個黑衣人陰狠狠的說了一聲，就見一縷黑烟，其疾如箭，輕靈萬分的竄入人羣中，本來是七個纏一個，當黑衣人長身而入，好，七個對手立即退下，由黑衣人單獨對付杜瑤珠！

雖然，杜瑤珠是打定了拚命主意，不知爲甚麼，看見了這黑衣人，却是臉色大變，分明她也是萬分怕這個黑衣人，不過，黑衣人却是臉色肅然，嘴角微帶一絲冷笑。一個旋轉，早已圍住了杜瑤珠亂轉。

尚幸，杜瑤珠也是有名的閃電手，具奇門五行星光身法，還可堪堪的不讓黑衣人走出自己眼光之下。看來，她已明白到血滴子之所以這麼厲害，就是因爲，你無法控制他的旋轉身法，事實俱在，血滴子殺人於無形無聲，自己看不見對方人影，那麼，你的頭也就得與頸脖子脫關係了。

杜瑤珠之拚命的，不令黑衣人脫出其眼光之監視，希望能看清楚其出手，設法閃避這個東西的襲擊，不過，杜瑤珠越來越明白，黑衣人是不會放過自己，而自己也絕對脫不出其掌握，她越來越感到四週有一股勁力在困束自己，越來越令其神疲心跳。難怪，血滴子才崛起五年，已爲江湖道中人，視爲第一兇星惡煞！

不錯，血滴子的狠毒、殘酷，可說是空前之作，在五年中，莫名其妙失去頭顱的武林英豪，竟然有數百戶之多，遠至川、陝、雲、貴，甚至深入峒蠻烟瘴之地，據事後傳說，他們崛起於江南，不一年就深入黃河地帶，江南八大俠由路民瞻出面，歷番阻截，不知怎麼一來，却弄得虎頭蛇尾，反而是八大俠消聲匿跡，而血滴子越來越猖狂了。自從毀了峨嵋門中三大劍客後，簡直是令武林人士談虎色變。杜瑤珠名義上是飛雲堡主婦，其實，她乃是江湖上閃電門的主者之一，

她做夢也想不到，于青——竟然翻臉無情，毀了她父親杜喪門，今日，看來還得解決了自己。

一直來，于青以英風仁俠之面目出現江湖，的而且確，他殺過不少江湖强梁，更搗毀過不少巨梟劇盜的巢穴，還有他解決了不少貪官汚吏而未引起風波，在當時，殺一吏，得毀一村，殺一官，可以毀一城。

封疆大吏躭驚受嚇，可能州府全倒了霉，可是，于青他敢作敢爲，對滿州官吏之橫行不法，他是出手、出力、設計、弄謀，令到天大風波，平安渡過。也因此，他博得極佳的聲譽，當人們知道他是由少林寺出身，更加對他產生了一種親切感。

但是，最近于青却越來越露出了他的猙獰的面目，他在利用江湖道，爲其拚命，爲其殺人，看來，他是別具極大的陰謀，不過，誰也想不到，他竟然可以指揮血滴子！

杜瑤珠想到這裡，她滿胸的忿憤，事實俱在，她明知于青有極大的影响力，難測的大神道，她不敢反對，她含屈忍辱，她奉命唯謹。

那料到，一個變化，令自己進退失據，現在，更令她看清了，于青在逼她陷入死阱，好，她即使是萬無生機，拚！全力一擊，她已將閃電門中輕易不用的陰毒暗器，五雷珠藏在掌握之中，而一手鐵綫索抖起一陣勁風，希望憑飛星身法，逼近黑衣人！然後，伺機發難，拚一個你死我活！

嗚哩一聲怪叫，杜瑤珠眼前一暗，突然，腰肢有人抱住，耳邊微聞一個女子聲，「快走！」杜瑤珠就如騰雲駕霧般，橫竄出去，又聞得雙雙厲嘯：「誰敢壞我之事？」

「雲中鳳，雲中雁，我看你們該走了……」是個少女聲：「還有，叫這一對老不要臉的，放了這一對可憐的母子！」

「妳是誰？」

「哼！還想尋根問底？你看，這是甚麼？」少女手一攤，也看不清手中何物，可是，江湖第一兇星惡煞血滴子，雲氏雙傑，竟然全是臉色大變：「是他……」

「不錯，是他……」

「可是，我們未犯他老人家的規矩……杜氏一門，死有餘辜。」

「不過！他老人家講，得放走杜瑤珠！」

「這……」

「還有這一對夫婦……」

「此人來歷不明，他老人家未必知道他的底細……」

「我是奉命而來，是向你傳命，不是來與你解釋是非，你敢違誓……」

「不……唉！龍頭……你看如何？龍頭……」

「龍頭，我再叫三聲，如無回答，我兄弟祇得奉此君之命。好，龍頭！龍頭！龍頭！」

這三聲龍頭叫得如此之响，顯見雲氏雙傑之內力充沛，功力極深，可是，如此响亮的叫聲，却並無回應……分明，龍頭走了。

雲氏雙傑中老大雲中雁，沉聲對在場人道：「收隊！」

「雲老大！可不成……」是圍打杜瑤珠的七個大漢中一個，分明，他們不敢就此退出戰圈。

「雲老大！我兄弟奉命行事，鐵羽衞中之規矩，你是明白的，主子的差遣，不能辦成，就得將項上人頭奉上！」

「如此，你們就自刎了吧！」

「啊！」七名漢子個個臉現驚惶之色，四地煞，四個中已傷了兩個，看出情形不妙，田辛比較機警，他首先打退堂鼓道：「雲大俠，我弟兄是奉命即退，以後……」可憐他話還未說完，不知怎麼一來，頭上已多了一個革囊，一抖起，一點血星現處，田辛已成了個無頭鬼了……

在場人總算看清楚了這血滴子的可怖，這就引起了一陣的鬨亂，這些江湖好手，一個個都身懷絕技，一見雲氏兄弟悄沒聲毀了田辛，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一個個各仗身法想溜。但是，那裡能夠，但見二道黑烟，其疾如鬼，其輕如烟，只見一道輕烟銀虹，帶着一個黑色圓形革囊，一起一落，就有一個好端端飛奔、逃退的人，變成了無頭鬼……血，只有一星點……

雲氏兄弟莫怪江湖談虎色變，這麼快的身法，還有，這麼好一身功夫，查山七靈，岷山四煞，即使武功非登峯造極之輩，却也不是泛泛無名之徒，當發現逃是逃不得，掙也掙不脫，那一個不想死中求活，那一個沒有拚命的絕招。但是，不論七靈、四煞，想還招，可就摸不到邊，更看不見人，即使勉强拚命如杜瑤珠那樣，不會使雲氏雙傑脫出自己眼光監視，可憐，一招出手，明明具大威力，不是被雲中鳳左手一揮，就是爲雲中雁右手一圈，四週的壓束力立即加强，一個疏忽，眼前一黑，對不起，腦袋與身軀已分了家……

在場人除了扣住赫連毋忘妻兒的兩個白衣人外，只有赫連毋忘，他眼力最强，已經看出，是血滴子的出手，及傷人的要訣原理，他佩服雲氏兄弟的旋風轉，並且，因旋風轉而帶起的這股無形罡氣之力，如果，自己太陰心脈不傷，那麼，憑自己的功力、劍招，是可以有還擊之力，如果，遊鬥出三十招，那麼血滴子可能爲自己所破……

可惜……他現……是無力……無法可以出手……

杜瑤珠臉色慘白，緊緊的隨着在解救自己的少女身邊，突然明白，如果不是少女的强搶入圍，救了自己，說不定，也變成了個無頭女鬼了……倒仆地上……看看一個又一個的屍身……沒了頭，空中微現血星……有說不出的可怖、醜陋。

是那一修羅惡魔，想出這樣一件暗器，又算是兵器——集殘忍、詭異、恐怖、駭人之大成！

赫連毋忘的妻子是駭住了，孩子只是大顆大顆的流眼淚，小手拚命的向嘴中塞，看來，他眞是不敢哭，可是……又不能哭。

雲氏兄弟已毀了這些同伴，他倆是神色不變，腳步一停，冷冷的對白衣人看了一眼。

「雲老大，老二，咱可不敢對你不敬，可也不想餵了血滴子，你就高抬貴手，放我們兄弟走！」

「放下這一對母子！」

「我們決不敢違命，不過，請兩位親口說一聲，不難爲我們老兄弟！」

「憑你們也敢與我們兄弟談條件？」

「我相信，這一對母子有甚麼三長兩短，有人會對賢昆仲不利！」

「你敢出手！」

「七陰手……五毒掌……壞你弟兄倆不成，對付這一對村婦少兒，却是綽綽有餘……」

「如此下流……」

「請捫心自問，賢昆仲可稱得上是君子嗎？」

「不怕我倆出爾反爾……」

「哈哈，我們有甚麼可怕的，只要你兄弟倆抖手一走，我們嘛……」

「你說話有個譜沒有？」雲中雁突然厲聲斷喝，身子似一隻大雁般向那扣住孩子的白衣人撲到，好個白衣人他來一個摩雲翻，不向後避，反向前衝，手中還帶着個孩子呢，這一衝而上，旁邊的赫連毋忘却微微喝了一聲好！

雲中雁果然一個迴翼反折，看來，他是不敢與白衣人正面相碰，其實，並非是雲中雁忌憚白衣人，實在，血滴子利遠不利近，他這個迴翼反折，在半空中硬將距離與敵人扯遠一些，他還是不能放過這個白衣人。

「雲老二，你非要我命不可？」

雲中雁可是啞口，他一與敵人交上了手，他就絕不會出聲說話，這就是他的功力所限，本來，血滴子與縛龍炁是一代怪傑的得意傑作，稱爲雙絕，當這雙怪傑造成了血滴子，練成了縛龍炁時，他突然發現自己年紀已達七十，他不禁啞然失笑，七十衰翁，還在武林中爭强、好鬥、鬩萬兒、獨霸武林，即使眞的全如己意，試問，又有多少年？臨流獨照，唉，爲了潛心這兩項神兵、武功，自己變成了個又瘦又乾，面目枯槁的老叟，突然一聲長嘆：「死了心！」

雲氏兄弟都在三十年前，爲其帶上山，是緣，也可能是孽，雲氏兄弟的父親雲仲九爲仇人慘酷宰割，死得何其痛苦，雲氏兄弟看了個明明白白，小心靈已深伏復仇根苗，剛巧那位怪傑慘叫聲引來，老人驚走了雲仲九仇人，也救走了這一對兄弟，可憐，這縛龍炁之神功易學難精，老人又壽限已到，這才叮囑兩兄弟，切不可荒廢練功，即使縛龍炁已達到七成火候，甚至八成火候，不到自然流轉的地步，切不可出山……

兩兄弟却誤解了這「自然流轉」四個字，當兄弟練到收發自如，其力流轉如意時，以爲成功，可忘了運功不能開口，依然落了下乘，又加心性陰險，好，就此成了江湖上第一個惡魔兇星，即使不能開口運功，依然威江湖，兇懾羣雄。

今日，他對付這一對白衣人——白陽雙兇，翁鉅、華源，可就難以一招見功，尤其是翁鉅，他扣的是孩子，兩人本就擅長移形換位的奇門身法，更且，有了個人質，可作爲他倆的替死鬼。再說，他倆全已看出，越避越亂，是越難走出血滴子的重圍，因此，來個硬拚，再不濟，也可拖個陪葬的——翁鉅「七陰手」看來只是輕飄飄的向前揮出，可是，一陣極銳的勁風，直撲雲中雁，好個雲中雁，人在半空，並且剛才迴身斜飛，却可在這半空中，吸勁運氣，左手一叩掌，好，翁鉅立感一股極柔和的暖風，向其掌中拂來。

翁鉅大吃一驚，這雲中雁年紀不大，可是，這功力極沉，並且純陽掌力，分明是自己七陰手的尅星，何況，他一招制高低，自己功力決不在其上，純陽尅陰，嘿嘿，打下去，可就得沒了個頭。

「雲老二，你再緊逼一招，看我不毀了這孩子……」翁鉅說出了個同歸於盡的話，一邊却依然緊緊的隨住雲中雁，他眞怕雲中雁與他距離拉遠了而中暗算。

可是，他却忘了還有一個雲中鳳，並且，他倆兄弟心意相通，早有安排，當翁鉅出手還招時，華源也與雲中鳳糾纏上了。不想，雲氏兄弟誘敵之招，是如此的怪詭，先將他們逼得緊隨自己，然後，互相交換下手。雲中鳳不向華源出手，反而照顧了翁鉅，翁鉅正講得聲色俱厲之際，三不知的面前一黑，可憐，他雖知已爲血滴子所中，囊中

刀鋒一絞，手中一鬆，本來還可與孩子共存亡，現在，他只能乖乖的向地府報到了。孩子已跌翻在地上，雲中鳳一招已得手，却聽得一聲慘叫，血滴子雲中雁微變，一抖手，血滴子已將華源解決了，不過，華源已看見翁鉅之死，自知已入陷阱，心一狠，五毒掌已將個少婦毀了個經脈俱碎。

雲氏兄弟面色萬分難堪地，看着赫連毋忘飛身抱住自己妻子，而另一面，一個少女已接着那個可憐的孩子。

杜瑤珠是臉色慘白，到現在，她還是怕這兩個惡魔，不過，雲中鳳却對少女一拱手道:「是我兄弟保護不週，請他老人家多多原諒，如不滿意，隨時下令，我兄弟將項上人頭奉上……」語聲未畢，人已飛向遠處，只一刹那，人已消失在曠野之地了。

天，越來越黑。

風，越來越緊。

但是，赫連毋忘的心情越來越冷，他滿臉痛苦，看着這個可憐的村婦，他的妻子，爲了孩子，他不希望孩子挨餓，更不希望孩子一無前途，她請求丈夫出外！

「毋忘，進城去，聽田大叔講，城中有氣力，有武藝的，可眞是人中龍，毋忘，你有這好劍法，你自己說，看見過强盜與鏢師打架，全是不知所謂，那你爲甚麼不去試試，家中，因遭了火災，再下去，可能會餓死，你聽，懷兒會餓死，你忍心嗎?讓這個乖孩子餓死?」

毋忘是進了城，毋忘莫名其妙成了名，可惜，他不受抬舉，他爲一對可憐的賣唱父女揭開了眼簾，他看清了亡國奴的眞面目，更看清了江湖人物的自私，卑怯與無恥，他後悔，但是，他想不到，他又該如何的活下去?

回家?唉，家毀了，好吧!既然有人對他如此的重視，他就不能太自暴自棄，有人討劍譜，又有甚麼主子在暗中策劃，那也好，來吧，一邊好妻兒，一邊，打到那裡是那裡，自己如果是落個曝骨荒野，那也活該，亡國奴的下場本該就是如此。

但是，現在，他看到了妻子，叫道:「阿蕙……」

「毋忘，就給他們……吧!」交甚麼，赫連毋忘苦痛地看着將嚥氣的妻子，「你比他們……更蠢、更笨、更可憐!」

妻子是嚥了氣。事實俱在，她到死也不明白，她爲甚麼該死，該受罪，該擔驚受怕，她也根本沒有想到，她甘願做亡國奴，而丈夫不願，就這樣，她甘心爲奴的死了，不甘心爲奴的，還能活下去……

赫連毋忘本來太陰心脈受傷，這一下刺激後，氣血翻湧，他昏死了過去，而少女手中的孩子，却蹩着，不敢哭，臉已脹得紫紅，這孩子的小心靈中，看來充滿了恐懼。

「姊姊，呃，恩公，這該怎麼辦?」是杜瑤珠的詢問。

少女抬頭望了一望杜瑤珠道:「妳臉色爲甚麼這般的白，依然心驚?」

「實不相瞞，我實在不敢相信，血滴子。」

「怪不得江湖人士談虎色變。」

「目下……姊姊，妳看這孩子，還有，這位……這位先生，妳又待如何?」

「這孩子是必須哭出心中之驚恐，至於赫連毋忘，太陰心脈受損，讓他昏睡一會，也未嘗不好，不過，呃，白夫人，請妳幫我一個小忙。」

「但有所命，敢不效勞!」

「好，請妳，代我痛痛狠擊這個孩子一下便是!」

「甚麼?妳……」

「我不忍心，說眞話，我不忍心看這孩子!唉，孩子有甚麼罪?」

誰也看得出這位少女，可不是個普通的女子，別說打人一下重的，那怕殺幾十個人，她可也不會皺眉頭啊。但是，打一個孩子，她不忍心，杜瑤珠莫名其妙，其實，這才是眞正的行俠仗義，而又不畏强暴的英雄人物，她——連上她的朋友，親戚們都是嫉惡如仇，對昧良無恥，仗勢欺人的奴下奴，狗賤種，別說打，殺也不會眨一下眼，可是，一個孩子，並且這孩子分明已受盡精神折磨，事實必須讓孩子哭一個暢快，這才能挽救這個孩子無事，但是她不忍心打，她希望杜瑤珠對她有所幫助。

孩子還是這樣可憐，臉色越來越難看，眼淚在流，可惜無一絲聲音，杜瑤珠是江湖世家，一直以來，養尊處優，並無顚沛、橫遇，今日，她却遭到了生平未有之不幸，事實上她也想死，可惜，她還想到報仇，但是，她却又明白，這個仇，她永遠無法報得了，她如果不是須求對這件事，被逼、引誘、反叛、被救——有個交代，她是不會留下來的。現在，她聽見救她的人，求她打一個孩子，她毫不在意的左手一翻，「叭」的一聲，打得又沉、又狠，而這孩子却被一打之力咽了氣。

「啊……妳……」少女不禁突叫了一聲，「妳那會打得這麼重?妳，打死了他。」

「這……」杜瑤珠可讓這個突變亂了手腳，打，是妳叫我打，重的也是妳的命令，可是，自己並不是一個無分寸的人，那會一下子打死了人，莫非是這孩子受苦太多了，而自己誤打誤撞，將這孩子打死了?

「孩子，你怕了……哈……」一陣大笑聲。

「爹，你快來，快些來啊!」

一陣風，面前多了一個人，杜瑤珠只見一個形如鄉農，粗眉大眼，虬髯戟張的大漢，對這少女如此的親熱，又是如此的柔順:「怎麼了?又亂了手腳了?」

「爹，你已毀了一位大嫂，你還好意思說嘴，如果，再毀了這個孩子，與他爹，唉!你有何面目見莊叔?」

「唉，眞出乎意料之外，總以爲雲氏兄弟一見玉龍俠，定能借機殺死這批狐羣狗黨，並保赫連一門無恙，那料到這一對白陽雙兇，竟敢在江湖聞名喪膽的血滴子前，尚能逞兇，這可算是，妳爹的第二次失算，連莊叔也承認他的疏忽了……」

「爹!你說甚麼?莊叔……說他疏忽了?」

「嗯，疏忽了!」

「他一定是難過死了……」

「流了眼淚……」

「唉，爹，你看，這孩子。」

「放心，爹會令他安然無事，可惜，五毒掌太狠，而且，我始終不相信，赫連太太她眞的一絲武功也沒有，否則，我們也不會如此的大意。不過，此地可不太方便，咱們該走，妳抱孩子，杜瑤珠。」

杜瑤珠不禁一震，「老前輩!」

「唉!妳不認識我?」

「這……」杜瑤珠可怔住了，此人，面善?並不，但是，只見他滿面惋惜之容，分明與自己，至少，也與家人有極大的關連，可是，一時間，她記不起，幾時見過這樣一位莊稼大漢。

「算了，妳替我將赫連毋忘的妻子屍體帶走，跟我走，雖然，前面的村店中有人，我相信他們如不搬走，可難得善終，好在……我另有朋友來安排，妳們先跟我走。」

杜瑤珠竟然像個傻女一樣，由得虬髯大漢指令，她却毫不推辭，走到赫連太太屍身旁邊，跪下叩了三個响頭，然後，一把抱在臂彎中，看一看清，前面已有人影走動，正是虬髯大漢父女，一個抱着赫連毋忘，還帶上他的長劍，一個十分小心的抱住那個孩子，走。

* * *

雪又開始下了……

這是一座破廟，並且在山坳之中，難怪香火不盛，從剝落的金漆看來，還可看出這廟名「山神」。反正每一座山，總有獵戶、樵夫……祈求山神降福。山神而不被人重視，大概這山上已無甚好生發，引不起人的敬意，以致落到今日如此這般冷落的地步。

這一行人來到了這個所在，那虬髯大漢首先將這孩子，用其本身功力打通三焦穴，孩子首先醒來，想哭，可習慣成自然地，只將小手塞入口中，大漢怒睜圓目，手一格，將他小手首先阻止，抖手又是順眉頭三焦聚點，一擊掌，孩子嘩的一聲尖叫，哭出聲來了。

「唉!孩子，痛痛快快的替我哭一場吧……」是這樣的柔聲，並且，大手在孩子頭頂摩挲，一股柔和的勁力，緩緩地，由百會穴直貫而下，孩子已蹩了個來月，他一直爲陰森恐怖的氣氛所困，他不敢哭，始終記得，哭會死，死，到底有甚麼可怕，他不清楚，他怕與媽不能見面，爲了這個緣故，他强忍，他只會流淚，不會哭泣。今日，爲大漢所糾正了這個可憐的習慣，一哭就不會制止，尚幸大漢護住了孩子的百會、心脈，這孩子算是保住了命。奇怪的是，大漢也陪了這個孩子在流淚。

「爹!」是那個少女回來了，原來，她與杜瑤珠在安排赫連太太的墳穴，埋妥了，然後回來，當她發現孩子已能哭，而且神態萬分依戀自己父親，心中不由一酸，唉，可憐，這孩子沒了娘。

「你還不去救那個莫名其妙的劍客?」

「稍待一會也不妨，反正，爲他驅除這太陰寒毒，絕非一朝一夕之力，好在我已把過他的寸關尺脈，此人功力極怪，根基紮得極固，我看三個週天一過，他就能完全恢復過來。這孩子交給了妳，哭倦了，由他睡吧!」

孩子尚在哭，少女接過之後，十分小心地哄騙孩子，漸漸，這孩子眞的倦了，睡着了。

虬髯大漢盤膝而坐，雙掌掌心互抵，漸漸地頭頂冒出白氣，鬢邊見汗，忽然，他定目圓睜，雙手一開一彈，十指如鈎，將赫連毋忘的心口大穴，或抓、或拂、或扣，如鼓琴絃，輕拂柔揚，手法剛柔相配，而且妙不可言。杜瑤珠出名的閃電手，可就看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剛柔點穴，拿穴、拂穴、彈穴，勁力用得之妙，令人嘆爲觀止，而手法之剛猛、肅穆、輕靈、曼妙互不相雜，却又清清楚楚的呈現在你的眼前，世上那有這等好功夫?

這個看來粗魯的虬髯大漢，竟然有這等神妙不可思議的手法，他簡直是天神，可比天神更可親近啊!

忽然，大漢一聲長嘯，長身起立，雙手一抓，赫連毋忘仰面朝天的身軀爲其一抓一翻，變成個伏仆

在地，背後大穴，却為大漢遙點、分穴，明明白白，腳下踏的是車五之宮，而雙手却摟陰陽，遙點大穴，不算稀奇，點而分其穴，這可難得一見。而今，這虬髯大漢可算是一代經穴名家，也祇有這個人材，才可醫治打通這太陰心脈，驅逐其寒毒出體外，而保全一個難得的武聖英才。

就在收功之時，虬髯大漢氣息微聞，汗下如雨。而陰惻惻，一聲冷笑，破廟中立感一陣奇寒徹骨之氣……少女本來看顧着孩子，突然臉色大變，一聲喝叱，已撲向迎面而撞來的綠影，杜瑤珠看得清楚，這一團綠影是個滿頭長髮飄拂，臉色青慘慘，一雙怪眼，隱泛綠光的怪人，穿了一件綠色長袍，看來令人有說不出之恐怖……

少女出手沉狠萬分，並且功力不凡，不過，與綠衣人相較，分明落了下風，這綠衣人却桀桀的一聲怪笑道：「姑娘，妳長得很美啊！跟我回去，桀桀，咱們配一對……桀桀……」笑聲令人毛骨悚然，語音更令人噁心，不過，此人之出手，却是萬分詭異，行動十分古怪，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拐彎，明明在前面，未見如何行動，他已到了背後，再一轉身，他却已在妳面前作怪笑，妳出手，他可以不明其由的，將個醜臉堆上來，妳才一怔一呆之際，他却可以右手圈，左手環的，作勢抱妳，饒是杜瑤珠見識多廣，可也難以捉摸的，這是甚麼身法？

「杜瑤珠，賞他一粒五雷珠，」是大漢在喘氣中說話，杜瑤珠心中一凜，毫不考慮，抖手拿出五雷珠，聞得一聲轟響，又聽得嘶的一聲長嘯，這綠衣人迅疾如箭的向廟外突走，而又一聲微响，跟在綠衣人影後，爆裂不已，這正是五雷珠之可怖處，一炸之威是厲害，但是，對手功力越高，勁力越大，氣息感應，餘勢就能跟隨其後，炸個不已。可是，綠衣人退得快，回得更快，一聲長嘯，又再突入破廟，竟然向虬髯大漢頂門撲到，大漢為了救人，已是筋疲力盡，那有這能力對付這綠衣人的拚命一擊，唯嘆一口氣，咬一咬牙，希望自己的七禽神功餘力，尚可與這綠衣人抵擋一陣。眼前一亮，如今虬髯漢，立即乘勢仰面而倒地，而一聲大震，五雷珠又將這綠衣人阻住，又是嘶的一聲長嘯，一縷火光追着一團綠影，將個綠魔影總算又阻了一阻，不過，杜瑤珠十分明白，自己的五雷珠有限，煉製不易，長此以往，除非別有救星，看綠魔影如此身手，自己一行人，兩個女的，總不是此魔之敵。强有力的一對，一個負了傷，而另一個脫了力，看來，終歸落得個大敗虧輸……甚或受極大的負屈、侮辱不可……

不過，事到如今，阻得一時是一時，再一看，那少女不知甚麼時候，已與自己並肩而立，想必她也與自己一般想法，好，打點精神，再不濟……殺！(自己殺自己)。

綠魔影在遠處怪叫道：「我如不把妳等一個個摘髮割身，筋斷骨折，受盡我卅六種天刑，而後叫妳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哀叫三十六晝夜，老子誓不姓郝！」語聲才畢，綠影已現，這一次杜瑤珠鐵綫索一抖，捲起一陣勁風，向綠衣人環身纏上，那少女不待招呼，身法如箭，直撲綠影。好，這就可以看出，這個綠魔影的厲害，兩個名門之後，一個可是多歷事故的有名人物，出手如電，而身法似風；另一個家學淵源，多經前輩異人指點，武功早已達一流之境。那想到這個綠魔影乃是個武林異材，在北邙山鬼王宮潛修二十年，練成一身極詭異的身法、步法，今晚可算是初現身手……九幽太幻手，鬼爪一揚，好，抓住鐵綫索中空之節，而一手五指箕張，一張綠黝黝的鬼爪，已抓向少女面前，少女幾乎是湊上去讓他抓的，幸虧杜瑤珠一招被制，她心思極靈，而順手一脫，卸去鐵綫索，這長索宛如活的一般，向魔頭捲去，桀桀怪笑聲中，綠魔影是一帶鐵綫索，左手一收，讓過了少女迎面一抓，將條長索一絞一搓，鐵綫索化為點點鐵星……綠魔影却忘了五雷珠，而杜瑤珠脫手甩索之時，掌中挾的五雷珠已乘勢抖出，這一次滿以為可以成功，不料綠魔影却哈哈一笑，鐵綫索所化的鐵星似飛螢般兜住了五雷珠，嘩喇喇一片急响，可憐的廟頂已為五雷珠炸開一洞，在鐵星所帶之勁風牽引之下，向長空爆去，餘音裊裊，可惜，這兩個女子已在綠影的九幽太幻手，鬼影隱現，而嘯聲隱聞，困了個密密實實的。

這綠魔影自以為穩操必勝之劵，笑得更怪，他說得更難聽令聞者難堪，有幾次杜瑤珠想自殺，可是，這妖魔的武功實在深不可測，並且，在如此劇烈打鬥之中，他可是目光如電，二女的一動一靜，連她倆的心事作如何打算，他都猜了個十不離九，他竟然一面阻截，一面又狠狠的刺了她倆幾句，弄得兩女氣苦不已，求死無門……

唉……人，可不能太狂啊！綠魔影雖是身懷絕技，並且，已看準了兩個少女經歷太淺，難是自己對手。不過，兩個有力的呢……傷可能會好，乏力可以緩過氣來，又何況，困獸猶鬥，而且「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那可以掉以輕心，綠魔是有備而來，他希望一出山便立一大功，威震江湖，能夠扣住這裡的人，他的目的就算達成，為了要全勝而退，他更求試一試，這二十年苦功有否白費。他在拚命賣弄，也是拚命逞兇威，兩女的而且確，被鬧了個心神俱震，且筋疲力倦，漸漸地，已為綠魔影的鬼聲所懾，心神難支，一個個將自動投其陷阱之中……

「嘶」的又是一聲厲嘯，一縷綠影，其疾如箭的向廟門奪出，遠遠傳來一聲極詭異怪厲的哭叫聲：「你們……始終逃不出……太幽祖師……之手……」話聲歇，可是話音盪漾，杜瑤珠與少女是疲不能與，一個個跌翻於地，半晌才算回過氣來。

「爹……爹……」

「孩子，放心吧！爹死不了！」

「那惡鬼呢？」

「他那是惡鬼，他是惡魔，唉！在武當四眞手下漏網的惡魔，竟然重出江湖，莊叔就是為了他而來，風聞他潛伏在三十年前被毀的北邙山鬼王宮中，為其參透了九幽太幻經，怕他與正教中人作對，今日一見，這惡魔確有些鬼門道，尚幸這位赫連兄弟，這一招分光掠影，好……眞好，就算郝天應機靈，可也免不了背後三大穴為其所中……這就夠他三幾日的不便，我們大可躲得遠遠的……」

「躲他？」

「甚麼？不服氣？」

「爹！你！」

「我，眞氣……失調，我那能這麼快的復原？」

「尊駕是救我而失力……」

「你明白就好了！」

「好，你我後會有期。」

「你還想走？」

「我不得不走。」

「到那裡去？」

「到我該到的地方去！」

「閻王殿？」

「那也不錯。」

「朋友，你糊塗得可憐，更可恨，我以為閣下，總算飽讀經書，難道連『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這句話，也分辨不清？」

「我為甚麼應該服從你？你以為施恩沽譽，就可以令我入彀，你以為你們這樣做，我就會乖乖的上你當，中你計，交出劍譜來……」

「甚麼劍譜……」

「你何必假裝，你們謀的是甚麼？」

「謀求個死得其所。」

「你……哈哈……好，再見。」

「你自以為痊癒了？」

「此乃在下之事，與你何干？」

「我救過你啊！」

「我也已還報了你……」

「可惜，這一招分光掠影，令你血氣又再失散了，你大可摸摸『攢竹』穴，可感到酸痲，然後回過手來，頭後天柱穴有脹熱之感，這四個穴道，看來輕微，但是，影响極大，對你以後……唉，可能令你抱恨終生，當然，命是你的，與我何干？但是，死得光明正大，轟轟烈烈，我又何必阻你，祇怕死得不得其所，再像你那樣的傻死，我認為不值得，如此而已……」

赫連毋忘不再言語，事實他已明白，自己身受陰傷，醒來時，氣血通行無阻，也因為這樣，他才在綠魔影縱橫跳躍時，近身之際，他一招分光掠影，駢指當劍，將那綠魔影擊退，如果長劍在手，他自認，可以令這綠魔頭身受重傷，想到劍，不由臉色大變，劍……

「至於劍譜不劍譜？」大漢又開口了。

「且慢！」赫連毋忘神色倉皇地阻止了大漢的話：「我的劍呢？」

「劍，這樣柄黑黝黝的不起眼的破劍，誰留意了？」

「你說甚麼？」

「瑤珠，別與他說笑，劍，是他的命……哈哈……老弟，你這不是欲蓋彌彰，譜在劍中，劍在譜中，是不是呢？」

「你……」

「何必如此，唉，說實在的，你的劍譜是不錯，可惜，却缺了一頁，對不對？」

「你看過了？」

「沒有。」

「那你怎知道劍譜缺了一頁？」

「因為這一頁在我身上。」

「你……你說甚麼？」

「我說這天琴三老，以苦思求索的一部劍譜，最後一頁在我身上，我並不想仗劍成名，我更不希望那些自命獨門秘訣，故神其技，故秘其珍的作法。武學之道，不是自秘自固，更不可令其絕技、絕學，莫名其妙的失了傳，老實說，當我們聽到有一個未名劍客時，我們心中動了動，萬想不到，這部劍訣會引出這樣大風波來。到今日，我們看出你的劍法，唉，我那莊老弟可就難過得不得了，他直怪他發現得太遲，不過，這些話也不用說了，再談這個劍譜，我非但不想要你的，我還想給你補補全的。」

「難道除了這話之外，你就講不出第二句話？你不相信？好，你且看看，這頁劍譜，與你的劍譜紙張，字跡是否一樣？」那大漢從懷中取出一張薄如蟬翼紙張，上面密密痲痲的蠅頭小楷，赫連毋忘臉色通紅，拿到手中，他的手還在抖呢！

大漢又遞過一柄墨劍，赫連毋忘一看，劍根本無人動過，他用力

一旋劍柄，原來，劍柄中空，他取出一卷紙——劍譜，原來這無名而又震動江湖的劍譜在他劍中！

大漢却對杜瑤珠道：「我姓莫，妳父親喪門神與我是師門之交，我曾抱過妳，可惜，他自陷於于青羅網之中，他死得可憐却也可耻。本來我不願過問此事，全伏莊叔的譬解，我救了妳，希望妳有所醒悟！滿奴那會有甚麼好心腸，貪圖富貴，號令羣雄，唉！全是殺人不見血鋼刀，以後，血滴子不會難為妳，至於妳將來，妳自己看着辦吧……但求妳，別再為滿奴作事……那就不枉我今日救妳一場……」

「莫大伯……我……可是，現在舉目無親了，其實，你也該看得出來，我已恨透了于青，由其逼我引誘赫連先生開始，我就恨透了他……」

「……這……我明白！」

「我該有個立足點，莫大伯，你不會棄我不顧……」

「莫先生！」赫連毋忘眼中有淚，哽咽說不出話來。

「抱起你的孩子，去看看令正的墳……然後，我們該走了。」

「是！」是這樣的乖，這樣的聽話，赫連毋忘小心翼翼的抱起睡得極沉的孩子，走，隨衆人走出破廟，夜黑如墨，却見白雲四飄，却也算是黑白分明……

有一個小土饅頭，杜瑤珠更做了個記號，是一個村婦的墳！

赫連毋忘却依稀看見太原城外，義莊地上兩個土饅頭，他淚眼中說着：「亡國奴，又是一個亡國奴之死！」

以後，以後又該如何？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談談吧，現在這個故事就算是完了。

上文提要： 陳淵與天嬌途遇一衆美女簇擁一轎，轎內人酷似天嬌，陳淵生疑，一路追踪却窮追不上，而天嬌早已悄悄地跟踪去了。午夜，曠地上四個轎夫在密談。他們是江湖馳名的四霸，都服役在楚姬公主麾下，其中嘉陵漁隱資格最老，洩露楚姬公主乃在大巴山神農架，已歷傳千百年之久。因附近頻傳俊男失踪，大和尚為探究原因入巴山，身陷計謀與楚姬生下了小公主即天嬌……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白髮神尼

天嬌赴會見生母　陳淵茫然飲玉液

嘉陵漁隱又道：「難以令人置信，侍女生侍女，公主生公主，竟從無男兒，是故每隔若干年，更遠的地方不得而知，那蜀東楚西一帶必有不少英俊壯男離奇失踪。」

「而且，」岷江神龍道：「必然從此再無音訊，那離奇失踪的少年必然從無人能活着離開神農架……」

北風遒勁，又在盈耳呼嘯，江濤拍岸聲，又再隱隱可聞，因為都沒言語，甚至陳淵的心兒也在下沉，任誰也沒說出，甚至都閉起嘴來，但任誰都知道，那般英俊健壯的少年結果是如何，當然是結束了生命。

不知何時，嘉陵漁隱又在說了，聲音聽來好遙遠，說道：「當眞是尋遍天下，楚姬公主都尋不到佳偶，擄來無數英俊健壯的少年郎，公主都看不上眼，這就是當中無數的少年郎忽然離奇失踪之故，而且從此杳無音訊，不料來了個大和尚，佳偶倒送上門來，公主擇偶奇苛，自是別具慧眼，而且，佛教自漢以後，才傳入中土，至唐三藏西天取經後而鼎盛，公主自先代起，便已隱於神農架中，與世隔絕，自不知和尚酒色財氣，四大皆空，竟一眼就看中了。

「當然沒人告訴過我，我不過是想當然，無塵大師為尋查拯救那失踪的少年而來，雖尚不知失踪的少年落在宮中，但人迹不至的野嶺深山，那來這玉宇瓊樓，這麼多千嬌百媚的女子？」

當眞不可以貌取人，沱江人屠竟又插嘴道：「想當然，大和尚必以為就是狐妖山怪作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和尚便有無邊法力，通神的武功，沒有實據眞憑，一時却也發作不得，於是『阿彌陀佛』女施主佈施則個。於是，山珍玉露，餚香酒冽，錯就錯在大和尚不茹葷酒，善哉，阿彌陀佛，和尚口不沾酒杯，那酒香却一個勁兒往鼻孔裡鑽，必也是如此這般，大和尚也就鑽入公主的被窩兒裡去了，任由擺佈。」

嘉陵漁隱點頭道：「我們同時也飲玉露，不知只聞其香，是否會情思迷亂，必也是這般如此，公主不久就已身懷有孕。」

陳淵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他不過遠遠地聞得酒香而已，可不是心跳漸漸加劇，臉也熱了起來，可不是意馬心猿，情迷意也亂，而且漸漸……漸漸亢奮起來。

「若我猜得不錯，」嘉陵漁隱繼續說道：「一旦產下女嬰，眞不明白，為何總是女嬰，不知是否先代定下的律例，女嬰之父，那少年，便從此消失無踪了，但公主產下小公主，不僅大和尚，連小公主也消

失無踪。

「原來大和尚功力深厚，雖然破了色戒，在那幾近一年之中，功力却漸漸恢復了，只不過也僅手脚已不再那麼酥軟，自然不敢動聲息，幾近一年，在宮中幾近一年，如何會不明白一切，知道公主是人而非妖非狐，宮中甚至連那八個侍女，武功皆奇詭絕倫，明知功力已盡復，也是不能爲敵的。是以公主產下女嬰，大和尚立即……究竟是明搶，還是暗偷，我可不得而知了，只知大和尚不僅能逃出神農架，而且還連他的親生骨肉也帶走了。」

沒人插嘴，嘉陵漁隱掃了三人一眼，才又繼續說道：「你們想：那公主生下的小公主便是公主的傳人，如何不急，這就是從無人能進入神農架，進入後也休想能活着出來之故。竟把我召喚了去，就我所知，還有洪湖的混江龍江滔、君山的洞庭君、雲夢的姚大海都分別召喚入神農架。」

「於是，」岷江神龍道：「你又立即約會我們，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蜀中四大川，支流以百計，凡是流經之地，何處沒有尋過，而且尋訪了這麼多年。」

「豈僅我們。」嘉陵漁隱道：「洞庭君也搜尋遍了湘、資、沅、澧四大江及其流域，雲夢的姚大海也把鄱陽、太湖、高郵、邵伯、微山，以及境內的名山大川，何處沒尋訪到，都想：大和尚不僅有了女，而且怕公主追踪，必已還了俗，那知……」

「那知，和尚仍是大和尚，」岷江神龍道：「竟然仍在和尚廟裡。」

「這就是所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

金駝子竟一聲噗嗤，道：「你這屠夫也掉文兒，不怕笑掉人家的大牙，這叫實者實之。」

「好啦，」嘉陵漁隱長長吐了一口氣，道：「總算岷江神龍你機警，這番立了大功，我們也沾了你的光，請。」

端起酒杯，向三人照了照，陳淵已聽得明白，才知所料不差，敢情天嬌姑娘眞是無塵大師之女，而且還是小公主，便也明白無塵大師爲女兒結合了姻緣，塵緣已了，已無牽掛，自知破了色戒，罪孼深重，多一刻也不停留，立即圓寂了。

若是天嬌眞的追踪下來，知道她是小公主，登時心下凉透了，顯然楚姬公主已知天嬌追踪來了，若然母女相認，會不會回去那巫山之陽，高丘之阻？

耳邊響起了嘉陵漁隱的聲音，應該說是心上，是他不自覺又記起老漁兒說過的話來：「從沒男人能進入神農架……」

「從沒人能活着走出神農架來……」

「一旦生下女嬰，那男的就得死……」

能活着出來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和尚，天嬌的爹了，但仍是苟且偷生，一旦長成婚配，無掛無牽，塵緣一了，便不願再躲藏，立即圓寂了。

現在，他眞的明白爲何劍術已通神的神尼一聞那笑聲，立即神色大變了，這樣桀驁不馴、名震武林的四霸天，竟然心甘情願爲楚姬公主服賤役多年！他雖未下過武當，但近着武當的湖廣，湖廣的英雄豪傑，如洪湖的混江龍、洞庭湖中，君山的洞庭君，尤其是雲夢潭的姚大海，皆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他豈有無耳聞的，竟皆爲楚姬公主服役，必然也如這四霸天一樣。想一想，四霸天一見楚姬公主的侍女都拱手而立，更何況是楚姬公主了！

他心中眞是寒透了，像掉在冰窟裡一般……

啊呀！是否他心頭這一凉，臉不熱，氣不浮了，反而氣沉，竟沉入丹田，啊呀！眞氣竟由散而聚沉入丹田！

是否由於心中凉透之故，心氣不浮，意不亂，情不迷？也許，但適勁的冬夜江邊的北風，割在他的臉上，本來他由北邊來，躲在樹後，亦是背向北的，只因聞到酒香，渾身四肢頓覺酥軟，慌忙轉過身來，面北盤膝趺坐，試運眞氣，是以此刻臉上北風如割了！也許，這麼一來，那酒香也不再鑽入他的鼻孔，還有，北風勁吹之下，他又身在北面，那酒香便也入鼻，已不再濃烈了。

登時心下一想，試着氣沉丹田，眞氣竟然能由散而聚，沉入丹田，忙不迭眼觀鼻，鼻觀心，小周天又大周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可不是眞氣漸漸又圓團團、光灼灼起來，不用試，四肢百骸也漸漸不再那麼酥軟了。

不知過了多久，一定好一陣了，驀聽人聲不再是從背後，而是從身前的林中傳來，啊呀！亮光！

耳有所聞，目也有所視了，睜眼一瞧，只見夜霧瀰漫的林中，有無數燈光在浮動。

「必在這林中……」

陳淵大吃一驚，是女子的聲音，但也才知道，先前身形並未敗露，否則也不會搜尋了。

只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倒小看了那小子，只道四霸天憑武功、憑威名，絕無人敢近身的，若有人敢進入林中，四霸天沒有發覺不出的，那知搜遍了上下數里江岸，竟會不見人，可知必在這林中了。」

另一個女子的聲音在近處傳來，說道：「會不會……發覺不對勁兒，悄悄溜走了，我們都見到了，那小子的脚下功夫端的不弱。」

顯然是向他藏身之處環搜過來，越來越近了，便聽另一邊的女子道：「你難道不知是誰斷了這小子的退路？」

陳淵已聽出來了，說話的是那個名叫小玉的姑娘，除了那個甚麼雙成，必然以她爲首了。又聽一人說道：「早知如此，先把他擒住了再說。」

「胡說！」是小玉姑娘的聲音道：「公主算定，必不只他一人，必有一人在暗處，不過是等待那人現身來，也許，這小子故意現出身來，不過是引開我們的注意，若然擒住他，豈不上了那人的當？」

「那人，」另一個遠一些的女子說道：「可眞是小公主？」

「你們不見連雙成姊姊也出動了麼？竟由她斷了這小子的退路，公主雖然未明言，我們也可猜得到了，你們說，可見過公主流過淚麼？不但吩咐綵舟緩緩而行，分明是在等待，而且，無論追踪我們的是甚麼人，即使是這小子，也不許我們傷害他。」

陳淵向頭上樹梢左右望了望，這小玉所說是眞的嗎？天嬌不告而別，明知他會追踪，故爾任由他現身出來，分散這夥人的注意，她却在暗中躡踪而行，怎麼他竟會沒想到，必是如此，否則怎會發現不出天嬌的踪影。

糟了，夜霧瀰漫，越是夜深，也越濃了，只見燈光，必是一個女子，提着一盞燈，先時相距尚遠，現在雖然在密林之中，燈光不時被林樹遮擋，乍明還暗，但越來越近了，燈光也越明亮，霧中的光環也越加明了。

光環，燈籠的光亮，在濃霧中形成了一個個的光環，是的，燈籠，甚至，他連琉璃燈籠也見得到了，但他的手與脚，竟仍然癱軟如故，只不過僅心不跳、臉不熱而已，何況，當眞，四霸天，那四霸天是否仍在身後，火光像是熄滅了，但那些似玉如花的姑娘，提着燈，越加近了，不，相距已不足兩丈。

他曾見到那個最年幼的姑娘，把沱江人屠踢了兩脚，那身、脚法之奇詭美妙，端的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自知手脚便不癱軟，只怕任何一個姑娘，他也不是對手，也逃不出手去，何況來了這麼多，五個？六個？

他心不跳，却陣陣緊，雖然小玉吩咐過，不准傷害他，但也不能想像，一旦落入這些姑娘手中，若被她們擒回那……有命進入，沒命出，從沒人能活着出得來的神農架……罷了！

雖然在濃霧中，那燈籠的光亮也照射到他身上來了，更近了。

只聽那小玉的姑娘的聲音，簡直已近在眼前，說道：「眞奇怪，都搜查遍了，怎會無影無踪無跡？」

只聽另一個女子道：「早知如此，早該把那小子擒住了！」

小玉姑娘，像是舉高了手中的燈籠，顯是在向樹上照看，說道：「你知道甚麼，公主吩咐，即使見到了，也要躲開，也要假裝不見，擒他做甚麼，不過是明知他與……」

「與小公主有關？」

「公主雖未明說，但我猜想，公主必已見他和小公主在一道兒，任由他進入這林子裡來，不過是等待小公主現身出來，但子時一過，小公主若仍不現身，那才擒住他……」

「眞令人不解，」近着小玉的一個姑娘道：「這麼多年來，小公主端的被甚麼人收養了？眞不信，這世間之上，竟有這麼神奇妙絕的輕身功夫，竟連我們也發現不出，找不到的。」

就在這瞬間，陳淵耳邊有了話聲，說道：「別出聲，聽着了，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都不許你出聲，我們走後，不許你追趕，也不可回去峨嵋，去邛崍山等候我，我脫了身，立即去和你相會！」

天嬌！是天嬌的聲音，原來就在他頭頂，顯然早已在頭頂的樹上。

說時遲，早聽連聲歡呼：「在這裡了！」

「啊呀！眞像……」

「眞像公主一般模樣兒！」

江岸一邊，好快，颯颯風聲不絕於耳，那琉璃燈籠已環成了個圓圈，相距不過兩丈，明亮的燈光之下，如何會看不見，側後的林空中，天嬌姑娘不但現出身來，而且立即被小玉爲首的七個姑娘圍上了。

歡呼聲中，更間雜着嘖嘖連聲，形成了一個圓圈的六盞琉璃燈，都高高舉了起來，照在天嬌姑娘的臉上、身上。

小玉姑娘躬身道：「姑娘請，既然追踪了一日，何不請上綵舟，公主已在舟中等候多時。」

陳淵的心却在下沉，下沉。天嬌在暗中跟隨，或前或後，這是他早已猜到了，却不料竟在頭頂的樹上，原來今日他的一舉一動，全在人家眼裡，只不過假裝不知道了，已知道了她的身世，大和尚竟會是她的爹，她的娘親原來是楚姬公主。

天嬌竟會是心甘情願與這樣一個母親相認，把他拋下？隨她回去神農架嗎？

當然不是，但不如此，他就會落入她們的手中，便是不把那四霸天放在眼裡，絕逃不出這幾個女子的手去，是以這才被逼現身出來，而且把搜尋而來的這幾個女子引開去。

只聽那小玉又道：「姑娘請，公主已等候多時。」

旁邊那高舉燈籠的女子，笑顏如花，說：「我們該稱小公主了，我先去稟報。」

天嬌綳緊臉兒，冷極了，頭也不回，當然也不敢回頭，倒快步當先向江岸走去，而且一言不發。

簇擁着她，兩個女子搶先引路，小玉伴隨在她身邊，四個姑娘隨後，好快，簡直都脚不沾塵，燈光由明而暗，只一會工夫，已無影無踪。又見濃霧滿林間，甚至不見天星。

北風又怒號，拍岸的江濤也成了驚濤，林空中，四霸天已不知去向。

去了，遠了，他親親密密的天嬌原來是小公主，這下隨同楚姬公主回去神農架，是否一入宮門深似海？

四霸天述說楚姬公主的來歷，與世隔絕的行徑，天嬌，她會以為傲？還是以為羞？她會成為楚姬公主的繼承人嗎？

他會從此永遠失去她？永不能再見她嗎？

即刻，他必須即刻恢復功力，但一個週天，又一個週天，僅能手脚可活動自然而已，不由他不嘆了口氣，心想：連無塵大師那麼高的功力，尚且用了一年工夫，也才能漸漸恢復功力，他有多大的道行啊，罷了！

何況他的心兒那能靜得下來，心潮不僅在起伏，簡直在洶湧。

天嬌怎說啊？不許他回轉峨嵋，他明白，是不願讓神尼知道，她已落入楚姬公主手中，神尼昨夜一聽到那哭泣聲，立即變了臉色，可知並未瞞過她，現在，他豈會還不明白的，想想四霸天這樣名震江湖的人物亦心甘情願為公主服賤役，洪湖、洞庭湖、雲夢澤那自是整個湖廣的英雄好漢盡皆臣服，為她役使了，誰敢為敵？

不許他追踪，他又怎能追踪，功力幾乎已失，手軟脚軟，只怕連身無武功的人也不如了，豈能追踪楚姬公主的綵舟？今日他脚下不停，追踪了一日，只知必在前頭，連綵舟的影兒也沒瞄見。而楚姬公主的綵舟還是因等待天嬌姑娘，等待小公主，緩緩而行，否則，只怕早已去無踪影了。

現在他已再不驚奇了，四霸天，陸上作了轎夫，自是行走如飛，水上……嘿！金沙江的金駝子、岷江神龍、沱江人屠、嘉陵漁隱，只看這蜀中四霸天的名兒，就知水上功夫比陸上更了得，便功力不失，他又豈能追踪。

眼看夜霧茫茫，耳聽江濤澎湃，豈僅不見了那琉璃燈光，連身後林空中的火堆的熊熊烈火也熄滅了，心想：天嬌姑娘登上了綵舟，人家母女已團聚，楚姬公主苦尋了多年，簡直是地覆天翻地尋找了十多年的女兒，傳人，已回到身邊了，綵舟必已立即起航，回轉那巫山之陽、高丘之阻去了。他那能追踪？

天嬌，他的天嬌，雖尚未花燭洞房，但已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已是他的小娘子了。

而今，去了，必已遠去了。

他心下豈僅似這夜霧般迷茫，簡直無限悵惘！

去了，遠去了，今生今世，是否一入宮中深似海，他永遠失去，永不能見她了嗎？

不，他雖初下武當，天下多名山，他雖皆未登臨，但神農架却在蜀之東、楚之西，近在武當山之南、巫山之北，他豈有不知的，有了地頭，豈有尋訪不到的，即使天嬌一入那瓊樓玉宇的宮中深似海，無塵大師，那大和尚既然能找到，他豈有尋訪不到的？

唯今之計，當務之急，便是先恢復功力，且慢……

忽然他心中一動，天嬌在他耳邊怎說？

去邛崍等候？

為何要他去邛崍等候？

當然，他知道，她也知道，都聽到神尼說過了，朱梅在神尼相助下，埋葬了她爹後，便留在邛崍山中了，在雪地冰天、茫茫的銀色世界中，守墓三年，她知道，天嬌知道，那麼要他去邛崍等候，豈不是要他去到朱梅身邊，陪伴朱梅？

朱梅，多可愛的朱梅，那麼柔情似水，那麼純真，美得那麼清新，多像雪嶺的幽梅。

愛他愛得那麼情痴、火熱，像烈焰一般的天嬌刺傷他、磨折他，為甚麼？不就是妬嫉朱梅，那非他不能別嫁的朱梅，天嬌，已是他的小娘子的天嬌竟會要他去到朱梅身邊，去陪伴朱梅？

一時之間，他倒怔住了，他怎會不愛、不喜那清麗絕倫、那麼美、那麼柔情，而且又把她裸體抱滿懷，抱了那麼久的朱梅姑娘，但他敢愛、能愛嗎？

他怔住了，是呀，天嬌姑娘雖然已拜天地，已拜高堂，但並未花燭洞房，天嬌仍是姑娘，那麼妬嫉得差點殺死他的天嬌姑娘，竟會要他前往邛崍，陪伴朱梅？

他的心兒又在下沉了，是否天嬌知道她這一入神農架，去到那巫

山之陽、高丘之阻，便一入宮門深似海，和他永無相見之日了？難道天嬌又不可愛，愛他又不愛得更痴、更熱、更狂、更令他感動，即使傷他、磨折他，也無不是愛，更愛得刻骨銘心，何況他和她已拜天地，已拜高堂。

夜霧更濃，更迷茫，他也更迷惘了，就在他迷迷惘惘間，突然，不是，一定早已嗅到了，只不過突然才警覺，酒香，而且比先前更濃烈，令他大吃一驚。

可是因為心中情潮洶湧，令他前功盡棄，但也不能酒香更強烈呀！

夜更深，霧更濃，像在石窟中一樣，伸手不見五指，但怎會感覺到有甚麼東西遞近他面前來，忽聽有聲音說道：「快把這酒喝下了。」

酒，原來是酒，楚姬公主宮中的玉液瓊漿，不怪酒香那麼濃烈了，但，這人是誰？

他知道，他只要喝了酒，豈僅功力立即恢復，且能增長功力，常飲，更能長駐青春，簡直是無上至寶，這是誰？竟特來給他？簡直令他難以置信！

分明已遞到他面前來，但他竟不敢伸手去接。

「咦！你是誰？」

「快！」那人的聲調急促，不容他遲疑，覺得下顎被那人一托，再一捏，不容他不張開口來，把酒灌入他口中。

「嚥下，快，屏住氣！」

托他下顎的手已掩在他嘴上了，不容他不屏住氣，一股暖氣，竟然覺得是熱灼灼的暖氣，直透丹田，知道是那玉液瓊漿立生作用，那敢怠慢，忙不迭把真氣運行全身，一個週天，又一個週天，他感覺得到，那人已坐在他身後了，兩掌貼在他背心上，奇熱的真力，也已透入他體內，與他自身的真力合而為一。一個週天，又一個週天，運行起來，他也漸漸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北風不再呼嘯，勁風掀起的拍岸的江濤，也不再是驚濤，那奇熱的感覺，像要令他消溶了，不，他自身也成了鎔爐。不不，忘我的境界，甚麼也不覺得，無聞亦無覺。

直到北風又在割裂他臉上的肌膚，感到不是寒涼，是清涼，他睜開眼來，只覺渾身百脈舒適無比，一躍而起。

啊呀！霧已消散，只有曉煙在冉飛，原來天色已大亮，只有北風仍在呼嘯如故。

都記上心頭，四肢百骸，非但那癱軟的感覺消失了，而且，真力倍常充沛！酒，楚姬公主的玉液瓊漿，果然，小飲一杯而已，竟也能增長功力，心想：這就不怪了，那些花朵兒一般的女子，個個都武功絕倫。

且慢，他記起來了，伸手不見五指的濃霧瀰漫中，伸過一隻手來，把那玉液瓊漿灌入他口中，而且，分明還把他的渾圓熱灼、無比渾厚的內功真力，輸入他體內的人，是誰？

是誰呀？他從未感到自身的功力如此充沛過，分明倍增了，但絕不是由於那酒的功效，分明是那人把畢生的功力輸給了他！

為甚麼輸給他？端的是誰？

曉煙在冉，只有冉飛的曉煙在繞老樹，深冬葉落林也疏，那人是誰？去了何處？

陡然間，他渾身一震，看見了，敢情在他身後，萎頓地靠在樹上，面白如紙。

他渾身一震，因為他已認出來了，竟是……啊呀！怎會是嘉陵漁隱？

可不是嘉陵漁隱！蜀中這四霸天，唯有這嘉陵漁隱，他瞧得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昨晚他不時在林空中踱起步來，好幾次，幾乎走到他隱身的樹前來，火光熊熊，他如何會看不清楚。

「你……是你！」

陳淵目瞪口呆，除了他，還有誰？為何不僅把那延年、強身、助長功力的玉液瓊漿灌入他口中，給他飲了，不僅令他恢復了功力，而且倍增了功力，而且，竟會把他畢生的功力輸給了他。

臉色蒼白如紙的嘉陵漁隱，竟然臉帶微笑，一雙眼睛，那還是內功深厚的人的眼睛，非但不見精芒，昨晚，他見到過我，但此刻却黯淡極了，微笑在臉上，黯淡的目光，凝視着他，說了，含笑，怎麼會，那笑容竟是那麼慈祥？

他在點頭麼，但連點頭，也像是有氣無力，說了，話聲不但微弱，也是有氣無力，道：「你過來些，讓我……讓我看看……看清楚你。」

陳淵竟是不自覺的彎下腰來，真不明白，怎會感到眼睛酸酸地，一定是被遒勁的清晨的北風吹入眼中，是以濡濕起來。

「是你，」低下頭的陳淵說：「把酒給我飲了，而且把功力輸入我體內？」

嘉陵漁隱連點頭也像是無力了，却兀自含笑，笑得那麼慈祥，說了，雖然話聲微弱，雖然清晨的北風在呼嘯，總算陳淵還能聽得清楚，說道：「好了，幸是小公主即時現身出來，你才不會……落入他們手中，若見這麼英俊，真是人中之龍，她們絕不會放過你的，現在，我再不躭心了，我把酒暗中留下來，總算……及時給你飲了，得

免……重蹈我的……覆轍，你飲下了酒，再得到我輸入的眞力相助，而今百竅皆通，你將會感覺得到，現今你的功力已不僅倍增了。」

陳淵却霍地跳了起來，爲何他要如此，這嘉陵漁隱對楚姬公主那麼忠誠，甚至甘爲她服賤役……還有四霸天爲何只見他一人，那三人去了何處？會不會是個陷阱？

他不僅跳了起來，而且迅速把附近的林中搜查了一遍，果然倍覺輕身，精力也倍覺充沛，與前已判若兩人。

只聽嘉陵漁隱說道：「難道你昨晚沒聽清楚麼？楚姬公主已免了我們的賤役，小公主已回到她身邊，再不需要我們服役了，只不過岷江神龍這是他的地頭，才護送一程，也不過是表示敬意而已，金駝子與沱江人屠已回他的老巢去，早已走了。」

「原來你早知我躲在樹後？」

他耳目並用，當眞荒江、野林，清晨，半個人也沒有，他又如何不信，人家把那珍如至寶的酒也給他飲了，又把功力輸給了他，而且笑得多慈祥。

嘉陵漁隱點了點頭，說道：「我把埋藏在心中多年，從沒告人的話都說了出來，若要告訴他三人，豈會等到今日，只因我的……時日無多，不告訴你，便無時刻了。我要知道，從無人知道的，有關楚姬公主的來歷，即使你娘親，即使是那無塵大師，皆不知道的。」

「我娘！」陡然間，陳淵不僅心頭，渾身也爲之一震。「誰是……我娘？」

「峨嵋……優曇呀！」嘉陵漁隱簡直是喊叫一般說了出來，其實他的聲音越更微弱了，笑，仍在他臉上，但眼睛，那目光黯淡的眼睛却垂了下來。

「不好！」

陳淵大吃一驚，知道這嘉陵漁隱把渾身的功力輸給了他，盡輸給了他，已是油乾燈將滅，只要兩眼一閉，就會……就會長眠了，那敢怠慢。霍地一旋身，搶到嘉陵漁隱身後，一掌拍落，一股純陽眞氣透入他體內。嘉陵漁隱那漸漸冷却的身子，便又漸漸暖了，垂下的眼瞼便又睜了開來。

「不不！」陳淵叫道：「你不能……死！」

陳淵迅速一旋身，坐了下來，把搖搖欲墜的嘉陵漁隱靠在他胸上，顯然，這老漁夫的眞力與心力都已耗盡，呼的氣比吸的氣更多，但雖臉白如紙，却兀自含笑，只有瀕死的人才會有那樣黯淡的眼神，不，應該說，壓根兒已沒了眼神。

顯然已是命在須臾，快斷氣了。

不，他不能死，坐在他身後的陳淵恰和他換了個位兒，忙不迭猛吸一口眞氣，也和先前嘉陵漁隱把功力灌輸給他一樣，也把先天純陽眞氣徐徐輸入他體內。

他非徐徐輸入不可，否則嘉陵漁隱已是極脆弱的心脈，必會斷裂，反而會加速他的死亡。

不，不能死，他想知道，他要知道的太多，太多了。

從小，他就當神尼是娘親了，峨嵋優曇，佛門弟子，怎會是他娘親？小時候，他不懂，但由嬰孩到孩童，却是在神尼懷中滾大的，一直滾到懂事了，但在心裡，仍當她是娘親，他身上穿的，雖然髒了、縐了，却仍是簇新的，甚至令天嬌也生嫉的新衣，甚至連天嬌，也不由她不疑心，是慈母手中綫。

現在，嘉陵漁隱却說了出來，他只能說不十分驚駭而已，但激動之極，他要知道的是，嘉陵漁隱怎知神尼是他的娘！

神尼又是他的甚麼人？

一定是他的「甚麼」人！一定竟會把楚姬公主的玉液瓊漿留下來給他，而且，把畢生的功力也輸給他了，甚至，眞力耗盡，快死了，爲他而死了！

陳淵不僅是讓嘉陵漁隱靠在他胸膛上，慌忙把眞力徐徐輸入他體內，幾乎，已有些明白是他的甚麼人了，會爲他而死的，還會不知是甚麼人？

不不，不能死，他要知道……要知道的太多了。

太多了，眞是萬語千言，眞不知從何說起，從何問起，又迷惑，又激動，就是開口不得。

嘉陵漁隱顯然呼吸均勻了些，他只能見到他嘴角浮現的微笑，一個垂死的人竟然嘴角仍然浮現微笑，身子毫不動彈，他在望甚麼啊？無神的一雙眼睛黯淡更渙散，分明一片迷茫，却又凝望着迷茫的遠處。

他隨即就明白了，嘉陵漁隱望見了遙遠的遠處，而且是遙遠了的、失去了的過去。

只聽他漸漸微弱了的聲音低聲地說道：「好久……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你今年二十歲了，是不是？那麼，二十年前了，當然，就是你出生的十個月前的一個晚上……」

這嘉陵漁隱怎知他今年剛好是二十歲了？出生前十個月的一天晚上，怎會記得這麼清楚，他像是呆住了，但激動得抖顫了一下，那知他的手掌只不過稍微離開嘉陵漁隱的背心，登時又搖搖欲倒，他那還敢分神，而且，護着這老漁隱的心脈，眞力只能徐徐輸入，是激動不得的。

嘉陵漁隱又在說了，道：「那是一個春天的晚上，天上只有一彎新月，能獲准進入神農架的，只有我了，不僅我的地頭近着神農架，而且，楚姬公主知道我對她的忠誠，不僅是因爲公主有大恩於我，澤及蜀中，且只有我才了解公主，不過是超然於世俗的禮教之外，應該說是超越於禮教之前，絕非是妖邪淫佚，因此，我這忠誠，就不僅是感恩，也不是由於敬畏，而是發自內心的虔誠，楚姬公主目光如炬，故爾有甚麼特別需要，不是市塵所能取得的，便命我備辦，一年中，但也難得一兩次，那日，我奉命進入，到達宮前，已是新月初昇了，駭然竟見一個大和尚與公主對坐，後來才知是無塵大師，後來也才知道，爲何大和尚跑進神農架來。

「無塵大師不但是得道的高僧，而且武功已達到了通神的境界，那是我早有耳聞的，必是聽得傳聞，無數壯男，而且必是英俊才智的少年，連續離奇失踪，必也聽得傳言，神農架中有妖狐作祟，大師自有慧眼，一見公主，知是非但不是甚麼妖狐，而且絕不是淫佚之輩，想來這就是與公主對坐之故。

「我又如何會不了解、不明白，公主眼中豈有甚麼佛門弟子，只不過衣着上，在公主看來，怪異些而已，楚姬公主，自也別具慧眼，豈會以年貌擇偶的，大和尚神光內瑩，寶相莊嚴，大異俗子凡夫，必是一眼就看上大和尚了，故爾以玉液瓊漿款待……」

陳淵聽他一口氣，聲音雖然微弱些，却不間斷地說了許多，只道已無礙了，那知嘉陵漁隱忽然嘆了口氣，嘆聲竟帶顫抖，忙不迭把掌上的眞力加了一分。

原來，嘉陵漁隱不過是愧咎悲苦而已，緩過一口氣來，又繼續說了，道：「不要緊，天可見憐，趁我有這口氣在，我必須讓你知道，眞是……天可見憐，我不但見到你，還有這口氣在，能把一切告訴你……讓我……說下去。

「那玉露，你已知道了，若然只聞其香而不飲，會是如何？大和尚不茹葷酒自不會飲，濃洌酒香的酒杯不僅在他面前，簡直就在他的鼻端下，任和尚有多深的功力、多大的定力，以後的事我不說，你也能想得到了，何況公主已選定了他。

「錯就錯在我雖相距較遠，已聞其香，那時，我那知玉露的神奇，更不知除了我，暗中更另有人在，那就是峨嵋優曇……」

陳淵心頭一震，手也隨之一顫，嘉陵漁隱只不過瞬間脫離他的掌心，登時倏地搖晃了一下，慌得他急忙扶住了，那敢再分神。

嘉陵漁隱繼續說道：「顯然那峨嵋優曇也和無塵大師一樣，聽得無數壯男離奇失踪的傳聞，深入神農架一探究竟，恰在同一時候發現了公主的玉宇瓊樓，就有那麼巧，我亦奉公主之召前去，我和那峨嵋優曇只不過在暗處，不用說，自然……自然也都嗅到了沁人心肺的酒香，那時，優曇不過四十許人，但看來不過仍似二十許人，我……我該死，或者，可說……我們都着了那酒香的道兒，待得清醒過來，我已……犯下了滔天的罪孽。

「但我清醒過來，峨嵋優曇已不知去向了，我明白，優曇的功力遠較我深厚，自然比我更早清醒來。不用說……我該死，她若羞憤不欲生……眞恨不得死在她面前，但她已不知去向了，我即刻連夜離開神農架，尋訪了一年，整整一年，尋遍了深山大澤，但她已杳無踪跡，我之所以沒有自行了斷，只不過爲了尚不知道她的確信而已。

「一年後，我又奉召進入神農架，才知公主已誕下小公主，却被無塵大師帶走了，不知去向，小公主乃是公主的傳人，如何不焦急？東路責令君山的洞庭君，知會湖廣的豪傑；西路由我會合沱江人屠、岷江神龍，以及金駝子尋訪下落，那知無塵大師有如石沉大海，我自是不敢明言，便向三人說道：無塵大師與峨嵋優曇有交往，尋到優曇，也許就能探聽出大師的下落，他們三人不知我要尋訪的，不僅是大師與小公主，更要尋訪優曇的下落。

「但並不是無影無踪，要知那時之前，峨嵋優曇法號是一清，和無塵大師一般，像是已從世上消失無踪了，直到……直到兩年前……」

「兩年……前……」

陳淵幾乎一直屏着呼吸，因爲生怕心下一激動，手掌就會離開嘉陵漁隱的背心，但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因爲他突然想到，神尼忽然絕跡不往武當，也整整有兩年，而且再見到時，已白了頭。

「兩年前，」嘉陵漁隱聲音更微弱了，陳淵必須俯下身去，才能聽得清楚：「峨嵋乃是佛教名山，佛門的勝地，絕想不到她會改名爲峨嵋優曇，不，那峨嵋優曇原也不是法號，不過是人家對她的尊稱，就像江湖中人稱她神尼一樣，我以爲，她即使尚在人世，必躲在人跡罕至的荒野之地，萬萬想不到，她竟會隱於佛門勝地，直到兩年前，偶然訪晤岷江神龍，在峨嵋山下與她偶然相遇……」

「兩年前……」陳淵恍然大悟，他明白了，爲何神尼兩年前絕跡不前往武當，爲何白了頭。

嘉陵漁隱的聲音不但更微弱了，而且斷斷續續，不時停下來喘氣，說道：「顯然她也大吃一驚，不愧人稱神尼，對面相遇，我竟然失去了她的踪跡。若是當年，我是說，若是我犯下滔天罪行的那時候，那時我找到了她，我罪孽深重，必在她面前自行了斷，但時過二十年後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不斷胡思亂想：她會因此而還俗麼？是否像楚姬公主一樣，已懷孕生子？若然她還了俗，生了孩兒，我一定要娶她爲妻，這也就是我終生不娶之故。

「那知，她非但沒還俗，竟隱居在佛教名山的峨嵋山中，而且如驚鴻一瞥，便已失了她的踪跡。當然，她仍是佛門弟子，娶她爲妻的念頭雖打消了，但當年她懷了孕，生了子嗎？若是生了子，那可就是我的親生骨肉，我如何不訪查明白？

「我訪查明白了，峨嵋山中，只有一個女尼，那就是峨嵋優曇，才知一清大師已隱了法號，被人稱爲峨嵋優曇，也就是江湖中人稱爲神尼的，眞的萬萬想不到竟隱居在峨嵋勝地，既然山中只有一位女尼，那自是容易尋找，不，我是說尋訪，因爲我知當年的一清大師必就是峨嵋優曇，但查訪出是隱居在九老洞後山，任我如何尋找，都未找到她那後山隱居之處，甚至山中的和尚亦無一人知道，她也從不與山中的僧衆往來，甚至那山中的僧衆，也只知有一女尼隱居而已，偶然也遇到而已，因不知其法號，是以才稱之爲峨嵋優曇而不名，後來她也如此自稱了……」

陳淵忍不住說道：「那隱居之處是在崖下，終年霧鎖雲封，眞是波譎雲詭，因爲你即使到了崖頭，乍眼一見，也似茫茫大海，煙波浩渺的汪洋，若無人指引，你站在崖上，也不知那脚下即是隱居之處，而且……」

他想說：除非輕功絕頂，已造極登峯，明知崖下便是神尼隱居之處，也是不能進入的，一失足就會墜下萬仞高崖，碎骨粉身。嘉陵漁隱便是四霸天之一，不信輕身功夫能達到這一境界。

嘉陵漁隱對陳淵所說，似乎毫無興趣，一個已是命在須臾的人，再不會去尋訪了，怎會再有興趣，而且，陳淵竟然看不出嘉陵漁隱急於要把心中的話說出來，趁他還有一口氣在，要讓陳淵知道一切一切。

像是緩過一口氣來，因爲聲音提高了些，才又繼續說道：「但我仍然查出來了，我已知道，峨嵋優曇便是一清大師，而且有兩個女弟子，會不會……會不會其中一個便是她的……也是……我的……女兒！

「我興奮，又悲傷，那岷江神龍，只道我是查訪小公主的下落，因爲我對他說過，查訪出一清大師，也許就能查訪出無塵大師的下落來，也就能查訪出小公主來了。

「那知，自那日峨嵋山下驚鴻一瞥，她就再沒出現過了，兩年，整整兩年，我若不在山中查訪，也守候在山下，終於甚麼也沒查訪出來，直到岷江神龍遇到了小公主。

「果然不出我所料，雖沒從一清大師查訪出無塵大和尚的下落，却找到了小公主，眞和楚姬公主長得一般無二，我興奮極了，不但對楚姬公主有了交代，而且，楚姬公主的武功已到了神化的境界，簡直莫測高深，有楚姬公主出馬，何愁查訪不出小公主的下落，當然也可找出峨嵋優曇的一清大師來，就不難明白，那另一個女弟子是否便是她和我的孩兒。」

「不，」陳淵道：「那姑娘姓朱，名叫朱梅。」

「我知不是了，」嘉陵漁隱道：「我去知會了楚姬公主後，便先一步趕回峨嵋來，天可見憐，就有那麼巧，你突然出現了，臘月寒冬，可不是尋幽覽勝的遊山季節啊，而且，你怎會出現在九老洞後山……」

「你一直守候在後山？」

「我一直守候在後山。」嘉陵漁隱道，也許因爲興奮之故，聲音也提高了些，說道：「日夜守候在那崖上，我一見那通靈的老猿猴接引你，幾乎已猜到你是誰了，當然只是猜想而已，直到……我差點現身出來了，因爲小公主用劍指嚇你，而且，顯然你已受了傷，幸是我看出來了，小公主不過是愛極了你，絕不會傷害你的，我是旁觀者清，如何會看不出來，那兩個姑娘都一心在你身上，而你也絕想不到會有人跟踪你們……」

「你一直跟踪在我們身後？」

「一直跟踪着你們，直到邛崍山下，甚至那破廟中，你們那會想到會有人敢跟踪你們，因此，你們的談話，我都已聽得明白，才知道，原來你眞是我的孩兒。」

「爹！」陳淵已淚流滿臉，不過，他必須抑制住過份的激動，因爲他的掌心緊貼在嘉陵漁隱的背心。

原來這就是他那已那麼虛弱，出的氣比吸的氣更多，臉色已是那麼白，却仍兀自含笑之故。

原來，這就是他竟把玉露留下給他，把全身眞力、畢生功力輸給他之故，以致油乾燈盡，生命的火焰快將熄滅了，他是武當弟子，內功已具火候，如何會不明白，嘉陵漁隱，他的爹，已是命在頃刻。

「我該死，也該死了，雖然我和她，你那娘親，都是着了那酒香的道兒，但無論如何，她……一清大師的道行却毀在我手中，死也有餘辜，也不能補償我的罪孽。」聲音斷斷續續微弱、顫抖，聽得他心如刀割。

「不不！」陳淵叫道：「你不能死，我只要……只要護着你的心脈……」

嘉陵漁隱兀自含笑，微微搖頭，說道：「不能了，原來她把你送上了武當，給枯木道人作了徒兒，一個佛門弟子怎會把所生的孩兒送去給一個全眞作徒兒？但這麼一來，便沒人會想到她生了孩兒，任誰也猜不到你會是她的孩兒了。我……我是說，即使你那枯木道人師父前來，以他的功力，也救不活我了，因爲我想死，也該死，也死而無憾了，因爲我死了，你娘親……我是說：峨嵋優曇也才能……活下去……」

他已明白了，他的娘，峨嵋優曇，兩年來爲何不上武當，不離開那隱居之處一步，因爲她遇到了當年令她懷孕的男人，而且等候在山下。佛門弟子，出家人，竟然生下孩兒，若被人知道，她還能活下去麼？陳淵如何會不明白，這就是她白了髮之故，若然嘉陵漁隱，他的爹不死，她就不會活下去。

他明白了，他娘，峨嵋優曇，當年雖然懷孕，仍然活下來，那是……必定是：不知那令她懷孕的男人是誰，連她也不知道，嘉陵漁隱說過，那一晚，新月、山深，自然林烟迷茫，加上玉露的酒香，已令他們迷迷惑惑，也許，以爲是在夢中，像是做夢，必然已知懷孕了，懷中的生命已在成長，才知不是夢，不，也許也像楚襄王夢遊高唐一樣，也許以爲仍是夢中懷了孕，她怎能死，否則她就殺了肚中的生命。

陳淵不僅激動，而且，起伏的心潮簡直洶湧，他的掌心已離開了嘉陵漁隱的背心，他竟然不覺，那樣思潮洶湧的時刻，眞力又豈能貫注。

他兀自想，想當然：是的，一定是的，他娘，峨嵋優曇，即使不相信是夢中懷孕，但也不知令她懷孕的人是誰，也不再出現，於是，生下他來，她已不再是佛門弟子，而是一個母親了，小生命，必也喚醒她的母性，女性的天性，於是，他活了下來，在她的撫育之下，長大起來，但她仍是一個女尼，於是，把他送給了枯木道人，作了徒兒，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女尼竟不住尼庵，而在九老洞，那隱蔽之極的後山崖下，雲深處，隱居起來，沒有古佛、青燈，也不禮佛，她已生子，怎能面對我佛，原來是這緣故，原來如此。

她是一個女尼，但母親的天性却又時刻在喚醒她，她也是一個母親，必然是這緣故，每年，路遠山遙，也數次前往武當，天性使然，難道他又不是從小已在心中當她是娘親了。

原來他身上的衣衫，眞是慈母手中綫，不僅他，連天嬌姑娘也已猜到了，神尼眞是他的娘親。

啊呀，嘉陵漁隱怎麼沒了聲音，而且頭已低垂，垂到胸前，若不是他原本抓住他的左臂，已倒下去了，也才發覺，他的手掌早已離開了他爹的背心。

他大吃一驚，慌了，慌忙把眞力貫注，但當他的手掌接觸到已然冷下來的軀體，眞把他嚇壞了。

他爹，嘉陵漁隱，已然斷了氣，死了！

但死了，斷了氣的嘉陵漁隱兀自含笑，含笑而逝。

因爲他死在兒子的懷中。

因爲他已有子，他的死就是神尼的生。

因爲他的死，只是死了軀壳，不過是臭皮囊而已，而他的功力却存在下來，存在他兒子的身上。

陳淵沒有嚎啕，只不過流淚滿臉，他才知有父，但就在才知嘉陵漁隱是他的生身之父時，却死了，有父，又何異無父。

他悲傷，但却異常平靜，因爲他心中眞是萬感交集。

他放下嘉陵漁隱來，含淚再拜。他必須趕快，天色尚早，雖說是荒江野林，但難保沒有人來，忙拔出天嬌姑娘和他交換的劍來，掘了一個大坑，伐木作棺，他必須趁尚無人經過之前，先行埋葬，也像朱梅姑娘埋葬她爹一樣。

但却不像朱梅姑娘一般悲痛欲絕，因爲他從小到大不知有父，沒想到會有父親，從小就以師作父了，像他從小就以神尼作母一樣，而今日才知有父，簡直突然間，竟然有了父，却又死了。

他沒有嚎啕，淚流滿臉，因爲才知生父是嘉陵漁隱，雖然含笑而逝，却又是爲他而死，而且……

他跳了起來，不是記起，像是他爹的話又在耳邊：「我死了……你娘親才會活下去。」

不但耳邊又响起了他爹的話聲，淚流滿臉的大和尚也出現在他眼前，天嬌的爹，無塵大師，爲何突然圓寂了？因爲，他的女兒已和他結爲夫婦，拜了天地，已有了歸宿，再無掛牽了。犯了色戒的佛門弟子，竟然生了女，之所以不死，只因有掛牽，一旦了了塵緣，便圓寂了。

（未完・四）



袁紫烟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瓊花水酒訴心事　餞行示意請留情

上文提要：袁紫烟犧牲道基，滿足了隋煬帝的色慾，和袁寶兒共事淫君，其舉止動靜超乎一般女子，用心良苦，無非是爲了得到權力。現在既是貴妃，又是護國法師，便召集宇文成都總統領和他的部下，爲了顯示她的才華，表現自己國師的權威，露一手眞功夫給他們看看，先和四大副統領較量武技，首先勝了劉飛鵬的飛刀，令他折服，繼而和宇文成都比勁力，使他無法接勁而誤傷了蓮兒，總統領認輸……

「將軍，」袁紫烟非常不滿宇文成都的多變，淡淡說道：「既然動上手了，總要分個勝負出來才是，蓮兒死不了，不用擔心，巧兒，把蓮兒抱一邊去。」

聲音雖然悅耳，詞鋒卻是銳利，宇文成都感受逼戰的壓力，已非言語能解說清楚了。

巧兒伸出了雙手，宇文成都只好交出蓮兒。

「將軍，出手吧！」袁紫烟擺出了迎戰的姿勢。

宇文成都暗暗吁一口氣，忖道：「我只想解她之危，親身出戰，以絕三個副總統領用車輪戰法對付她的計劃，卻不料弄巧成拙，惹出她的怒火了。」

「將軍如自知拳脚功夫上的火候不夠，」袁紫烟道：「改用兵刃也成。」這不是挑戰，而是跡近輕藐的逼戰。

宇文成都臉色一變，但很快又恢復了常態，道：「成都誤傷蓮兒，確屬意外……」

「蓮兒的事，不勞關心，她已經平安了，也用不着你出手施救，老實說，三天的時間太久了，我希望明天就能上路，兵貴神速啊！」

袁紫烟突然對宇文成都生出了厭惡之感，只覺他反覆無常，忽然恭謹受敎，忽然又挺身挑戰，只不過動手一招，卻又改變出另一幅面孔，一味求饒的神情，那裏有大丈夫的氣概。

怎會一眼把他看成了英雄人物，還要想借重他的武功、威望，去撲滅王氣之源？

人就怕想法背道而馳，彼此認同差異，同件事，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結果了，原是一番好意，却造成很大的誤會。

宇文成都暗道：「是怎的得罪她了，我只想借動手的機會，說明挑戰的原因，是爲了阻止三大副總統領的聯合計劃攻她的，想不到弄成這麼一個局面。」

只聽袁紫烟冷冷接道：「宇文將軍遲遲不肯出手，是想讓我先機了，好！恭敬不如從命。」

右手一揚點了過去。

五根纖細的手指上，竟然各射出了一股指風，分襲向宇文成都五處大穴。

宇文成都運氣避開五處穴位，卻故意以左肩迎向一縷指風。

他想瞭解一下，袁紫烟在眞正的武功上，究竟有多少成就，氣勢如此的咄咄逼人。

他不相信袁紫烟會在內力、武功的成就上，能超得過他，不忍心全力攻擊她，挨她一下試試，也可以辨出深淺。

指風擊中，宇文成都感覺到像一根尖利的長針刺了過來，刺破了

護身氣功，透體而過。

宇文成都吃驚極了，能夠以指力穿透他護體氣功的人，是生平初次遇到，這個仙女之姿的美人，竟有着如此深厚的內力，不可輕敵，這個悶虧吃大了。

但這也激起了宇文成都放手一戰的豪氣，大喝一聲，右掌疾拍，展開了一輪猛攻。

他左肩受傷，一條左臂暫時無法配合右手的攻勢。

單是一隻右掌的攻勢，也足夠驚人了，掌勢上帶出了强大的內力，如鐵鎚擊岩，巨斧開山一般，整座的廳堂中，都被他强大的掌力，捲起了一股旋動的氣流。

袁紫烟突然停手不攻了，嬌軀隨掌勢轉動，如影隨形。

旋動的勁力，飄起她的衣袂裙角。

驟然間看上去，她好像已被宇文成都强猛無倫的掌力逼得章法大亂，跟着掌力團團轉。

但如看得仔細，簡直嚇得人心驚膽顫了。

袁紫烟整個人化作一片輕葉，似是附在了宇文成都的右掌上轉動，任得宇文成都掌力能碎石、裂碑，但袁紫烟似是一點也承受不到壓力。

四大副總統領眼睛都看直了。因爲，他們發覺了另一件可怕的事。

袁紫烟的身體似在空中飄浮着，足不落地，腿也盤了起來，好像在盤膝打坐，而且，微閉着雙目，只不過雙手平收胸前，保持着隨時可以擊出的姿態，沒有作合什的形狀。

這是甚麼武功？似把一個人完全化作了一團氣流。

宇文成都一口氣劈出九十六掌後，突然停了下來，道：「國師怎不還手？在下左肩受傷，無力封擋，國師錯失了一個制服成都的機會。」

袁紫烟答非所問的道：「宇文將軍能在一面發掌攻敵，一面運功療傷，心分二用，左手可以劃方，右手同時劃圓，相當的高明了，只可惜這些微末之技，還未放在紫烟的眼中，我要徹底收服你，讓你見識到武功技藝的領域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她心中對宇文成都的一份好感破滅了，話也就說得十分尖銳，不留餘地。

宇文成都也被激怒了，劍眉聳動，俊目放光，哈哈一笑道：「國師技藝，確有過人之處！但是否天下無敵呢？」

「宇文將軍，何不施出全力，求証一下？」袁紫烟接道：「百招我不還手，過了百招，紫烟就手不留情，將軍好自爲之。」

四大副總統領，聽得發呆了，袁紫烟接下劉飛鵬的十二連環飛刀，展現了驚人奇技，但言詞謙和，不失溫柔，怎麼對宇文成都，却是語鋒尖利，不留餘地。

宇文成都心頭也在震動，忖道：「怎麼弄到如此的誓不兩立，我是眞誠的擁護妳呀！難道眞想殺了我以立威望，還是別有所圖？除掉我始能成事？只要妳肯說明白，我也許能爲妳而死，妳這樣言語相迫，我就死難瞑目，眞要全力以拚了。」

他這裏心念回轉，袁紫烟又火上加油，道：「宇文將軍，我的時間很寶貴，天色已然將近午時，我已決定明日一早，鐵騎出動，將軍再不出手，我又要搶先機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宇文成都內心中雖然有無限的愛戀，但也實在無法忍得下胸中之氣，大聲喝道：「國師一再相逼，成都只有放手一拚了！」

搶前兩步，左掌右指，一齊攻出。

袁紫烟也不再賣弄身法，採用遊鬥，雙手迎擊，扣腕截脈。

宇文成都這一次施展出了眞的本領，行氣似珠，運勁若鋼，掌指的變化，極盡淩厲巧妙，人不退步，沉腕避招，曲肘還擊。

兩個人展開了一場近身相搏，掌指變化，各盡其妙，就在彼此指掌數寸距離之間，點、扣、斬、截，變出了無數的兇險招法，誰也不肯後退一步，誰也不肯撤回掌指，眞是招招變化，間不容髮。

「好武功。」袁紫烟低聲讚了一句，突然不還手了。

宇文成都已有了求勝之念，袁紫烟忽然改採守勢，給了他全力搶攻的機會，掌法一變，攻勢更加猛烈。

袁紫烟整個人被圈入一片掌影中了。

四位副總統領突然又爲袁紫烟擔起心來，忖道：「如此美麗的姑娘，如若死於宇文總統領的掌下，實在太可惜了。」

四個人雖有相同的心意，但却沒有人說出口來。

敢情四個人也早爲袁紫烟的美麗所動。

太美好的書畫，會被人收藏，太美的女人，亦會動人憐惜。

但聞袁紫烟嬌聲說道：「將軍已攻過百招，我要還擊了。」

隨着嬌喝之聲，激烈的搏鬥，突然靜止下來。

宇文成都一臉迷惘之色，呆呆站着，良久之後，才長長歎息一聲，道：「我敗了，多謝國師手下留情。」

兩個人都很完好，無人受傷，四大副總統領也沒有看出兩個人如何分出了勝負？只感覺到大廳中急如旋風的勁力突然停止。

「將軍，論眞實的武功，我輸一籌。」袁紫烟又變得溫柔起來，道：「我勝在技巧之上。」

「國師不用自謙，成都輸得心服，國師有事，但請吩咐，不過，明天出動大軍，稍覺急迫了些。」

「三天時限夠不夠呢？」袁紫烟道：「我不要調動大軍，只要將軍選帶兩百名精健的武士同行。」

「兩百名精健武士，分作四隊！」宇文成都看看袁紫烟的表情，面帶微笑，似在靜聽自己的意見，接道：「由廳中四位副總統領各帶一隊，成都率兩名從衛隨行。」

「好！不過，別忘了我和兩名侍女，蓮兒、巧兒。」

「蓮兒姑娘的傷勢未癒，能夠騎馬長征麼？」

「這個，將軍不用擔心了，」袁紫烟道：「馬要好馬，人要勇健，還要留下一批足夠保衛宮廷的武士。」

「成都會作安排，三日後，敎場候命。」

「有勞將軍了。」袁紫烟道：「三日後一早出師，巧兒我們走。」

巧兒抱起蓮兒，隨着袁紫烟回轉後宮。

望着袁紫烟消失的背影，宇文成都黯然說道：「眞的想不通了，一個年輕的小姑娘，怎會練成了如此高明的武功！」

「總統領，以屬下之見，她練的不是武功！」一個面白無鬚，二十六、七歲年輕的副總統領，道：「是妖法！才能人化魅影，在統領漫天掌勢中浮飄轉動。」

「蕭雨，」宇文成都回顧了年輕的副總統領一眼，道：「是武功，只是練武的方法有些不同？她一掌按在了我的『璇璣穴』上，却留力未發，那一掌可以輕易的取去我的性命！」

蕭雨的臉色變了。

事實上，四個副總統領都聽得臉色大變，袁紫烟竟以眞正的武功擊敗了宇文成都，當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因爲，在場的四大副總統領，都曾是宇文成都的手下敗將啊！

「凌雲，田當……」

另外兩位副總統領，微一躬身，同聲應道：「屬下在。」

「兩位意下如何？你們尚未出手一戰！」宇文成都道：「是否願意聽命於一位姑娘？」

「總統領都敗得心服口服。」凌雲、田當齊聲應道：「屬下等自非其敵，願在她麾下效命。」

「好！四位就隨我同行北征，各選五十名高手編爲一隊，」宇文成都道：「我不知道她的目標是誰，但兩百勇武的高手，又能抵抗得多少軍馬呢？」

「那要看在甚麼情形之下了。」蕭雨道：「如若佔握了險要的地勢，可以拒擋數萬大軍的攻勢，放手在大軍圍困中搏殺，三兩仟人，也很難困住我們，但如有特定的工作、任務，使我們不能避重就輕，放手自在的施爲，那就很難估算了。」

蕭雨能列身在十大副總統領中的前四名內，除了他的武功之外，也深通兵略，是一位文武全才的高手。

「以屬下看來，袁貴妃早已胸有成竹。」田當接道：「咱們依令行事，大概不會錯了！」

「說得對。」凌雲接道：「如若屬下的觀察不錯，袁國師除了武功精湛之外，還是位身懷術法的高人，此番長征萬里，我們還將會有許多大開眼界的事！」

「皇上福緣深厚，才有這樣一個身懷奇才的人物，投入宮廷。」宇文成都道：「希望四位能同心協力，輔佐國師，穩固大隋朝的基業。」

話說得神色很鄭重，但莊嚴的神情中，却透出了幾許無奈。

敢情，他也是知機的人，早已察知了天下形勢，隋煬帝的淫亂天性，散播出亂源的種子，正在蓬勃的成長，天下英雄多已乘時而起，準備逐鹿中原，爭取君主霸業。

但隋煬帝對宇文成都不但有着識拔的大恩，也有着相許的情義，君臣間互信至深。

宇文成都已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以一腔鮮血酬知己，鞠躬盡瘁報君王，全力羅致高手，訓練死士，但隋煬帝薄朝政，追求歡樂的人生意願，使得宇文成都生出了英雄氣短的感慨。

袁紫烟的突然出現，不但展現出絕高的技藝，也給人一種難測高深的神秘，這使得宇文成都又燃起了一種熾熱的希望，希望藉袁紫烟的力量，形成中流砥柱，保住隋煬帝的基業，再加上內心中一份傾慕之情，使他想盡辦法以鞏固袁紫烟的領導權威。

* * *

回到了青蓮小館，袁寶兒素衣淡掃，恭候在廳門之外，全身素雅，不見顏色。

袁紫烟心頭跳動了一下，笑道：「寶兒妹妹，皇上怎肯捨了妳，脂粉不施，一身素服，倒是別有一番風情，眞是濃妝淡抹兩相宜，不用脂粉色更鮮，可眞是我見猶憐。」

「眞要紫烟姐姐憐惜我了，」袁寶兒眨動一下圓圓的大眼睛，滾下兩行淚水，緩緩偎入了袁紫烟的懷中。

袁紫烟輕攬住袁寶兒的秀肩，歎口氣道：「說吧？有甚麼要幫忙的？盡管開口。」

袁寶兒拭去了臉上淚痕，幽幽說道：「姐姐遠行在即，小妹備了一杯水酒，爲姐姐餞行。」

越叫越親密了，把紫烟的名字也省去了，直接叫姐姐啦，只是聲音中含有着淡淡的幽怨，倒似充滿着離情別緒。

「好！今晚上我和寶妹妹把盞談心。」袁紫烟道：「如果是餘情不盡，姐妹們再來個聯床夜語，我一定聽完妳一訴愁苦。」

「姐姐，想得太美了，可是辦不到的！」袁寶兒道：「妳起程在即，皇上怎肯放過妳，皇上貪饞，盡集於姐姐和小妹身上，惹得各院夫人無不妬恨小妹，恐怕連姐姐也已經惱恨上了。」

想到隋煬帝的貪戀情形，袁紫烟默然了。

「剛才，小妹用盡了全身本領，才把皇上送到皇后的宮苑，」袁寶兒道：「紫烟姐，後宮佳麗三千位，難偷浮生半日閒，走吧！錯過這一陣清閒辰光，皇上攪局，恐怕我們很難再抽出把盞談心的時間了。」

袁紫烟苦笑一下，道：「皇上如肯稍稍抽出一些追逐酒色的時間，關心國事，以他的才情識見，那就是萬民之福了。」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袁寶兒道：「物必自腐，而後蟲蛀之，紫烟姐，我不該被送到這裏來的，妳也不該來。」

袁紫烟聽得一呆，忖道：「小美人胸藏錦繡，讀書不少。」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妳是被人逼送入宮的？」

「半由天意，半由人。」袁寶兒道：「走吧！瓊花院水酒一杯，小妹妹借酒壯膽，向姐姐一訴衷腸。」

袁紫烟被引動了好奇之念，點點頭，連衣服也不換了，吩咐巧兒照顧蓮兒，牽着袁寶兒，行入了「瓊花院」中。

一張小型的木桌子，擺在秋菊環繞的臘梅樹下，兩張錦墩，分置南北，果然是只請了袁紫烟一個人，這種小巧的格局，多個人就無法坐下去了。

兩個宮女，先送上熱毛巾，讓袁紫烟擦把臉，酒菜立刻送了上來。

小小的玉盤，盛裝的精緻菜餚，看樣子，也只適合兩個人食用。

袁紫烟心中明白，袁寶兒不惜登門恭候，表現出無限溫柔，定然是有要事商量，但這個紅粉小佳人，行事難作預測，袁紫烟實在想不出她要說甚麼？

但袁紫烟能夠耐心的等。

酒盡兩壺，菜上五道，袁寶兒臉上飛起兩頰紅暈。

兩個人杯到酒乾，放量對飲，袁紫烟也喝得一臉酒意。

當然，以她們修爲之深，運用內功逼酒，不難千杯不醉之量，但現在，兩個人都任其自然，未用術法，喝得臉泛酒紅，有如兩株盛放的鮮艷桃花。

袁寶兒揮揮手，兩個伺酒的宮女退下，搖搖頭，笑道：「不能再喝了，再喝下去，恐怕就語言不詳了。」

「說得是啊！」袁紫烟道：「酒入愁腸，易化相思淚，不喝也罷！」

「紫烟姐，也有相思之苦麼？」袁寶兒理一理鬢邊散髮，淚珠兒滾滾落下。

說到眼淚，就奪眶而出，小美人可眞是傷心人別有懷抱。

「寶兒妹妹，不要哭啊！」袁紫烟道：「我來自深山絕峯上，那裏人跡罕至，幽寂年華二十春，那嚐過情滋味，這一身清白，便宜了風流的皇上，人間相思之苦，只好從書中尋找了，難道那相思之情，眞的能讓人魂牽夢繞，柔腸寸斷麼？」

「人生至苦啊！」袁寶兒黯然一笑，道：「早霜摧落花開夢，蓓蕾染血亦爲情，身寄深宮笑醫淚，魂繞青山茅舍中。」

說得非常明白了，袁紫烟亦爲之心頭悽然，歎口氣，道：「寶兒，他是誰啊？」

心中却暗暗忖道：「妳一身術法，非同平常女子，爲甚麼甘願忍受這種命運的播弄呢？難道是受到挾持，反抗無力？」

袁寶兒道：「紫烟姐可是想看看他麼？」

「難道他也追到了長安？果眞如此，倒也是一位多情種子！」袁紫烟口中應話，心中忖思：妳準備施展術法，拘他來此，可也是色膽包天了。

「紫烟姐，他在這裏。」袁寶兒緩緩由袖中取出一幅絹畫，道：「小妹不善丹青，畫得不好，不要見笑。」

袁紫烟接過絹畫，道：「要仔細的展仰展仰了，甚麼樣一個人物，能把我的寶妹妹，誘動得魂牽……」

突然住口不說了。

因爲，她看到了那幅畫，一個身着黃袍的年輕人，龍姿鳳目，氣度軒昂，隱隱然透出了領袖天下的氣勢。

「他是誰？」袁紫烟失去了控制，問得聲色俱厲。

「紫烟姐！可是小妹的手筆，不堪入目麼？」袁寶兒緩緩收回絹畫，藏入袖中。

「寶妹妹的丹青傳神。」袁紫烟收攝住震蕩的心情，回復了鎮靜，笑道：「畫得太好了，情郎如斯，難怪寶兒妹妹寄情萬斛，生死不悔了？」

「小妹福薄命淺，紫烟姐如肯憐惜，留下三分情義。」

「好啊！妳們在這裏飲酒快活，把朕丟在一邊去了。」隋煬帝快步奔行過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袁寶兒暗暗歎息一聲，忖道：「怎麼連車輦也不乘坐，就這麼大步跑了過來，趕來得如此之巧，難道這是天意……逼我下手……」

起身接駕，跪伏於地，道：「妾妃袁寶兒迎駕不及，皇上恕罪！」

袁紫烟雖覺宮中的繁文縟節，惱人得很，但也不能不遵從，也只好盈盈跪下，道：「妾妃接駕，皇上萬安！」

「起來，起來，朕不是怪妳們吶！」一手一個挽起了袁紫烟、袁寶兒，接道：「天上人間兩麗人，朕疼愛還來不及了，那裏忍心責怪妳們，但妳們棄朕不顧，應該罰。」

「皇上在皇后宮中坐享溫柔。」袁寶兒道：「妾妃偷得一刻清閒，設宴爲紫姻姐姐餞行，也是代皇上表達心意！」

「說得好，朕有賞！」提高了聲音，接道：「看過明珠！」

一個年輕的太監快速奔了過來，雙膝跪下，雙手舉起了一個方型錦盒。隋煬帝笑道：「匣中有珍珠十顆，光潤無瑕，串成項鍊，配卿家絕世容色，珠光花容，相互映輝，當可倍增麗色。」

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只爲送美人一匣明珠。

袁寶兒啓匣看去，十顆明珠放在黃緞襯底的匣中，顆顆大如鴿卵，光華四射，果然是少見的珍品。

展顏一笑，道：「多謝皇上厚賜！」

「紫烟爲國辛勞，遠征在即，朕也有賞。」舉手一招，另一個年輕太監疾奔而至，高高舉起了一個小巧的古銅盒子，隋煬帝伸手取過，微一擺頭，兩個太監起身退下，才把銅盒交給了袁紫烟，道：「卿家遠征千里，難免兵戰凶危，佩帶此物，以保平安。」

不管銅盒中放的甚麼，只是這幾句話，已讓袁紫烟心中感動了，畢竟他是她第一次沾身的男人，道是無情却有情，眉目含笑，點點頭，接過銅盒，也不打開觀看，隨手揣入懷中。

「朕一向賞罰分明，賞歸賞，罰歸罰，不能並爲一談。」

「怎麼罰呀？」袁紫烟道：「皇上怒氣已消，還罰個甚麼勁呢？」

「朕罰妳今夜留宿在瓊花宮中。」

又要左擁右抱了。

袁紫烟一顰秀眉兒道：「容妾去更衣再來……」

「不用了，借寶妃一襲宮袍就好。」袁紫烟沉默了，忖道：「可眞是頑劣呀？上一次整得我羞忿滿腹，怎麼又要玩這個羞煞人的把戲？」

「上癮了，」袁寶兒道：「皇上，紫烟姐就要出征啊？」

隋煬帝歎息一聲，道：「再行通融一次吧！紫烟，此後數個月相思之苦，夠朕受的了，朕親自去幫妳取來睡袍。」

這一招還眞的厲害，轉身欲走，却被袁紫烟一把拖住了，幽幽說道：「衣袍事小，妾妃眞正關心的是皇上的身體，你日日放縱，夜夜春宵，不爲龍體珍重，也該爲天下萬民着想啊！」

袁紫烟又被軟化了。

「面對着兩位卿家的動人姿容，朕那裏能夠自禁？紫烟，妳要體諒朕的一片深情啊！」

袁紫烟還能說甚麼呢？君王寵幸，縱然是強人所難，也沒有如此一個辛苦法，用甜言蜜語去哄騙嬪妃。

「任他折騰吧！」袁紫烟突然想通了，暗道：「二十年玉潔冰清的身子，都被他吞下去了，還有甚麼好保留的？」便任由隋煬帝把嬌軀攬入懷中。

「寶妃，妳不會拒絕朕吧？」

「紫姻姐都被折磨得四平八穩！」袁寶兒道：「我還能怎麼樣呢？皇上喜愛，妾妃也只有婉轉承歡了。」

這一次不似上次，竟也似有點勉强。

「看兩位卿家，屈從朕意，朕心中竟有些不忍了。」

說是不忍，但却一手一個攬着兩人的柳腰，進入房間了。

眞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禍臨頭的花花皇帝。

宮門深掩，看不到羅幃中有些甚麼樣綺麗風光！只想想隋煬帝不惜卑顏屈詞，婉求兩個美麗妃子屈從己意，不惜摒棄君王的尊嚴，如非人間至樂，這個經歷過上千美女的風流皇帝，又怎肯放下君主的權威，一再追求。

隋煬帝築建了一幢迷樓，樓上華屋綉戶，分置着上百位綺年玉貌的裸體美女，隋煬帝在樓上到處遊走，興緻所動，立刻留宿，自從袁

寶兒入宮之後，隋煬帝已未再去過迷樓。

人間的嬌嬈姿色，似已盡集於寶兒身上，於是，三千寵愛集一身了……

但袁紫烟的秀麗，分奪了半數寵愛。

如若把天生的秀麗和人間的殊色，集於一床之上，比起那如畫江山，孰輕孰重？還眞要費着思量，借重大智大慧去抉擇了！

隋煬帝是選擇了天、人合於一床的美色。

所以，他一再要求雙美並榻，以追求人間至樂。

* * *

三日後黎明時分，袁紫烟趕到教場，兩百鐵騎，已然列隊恭候。

袁紫烟又給了宇文成都等一個很大的驚奇，那是身受重傷的蓮兒，已完全恢復了健康。

她身佩上方寶劍，騎在一匹桃花馬上，精神飽滿，一臉笑容。

宇文成都想不明白，袁紫烟用甚麼方法、藥物，能使蓮兒恢復得如此之快？

袁紫烟騎在一匹白馬上，對四個率隊的副總統領含笑招呼，蕭雨、田當、凌雲、劉飛鵬，四人也表現出十分的敬重，個個躬身行禮。

「宇文將軍，」袁紫烟低聲問道：「保護皇上的事，可有安排？」

「兩位女副總統領，化身宮女，暗中守候在皇上左近。」宇文成都道：「另有四位副總統領，各率一百位武士，分兩班日夜待命，收到信號，立刻趕往支援，皇宮四週，分佈了二百名武士巡守，戒備森嚴，飛鳥難入，屬下擔心的是變生肘腋！」

袁紫烟略一沉吟，低聲道：「你是說瓊花院的袁夫人？」

「是！她不是平常人啊！武功之高，恐不在成都之下。」

「她不會直接的下手吧！」袁紫烟沉思了片刻，接道：「她眞有下手之心，我們留在長安，也一樣無法防範！」

兩個人日夜膩在一塊兒，袁寶兒若眞要殺隋煬帝，如何一個防法呢？

宇文成都歎息一聲，道：「說的是……」

是甚麼？宇文成都沒有接下去，心照不宣了。

「出發吧！」袁紫烟道：「兼程直奔太原郡，沿途上，不要驚動官府中人。」

「是！」宇文成都舉手一揮，兩百鐵騎，迎着拂面曉風，離開了長安。

人是高手，馬是好馬，日夜兼程，旬日工夫，已趕了兩千餘里的路程，在太原近郊的白家莊，停了下來。

地方雖叫白家莊，事實是頗具規模的市鎮，客棧市肆，一應俱全。

他們沒有住入客棧，却租下了兩家大宅院住了下來。

十餘日兼程趕路，兩百鐵騎全無疲態，只有很少騎馬的蓮兒、巧兒，有些不勝其苦的感覺。

袁紫烟召集了蕭雨、田當、凌雲、劉飛鵬四位領隊和宇文成都，研商進入太原的方法。

她希望能夠不驚動留守侯李淵，悄然進入太亰。

「這恐怕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宇文成都道：「李侯爺是一位胸有韜略的將軍，幕中不乏謀士、高手，我們兼程疾進的速度雖快，但却無法瞞過李淵的耳目，也許，我們早已在他的監視之下？」

「將軍說得有理，紫烟相信，我們已在太原高手監視之下。」微微一笑，接道：「李淵還不敢正面和朝廷爲敵，所以，他還不敢明目張膽的對付我們，我們也沒捉拏李淵的用心，我只是要暗中偵察，甚麼人在行術法策動天機變化？」

「策動天機變化？」宇文成都有些吃驚的道：「太原的幕賓中，會有如此的高手麼？」

袁紫烟心中明白，天機運行的變化解釋起來，非常累人，用不着多作說明，點點頭，道：「所以，我們才來此偵察，必需查個水落石出，我們不動李淵，但不能放過策動天機變化的人。」

「國師已成竹在胸。」蕭雨道：「要我們如何配合，只管吩咐就是。」

「兩百鐵騎，暫時在這裏養精蓄銳。」袁紫烟道：「明天，我們分三批進入太原，蕭雨、田當兩位將軍，各選帶三名高手，易裝入城，宇文將軍和我走在一起，凌雲和劉飛鵬兩位將軍，留守白家莊，等候訊息，趕往接應，三批入城人手，暗作呼應，但要裝出互不相識的遊客。」

「就依國師吩咐。」宇文成都心中泛升起一股喜悅，忖道：「易裝入城，走在一起，不知妳要把我安排個甚麼身份？縱是執鞭隨鐙的小斷，我也心甘情願的認了。」

宇文成都沒有改扮小斷，却易扮爲一個留着短鬚繞頰的中年人。

他是長安名人，相信太原的人對他早已熟知，臉上如不加於改變，無疑是扛着宇文總統領的招牌在太原街上行走了。

袁紫烟也變了，變成了一個遊學書生，蓮兒和巧兒扮成了隨行的書童，一擔琴劍、一擔書箱，倒也像模像樣。

（未完・四）

上文提要：杜一非與鳳千千見凌展雲和張建一夜未回，擔心他倆發生事故，因此入夜後，杜、鳳兩人也潛進鐵府。見鐵府內人聲嘈雜，原來是文清章在鐵府脅持大、四兩位夫人在房內，聲言要見鐵千舟外，還要五位江湖上有名望者在場作證，洗脫他不是殺手的罪名，因鐵千舟未回，副帮主梁仲衡一時解決不了，杜一非趁此機會協助凌、張二人脫身，又暫緩了文清章與鐵府之爭論……



香脂寒劍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逃過死亡隱姓名　密建地道中地道

「這樣說來，鐵船幫內之奸細及叛徒未免太多，既有兇手之同伙，還有文清章之同伙！」杜一非吸了一口氣。「經過此事，在下更認定文清章不是殺鐵家兄妹之兇手！」

凌展雲亦讚同：「不錯，否則文清章也不會冒此奇險，且要找五名武林巨擘作証人！」

張建嘆了一口氣道：「兇手若非他，那就更加令人費思量了！」一頓又道：「咦，內奸會否出自鐵千舟之衆多妻妾間？」

鳳千千道：「簡直是瞎猜，不可能！」

杜一非道：「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若無有力之人作內應，能在點塵不驚之情況下，混進去麼？」

凌展雲道：「杜兄錯了，就算是鐵千舟妻妾作內應，她又有甚麼辦法將文清章弄進去？」一頓又道：「假如鐵千舟妻妾眞的有問題，以誰之嫌疑最重？」

衆口一詞均指駱雪花，杜一非也提出疑問：「假如駱雪花是內應，她爲何不借故出外？據在下調查所得，鐵千舟之妻妾經常到城隍廟裏上香，她大可以叫文清章匿在廟內，然後猝然發難，如此還不會暴露身份！」

這一理由，又教衆人出聲不得，左想右想，均找不到一個合理之解釋來。良久，鳳千千忽道：「說不定城隍廟那裡守衛很多，文清章混不進去，或無處可匿！」

張建道：「你們告訴我，城隍廟在何處，待我今晚去借宿看看如何！」

「也好！」杜一非長身道：「咱們先去吃晚飯吧！」

四人故意找了一家人多之酒樓用膳，又暗中商量今晚之行動，張建忽然間長身，詐作欲去茅厠，先自由後門溜了，三人又等了一陣，凌展雲道：「不必等了，也許他已先回客棧了！」

當下會了賬，返回客棧，凌展雲故意問掌櫃有關張建之行踪，掌櫃答稱不曾見着，他乃出店而去。

杜一非悄悄對鳳千千道：「咱們須隨時準備接應。」他雙眼望着窗外：「我怕今夜會出事，說不定人家早已懷疑凌展雲及張建，便是昨夜闖關之何氏兄弟！」

＊　＊　＊

張建從酒樓後門溜出去之後，先快步走了幾條街，然後信步走至城隍廟外。只見外面冷冷清清，裡面只閃爍着長明燈之昏暗光亮，大概天已晚，是以並無香客。

張建信步而入，裡面靜悄悄的，他乾咳一聲：「有人在麼？」一個小道童跑了出來，張建問道：「小師傅，在下可以上香麼？」

道童道：「當然可以！哈，施主來得眞巧，小道吃飽飯便要關門了！」

張建取香點火，邊道：「原來小師傅在吃飯，打擾了，令師呢？」

「他今天不見客，嗯，身子不適，你有甚麼事要求他？」

「沒有，在下隨口問問而已！」張建言畢便跪下，裝模作樣禱告一番，又叩了三個頭，然後長身給了小道童一吊錢：「小師傅在這裡住麼？嗯，未知貴廟還有沒有客房，可供借宿麼？」

「此處只有兩間房，小道與家師各睡一間，已無別的地方了！」小道童一副送客之模樣。

「小師傅可否移玉與令師同眠，或委屈一下，讓在下在小師傅旁邊宿一宵，在下可以付房租！」

小道童嘴角嗡動一下，道：「對不起，小廟不供借宿，施主到別處去吧，小道要關門了。」

張建點點頭，游目四顧，他看不到甚麼，却聞到一股濃濃之脂粉香氣，心頭一動，道：「如此在下也不敢再勞煩小師傅了！」他走到門口，倏地回首，嘴裡道：「小師傅留步！」一對眼睛滴溜溜地一轉，見殿後柱後，露出一角湖水綠色之裙角，他心頭再一跳，出了城隍廟便往前走。

穿過兩條小巷，張建繞了半圈，再度到城隍廟附近匿藏着。他相信在廟內那女子必有問題！起更之後，正想悄悄進入廟裡，突見一道黑影，自圍墻上飛了出來，一身黑色夜行衣，臉上蒙着黑布，身材瘦削稍矮，張建心頭一動，莫非就是那個女的？當下悄悄跟上去。

那女子走勢甚快，忽然在墻角之前站定，後背緊緊貼在墻上，張建立即急停，亦匿在小巷另一端之墻後。一陣步履聲過後，張建探頭望過去，那黑衣女子已不在小巷內。

張建連忙跑過去，來至邊緣，心頭一動，倏地站定，右手已握在腰間之劍柄上。說時遲，那時快，勁風響處，一把長劍自墻後刺了過來，展開猛烈之攻勢，看她身材分明是女人，但打法却與男人無異。

張建一退再退，方將劍抽了出來，直至此時，也才敢開腔：「喂，臭婆娘，你瘋了麼，無怨無仇，作甚見人便施毒手！」

那女人粗着聲道：「若無怨無仇，爲何跟踪姑奶奶？」

「你到底是誰？」

那女人再不答話，一劍緊過一劍，而且招招狠辣，張建竟然守多攻少，他知道自己劍法走的是輕靈陰柔之路數，在巷子裡難以發揮威力；對方大開大闔，打法兇悍，恰恰相反，是故抓住一個機會，用力將對方長劍擋開，然後拔身躍起，落在屋頂。

那女人反應亦快，緊接着躍起，凌空一折腰，長劍由上向下急扎，其勢兇猛。

張建橫劍一格，虎口居然微微發痲，黑衣女子趁他脚步虛浮，全力進攻，張建只好抖擻精神應付，在屋頂上，形勢對張建來說有利多了，幾乎可與對方鬥個平手。那女子輕咦一聲：「看不出你還有兩下子，快報上名來！」

張建鬥不過一個女子，心中已十分窩囊，聞言更是氣結，不發一言，苦苦搶佔上風，可是對方武藝始終稍高半籌，不論張建如何努力，她依然穩佔上風。

就在此刻，凌展雲已趕到，道：「讓我來會會她！」張建側身一讓，凌展雲劍出如風，直指那女人心窩。他在武林中享有盛名，武功自非張建能及，是故二三十招之後，已佔了上風。

那女子一看勢色不對，便想溜掉，只見她抱劍和身撲上前，居然完全不顧自身安全。凌展雲吃了一驚，連忙退後一步，長劍順手一抹，不料那女子根本是以退爲進，一進即退，不料長劍過處，將其蒙面巾絞落，凌展雲和張建目光一落，不約而同驚呼一聲！

那女子竟然是鐵千舟之二妾金儀，這結果太出乎凌展雲及張建之意料，不由呆了一呆，金儀趁機飛落地上，向小巷射去。

張建道：「快追！」兩人追了兩條小巷，竟然連金儀之衣角也看不到，就好像她已在空氣中消失般。步履聲傳來，鐵船幫之巡邏隊又至，兩人只好匿起來，經此一折騰，更無可能追及金儀，只好返回客棧，可是返回客棧之後，竟然找不到杜一非及鳳千千。

＊　＊　＊

杜一非和鳳千千去了何處？他倆至半夜，恐凌展雲發生意外，便聯袂離開客棧，去找凌展雲及張建。兩人走了半匝，鳳千千眼尖，見到遠處屋頂有人影糾纏，便悄悄跑過去。

至那附近，杜一非忽然拉住鳳千千，低聲道：「咱們在下面等候。」話剛說畢，即見屋頂上飛下一道黑影，由於金儀臉上之蒙面布已掉下，是以杜一非和鳳千千立即認出她來，同樣十分驚詫。

金儀穿入一條小巷，立即推開一間木房，閃了進去，杜一非趕至時，聞門閂聲音。杜一非藝高人膽大，由旁邊之圍墻翻進去。鳳千千不肯讓他獨自冒險，尾隨而進。

夜深屋靜，室內漆黑一片，杜一非和鳳千千見金儀射進暗廊，兩

人躡手躡腳跟進，只見金儀輕輕扣動門板，房門無聲地打開，大概金儀以爲此處十分安全，看也不看旁邊一眼，便閃了進去，房門隨即又關上。

杜一非悄悄走至房門外，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偷聽。只聞金儀問道：「有沒有消息？」

「還沒有。」房內傳來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阿儀，你以後還是不要再來了，此處在『天子腳下』，讓鐵千舟知道，我可沒命！」

金儀輕哼了一聲：「我都不怕，你怕甚麼？枉你還是個男人，而且鐵千舟並不在安陽，我悄悄由地道出入，神不知鬼不……」話說至此，大概想起剛才讓兩個男人見到自己廬山眞面目，下面那半句話，再也說不出來。

「怎麼啦，有事？」

「有兩個男人見到我的眞面目。」金儀說畢，即聞房內有悉悉索索之衣袂聲，金儀又問：「你自己怎樣啦？」

那男人急道：「你快跑吧，免得累我一家大小，以後也請你不要再來纏我。」

金儀嗔道：「你因何這般大聲說話，不怕你老婆聽見麼？我還要臉！」

話音剛落，又聞斜對面那間房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老不死的，你跟誰說話？」

那男人忙道：「沒有，我在吟詩！」

「吟甚麼詩，快回房睡覺。」

杜一非聽聲音，料那女人要出來，只好退至大廳，與鳳千千匿在木柱之後，房門響處，一個中年婦人歪歪斜斜地走出來，金儀進去的那扇門也打開了，走出一個男人來，因爲背着光，看不清面貌年齡。

「老太婆，你身子不好，還出來作甚！」

那女人罵道：「我要看看是不是有狐狸精來找你！」

男的道：「你胡說甚麼？」婦人將他推開，走進房內看了幾眼，又退了回去。男的道：「回房睡覺吧！」

杜一非和鳳千千看這情況，便知不妙，待那夫婦進了寢室，便竄了出來，推開房門往內一看。那是一間書房，有後窗，窗子敞開着，他倆亦知道金儀溜了。

兩人跑到外面，再也找不到金儀，却遇到凌展雲與張建，又自客棧出來。「杜兄，你倆去那裡？」

杜一非道：「先進房再說。」當下四人齊到杜一非房中，鳳千千乃將經過說了一遍。

凌展雲道：「杜兄，今夜雖然讓金儀溜了，但咱們還是有收穫，你記得上次咱們跟蹤一位黑衣蒙面女子麼？後來讓她溜掉了，不過小弟敢肯定那女人即是金儀，因爲身材太像了。」

張建接道：「亦證明小弟跟凌展雲在鐵船幫總舵內堂的一間寢室內，發現一件夜行衣，那間房便是金儀之居所！她是內奸？」

杜一非忙道：「且慢下結論，目前咱們要調查一下，金儀去找的那男人，到底是誰。」

張建又道：「不錯！還有一點，她是由城隍廟裡溜出來的。」當下亦將其經歷扼要地描述了一遍。

鳳千千興奮地道：「她是個關鍵的人物，說不定破案之鑰，便落在她身上了。」

「如今言之過早！」杜一非吸了一口氣。「還有一位蒙面女子之身份，咱們尚未弄清楚。」

張建呆了一呆。「還有一位蒙面女子？何時出現過。」

「兩位尚在洛陽，小弟與鳳姑娘半夜到鐵元乾受傷之處調查，無意中碰上的，那女子身材比金儀矮多了。」杜一非剛說畢，忽然跳了起來：「咱們懷疑金儀是內奸，好無道理！死者是她親生女兒，難道她會串通外人，到自己家裡殺死親生女兒不成？荒謬荒謬。」

此言一出，恍如一盆冰水當頭淋下般，凌展雲三人都如鬥敗公鷄，剛才之興奮已烟消雲散，良久，鳳千千方嘆息道：「看來這宗案子是越來越複雜了。」

「還有一個令人不解之謎：鐵千舟去了何處？若說他是爲了殺文清章，爲何手下大將一個也不帶？」

張建吸了一口氣。「這的確奇怪，如今謎團實在太多了，要一一解開，當眞不易！」

杜一非笑道：「張兄不必沮喪，很多時候，只要解開最關鍵的謎，其他的便可迎刃而解。」

鳳千千道：「咱們總結一下，一共有多少個謎？」

四人商量了一陣，歸納起來，共有五個謎。一是鐵千舟去了何處？二是鐵船幫內，誰是內奸？三是金儀到底在弄甚麼玄虛？四是兇手殺人之目的是甚麼？五是文清章明明不是兇手，他有不在場之証據，九月十七日他在莊穆夫家中，斷無可能分身到安陽殺人，但他爲何不敢向人說？

杜一非道：「第五點可能是個關鍵！附帶一點，劉夫人、莊穆夫和文清章所述因何不一樣？」

鳳千千道：「第五點最多只能証明文清章不是殺手，未必是破案的關鍵！還有一點，你自己反而忘記了，是誰殺死魯白板和馬快，而嫁禍於你？目的何在？」

杜一非苦笑道：「此點與本案更無關連，暫時不理。」

張建道：「依白子華所述，那天他是跟踪一位黑衣蒙面人而失踪了兩天，此人到底是不是兇手？」

凌展雲道：「不錯，咱們還得去把他找來，文清章到鐵船幫挾持人質，小弟有個預感，這等案子很可能已近尾聲。」

鳳千千道：「那可未必，說不定是轉入第二階段。」

杜一非道：「剛才金儀無意中透露了一件事，她是由地道出入的……」

話未說畢，張建已叫了起來。「難怪，九成文清章也是由地道出入的！那麼兇手呢？也是由地道出入？有這許多人知道此秘密，爲何鐵千舟不派人守住地道出口？」

鳳千千道：「咱們曾經去過鐵船幫總舵後山，那裡有許多人在守衛着，看來那裡很可能便是地道出口。」

杜一非接道：「問題又來了，地道出口若有人把守，金儀出入因何這般容易？」一頓又道：「小弟建議大家早點休息，明早兵分兩路，去調查城隍廟及小巷內那戶人家。」當下就此決定。

次日一早，四人便出店去吃早飯，隔遠又見到蔡勝，杜一非暗罵一聲討厭，又低聲道：「咱們分開吃飯，各自修行，中午再碰頭。」

凌展雲和杜一非也不管蔡勝等人之監視，吃了早飯，畢直去城隍廟了。此時廟內情景與昨夜大不相同，堆了半殿子的香客，那小道童忙得大冷天還直冒汗。

張建也不客氣，走到他面前，小道童一抬頭便見到了他，笑問道：「施主昨夜剛來過，今早又來了？」

凌展雲含笑問道：「令師在麼？在下有事請他指點迷津。」說着又塞了一吊錢給他。

這次小道童居然不敢收受，道：「對不起，家師不在。」

「請問他去何處？何時回來？」

「家師今晨一早便走了，只說去外地探訪朋友，未定回來之日子！」小道童反問：「施主何事找他，也許小道也能勝任，不妨說來聽聽！」

凌展雲邊探頭往內望，邊道：「小師傅年紀太輕，不懂人情世故，只怕幫不上忙！嗯，眞是無緣，咱們唯有過幾天再來了。」當下向張建打了個眼色，離開了城隍廟。

走了一程，不見有人跟踪，又覓路踅回去。到了廟後，兩人悄悄躍上廟頂，匍匐行了幾步，伏下靜聽，却聽不到聲息。張建雙腳勾住屋簷，一記「倒掛珠簾」，上身垂下去，以指蘸口水，輕輕刺破窗紙，然後湊眼望過去。

那房裡不見一個人，他雙掌用力，將之震開，腰一挺，人像魚兒般，由窗口射了進去，輕捷無比。

凌展雲見裡面沒有動靜，也跟着跳下去，看情況這居室大概是小道童住所，是以張建悄悄將門打開，又探頭出去看了幾眼。由於信徒香客多，小道童正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有留意及此。

凌展雲低聲道：「你守住這方，小弟由屋頂轉去另一端，由窗子進去，萬一他人在，而開門逃跑，你便截住他。」張建點點頭，凌展雲又由窗子爬上去了。

他輕輕由殿頂走到另一端，依樣畫葫蘆，一記倒掛珠簾，上身垂下去，以指輕輕刺開窗紙，湊眼望進去，床上躺着一個道士，正在元龍高臥。

凌展雲吸一口氣，迅速以掌震開窗櫺，投射進去，老道驚醒，自床上跳了起來，凌展雲長劍脫匣而出，指住其咽喉，老道顫聲道：「壯士您……」

凌展雲問道：「你是甚麼人？」

老道道：「貧道乃此廟之廟祝。」

「那好得很，在此睡大覺，却騙人出外雲遊。」凌展雲退後一步，伸手將門拉開，招手着張建進來。

廟祝問道：「兩位是甚麼人？」

凌展雲道：「咱們是甚麼人，你不用知道，不過只要你與咱們合作，便包保你平安無事。」聲音忽然一沉：「昨夜來你廟裡的那個女人是誰？」

廟祝失聲道：「那有甚麼女人……施主不要聽信謠言……」話未說畢，凌展雲已踏前一步，劍尖重新指着其咽喉，廟祝嘴巴嗡動，却說不出話來。

張建將門關好，坐在床上，用手指封住其痲穴，狠狠地道：「昨夜我親眼看見的，而且還知道她是誰，只是看你是否老實而已。」

廟祝兀自抗拒。「既然施主已經知道，又何必爲難貧道？施主該知道，小廟在虎口之中……」

「你再不說，在下便立即教你好看。」張建惡狠狠地道：「刺死你，神不知，鬼不覺，咱們根本無所顧忌。」他邊說手上邊用勁，劍尖透肉而入。

廟祝只好長嘆一聲：「也罷，貧道便告訴兩位，但請守秘，否則貧道師徒均無命矣！」

凌展雲道：「此點咱們可以答應你！」

廟祝一字一頓地道：「那女施主叫金儀。」

儘管凌展雲及張建早已知道，聽了此言，仍然忍不住心頭一陣竊喜。「那一位金儀？」

廟祝聲音甚低，但仍能聽得清楚。「她便是鐵船幫幫主鐵千舟之第二夫人金儀。」

凌展雲沉聲道：「胡說，鐵千舟之二夫人，怎會跑來貴廟，你跟她私通？眞是好大的狗膽！」

廟祝忙道：「施主誤會了，二夫人只是來借個地方換衣服而已，若然不信，貧道亦無辦法。」

「她來貴廟借地方更衣？你以爲咱們是三歲小童？」張建道：「再不老實，可不客氣了！」

「唉，的確是這樣，二夫人到小廟換上黑色之夜行衣，然後悄悄出去，半夜回來之後，再換了衣服才走。」

「好，在下且相信你。」凌展雲問道：「她爲何要來此更衣！一共來了多少次？幾時開始的？」

「二夫人大概來了六七次，最早一次大概是她女兒被害之後七八天的模樣。」廟祝道：「至於她爲何要這樣做，更衣出去幹何等事情，貧道既不敢問，也不想知道，以免惹來殺身之禍！」

「你倒很聰明，她從何處而來，你因何會答其所求，並爲其守秘？」

廟祝苦笑道：「施主既然是鐵幫主之二夫人，貧道又怎敢得罪她？至於她自何而來，去何地方，貧道的確不詳。」

凌展雲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甚麼也不知道，咱們豈不是白走一趟？哼，你不怕得罪鐵千舟？」

「這能怪得貧道麼？唉，只望她行動小心，不讓人知道，則亦可瞞過鐵幫主……當然這是僥倖之心……結果還不是瞞不過大家之法眼？」

凌展雲含笑道：「在下不信道長是個六根清淨之人，凡人皆有七情六慾，在下相信你與二夫人沒有私情，但不信你沒有好奇之心，你從不去了解她去幹甚麼事？」

廟祝道：「施主說得有理，貧道不是沒有好奇之心，而是不敢去了解。」

「你可曾想到一個問題：二夫人是如何出入鐵船幫總舵的？」

廟祝心頭一跳，道：「貧道曾猜想過，也許有一條地道可通，方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覺。」

凌展雲心頭一動，脫口問道：「她向你提過有地道？這地道只有她一人知道，鐵船幫內無人知道？」

廟祝忙道：「貧道可沒這個意思，事實上她也沒說過，貧道也想不通其中之關節。」

張建道：「兄弟，這廝甚麼都推得乾乾淨淨，要問也問不出甚麼，乾脆給他一劍好了！」

凌展雲故意點點頭，道：「這種人留在世上，的確無用，你瞧着辦吧！」言畢長身而起。

廟祝急道：「貧道眞的不知道，並非有意隱瞞，若有虛言者，願神明毀我魂魄！」凌展雲邊冷笑邊點頭。張建會意，手指一落，封住其暈穴，然後雙雙離開城隍廟，趕回客棧。

杜一非和鳳千千尚未回來，直至靠午方見他倆聯袂而歸，張建急不及待地長身問道：「兩位可有收穫？」

＊　＊　＊

杜一非和鳳千千依昨夜之路徑，找到那家宅子，杜一非向鳳千千打了個手勢，他自己縱身躍上屋頂，悄悄探望一下，室內似乎除了主人夫婦之外，只有一位又醜又胖之女僕，大概做些炊食洗滌之工作，此時正坐在石階上洗衣裳，廳堂上不見一個人。

大門「篤篤」地被敲響，那女僕嘟嚷一聲，長身而起，甩一甩手上之水漬，然後去開門，杜一非趁此躍下去，閃進暗廊，輕輕推開書房木門，裡面不見有人，他又退開，正想出去，已聽女僕高聲道：「胡說，咱們此處無此種人，快走吧！」

又聞鳳千千低聲求她，杜一非想到斜對面寢室裏去，已聽見房門聲響，他心驚之下，忙將門關上，匿在書架後面。

昨夜那中年婦人已在暗廊裡問道：「秋金，甚麼人？」

女僕道：「有一位姑娘，說要找一位中年瀟洒漢子，奴婢已告訴她沒有這人，她硬是不信……」

她話未說畢，已聽中年婦女急道：「待我來問她！」她脾氣急躁，人未至，聲先至，連書房內之杜一非也聽得清清楚楚。「你跟伯雄是甚麼關係？認識他有多久了？」

鳳千千壓住怒火，淡淡地問：「你是他妻子？」

「不錯！」那婦女冷冷地道：「你還未答我之話！」

鳳千千仍然不慍不火地問道：「敢問尊夫在家麼？」

那婦女咄咄逼人地道：「你再不答話，老娘可要罵人了。」

鳳千千見那潑辣醜婦如斯態度，若非爲了大事，早已要出手教訓她了，饒得如此，她語氣亦冰冷起來。「罵人？哼，姑奶奶還喜歡打人哩！老實告訴你，我不認識甚麼伯雄仲雄，只是有事要找他。」

婦女呆了一呆，隨即破口大罵起來：「好賤人，來到我家，居然還敢使橫，眞以爲老娘是好欺侮的……」鳳千千不待她話說畢，倏地一掌擊在門板上，那門登時塌了。

婦人臉色煞白，大叫起來：「好賤人，你毀了我家門板，要你十倍償還！」說着動手要去撕鳳千千。鳳千千右手一揚，後發先至，「吧」地一聲，在她臉上摑了一掌。

婦人又驚又奇，不由自主退了一步，她退鳳千千立進，將她逼了進去，狠狠地道：「你到底叫不叫伯雄出來見我？」

婦人吃硬不吃軟，忽然哭罵起來：「老不死的，你在那裡找來這麼一位惡婆娘來欺侮老娘，還不快給我滾出來！」她邊說邊向內跑去，冷不防跟她男人碰了個滿懷。「老不死的，快替我打發這婆娘，給我狠狠地揍她一頓。」

鳳千千抬頭望去，不由吃了一驚，原來那叫伯雄的男人，奇醜無比，看年紀最少該在六十左右，一張臉凹凸不平，最教人難以忍受的是一管鼻子歪在一旁，鼻頭又揚了起來，鼻孔朝天，一臉的悲苦相，她心中暗道：「這樣的男人，金儀會看上他麼？」

伯雄輕咳一聲，其人雖醜，但態度甚是斯文。「姑娘有事找在下？彼此素未謀面，不知有何指教？」

他妻子又叫了起來：「老不死的，她欺侮我，你還跟她套甚麼交情……」話未說畢，忽然啞了，伯雄心中奇怪，忍不住轉頭望去，只見妻子已倒在地上，不能動彈，身後已多了一個丰神俊朗的青年，不由吃了一驚。

那人當然就是杜一非：「這位兄台，請借一步到書房內說話如何？尊夫人只是睡着覺，沒有性命之憂，兄台不必擔心！」伯雄知道來了高手，不敢說個不字，乖乖引他到書房。

鳳千千把大門弄好再關上，又把女僕之昏穴封住，最後才進書房。一入房便聽伯雄問道：「兩位到底是何方高人？」

杜一非道：「不敢相瞞，在下杜一非，這位是鳳千千，今日來此對兄台並無歹意，只想問幾件事……」說至此，臉色倏地沉下。「問題雖然簡單，但兄台必須依實答覆！」

伯雄嘆了一口氣道：「老夫苟且偸生，最愛惜性命，只要不危及在下之性命，將據實回答。」他彷佛聽過杜一非之名，心頭比較踏實。

杜一非聲音雖低，却十分沉實。「你跟金儀是甚麼關係？」

杜一非目光灼灼地瞪着他，不料伯雄答得十分輕鬆簡單。「她是我的表妹。」

杜一非和鳳千千都呆了一呆。

「眞的這般簡單？」

伯雄苦笑道：「兩位若不信，在下也無辦法！又因拙荊醋意太大，是以我一直沒有將關係告訴她。」

「好，咱們且相信你，她來找你何事？」

伯雄道：「有一件事，在下也斗膽請求兩位，便是今日所談，請勿洩漏出，否則，我一家大小無地容身。」

他見杜一非應允答道：「相信兩位必聽人說過，她女兒被人殺死，她來委託我代她調查凶手。」

「奇怪，鐵船幫有這許多人，她不求他們，反來求你？」杜一非道：「老兄可不能哄咱們！」

伯雄沉吟了一陣，方道：「因爲咱們是表兄妹。」

「哦，有點道理，照道理說，你與鐵千舟也是親戚，她來找你乃天公地道之事，何須偸偸摸摸？」

鳳千千冷笑道：「這裡面，還有甚麼秘密？」

伯雄又想了一陣，然後指指自己之面孔。「兩位看到在下這張醜臉有甚麼看法？」

杜一非及鳳千千聽他這樣說，這才仔細打量他起來，半晌方道：「兄台這張臉似乎不是天生的！」

「不錯，這張臉是我親手毀掉的！不瞞兩位，年青時在下雖不敢自詡潘安再世，也俊朗過人。」

鳳千千不由輕啊一聲，對她來說，這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連忙問道：「是甚麼原因令你毀掉自己的臉？」

「因爲在下怕鐵千舟追殺。」

這次連杜一非亦忍不住問道：「兄台與令表妹……有男女之情？」

伯雄苦笑道：「兩位想錯了，在下是名工匠，善於建築機關地道，鐵船幫建立總舵時，曾經秘密僱了一批工匠，替他挖了一條地道，事後又將之滅口，我是僥倖活下來的……」

杜一非和鳳千千聽得心頭怦怦亂跳，又問：「你是如何逃出天生的？就靠毀容？」

「那當然不是！」伯雄大概因爲已經說出秘密，豁了出去，說話再無顧忌，因而流暢了許多。「我一早便料到事後會被滅口，歷史上已發生過無數同樣的事，因此與幾位好友，暗中又開了一條地道，當完工時，他們將我們驅進地道，再將出入口封閉之後，咱們幾個便偸偸自另一條暗道溜掉……」

鳳千千插腔問道：「你們一共有多少個人逃掉？其他人知不知道此一秘密？」

「只有七個人知道，因怕秘密洩漏丟了性命，因此一切都在秘密中進行，其他人當然不會知道。」

伯雄吸了一口氣，臉上表情十分複雜：緊張、悔愧、驚恐兼而有之，

「咱們七人逃出地道之後，便分開逃跑，後來查知未逃出來的，全部罹難！當時我想，鐵千舟事後清點人數，一定會全力追殺，是以向同件建議，大家毀容再隱名換姓，藏匿起來，所謂大隱隱於市，三個月後，我搬來安陽城居住，直至如今未曾走漏風聲！」

鳳千千嘆息道：「所謂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這句話當眞沒錯。」

杜一非問道：「那時金儀已經嫁給鐵千舟？」

「當時她尚未嫁，亦因爲等我，是以浪費了她好幾年青春！當時我離開她替鐵千舟建造地道，依約守口如瓶，連我母親也不知道！我與她重逢時，是在七年前，斯時她女兒已十多歲矣，一切只能成爲追憶。」

「金儀知道你之遭遇後，對鐵千舟態度是否有變？」

「她是個聰明人，表面上應該不變，內心如何，在下亦不太清楚。」

鳳千千撇撇小嘴。「她不可能不告訴你。」

「我說過她是個聰明人，女兒已經大了，事情亦已過了這許多年，難道要她謀害親夫不成？」

杜一非再問：「是你將地道之秘密告訴她的？」

伯雄點點頭，「不錯！我不說無人知道！」

「你那六位同伴，後來命運如何？有否被鐵船幫找到？」

伯雄嘆了一口氣，道：「其中三個不信吾言，也狠不下心毀掉自己的臉容，最後被查到，而遭殺害，不過他們三人至死不洩露一個字，其中一個還是服毒自盡，是以地道中還有地道此秘密，鐵船幫無人知道！」

鳳千千插腔問道：「金儀是甚麼時候知道此秘密的？」

「兩三年前我纏不過她，也相信她不會出賣我，方告訴她的。」

「她請你暗中替她調查女兒被殺的眞相？」

「她不相信女兒是被文清章殺死的，希望我能助她一臂之力，替她調查眞相，老實說，在下武功十分平常，這些年來，更已壯志消沉，何況六親斷絕，如何替她調查，而且家有河東獅……咳咳，當時只是見她傷心，爲了安慰她才勉强答應她，只求打發，不虞她竟當眞。」

「那麼她憑甚麼懷疑文清章不是兇手？她自己是否也還暗中進行調查？」

伯雄嘆了一口氣。「這個我倒不清楚，她每次來只問在下是否有消息，我每次都應付她。」

杜一非揮揮手阻止鳳千千再問下去。「還有三人知道地道中的地道，也即是你的同伴，他們叫甚麼名？」

伯雄略一沉吟。「當時咱們七人曾經發誓，不得洩秘，也不准招出同伴之姓名，請兩位體諒，不要逼我！」

鳳千千急道：「但此事非同小可，你說出來之後，便可以幫助金儀尋出殺女之仇人，何樂而不爲？」伯雄搖頭不語。

杜一非再道：「假如此秘密不是已經洩漏出去，兇手又如何能從地道中出入？說明有人比你更早洩露秘密！是以你已不必守諾言！」

伯雄語氣堅決地道：「兩位殺了我吧！」

鳳千千又急又氣。「你以爲咱們眞的不敢殺你？」

杜一非心中另有打算，道：「如此咱們也不便勉强！有一點敎你放心的，便是咱們不會洩漏你之秘密，令妻之穴道，過一陣子便會自解，告辭。」他拉着鳳千千的手，匆匆離開伯雄家。

* * *

張建和凌展雲聽了杜一非和鳳千千之複述，也將去城隍廟調查之經過，告訴他倆。「如今咱們已知道此秘密，只是聊勝於無，欲再進一步調查，可還得費不少手脚。」

杜一非道：「稍候飯後，我便去鐵船幫總舵，找尋金儀，希望由她出面，能夠令伯雄說出未了之秘密！」

凌展雲興奮地道：「好主意，此案能否提早水落石出，全靠杜兄此行了。」

* * *

杜一非是直截了當地向郝睿提出要見金儀之要求。郝睿堆下笑臉問道：「杜大俠何事要找她？」

杜一非道：「在下想了解案情，希望對鐵清宇之生活習慣及脾性多些了解，相信此一要求，不會被拒絕吧！」

郝睿道：「郝某派人去傳話，只怕二夫人未必肯見你。」邊說邊派人去問訊。不料過了一會，下人回稱，二夫人在內廳見杜一非。郝睿又驚奇又無奈地一笑。

杜一非道：「不，在下想借用此書房一用，而且不許有人偷聽。」郝睿臉上立即浮上怒意，但仍强忍着，着下人去傳話。不想金儀來得眞快。杜一非向她再次申明自己之要求。

金儀沉聲道：「郝總堂主，請立即下令，所有人離開此處兩丈，若有人犯規，按幫規處理。」郝睿應是，他聲音雖然溫和，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强忍着怒火。金儀將門窗關上，道：「杜大俠可知賤妾爲

何肯見你麼？」

杜一非含笑搖首。金儀自問自答：「那是賤妾聽人說，你偵破了幾宗武林奇案，希望也能助我！如今四周再無人，你可以暢所欲言了。」

杜一非先問：「夫人憑甚麼懷疑文清章不是兇手？」

金儀冷冷地道：「賤妾幾時說過懷疑他是兇手？」

「我見過令表哥。」杜一非一對眸子在暗淡之房內閃閃發光，一直瞪着金儀，只見她臉色大變，目光也凌厲起來。

杜一非忙道：「二夫人放心，此事只有在下跟好友鳳千千知道，而且咱倆已在令表兄面前，發誓不洩秘，亦因此方會着郝睿遣走侍衛。」

金儀臉色稍霽，問道：「你還知道甚麼秘密？」杜一非乃將經過告訴金儀。「目前最重要的，便是請您去勸服令表哥了，希望他能聽你之勸告，供出三位同伴之姓名。」

「供出來又如何？」

「咱們便可順籐摸瓜，說不定可以查出眞正之凶手，以二夫人之聰明，相信有些話，不必我說得太清楚。」杜一非上身往椅背上一靠。「二夫人尚未答我之問題。」

「此處內外嚴密，文清章如何能混進來？賤妾一直不相信，只是表哥對我守口如瓶，只告訴我，當時死剩他一個人！」

杜一非似笑非笑地道：「但問題是文清章如今又再混進來了，而且擄了大夫人及四夫人。」

金儀雙眼反瞪着他。「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杜一非突然長身在房內踱步，忽然推開窗子，只見郝睿正向後退，他故意道：「多謝總堂主守護之情，在下與二夫人感激不盡。」

金儀大怒，跑至窗口罵道：「郝睿，你好大的膽子，居然將我的話當作耳邊風！」

郝睿怪笑一聲：「二夫人誤會，屬下是恐杜一非有對你不利之行逕，又見久久沒有動靜，是以才打算上前打探一下，屬下保証，不曾偷聽你們半句話。」

金儀氣得手指發顫，叱道：「住口，你給我滾！千舟回來，要你好看。」郝睿笑容不改，只徐徐後退，看來竟似有恃無恐，金儀一怒之下，將窗子關上。

「大概不會再有人偷聽了。」杜一非道：「第一，地道中有地道此秘密，已經洩漏出去，可能還不止文清章一人知道，因爲假如他是兇手，他絕不會再由地道進來擄人，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麼？」

金儀頷首。「第二點呢？」

「四夫人可能有問題，爲何文清章進入她香閨，未聞她一聲動靜，當然，當時她很可能已經睡着了，但我始終有疑問！第二點，我想先請敎你一件事，鐵千舟到底去了何處？」

金儀道：「此事賤妾一點也不知道！」

「據在下推測，很可能他亦已猜到幾分，也在秘密調查。」杜一非再問一句：「即使咱們之推測全部正確，那麼凶手殺人之目的何在？令嫒年紀輕輕，不可能跟人結下仇家。」

金儀嘆了一口氣。「這也正是賤妾百思不得其解之謎團，小女未曾走過江湖，不可能有仇家。」

「此仇必是鐵千舟結下的。」

金儀苦笑道：「千舟在江湖上爭雄鬥勝，仇家不少，這可就難調查了。」

此案至此算是有了點眉目，但杜一非心中却隱約覺得比想像中更加複雜。他毅然道：「我想見見文清章。」

金儀眉頭一掀，問道：「你想問他，是誰將地道之秘密告訴他麼？」杜一非點點頭，金儀又道：「只怕他不會告訴你。」

「事在人爲，何況有時候明知不可爲，也得爲之！二夫人還未答應去勸服令表哥！而且要快，還要小心，因爲據在下推測，郝睿可能負有暗中監視你們姐妹之任務。」

金儀眉宇間又升起一股怒意，道：「你放心，相信很快便能將答案告訴你！」

杜一非臉色一正，「還有一點，有了結果，只許告訴在下一個人，不知你相信我否？」

金儀咬咬牙，道：「好，賤妾答應你，包括千舟回來，亦不會告訴他。」言畢推窗，只見郝睿仍站在遠處，乃揚聲道：「總堂主，杜大俠要見見文清章，請您安排一下。」

這次，郝睿答應得十分爽快，杜一非推門而出，道：「請總堂主帶路，在下親自試試說服他。」郝睿帶他到大夫人房外，杜一非揚聲道：「文敎主在內麼？在下杜一非想跟你談談！」

房內傳來文清章之聲音：「誰派你來做說客的？」

「在下不是來做說客的，而且在下深信你不是兇手，只是有些關節未弄清楚，想跟敎主研究一下。請相信在下，只想找出眞相，沒有害你之心，亦不會插手鐵船幫及五毒敎之糾紛。」

文清章沉吟道：「文某可有條件。」

杜一非道：「請敎主說出來，看看在下能否接受。」（未完・八）

上文提要：江青嵐將遇到冰魄夫人、燕山雙傑的事原本本的說出來，離火眞人向柳琪索取一粒雪蓮子，以備練功走火入魔之用，離火眞人和師兄作鬩牆之爭，得天痴上人解困，江青嵐蒙他賞識而認作師姪，並賜贈玉珮作紀念，此玉對兩派和解有很大作用。柳琪得離火眞人療治已痊癒，和江青嵐離開榴林，走出谷口，拜別離火眞人，此時她已打通奇經八脈。自覺輕功和以前完全不同……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既遭不白之冤　又逢三魔截殺

只見一個臉目黧黑的小個子。叉手而立，一雙大大的眼睛正瞪着自己，滿臉怒容，叱道：「野丫頭，你追男人追瘋了心吧！跑路沒帶眼睛？」

姑娘家的身體豈是臭小子碰得的？

何況自己還沒開口，這臭小子倒先責問起自己來了。甚麼？他膽敢在終南山發橫？柳姑娘驀地柳眉一豎，嬌聲喝道：「臭小子你找死！」

瘦小個子臉色一沉，道：「誰是臭小子？誰是香哥哥？眞不要臉！」

身法如風，突然欺到柳琪身前，颼的一掌，往姑娘胸口印到。柳琪簡直被這臭小子氣昏了頭，他口上不乾不淨，出手更是下流，她一閃躲開，方待還招。

那知瘦小個子掌法變化，極爲精妙，前胸堪堪躲開，勁風颯然，已襲到右肩。柳姑娘忿怒已極，嬌軀向左一竄，回身一掌，順勢切出。這一掌雖然避招攻敵，却也迅猛之極。

瘦小個子冷嘿一聲，道：「這是『紫羅十二式』，有甚麼稀奇？」

柳琪出手一招，立被對方叫破，心中一驚，暗想這是自己和嵐哥哥從削壁石室中得來，那是十二位紫羅大師精心研創，這臭小子怎會知道？心中想着，只見瘦小個子左掌直豎，右掌直出，右掌迴擊，左掌斜切，刷刷三招，竟然全是「紫羅十二式」的招數。心中更是驚訝，一面還手，一面喝問道：「臭小子，你這掌法，是那裡學來的？」

瘦小個子面露不屑，冷笑着道：「我那裡學來，你也管得着？我告訴你，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不像人家，中了幾根微不足道的繡花針，就死不要臉賴在男人懷裡，才學到這幾手三脚貓，出來現眼。」

他出招換式，純熟無比，話聲中又是兩招「紫羅十二式」，連綿攻出。

柳琪見他句句帶着諷刺，一味急攻，心中更是羞怒交加，暗暗切齒，也把「紫羅十二式」掌法配合師門「穿花身法」，源源施出。

這一場粉拳繡腿，掌影如山，兩條人影倏分倏合，各自捨命搶攻，當眞打得煞是厲害。眨眼工夫，已走出二三十招，柳姑娘「紫羅十二式」揉雜着「散花掌」、「穿花身法」，差不多把全副本領都施了出來，還是絲毫佔不得半點便宜。她又急又怒，猛地銀牙一咬，雙掌前推，硬生生把對方逼退兩步。

「嗆！」銀虹耀眼，柳琪手上多出一柄三尺青鋒，劍尖一指，嬌聲叱道：「臭小子，你亮出兵器來！」

瘦小個子盛氣的道：「亮兵器就亮兵器，誰還怕你不成？」

「嗆！」他手腕翻處，也從腰間撤出一柄寒光閃閃的晶瑩短劍。更不打話，右足霍地欺前一步，右腕一振，劍光劃起一圈弧形，由右向左，往柳琪執劍右腕削來，出手又快又辣。

「來得好！」

柳琪面泛殺機，錯步沉腕，劍尖一撥，「橫打金鈴」，一點寒光逕向對方劍身點去。那知對方這一劍竟是虛招，削到中途，只聽一聲冷嘿，本來由右向左的一圈弧形，倏的變成由左往右，仍然疾削自己右腕。柳琪心頭猛凜，這是甚麼劍法，變招換式竟恁地迅速？

她目前功力倍增，反應自然靈敏，劍身一轉，極快施出「迴身拂柳」向左一撥，封開來勢，不讓對方換招，「蜚短流長」、「寸心千里」刷刷攻出。

瘦小個子豈是庸手，兩尺來長的一柄短劍，劃出一道道弧形劍光，精芒迸發，疾若流電，迴環搶攻。

這一回，比之先前徒手相搏更形凌厲，劍光盤空，劍尖互撞，不時發出「叮」「叮」清響。

但見銀芒繽紛，匹練橫飛，劍氣所及，激蕩得林木蕭蕭，無風自動。

「哼！終南劍法也不過如此，有甚麼稀奇？」瘦小個子在劍光虹影之中，哼出聲來。

「臭小子，你也不見得高明。」柳琪以牙還牙，嬌叱連連。

「你才是臭丫頭，哼，終南劍法眞要擋得了我一招才怪！」

就在瘦小個子話聲剛落，倏聽遠處傳來一聲清晰的大叫：「琪妹！別慌，我來了！」這是嵐哥哥的聲音。

柳琪精神一振，心頭大喜，連忙嬌聲喊道：「嵐哥哥，快來啊！」

瘦小個子聽得臉容倏變，目光中隱含淚水，恨恨的道：「哥哥妹妹，倒叫得挺親熱，眞不要臉！看劍！」

劍字出口，劍勢突然一變。只見他劍尖一陣亂劃，剎那之間，寒芒驟發，漫天劍影，有若長江大河，倒瀉而來。劍光之强，令人無法睜眼，同時響起一聲敲金震玉的清響。

柳琪右臂痠麻，青絲披散，一柄長劍，嗆郎墮地，嬌軀也被震得踉蹌後退了七八步，輕微的破空之聲劃空飛來，一個劍眉星目的少年書生，有若星丸瀉地，倏然飛墮。一把扶住了她，十分關心也十分體貼地柔聲問道：「琪妹，你可曾受傷？」

「哼！」瘦小個子重重的哼出一聲，面色蒼白，兩行淸淚由臉頰上直掛下來，身形也搖搖欲倒，口中顫聲吐出：「你……」突然掉頭，雙脚一頓，閃電般向樹林投入。

江青嵐聞聲抬頭，心中一震，驀地失聲叫道：「蘭兒！蘭兒！」

他趕緊放下柳琪，一縱身往林中追去。

柳琪被瘦小個子一招怪劍法，不但震得長劍墮地，身子也差點兒立脚不住，小姑娘嬌縱慣了，幾曾被人家欺侮過來，眼圈兒一紅，直氣得要哭。滿以爲自天而降的飛將軍嵐哥哥，準會給自己出氣，那知他剛一扶住自己，一句話堪堪問出口，就撇下自己往林中飛去。

他若是不出聲，她還高興呢！嵐哥哥是追那小子去的。可是他却大聲叫了出來。「蘭兒？」那小子就是蘭兒。

他……轟！柳琪腦袋瓜上，如中巨杵！難怪他連自己的死活都不管了，自己終究比不上蘭兒，女孩兒家甚麼都能忍讓，唯有愛情，可受不得半絲誤會。她一時也分不清是氣？是惱？是怨？是恨？

總之傷透了心，從地上撿起長劍，粉臉上已滿是淚痕。她從小沒有爹娘，只有師父是她最親的人，這時好像小孩子受了人家欺侮，就叫媽媽似的，口中驀地哭喊了一聲：「師父……」發足狂奔，往山下疾馳而去。

「蘭兒！」江青嵐聲到人到，一掠之勢已撲入林中。但蘭兒比他先走一步，此時那裡還有影子。縱目四顧，這一片合抱古木，樹身高大，枝柯交結，林密如織，雖在白晝之間，依然黑影斑駁，黯無天光。

走了一陣，連運目力，也只覺樹影翳翳，難以辨認，即使蘭兒就在附近，只要躲在樹身後面，就極難發覺。

「蘭兒！蘭兒！」江青嵐提高聲音，又喊了兩句，但周圍依然靜寂得連半點聲音也沒有，想來蘭兒業已悄然離林而去。她爲甚麼要躲避自己呢？

他停下脚步，打量了一會，只好依着原路，回走出來。可是目光所及，山坡草地上也空蕩蕩的，不見有人。

噫！琪妹又到那裡去了？

「琪妹！琪妹！」

除了遠山迴響，好像在替自己代叫之外，就沒人答應。她明明是站在這裡的，怎會不等候自己，一個人先跑？他楞得一楞，恍然若有所悟。自己一直把她們當作小妹子看待，可是她們……

唉！自己還有要事在身，她們既然全走了，自己也趕路要緊。心念轉動，就循着山徑，往前奔去。

一陣工夫，便已馳過幾座山頭，正當他縱飛急掠之際，忽地發現

山徑兩側竟然倒躺着兩具屍體。脚下一停，回頭望去，只見左邊一具，身穿一襲青衫，仰天而卧，胸口一大灘鮮血。順着草叢流出，敢情是被利劍洞胸而過，一柄精光閃爍的長劍，却丢在七八步以外。

此人身形極熟。他走近幾步，俯首一瞧，不由心頭大凜，那正是昨天在山徑上攔住自己，後來追入三昧谷被「離火眞人」綁在榴樹上的「追雲手」羅淵，秦嶺系第三代大弟子。他不是已被「隻手翻天」閔天綱領回去了嗎？怎會慘死在路上？

心中想着，急忙往右邊瞧去，那是一個勁裝漢子，手上也沒有了兵器，血跡比羅淵更多，染得草上鮮紅點點，而且身邊還有許多偃草。想是負傷之後，痛極而滚，是以身軀半仆，傷勢一定也在前胸。此人雖然瞧到面目，但至少也是昨天攔住自己的五人之一。瞧他們情形，動手不會超出五招，可能還是兩三招以內。因爲地上沒有顯著的打鬥痕跡，而且對方劍勢極快，出手傷敵，和震飛敵人手上兵刃，幾乎是同一動作。以羅淵昨天向自己出手的情形推論，手法迅疾，力勁勢足，如果自己眞要和他動上了手，憑自己目前的功力，也決不能在兩三招以內，震飛對方長劍，致之死地。除非使用那一招崑崙絕學「乾坤一劍」，足見兇手武功之强，何止高出自己數倍。

他楞楞的站了半晌，驀地瞧到前面四五丈外，小徑交叉之處，還有兩具屍體，倒在路旁，身上俱穿着勁裝，但手中却握着長劍，並沒震飛。

江青嵐目光一注，已然判斷出那兩人已是拔足飛跑，屍身相隔很遠。近的一個，是被人從後面砍殺，較遠的一個，身上却無劍傷，似乎是死在暗器之下。當下縱身躍近，仔細一看，竟又瞧不出暗器擊中之處，難道是被人隔空用眞氣震傷致死？

他因爲估高了對方功力，才有如此推斷。他心中驀然一震，這四個人敢情自己全都見過，是秦嶺系的第三代弟子。

不好！此地正當秦嶺範圍之內，瞧他們身上鮮血，遇害不久，目前眞兇已去，自己逗留在這裡，倘若被人發現，張冠李戴，這四個人不是自己殺的，也變成自己所殺，豈非連辯也辯不清楚。

心念轉動，立即站起身子，正待趕路，瞥見前面山徑上，正有一行人，往自己這邊疾馳而來。最後面一個，身穿白夏布長衫，在盤曲的山徑上，步履如飛，足不沾地，輕快已極。

身後五人，雖然也各展輕功，還是落後甚遠！江青嵐瞧得心頭大凜，要想閃避，已是不及，只好從容迎着走去。雙方距離越來越近，眨眼工夫，已有五六丈光景。

江青嵐看淸這身穿白夏布長衫的，竟是五十開外的禿頭紅臉老者，廣額濃眉，生相威武，尤其兩邊太陽穴高高隆起，分明是一位頂尖內家高手。這時兩道稜光畢露的雙目正注視着自己，突然問道：「尊駕何人？到終南山何事？」聲音洪大，口氣更是嚴厲已極。

江青嵐正待答話，聽老者身後已有人大聲叫道：「師父，就是他，他就是那姓江的小子！」

江青嵐依聲望去，那不是前天在藍田城中碰到的兩個青年之一，一路緊追自己，後來和「追雲手」羅淵會合，五個人一起趕入三昧谷。如今四個已死，這是僅存的一個。

不由心中暗暗叫苦，這當眞是寃家路狹。他叫紅臉老者師父，那麼此人定是「天痴上人」首席大弟子「隻手翻天」閔長綱無疑。當下抱拳答道：「不錯，小生正是崆峒門下江青嵐，請問老哥是閔大師兄長綱嗎？」

閔長綱聽得臉色一沉，冷哼道：「老夫還沒有像尊駕如此年輕的師弟，不知尊駕從那裡排來？老夫面前，可容不得你賣狂？嘿嘿！你敢情就是展元仁的徒弟，展元仁瞧到老夫，也得稱上一聲老哥！」

江青嵐這可眞弄糊塗了，「天痴上人」要自己叫他師伯，那麼自己恩師自然和他同輩，怎麼「天痴上人」的徒弟，恩師倒要叫起他老哥來？

按理江湖上最重輩份，這筆賬叫自己如何算法？他那裡知道「天痴上人」要他叫師伯，實是從崆峒掌教「空空老人」排來，而閔長綱所說，展元仁要叫他老哥，倒也確是事實。

因爲秦嶺系「天痴上人」，在江湖上素被視爲泰山北斗，行輩甚尊，他門下弟子，因師父領袖武林，也水漲船高，自狂自大起來。除了「天痴上人」之外，誰也不會放在他們眼中，尤其「天痴上人」隱居流雲嶺，閉門淸修，不理塵事已久，一切秦嶺系的事務，全由閔長綱作主。

這一來，無形之中，他成了秦嶺系第一位人物，平素對崆峒派「空空老人」還稍存顧忌，其餘的人又焉肯以後輩自居？

崆峒秦嶺兩派，淵源雖深，究非同門，展元仁因閔長綱主持秦嶺系，年齡又和自己差不多，見面時就稱他一聲「閔老哥」，原是客氣，閔長綱却老實不客氣，就和展元仁平輩相稱起來。

這當然有悖於兩派深厚淵源，但也足見秦嶺系自「天痴上人」以下

諸人的狂妄跋扈。

閒言表過，就在江青嵐微微一怔之際，只聽閔長綱身後五個門人，齊聲怒喝道：「小子，你見了我們師尊，敢如此放肆，還不跪下領罪？」

閔長綱果然立時臉含慍意，洪聲喝道：「老夫聽說你在薛府一劍震退公孫師弟，果然有點門道，此次居然還敢闖上終南，劫持二師妹門下弟子，擅入三昧谷禁地，就算展元仁也不敢如此胡來，你膽子可眞不小，難道當眞視我秦嶺無人嗎？還不跟老夫回去，聽候發落？」

江青嵐聽他口氣，正待把柳琪負傷就醫的情形說出，那知剛叫了聲：「閔大師兄不可……」

他連誤會兩字，還沒出口，閔長綱身後又有人暴喝道：「小子，你還敢胡言亂語？」

「啊！師父，那幾個躺在地下的，不是大師兄他們嗎？」

「隻手翻天」閔長綱先前倒也沒注意，這時聞聲抬頭，二十丈外，赫然躺着四具屍體。他目光如電，自然一覽無遺，自己四個弟子不是全遭了毒手？他驀地仰天一聲裂帛狂笑，這是憤怒已極的聲音，緊接着厲喝道：「他們學藝不精，有損師門威望，死不足惜。嘿嘿，小子，你倒做得乾淨俐落，不愧崆峒弟子！」

江青嵐心頭大急，這下果然不出所料，引起莫大誤會，自己可眞有口難言，急忙說道：「閔大……」

「住口！小子，殺人償命，老夫先斃了你！」

「隻手翻天」閔長綱在江湖上眞是名如其人，隻手可以翻天，誰敢輕捋虎鬚？何況他狂妄自大已慣，此時眼看門人慘死，不由目射兇光，暴喝聲中，迎面就是一掌，往江青嵐當頭劈來。

雖然兩人相隔少說也有四五丈遠近，但閔長綱身爲秦嶺系僅次於「天痴上人」的第二高手，自然要比「三眼比丘」、「獨角獸」等人高出甚遠；何況他外號「隻手翻天」，掌上功夫更有獨到之長。

這出手一掌，勁風呼嘯，狂飆疾轉，威力之强，勁氣之足，和「離火眞人」及「六絕」中的祁天行、符奇立等人，簡直並無稍讓。

江青嵐喝聲入耳，全身已籠罩在人家掌風之下，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沒有，遑論躲閃，心中一凜，毫不猶豫地運起「離合神功」，雙掌齊翻，朝閔長綱劈來的掌風推了出去。

這在江青嵐來說，不過是被逼出招，那有把握？但聽一聲砰然震響，江青嵐一個身子跟蹌却步，但同時也出現了奇跡，那是「隻手翻天」閔長綱呼嘯而來的凌厲掌風，被自己一震，立即朝閔長綱反捲而去，其勢之疾，分毫不遜來時。

這可把江青嵐瞧得呆了。「隻手翻天」閔長綱少說也有三四十年功力，自己的「離合神功」，再多也不過三成火候，居然能將敵方掌力彈回？

他在三昧谷無意之間，引卸「離火眞人」全力一擊，才知「離合神功」能接引敵人力道，這會又發現了「離合神功」還有反彈之力，「離合神功」當眞不可思議。

就在他驚喜欲狂的時候，「隻手翻天」閔長綱也被江青嵐這一手楞得他大感意外。不等掌風反捲撲近，已然引身側閃，挪開丈許，讓過自己掌風，突然冷哼一聲道：「小子，原來你學會了『離合神功』，難怪膽大包天！」

厲喝聲中，身軀暴長，兩臂齊張，十指屈曲如鈎，一件白夏布長衫鼓得筆直，濃眉倒豎，怒目圓睜，紅光滿面的臉上，這時也鐵青得現出猙獰之色，一步步向江青嵐逼攏過來。

他這時簡直像一頭瘋獅，目光如刀，雙爪如箕，挾着排山倒海之勢，往江青嵐身前猛撲而至。

江青嵐自然有自知之明，憑自己三成火候的「離合神功」，決難擋得住閔長綱暴怒之下的十成功力。

腦海中驀然掠過「離火眞人」替柳琪療傷時的那種倏進疾退的身法，微一吸氣，身如電射，往後斜退出兩丈來遠，口中急叫道：「閔大師兄快請住手，這是誤會，小生還有話說！」

閔長綱急怒攻心，兩招落空，大吼一聲，業已如影隨形，緊緊趕到，暴喝道：「除了你這小子，終南山還有誰來？今天非活劈了你難消老夫心頭之恨！」

十指飄浮，又往江青嵐當胸攫到，同時還聽嗆嗆連響，閔長綱五個門人，一齊掣出長劍，攔在江青嵐身後。

江青嵐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往後斜閃，在疾退之中，出指如電，施出「離火眞人」反手點穴的功夫，一下就把三個勁裝青年制住。

「嗆！」銀虹出匣，漾起一片精芒。

「閔長綱，你再逼近一步，莫怪小生手下無情。」江青嵐手握七星劍，凜然而立，雙目隱泛煞氣。

「隻手翻天」閔長綱做夢也想不到，對方一個年未弱冠的小子，在自己緊逼之下，還能制住三個武功不弱的門人。投鼠忌器，心頭一楞，果然停住身子。但這份暴怒簡直無法形容，他略一停頓，突然仰臉厲聲狂笑道：「小子，你殺了他們罷，老夫再找你算賬！」

江青嵐忙道：「閔大師兄，這是一場誤會！」

閔長綱濃眉倒豎，喝道：「小子不必多言，你再不動手，老夫要動手了！」十指箕張，又待逼來。

「站住！」江青嵐舌綻春雷，大喝聲中，迅速劍交左手，右手從懷中掏出「天痴上人」所贈佩玉，隨手一揚，道：「閔大師兄，請瞧瞧此是何物？」

「隻手翻天」閔長綱臉色一變，停下步來，沉聲吼道：「此是恩師隨身佩玉，小子你從何處得來？」

江青嵐微微一笑，道：「這是大師伯親手所贈，閔大師兄可容小生說明個中原委？」

閔長綱聽說這塊佩玉是恩師親手贈他，心中也不禁微現躊躇，何況見玉如見恩師，他就是再狂妄自大，也不敢違拗，當下忍怒說道：「你說！」

江青嵐收起長劍，拍開三人穴道，才拱手道：「小弟無狀，開罪大師兄三位高足，實非得已，還請大師兄多多海涵！」

閔長綱冷嘿一聲，並未作答；江青嵐這就把柳琪追趕「燕山雙傑」，誤中絕情針，自己陪她上三昧谷求醫，夜遇「天痴上人」，贈送佩玉，及自己急於趕赴崤山，不意在此處發現四具屍體等事，刪繁就簡，扼要的說了一遍。

閔長綱江湖經驗何等老練，他目光如炬，傾聽江青嵐述說經過，發覺其中多處頗難銜接。等他說完之後，冷哼道：「據你所說，琪兒重傷已癒，那末她人呢？」

江青嵐在閔長綱目光逼視之下，微微一怔，沉吟道：「她……已先走了。」

閔長綱嘿嘿笑了兩聲，冰冷的道：「恐怕你所說，尚有不盡不實之處罷！」

江青嵐急道：「小弟適才所說，句句都是親身經歷之事，並無半句虛言，其間雖然稍有遮隱之處，那是小弟私人間的瑣事，和四位令高足被殺，毫無關連。」

閔長綱厲聲喝道：「姓江的，光棍眼裡不揉砂子，老夫豈是好欺之人？不過你既有恩師玉符，老夫今日就放你下山，這筆血債咱們改日再算！」

長袖揮動，人已怒匆匆的往山徑上飛奔而去，剩下五個門人也挾起四具屍體，一窩蜂地跟着就走。

江青嵐目送他們的身形消失在山林之間，心頭不禁一陣惘然。自己總以為得到了「天痴上人」的諒解，可以消敉崆峒秦嶺兩派之間的誤會，那知這回秦嶺系四個第三代門人慘遭殺戮，黑鍋子又背負在自己身上。聽「隻手翻天」臨行之語，分明認定自己是兇手，他不過礙着「天痴上人」的一塊佩玉，才含憤退去。

那末崆峒秦嶺舊怨未釋，又結新仇，眞非自己始料所及之事。但他一想到崤山之會，已只剩下五天時光，恩師想來業已首途，心中更是惶急。心想一切事情且等找到恩師之後，再行定奪，他老人家江湖經驗豐富，也許可以把這場誤會加以化解。

想到這裡，就循着山徑發足狂奔，趕到藍田，再沿官道經渭南、華陰，入函谷，橫亘在眼前的已是崤山山脈。

這是第三天下午，距離端午只有三天了。自己要在期前會合恩師，只有在崤山大路口上等候。但崤山山脈西接秦嶺，南連伏牛，綿綿無窮，自己又到那裡去等呢？他急縱直掠，剛躍登一處峯頭，忽見兩條人影連袂飛來，還在邊走邊說。

江青嵐目光一瞥，不由心頭大凜。那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五十五六，一張淡金臉上，雙目深凹，三角眼，鷹鈎鼻，尖下巴上生着疏朗朗的狼髭；女的也有五十有餘，中等身材，瘦削臉！

他是「天狼」，她是「天狐」。

敢情是應「獨角獸」公孫無忌之邀而來，但他一想到「天狐」和「三眼比丘」為了女弟子之爭，自己乘機溜走，這回寃家路狹，偏又遇上了。

蘭兒前天在終南山出現，可能他們還沒找到，那末自己又如何向他們解釋呢？兩條人影業已欺近身邊，攔住去路。

江青嵐硬着頭皮，叫了聲：「伯父、伯母。」

「天狼」三角眼中閃爍着淡金眸子，狼嗥般叱道：「誰是你伯父伯母？」

「天狐」更急不及待，兇巴巴的問道：「小子，我女兒呢？」

江青嵐躬身道：「伯母不可誤會，那晚破廟之中，晚輩因蘭兒身中絕情針，昏迷不醒，急於施救，後來才知所救的並非蘭兒，確是『三眼比丘』沈師太的門下。」

「天狐」怒嘿道：「小子，你一派胡言，難道我連自己女兒都會認錯？」

江青嵐急道：「她們確實長得十分相似。」

「天狐」兇態暴露，急吼着道：「小子，我女兒何在？你說不說？」

江青嵐道：「伯母，那天晚輩手上抱着的，實是『三眼比丘』之徒柳琪。」

「天狼」微露詫異，冷冷的道：「你說和咱們蘭兒生得一模一樣的妞兒是姓柳……」

「天狐」沒等「天狼」說完，緊逼一步，吼道：「小子，你把我女兒

拐到那裡去了？快說！」

江青嵐道：「晚輩確曾在兩天之前看到蘭兒。」

「天狐」眼睛一亮，忙道：「在那裡？」

江青嵐道：「在終南山上，但等晚輩發現時，她已縱入林內，不見蹤跡。」

「小子，你敢欺矇老娘？」「天狐」臉容猙獰，雙爪提到胸前，又逼近了半步。

江青嵐想要後退，只是「天狼」臉若嚴霜，也跟着逼近過來。心中一急，正容大聲說道：「伯母，晚輩所說，並無半句虛言。」

「天狐」厲聲喝道：「嘿嘿！老娘親眼目睹，難道還錯得了？小子，你要死要活？」雙爪如鈎，猛向「肩井」穴上抓來。

「伯母……」江青嵐來不及再叫，足尖一點，人從兩人之間倏然閃出。

「小子，你給老夫回去！」身後忽然響起「天狼」低吼之聲，一陣強猛無比的潛力已像潮水般壓到背上。

江青嵐身形剛落，避無可避，趕緊微一側身，右手順勢拂出。

「離合神功」的離字接引之訣，果然神妙無方，洶湧壓力被這一引，狂濤捲風悉數由身側掠過，往前衝去。

「天狐」雙爪出手，勢若閃電，但眼前人影一閃，江青嵐業已避了開去，心中也大感楞異，這小子果然滑溜。

但她是何等人物，雙爪未收，人已跟踪撲到。猛可裡，一股勁急無比的狂飆向自己撞到。「天狐」不愧為六絕中人，一覺風聲有異，百忙中吸氣點足，一條身形挺直拔起四丈來高，才算堪堪避過。

身在半空，突發一聲冷嘿，頭下脚上，雙掌下拍，往江青嵐當頭擊下。「天狼」一掌之力被對方引開，他平日自視極高，此時第一招就折在後生小輩手上，如何不怒？

也是一聲冷嘿，手劃弧形，雙爪往江青嵐背後抓去。「天狼」「天狐」成名數十年，居然以大欺小，以兩對一；但「析城雙兇」那管這些？

「伯父伯母，你們不可誤會！」

江青嵐急喊聲中，只聽「天狼」喝道：「嘿嘿，小子，你拿命來就不誤會了！」

兩儀爪快接近他後心了，若被抓中，「天狼」數十年精湛功力，是鐵，也得抓個窟窿。但江青嵐却沒有回頭，右手一翻，一縷指影，忽然從「天狼」雙爪之中穿入，快速絕倫的指風已直奔心坎。

不！「玄機」、「期門」、「章門」全籠罩在指風之下。

「天狼」要是抓中江青嵐後心，自己也得身負重傷，心頭猛凜，這小子的點穴手法迅疾怪異，兼而有之。

他經驗老到，招式未接，身子早已倏地後退出去了四五步。這眞是電光石火，間不容髮，「天狼」才一後退，江青嵐也就趁機橫躍。

「轟！」

「天狐」泰山壓頂之勢，也緊接着疾劈而下。三人動作，先後之分，根本連瞧都無法瞧清，山石四濺，狂飆亂捲，地面上被「天狐」全力一擊，打成兩尺來深一個大坑。

兩丈方圓，砂飛風旋，聲勢好不驚人！但她還是落了空，那小子不是好好的站在一旁？他們簡直不相信，他能夠從自己兩人手下逃得出去。

「天狼」怒嗥，「天狐」怒吼！

兩人同時撤出成名兵器白玉如意，左右一分，四道兇光暴露的眼神緊盯着江青嵐，當眞像一狼一狐發了兇性。

江青嵐心頭一寒，不自禁地後退了三四步。這時，天色已昏黑多時，高山頂上，吐出一彎新月，照着白玉如意，份外顯得晶瑩有光。

「小子，亮出兵器來，免得死了叫屈！」「天狐」厲喝聲中，正待欺身進招。

突然，「天狼」符奇立像是有了警覺，沉聲喝道：「何方朋友，躲在樹上？」

「天狐」微微一凜，立即停住身子。

「哈哈！」山頂空地東南的一株大樹上，兩條人影倏然飄落。「符兄果然高明，小徒碰上了一點枝葉，竟被發覺！」

發話的是一個面相清奇、身穿青袍的老頭，他身後還跟着一個勁裝青年。

江青嵐瞧清來人，心中暗暗叫苦，「天狼」「天狐」自己已大感棘手，如今又來了「毒冰輪」王屋散人師徒，這可怎麼辦？

「天狼」符立奇嘿了一聲，冷冷的道：「原來是祁老哥！」

「王屋散人」目光一掃，忽然笑道：「符兄賢夫婦，奇人奇事，當眞使兄弟莫測高深，兩位在析城山包庇姓江的小子，這回却在這裡動起手來！」

「天狐」怒道：「這是咱們的事，你管不着！」

祁天行並不動怒，依然笑道：「那麼可容兄弟插上一手嗎？」

他不待「析城雙兇」答應，右手一抬，「辣手郎君」溫璜早已把青玉為桿、白玉為輪的毒冰輪送了上來。

「王屋散人」隨手一拈，就大刺刺的往江青嵐身前走去。

「天狼」、「天狐」豈肯後人，也立即從左右抄了過來。

江青嵐處此情勢，心知再要解釋，也是白費，心中一怒，迅速抽出七星劍，大聲叫道：「伯父伯母，蘭兒之事，確是誤會，晚輩有口難辯，只是你們三位世外高人也想以多爲勝，不覺有辱盛名嗎？」

「天狼」輕輕皺了一下眉頭，心想以自己等三人的身份聯手對付一個後生小輩，倒眞要被天下人訕笑。當下回頭道：「祁兄能否稍退一步，讓愚夫婦把這小子廢了，免得……」

「王屋散人」打了個哈哈道：「符兄切勿爲他之言所動，此人不除，異日終成大患，我等志在取他性命，有何顧慮？」

他腳步並不停止，一面獰笑道：「小子，這叫逼於情勢，不得不爾！」

他們三個人，成爲品字形的逐漸逼近。

江青嵐又後退了兩步，但事到如今，說也無用，反而神定氣閒，並無懼意，暗暗運足「離合神功」，仗劍以待。

他因爲對方三人乃是名震武林的六絕中人，自己除了一招「乾坤一劍」之外，要想和人家單打獨鬥，都無法抗衡，雖然「離合神功」近日發現了能接引敵勢，和借力反彈，但自己強煞也只有三成火候，那能敵得住三人聯手？因此可以想像得到，一動上手之後，自己極難持久。

「小子接招！」「王屋散人」當眞是外貌清奇，內心狠毒，出招在先，喝聲在後。只見毒冰輪起處，一輪青影挾着風雷之聲，當頭砸下。

江青嵐因「析城雙兇」也同時逼到，不敢硬接，腳尖微微一點，人已向後退出數尺。

「嘿！」左側的「天狼」冷哼聲中，身形微旋，玉如意劃起一圈弧形，由左向右，往江青嵐背後橫掃而至。

天狐更不怠慢，玉如意同樣劃起一道弧形，卻由右往左，逕叩前胸。江青嵐左右受制，腹背全虛，但他卻十分沉着，長劍一領，身隨劍走，劍走偏鋒，一招「倒捲珠簾」，迎着天狐來勢，向後引出，左掌凝聚功力，向上猛劈！

他目今身手，大非昔比，當眞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離合神功，隨招拂出！天狐玉如意出手，瞥見對方人影乍閃，劍光撩過，只覺一股巨大吸力，把自己劈出的力道，順勢往前帶出。

正好迎向丈夫的玉如意上撞去，趕緊右手一沉，往側縱開。天狼防不到江青嵐居然學會了眞氣接引，借力打力之法，心中暗凜，也立即收招斜退！

「轟！」江青嵐劈出的一掌有如迅雷奔發，正好碰上王屋散人毒冰輪泰山壓頂之勢。只覺壓力奇重，逼得自己蹬蹬後退了兩步。王屋散人手上的毒冰輪，也被彈起一尺來高。四人乍合倏分，以王屋散人和析城雙兇的身份，這一招合力進擊，最少也得把江青嵐震個踉蹌後退，招架不迭。

那知對方只不過用了一招，就把自己三人悉數封開。這等功力，就是各大門派老一輩中，也屈指可數，如今竟然出之於一個年輕小子，怎不令三人暗感懍異？

天狼沉聲道：「祁兄，這小子已得空空老兒『離合神功』眞傳。」

「不錯，所以不能養癰貽患！」

王屋散人怪笑聲中，欺身前進，毒冰輪直點而出。不！他這一次出手之快，連招法都看不清楚，只覺勁風雷奔，輪影如山，劈面滾來！

析城雙兇也在同時之間，發動攻勢，左右前後，兩柄玉如意交互劃起閃電光芒！要知這三人的武功都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第一招上，因低估對方，才致失着。此時既有警惕，加之暴怒之下，和剛才出手自有天淵之別！刹那之間，江青嵐已陷入三件玉石兵器的一片瑩光之中。他雖然把「離合神功」全力運起，同時右臂疾洒，師門「通天劍法」追魂八劍源源使出，七八條臂膀，漾出七八支劍光，還是覺得壓力重重，難以揮灑！

析城雙兇的「陰陽雙玉正反七十二式」和王屋散人的「毒龍輪法」，都是他們躋身武林六絕的成名之技，豈同等閒。任你「通天劍法」追魂八劍是崆峒鎮山絕藝，放到這三人手下，也就並無出奇之感。

壓力愈來愈重了，單是三人從兵器上所發出的眞力，就激蕩出震耳懾心的厲嘯。五丈方圓，風旋石走，附近樹木，有若遇上了颶風，紛紛斷折！江青嵐奮起神威，用盡一身本領，才走出七八個照面，便已大感不妙。

其實他能夠在這三人手下走出七八招，已可大大的值得驕傲了。像他們三人之中，無論是誰，平日出手，還不是三招兩式，就可解決，像今日這樣聯三人之力，還纏鬥了許久，當眞是罕有之事！

江青嵐劍法漸感滯鈍，左衝右突，危機瞬息。他用盡自己可以用得出來的力量，使盡劍法上可以應變的技巧，仍然無法擋得住對方三人的攻勢！對方實在太強了！自己勉力應付下七八個照面，比通常激戰數十百千招，還要吃力！

他現在只有一招救命絕學「乾坤一劍」可使了，但對面三個強敵

，豈同小可，自己使出這一招劍法，固可苟延一時，也絕不可能轉敗爲勝，擊退三人！心中想着，這就大聲叫道：「三位前輩，如再不住手，晚輩可要得罪了！」

「嘿嘿！小子你有多少能……」

王屋散人耐字還沒出口，江青嵐七八道劍光同時倏斂，劍尖振動，九個小圈，豁然劃出！本來圖盡匕見，危機四伏，但這一劍出手，果然情勢大變。刹那之間，精芒四射，流霞千道，從他身前驟然迸發，當眞是天崩地裂，威勢驚人！

王屋散人、析城雙兇，以前見過他這招劍法，但如今使來，威力更強。他們三人何等功力，一望而知對方這招劍法，實非自己所能破解，立即倏然躍退！

天狼又驚又怒，厲聲叫道：「祁兄，這是崑崙老人的絕學，這小子只會一招！」

刷！三條人影，乍退疾進，三般兵器又是漫天匝地而來！江青嵐情知要糟，劍尖再顫，九個小圈依然推出。但這一回，三人早有準備，不待他劍尖劃出，已往三個方向閃開。等江青嵐劍尖上一大片劍光堪堪發出，析城雙兇業已乘虛而入。

一左一右兩柄玉如意，向他腰脅間戳到！王屋散人也再次欺進，一輪青影直奔前胸！江青嵐苦於只會一招，一招出手，再沒有別樣厲害招法跟着進擊。對方三人只要避重就輕，就可乘隙進擊。

他心頭一驚，趕緊身向後躍，一個旋轉，「乾坤一劍」第三次使出，向橫裡削去。那知天狼天狐早有準備，兩柄玉如意竟然是個虛招，江青嵐劍才劃出，兩人同時側身引退。

一聲狼嗥，兩人的兩隻左手同時揚起，兩股勁厲內勁，如金刃劈風，交互撞到！

「哈哈！小子，你黔驢技窮了罷？」

王屋散人毒冰輪，風急雨驟，同時疾捲而來！

江青嵐百忙之中，收劍封招，只聽一聲龍吟，毒冰輪已擊中劍身，自己右臂驀地一震，七星劍差點脫手飛出，連轉念頭的時間都沒有，耳中聽到「嘿」的一聲，王屋散人從不輕用的「黑煞掌」，業已排山倒海般推出！

這當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天狼夫婦的「兩儀掌」發出的勁氣交互掃到，王屋散人的「黑煞掌」風也正好拍出！三股眞氣，滙成無比狂飆，夾擊而來！

江青嵐要想使用「離合神功」的接引打力，都已不及，砰然一聲，一條身子直被震得往三丈開外飛去！

要知他方才和天狼夫婦相遇，已一再後退，等到王屋散人出現，四人動上了手，又後退不迭。山峯頂上，能有多大？其實早已身臨懸崖，只是強敵當前，使他無暇後顧罷了！此時被三人滙成的狂飆一捲，身軀受震，就箭一般向崖外飛去！

江青嵐「離合神功」護體，身雖震起，但並未受傷。睜目一瞧，自己腳下竟是陡壁如削的百丈深壑，心中一驚，趕緊猛吸一口眞氣，雙臂一划，人已凌空飛起，往崖上掠來！王屋散人和析城雙兇不防江青嵐被自己三人打下懸崖，這小子居然還會崑崙「雲龍三折」的身法，再次凌空飛起！

天狼嘿的一聲，方待出手，瞥見懸崖邊上，忽然出現一條人影。那是一個身材高大，滿臉虬鬚的老者，只見他雙掌往下疾拍，江青嵐堪堪縱起的身子，經這一擊又往懸崖之下跌落下去！

* * *

澠池，東接洛陽，西控函谷，北帶黃河，南連崤山，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商業繁盛，交通暢達，東大街正陽樓，更以汾酒馳名。

這天中午時光，酒客還在喧嘩之際，一位儒服老者，卻緩緩的踱出大門，他似乎心中有事，連甘芳香冽的汾酒，都沒喝上一杯。瞧他年齡，約有五旬上下，生得面目清癯，風度儒雅。但腰間却橫着一口長劍，鵝黃劍穗，隨風斜飄，敢情是武林中人？不！古時候的讀書人講究身通六藝，誰不會上幾手擊劍，孔老夫子的畫像上，不也是身佩長劍的嗎？

所謂琴囊劍鋏，正是讀書人隨身最好的裝飾！但這儒服老者，顯然有點不同，他雖然風神冲夷，藹然可親，可是雙目開闔之間，却神光湛湛，不可逼視。分明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內家高手！

酒樓前面，是一塊很大的荒場，這時有許多人圍成了一個人圈，喧笑之聲，哄然傳來，像在那裡瞧甚麼熱鬧似的！

儒服老者敢情一時高興，也踱了過去。瞧熱鬧的人，多半是販夫走卒，和街頭一班小孩，科頭跣足，伸着脖子，百多雙眼睛，瞬也不瞬地投注在場中一個身形佝僂的賣藝老頭身上。

不！那是甚麼賣藝的？簡直和要飯的差不多！場子上連眞刀眞槍都沒有，手上只拿着一柄用木頭削成的長劍，在指手劃腳的胡吹。瞧他一頭亂蓬蓬的頭髮，像是多年不曾理過，身上穿了一件又寬又大，破舊不堪的藍布長袍，一副窮愁潦倒的落拓樣子！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魔戒神珠在張人龍身上，他不知兩個兄弟已被魔音殺死，在路上忙着趕回蓬萊堡時，被綠林雙煞白毛、黑炭攔截，索取借觀寶珠，一言不合，雙方劇戰，百花公主吳小雲在旁觀，並未出手……豆腐大俠的豆腐車被黃鐵虎和北趙截查，搜出的是一頭死猪，廢帝建文帝何時離去，自己竟不知道，他們搜不出甚麼，便趕去追踪神珠，宋小飛隨着也暗躡北趙等看熱鬧，遇到紅娃聲言要和他較量武功……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豆腐大俠

豆腐功尅絕功　魔戒力拒魔音

萬喜兒又道：「不吃嗟來之食，更不要別人施捨的榮耀，這對西萬萬家的人來說是一種侮辱，莫大的侮辱！」

這言詞，這神態，多豪壯，多昂揚，且不管這小娃兒的功力修爲如何，單憑這股子氣勢，氣魄與氣概就是足以令人肅然起敬。

豆腐大俠再也不敢小覷萬喜兒，連謙讓的念頭也打消了，道：「紅娃，你想憑眞本事打出一片天下？」

「不錯。」

「不要虛名，不要假象？」

「誰要是玩假謙讓就不是眞英雄。」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不必留情？」

「不必留情！」

「打死人不償命？」

「打死人不償命！」

「好，就憑這份豪情，你這個朋友我宋小飛是交定了。」

「廢話少說，打架要緊，咱們功夫上見眞章，拳腳上論交情。」

「紅娃，小心了，本俠現在要玩眞的。」

「別客氣，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誰怕誰呀！」

「殺！」

「殺！殺！殺！」

宋小飛的一聲殺，換來了萬喜兒的三聲殺，這小小子人小志氣大，事事講究聲威氣勢，處處都想高人一等，紅娃一出娘胎，似乎就已註定要高高在上，主宰一切。

殺聲中雙方不再保留，俱已使足全力，展開一場爲了爭奪少年英豪天下第一人的生死之搏。

＊　＊　＊

懷璧招災，自古皆然。

璧本無罪，其罪在人。

爲了神珠魔戒，東張三俠已經犧牲了兩條人命，僅僅還剩下張人龍獨自一人。

他老兄的命很好，本事也不錯，運氣尤佳，到現在爲止還不曾與強敵遭遇。

然而，好運不可能永遠伴着他，行近蚌埠時便發覺被人盯上了。

不是南巴。

亦非北趙。

而是一個忽隱忽現，似有似無的人影。

馬上記起了雙煞的話，想到族弟人豪已命喪魔音之下，這個釘梢的傢伙八成就是神秘人。

不禁心頭爲之一震，未敢存絲毫輕敵之心，眼見曹山已近，不入蚌埠，往東直奔曹山，欲藉地利之便擺脫此獠。

可惜並未成功，神秘人追人的本領很老到，咬着張人龍的影子也奔往曹山。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沒多久，又有兩批人分從兩個不同的方向朝曹山這邊奔來。

一批是南巴。

一批是北趙。

另外還有一個獨行俠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黑白雙煞栽了一次觔斗還不死心，也隨後追來。

這是一場追逐戰，速度最重要。

大家都將輕功施展至極限，發足狂奔。

而獵物只有一個——張人龍。

神珠也只有一顆，一場暴風雨必將在曹山爆發。

＊　＊　＊

紅娃萬喜兒的確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百招已過仍如生龍活虎一般，敗象全無。

身法極端靈巧詭異，進退如風。

功力極其深厚紮實，迭有佳作。

直看得翁駝子眉開眼笑，手舞足蹈，在一旁猛喊：「加油！加油！打敗了宋小飛，小少爺就是少年英豪第一人！」

却令豆腐大俠百思不解，攻守進退之餘朗聲道：「紅娃，你今年幾歲？」

「十一歲。」

「練功幾年了？」

「十二年。」

「你只有十一歲，怎會練十二年的功，開甚麼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本堡主在娘胎裡就開始練啦。」

「苦練十二年也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成就，除非是天才。」

「本少爺就是天才，再加上翁爺爺遍訪名山大川，給我服了不少靈藥補品。」

「哦！」

「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甚麼原因？」

「品種問題。」

「此話怎講？」

紅娃萬喜兒先呼！呼！呼！地連攻三掌，然後才神氣活現的道：「因爲我是萬百齡的兒子，萬年青的孫子，西萬名滿天下，品種優良，自然與衆不同。」

是與衆不同，一個十一歲的娃兒，能說出這一番言語，在大名鼎鼎的豆腐大俠手下百招不敗，放眼江湖，恐怕很難再找出第二人。

宋小飛惜才之心陡生，實在不忍心把這個小娃兒打敗，但他自己又不便詐輸，只好退而求其次的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道：「紅娃，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打甚麼商量？」

「就此休戰，平分秋色，誰也不輸，誰也不贏。」

「這是和稀泥，少來，我萬喜兒最恨這一套，這樣對雙方都不公平。」

「可是，照你我的功力修爲，再打一百合也不一定能分出勝負輸贏，徒然浪費時間與精力。」

「本少爺拒絕接受，一百合不行二百合，二百合不行三百合，勝負未分，永不休止，況且……」

「況且怎樣？」

「你藏私，並未將壓箱底的功夫全部搬出來。」

「紅娃，你是指那方面？」

「你賴以成名的豆腐功。」

「小友已經吃過本俠的豆腐。」

「只是幾道小菜，難登大雅之堂，只能塞牙縫，不能飽肚皮。」

紅娃詞鋒犀利，步步緊逼，充滿了挑戰的意味，不禁激起了宋小飛的萬丈豪情，乍然發出一聲清嘯，道：「好，想吃大餐本俠就成全你，當心點，如有閃失可別怪咱家以大欺小。」

話甫出口，便即踢飛了地上的兩盤嫩豆腐，隨後又打出無數豆腐條、豆腐塊、豆腐乾、豆腐丸子、臭豆腐、辣豆腐等等不一而足，彷若狂風暴雨般從上下四方射向紅娃萬喜兒。

每一粒豆腐皆含有強勁無比的內家眞力，有如掌中的刀，手上的劍，輕則受傷，重則喪命。

翁駝子是大行家，一看就知道宋小飛已施出看家本領，忙道：「堡主小心，不可輕敵！」

紅娃萬喜兒揚聲道：「是哪，是哪，喜兒絕不會把西萬的金招牌弄髒。」

不見吹牛說大話，確有實力作後盾，這小小子原來也留了一手，睹狀從腰裡解下一條繩子舞起來。

繩子很長，很精緻，揮舞的技術尤其高明絕妙，一霎時便在週身佈下一道繩網，將所有的豆腐風豆腐雨全部擋在網外，掉在地上。

宋小飛大吃一驚，出道以來還很少遇上這麼難纏的對手，不由的多看了幾眼紅娃手中之物，道：「好厲害的繩子功，這一條繩子想必一定大有來歷，絕非凡品。」

穿雲堡主萬喜兒一臉不悅的道：「繩子多難聽，沒有學問，乃天蠶絲編織而成，水火不侵，刀劍不入，千年不腐，萬年不爛。」

「天蠶絲乃稀世珍寶，可遇而不可求，小兄弟好福氣。」

「好說，好說，大家都這麼說，有福氣的人才夠資格擁有它。」

「可曾爲它取個名字？」

「困仙索。」

「困仙索？連神仙也可以困

住？」

「還可以捆老虎。」

「捆過嗎？」

「現在就捆給你看。」

言語間，紅娃手中的困仙索仍在不停的抖動，一方面是防備宋小飛再以豆腐施襲，另方面則在伺機而攻，看字出口，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罩向豆腐大俠。

快，快得無以復加！

妙，妙得出神入化！

準，準得毫釐不差！

困仙索畫出一連串的圓圈，彷彿幻化成一口巨大的鐘，從宋小飛的頭頂上罩下來。

厲害，的確夠厲害，宋小飛嚇一跳，情急之下那還顧得好看不好看，急忙倒臥在地，以一式「懶牛打滾」骨碌碌的翻滾出丈許遠，才免於被困仙索捆住。

一絲慶幸之念方自心田升起，紅娃兒的第二波攻勢已到。

目標是宋小飛的雙腳。

雙腳已被困仙索套住。

只要使力收索，豆腐大俠的雙腳就動彈不得了。

萬喜兒已經在收索，眼看名震江湖的宋大俠就要在陰溝裡翻船，栽在紅娃兒的手中。

幸好他反應快，身手好，千鈞一髮之際，原式不變，斜飛而起，驚險萬狀的以些微之差擺脫困仙索。

宋小飛人在空中，發話道：「紅娃兒，好功夫，再賞你幾塊豆腐吃。」

這次不再玩豆腐風，豆腐雨，單挑紅娃握索的右手腕打，企圖逼他鬆手棄索。

萬喜兒果非庸手，實力比宋小飛想像中的還要強上三分，睹狀招式立變，以困仙索在自己的頭頂佈下了一道網羅，將宋小飛的豆腐接個正着。

豆腐大俠大叫道：「紅娃兒不含糊，的確有兩把刷子，再接本俠的一掌試試。」

雙掌一拍一推，「雷鳴九天」，立有一股剛猛無匹的暗力貫頂而下，湧向困仙索，也撞向萬喜兒。

鐵掌貫頂，威力驚人，立將困仙索打散打亂，紅娃不敢硬接，橫飄七尺。

宋小飛得理不饒人，身似遊龍，窮追不捨，變掌爲抓，欲揪萬喜兒的朝天辮。

「看打！」

紅娃人小鬼大，名堂眞多，朝天辮內居然藏有暗器，頭一搖，辮一甩，打出三枚小鐵釘，上取雙目，下取咽喉。

距離太近了，眨眼即至，豆腐功派不上用場，急切間宋小飛頭一縮，張嘴銜住一枚，另兩枚則擦頂而過，差一點就會腦袋開花。

雖說毫髮未損，却也嚇出一身冷汗，同時人在空中已久，不得不勢竭而落。

萬不料，紅娃心思縝密，計算精確，已先一步以困仙索擺好了一個圈套，豆腐大俠落腳處恰巧在圈套之內。

「哈哈，捆住老虎了，捆住老虎了！」

紅娃高興得太早了些，老虎並未捆住，緊要關頭，宋小飛伸手將困仙索捉住，不但捆不成老虎，困仙索也收不回去了。

「宋小飛，鬆手。」

「不鬆！」

「不鬆就有你的苦頭吃！」

紅娃可不是空口說大話，困仙索的確妙用無窮，小手一抖，抖出了無數浪波，一波接一波猛撞豆腐大俠。

千萬別小看了這些索浪繩波，每一浪一波皆有內力貫注其中，直撞得宋小飛七葷八素，手臂發痲，好像有千軍萬馬從自己身上踩過似的。

萬喜兒的花樣眞多，趁宋小飛心神不定，急中生智，招式又變，繞着豆腐大俠的身子兜起圈子來。

這一着高明已極，豆腐假使不鬆手，身軀就必然會被困仙索捆住。

一代大俠的身份，被一個小娃兒生擒活捉，情何以堪？宋小飛當然不會坐待厄運臨頭，更不願示弱鬆手，唯一的解救之道就是反擊。

對，攻擊是最好的防禦，念動招發，各式各樣的豆腐迅即電射而出。

鎖定了兩個特殊的目標。

一是紅娃頭上的朝天辮。

二是握困仙索的右手腕。

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萬喜兒遠征中原，連敗三十二人，絕非倖致，確有過人之能，身法靈活巧妙，又有一大截困仙索護體，右手腕始終未爲豆腐所傷。

百密一疏，顧此失彼，宋小飛打出來的豆腐實在太多，力道又強，防不勝防，卒被第四十八塊豆腐擊中頭上的朝天辮。

束辮的絲帶斷了。

頭髮馬上披散開來。

紅娃獨樹一幟的標誌亦隨之消失。

不過，只是打斷一條絲帶，並未傷及皮肉，紅娃依舊，仍可再戰。

孰料，萬喜兒却沒有再戰的意思，表現出武人應有的謙謙君子風度，朗聲道：「本堡主技不如人，甘拜下風，請就此止。」

話很得體，風度猶佳，頗有大將之風。

然而，一瞬之隔，又變了樣兒，小孩心性大發，彷若一隻鬥敗了的公鷄，一隻鎩羽而歸的小花貓，突如其來的扔掉了手中的困仙索，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吼叫道：「我輸了，輸掉了一切，我完了，什麼都完了。」

一邊放聲大哭，一邊還不停的捶胸擂地，狀至悲戚、懊喪，似是引爲奇恥大辱，痛不欲生。

這事委實太突兀，變化也未免太快太大了，剛才還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眨眼間竟又變成一個淚汪汪的小娃娃，宋小飛簡直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是紅娃萬喜兒心胸狹窄，輸不起？

還是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情內幕？

爲何輸掉這一仗會輸掉一切，什麼都完了？

* * *

蓬萊堡主張人龍已深入曹山數里。

不走山路小徑。

不走峯巒高處。

怕的是被人發覺，惹來殺身之禍。

挑了一條很長，很寬，很深，很隱蔽，彎彎曲曲的山谷來走。

狂奔了半個多時辰，眼見已夕陽西下，回頭望一望，並無任何追兵，心下稍稍一安，暗自盤算着，只要能夠熬過今夜，抵達徐州，就會有人接應，便可高枕無憂。

心念間，在小溪邊喝了幾口水，打算歇歇脚再行上路。

那知，溪水之中却突然出現一個人影。

只是一個倒影。

人在身後的斷崖上，高高在上的站着，凝視着自己。

正是已經追趕了自己大半天的那個神秘人。

這一驚非同小可，張人龍急忙起身喝問道：「什麼人？」

對方的答覆很簡短，也是三個字：「神秘人！」

「雙煞說：本堡主的族弟人豪已被你害死？」

「黑白雙煞只說對了一半。」

「什麼意思？」

「另外還有一個張人鳳也被我老人家送上西天。」

張人龍聽在耳中，驚在心裡，怒極而吼道：「老匹夫，東張與你何怨何仇，爲何要以這種殘酷的手段對付蓬萊堡？」

神秘人答得很坦率。「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老夫是爲魔戒神珠而來，假如張堡主不想追隨你那兩位老弟共赴幽冥，就乖乖的交出來。」

「東張不接受威脅。」

「你自信能逃出我老人家的手掌心？」

「天下還無人能困得住我張人龍。」

「魔音一出，你必死無疑。」

「恕不奉陪，本堡主要告辭了。」

雙臂一抖，騰空而起，接連三四個起落已登上另一邊的山崖，與神秘人隔着一條山谷，遙遙相對。

神秘人本想要追過來，但一上一下，必然有所躭擱，張人龍說不定已逃之夭夭，情急之下，撮口爲嘯，魔音立告應聲而發。

似狼嗥，似鬼叫……刺耳已極。

如尖錐，如利刃……透骨穿髓。

張人龍久走江湖，久經陣仗，什麼大場面都見過，可就是不曾聽過這種叫人腦袋發脹，心痛如絞，呼吸爲之窒息的聲音。

站着不行。

躺下來無效。

塞住耳朵也照樣聽得到。

魔音愈來愈大，魔力愈來愈強，才一刹那的工夫，張人龍便已魂飛魄散，六神無主，軟綿綿的倒在地上。

頭腦還是清醒的，思潮如湧。

「天哪，我東張三俠，費了千辛萬苦，才得到魔戒神珠，無論如何一定要帶回蓬萊堡，光大門楣。

「爲了神珠魔戒，東張已付出兩條人命，我不能死，我一死便前功盡棄，一切皆付之東流。

「不能坐以待斃，要起而反抗，設法制住這個魔頭，爲人鳳、人豪報仇。

「張家的血不能白流，神珠務必要保全，人在珠在，人亡珠失！」

強烈的求生慾，使張人龍精神爲之一振，從而也想到了何不拿神珠來對付神秘人。

得珠至今，還不曾使用過，有關魔戒的神奇妙用皆得自傳說，張人龍只能按照傳說中的方法來試。

取出魔戒，戴在右手中指上，氣提丹田，功行右臂，力貫中指，猛可間發出一聲吶喊：「嗨！」

隨着這一聲吼，立有一股猛銳強勁，至大至剛的暗力，由神珠激射而出，橫越山谷，射向對面斷崖。

光采奪目。

耀眼生輝。

比鵲橋更壯觀。

比雷射光更俱威力。

神珠光芒，去勢如電，一觸及斷崖石壁，馬上傳來一陣轟隆隆的巨響，山崩石裂，火光四射，堅硬如鐵的青崗石被轟出一個斗大的洞來。

當眞是：神靈之珠，光芒四射，碎金斷玉，無堅不摧！

張人龍睹狀好不興奮，神光上移，射向神秘人。

神秘人早就嚇破了膽，那還敢再站立原處，早已仆倒在地，滾向低窪之處去。

附近的幾塊大石頭作了替死鬼，巨震聲中，全部四分五裂，化作石粉石雨。

魔音已被迫停止，張人龍精神百倍，意氣風發的道：「神秘人，怎麼不再鬼叫了，有種就站出來，別藏頭露尾。」

神秘人並未去遠，在原處三丈外的一條溝窪內，聞言陰森森的冷笑道：「張人龍，別得意得太早，神靈之珠絕對鬥不過魔鬼之音，你今天是死定了，曹山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哈哈哈哈……」

言畢，一陣哈哈大笑，魔音隨笑聲而發。

更尖銳。

更響亮。

聲聲入耳！

腐心蝕骨！

張人龍猛然間認淸了一件事，魔音可以拐彎抹角，四處擴散，無所不在，神光却只能走直線，看不見的地方便無能爲力。

相形之下，張人龍顯然處於劣勢，不由的一股寒意襲上心頭，暗道了一聲：「不妙！」

衡情度勢，東張未敢戀戰，當機立斷，決定走爲上策。

毫無疑問，離神秘人越遠，魔音的效力便越小。

最好是開闊的平原，這樣神秘人便無所遁形，魔戒就可發揮神效。

可是，命運之神却故意跟他作對，回頭一望，曹山外人潮如湧，南巴北趙正分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往這邊狂奔，不禁大吃一驚，喃喃自語道：「莫非天亡我也。」

* * *

紅娃哭得很傷心，呼天搶地，無止無休，翁駝子勸也無效，一直淚流滿面地、嗚嗚咽咽的哭個不停。

弄得宋小飛十分尷尬，趨前安慰道：「紅娃，別哭，事實上你並沒有輸呀。」

萬喜兒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打壞了朝天辮，就已勝負分明，我不要聽這些虛僞不實的假話。」

「不是假話，本俠句句實言，你還可以再戰。」

「再戰？腦袋已經開花了，還可以再戰？」

「什麼話，開花的只是朝天辮，連皮都沒擦到。」

「這是宋大俠手下留情的結果，只要下移三寸，豈不就要腦袋開花。」

微微一頓，接着又極其悲壯激昂的道：「敗軍之將不言勇，再戰毫無意義，徒增羞辱而已。」

又是大人的話，而且是一派大將口吻，豆腐大俠愕然一楞，道：「就算小兄弟略遜一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能在本俠手下走一百多合的人並不多見，再說勝敗乃兵家常事，萬堡主又何必耿耿於懷。」

紅娃大瞪着雙眼，道：「你以爲本堡主心胸狹窄，輸不起？」

「宋某沒有這樣說。」

「沒有最好，不然就錯到姥姥家去了。」

「不過，咱家曾親耳聽見，小友說過『我輸了，輸掉了一切，我完了，什麼都完了』。」

「不錯，紅娃說過這樣的話，輸掉了這一仗就什麼都完了。」

「有這麼嚴重？」

「非常嚴重。」

「可否說淸楚一點？」

紅娃萬喜兒一本正經的道：「三四個月前，進入中原之後，有一位武林前輩曾親口告訴我，如果能夠打敗豆腐大俠宋小飛，我的血海深仇便有洗雪的希望，否則，恐將永沉海底，永無報仇雪恨之日。」

「哦，原來如此。」宋小飛如釋重負般道：「紅娃，你有何血海深仇？」

萬喜兒紅着眼，淌着淚、悽悽戚戚的道：「我爹，我娘，還有我爺爺，還有穿雲堡的八十餘口人命全在一夜之間被人趕盡殺絕。」

西萬穿雲堡，地處邊陲，與中原武林甚少往來，雖然近年來江湖上有不少關於西萬的傳言，却無人確知穿雲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豆腐大俠驚「哦」一聲，道：「這事發生多久了？」

紅娃道：「已經整整十年。」

「換句話說，那時候小兄弟尚在襁褓之中？」

「對。」

「兇手是誰？」

「至今不明。」

「兇手一定爲數不少，必係成羣結隊而來。」

翁駝子翁九如接口道：「實情恰恰相反，事後研判，可能只有一個人。」

宋小飛錯愕一下，道：「一個人能連殺八十餘口，尤其萬年青、萬百齡父子乃是頂尖高手，這怎麼可能，本俠不信。」

翁駝子肅容滿面的道：「老夫當時也不相信，但事實確是如此，因爲現場無任何打鬥的跡象，八十多條人命未流一滴血。」

「死了八十多個人，竟未流一滴血，這是怎麼回事？」

「其中的確透着蹊蹺。」

「會不會是集體中毒？」

「並無中毒的現象。」

「那到底是怎麼死的？」

「百思不得其解。」

這事好生古怪，彷若丈二和尚，令豆腐大俠摸不着頭腦，望着仍然淚流滿面的紅娃萬喜兒，道：「你們兩位怎會虎口餘生，倖免於難？」

翁九如道：「天可憐見，我家小少爺是因爲奶媽臨時有事，被抱回家裡去，得以逃過此劫。」

「翁前輩自己又是如何保住性命的？」

「因公出外辦事，當時並不在穿雲堡內。」

「慘案發生後多久，翁前輩才返回穿雲堡？」

「三天。」

「太久了，此刻再找証據勢必難上加難。」

「事實上兇手並未留下任何証據。」

「難道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案發當時說不定會有人恰巧經過，最低限度穿雲堡的附近會有鄰居吧？」

翁駝子歎息一聲，道：「山上有一名砍柴的樵夫，可惜亦已一命嗚呼，死狀與堡內之人完全一樣。」

「沒有鄰居嗎？」

「有，數里之外有一戶人家。」

「該不會也慘遭意外吧？」

「還好，全家皆安然無恙。」

「可曾聽到一些風吹草動？」

「案發當時，他們曾聽到一個很奇怪，很難聽，彷彿是由魔鬼口中發出來的聲音。」

豆腐大俠神色一緊，道：「穿雲堡的八十幾條人命，難不成就是被這個魔鬼之音害死的？」

翁九如頷首道：「大概八九不離十。」

宋小飛道：「此人是誰？可曾查淸楚這個魔頭的來龍去脈？」

紅娃萬喜兒道：「這是一個謎，到現在爲止，尚不知此魔究係何人，但不論如何，必定是一個功力高不可測的武林高手。紅娃此來，原想尋得此人，決一死戰，如今竟敗在宋大俠手下，看來即使找到這個老魔頭，穿雲堡的血海深仇恐怕也難雪報，哇哇……」

說至最後，悲從中來，忍不住又放聲大哭起來。

翁九如蹲下身來，一面爲紅娃擦拭眼淚，一面好言安撫道：「別哭，宋大俠乃是當今武林之世少年英豪中的第一人，小少爺以十一歲的幼齡，能支持百多合，誠屬難能可貴，日後必成大器。」

紅娃萬喜兒大人大樣的道：「翁爺爺，紅娃並不是因爲打不過宋大哥哭泣，而是爲自己技不如人，深恐無法得報親仇而哭。」

翁駝子正容道：「堡主切勿爲此悲傷，只要找到這個老魔頭，合我們二人之力相信會大有可爲，老奴即使拚了這條老命不要，也一定要爲西萬穿雲堡討一個公道回來。」

宋小飛亦道：「對，翁前輩所言不差，假以時日，小兄弟日後的成就必然無可限量，至於復仇之事，本俠絕不袖手旁觀，像這種泯滅人性的魔頭，斷斷不可以留在人間。」

紅娃萬喜兒呼地站了起來，道：「宋哥哥眞的願意助小弟一臂之力？」

「本俠從來不打誑語，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不許哭！」

「紅娃已經不哭了，哈哈，嘻嘻。」

「好，英雄有淚不輕彈，這才是眞英雄，大丈夫！」

話至此處，忽聞曹山那邊傳來一陣怪異的笑聲，接見一道强烈的亮光劃破長空，三人耳聞目見，俱皆臉色大變，不顧一切的奔往曹山。

* * *

曹山。

戰雲密佈。

危機四伏。

蓬萊堡主張人龍發現南巴、北趙也隨後追來，在三面受敵的情況下只好沿着山谷繼續向前跑。

另一邊，神秘人睹狀，也跟着振袂疾馳。

就這樣，兩人隔着一條山谷，展開一場脚力競賽。

神秘人嘯聲不斷，魔鬼之音不絕如縷。

張人龍一有機會便以神光尅制，使羣山深處不時有亮光閃爍，轟隆的裂山碎石之聲更是此起彼落，蔚爲奇觀。

魔鬼之音，威力無邊。

神靈之珠，無堅不摧。

堪稱是武林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別開生面的大決鬥。

却也是一場不甚公平的大對決。

因爲神光只走直線，無法轉彎，看不見的目標便英雄無用武之地，威力自然大打折扣。

而魔音則無所不在，四通八達，通行無阻，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

不是嗎，水裡的小魚肚皮翻白。

山谷裡的老鼠死在自己的洞穴內。

（未完・八）

上文提要：方中天傷後覺悟到汪玉人手段的陰毒，決心脫離快活幫，同時救出張天艮等好友。方中天到蘇州救江小青，正遇汪玉人在，兩人對面交鋒。汪玉人却表態要改變幫規，並表示一將難求，今後會繼續重用方中天等，最後還親手將江小青交給方中天，方中天對汪玉人半信半疑，帶着小青回江大姐家。江大姐母女重聚，喜極……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養虎爲患廿一載　恩怨仇報兩了斷

方中天點頭道：「我有此想法，只不過要去太湖龍幫，我有考慮……」

張天艮道：「你有顧忌？」

方中天當然有顧忌，他曾刺殺過白長江，而且又去刺殺白家兄弟失手，他去，豈非自投羅網？

方中天道：「老酒鬼，你去吧，我就住在這兒，有甚麼消息大伙也好有個聯絡。」

張天艮很想念滿天星，他與丁當祥一樣的關心滿天星，當他聽到滿天星出事之後，就急於想去太湖了。他對方中天重重的點頭，黯然了一陣子，才低聲對方中天道：「你的江大姐眞好，她是個女人！」

方中天笑笑道：「她本來就是女人。」

張天艮道：「不，別的女人花花草草鶯聲燕語愛嗲嬌，那不是我眼中的女人，男人的消遣差不多，只有她，她爽朗坦白又熱情，是我心中的那種女人，好！」

方中天笑了，他拍拍張天艮，笑道：「想要？」

張天艮道：「我……她……」

「哈哈！」方中天笑了。

張天艮却大步的往外走，他還臉帶羞澀哩！

＊　＊　＊

洞庭山附近的厲家集，那家酒館中來了兩個人，一老一少，兩個壯碩的男人。

這二人對坐在一張近窗的桌邊喝着酒，其中那年紀大的四十多歲，左手掌中抖着一把大制錢嘩嘩啦啦的響。

他喝着酒還這樣，引得有人低聲笑，有錢也不用這樣的擺闊氣。

但如果有人知道這二人的來歷就笑不出來了。

是的，這二人正是席人鳳與丁當祥，他二人已坐在這兒快三個時辰了。

席人鳳曾在太湖岸邊觀湖面，三十多艘龍幫大船在操練，船上的漢子們也演武，弓箭手也有了。

太湖龍幫這種場面，顯然要對付三光門了。

＊　＊　＊

丁當祥與席人鳳二人正在酒館商量着如何去找一個人，不料突然間有個年輕漢子匆匆的奔進酒館來，提了個空酒袋往桌上一放，道：「快，快，三十斤陳年老紹興。」

伙計迎上前，笑問年輕人道：「少爺，誰能一天之內喝三十斤老紹興？你莫非請甚麼客人？」

年輕人道：「我請甚麼客呀，我那和尚舅一個人坐在石灣堤上不回後山，已經發呆一天一夜了。」

伙計笑道：「就是那個從紹興紫竹山觀音寺來的和尚？他好酒量，多天前的夜裡與一個叫甚麼老酒

鬼的，二人拚酒四罈，眞不是蓋的，高手呀！」

伙計在往酒袋裡灌酒，那年輕人道：「奇怪了，這年頭有許多事叫人弄不懂，我就被一件苦差事弄得我七葷八素的不知如何是好。」

伙計笑道：「不論甚麼事，如果煩心就喝酒，一醉可以解千愁啊！」

年輕人叱道：「你們就知道酒，娘的，快啦！」

伙計把酒裝滿交到年輕人手上，年輕人道：「記帳！」

年輕人剛點點頭，附近桌上的酒客中已傳來一聲。「我請客了，呶，銀子在這兒！」

緊接着「砰」的一聲響。

年輕人抬頭看，只見有個四十多歲的紅臉漢子過來了，這人的手中正抖着一把大制錢。

是的，丁當祥過來了，他的臉上哈哈笑，笑得使年輕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年輕人看了丁當祥一下，道：「大叔，你是……」

丁當祥哈哈一笑，道：「小伙子，我問你，有個叫古風和尚的人你可知道？」

年輕人指着南方道：「他在……你是誰？」

丁當祥道：「這麼辦，你去對古風和尚說，有個錢如命的人在酒館等着他，你看他聽了會不會來。」

年輕人道：「你叫錢如命？」

哈哈一笑，抖抖手中制錢，丁當祥道：「難道你就不愛銀子麼？」

他笑着又走回坐位，那年輕人却背了酒袋往門外就走，他在門口還回頭看看丁當祥。

＊　＊　＊

丁當祥坐下來，他對席人鳳道：「小席，我們正愁沒法子辦好事啊，想不到遇上古風和尚，有辦法了！」

席人鳳道：「誰是古風和尚？」

他不認得古風和尚，這還是頭一回聽說。

丁當祥當然認得古風和尚，白鳳就是和丁當祥在一起的時候遇上古風和尚的。

丁當祥見席人鳳問起古風和尚，他笑道：「古風和尚乃老酒鬼的酒友，紹興歸元寺中的酒肉和尚。」

他頓了一下，又低聲道：「古風和尚來了，他乃龍幫老幫主白長江的小舅子。」

席人鳳一瞪眼，道：「他對我們的任務……」

丁當祥道：「不會的，咱們只在話中隨便一提，他不會警覺的。」

席人鳳道：「那就看你了。」

丁當祥道：「當然，我不會露出馬腳的。」

這二人正在商量，酒館門帘掀起來，只見古風和尚已站在門口向門內左右看。

年輕人擠進門指着丁當祥的背影，道：「和尚舅，呶，在那兒！」

他還背着酒袋，三十斤重的酒袋，他就不知道把酒袋留在酒館再去叫古風和尚。

古風和尚大步走到丁當祥身側，他看來並不高興。

如果丁當祥身邊沒有席人鳳在，他也許就笑了，因爲當古風看到了席人鳳的時候，他發現席人鳳的那對冷煞眼神，比之方中天的眼神還冷酷，這種眼神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殺手人物！

古風以爲上一回來了張天艮與那個方中天，如今換成了丁當祥與另一殺手，心中十分不愉快。

丁當祥却哈哈的笑了。

古風和尚拉把椅子坐下來，他竟然開門見山的道：「錢如命，如果還在打我的兩個外甥主意，老實一句話，那得先超渡了我古風和尚，否則……」

丁當祥叱道：「酒肉和尚，誰來超渡誰呀？老友異地相遇，你怎麼說這些話來？」

古風和尚道：「錢如命，你們是幹甚麼的，我和尚漸漸的推敲出來了，上一回來個老酒鬼，他把我騙來此地，而叫另一人摸上洞庭後山去行刺我那兩個外甥，他們未得手，怎麼？又換你二位來了？」

丁當祥哈哈一笑，道：「眞是冤枉呀，我的老友和尚，聽說你在此地，咱們只想和你碰個面，誰想去行刺你的兩個外甥，別亂講！」

古風和尚怒道：「上一回來了個方中天，他眞的好刀法，不過，他還是失敗了，他只不過傷了我的一個外甥與龍幫的副座。」

他頓了一下，又道：「方中天那小子他一刀攪得我陷入迷霧中了，我回來，這一路想不通這件事，他怎麼可能向龍幫的石敬山下手？這有違常理呀！」

丁當祥看看席人鳳，這是機會呀！

丁當祥當然要把握機會，他急問：「原來老酒鬼與小方來過這裡呀，唉，老酒鬼呀，你也太過份了，不看佛面也要看僧面吧，老酒鬼與你幾十年交情呀！」

他這麼一說，古風和尚眨着迷惘的眼睛。

丁當祥又道：「小方還殺了龍幫的石副座呀，他把石副座傷得怎樣？」

古風和尚道：「差一點沒命，我找到上海，回來以後我到總舵後院去探望石敬山的傷勢，石敬山好

忿怒，他要等傷好了以後非去找刺客拚命不可！」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石敬山的母親很生氣，大罵刺客不是人，哭得兩眼也紅了。」

古風和尚說着，丁當祥聽着，而席人鳳又記着。

丁當祥指指太湖，又道：「我見湖面在操練，怎麼了？要造反？」

古風和尚道：「白長江入土爲安，大少幫主已接掌龍幫大權，頭一天他就帶船去演練，準備找三光門報仇了。」

丁當祥再看看席人鳳，那古風和尚指着席人鳳道：「錢如命，這位兄弟何人，怎不爲我介紹？」

丁當祥哈哈笑了。

丁當祥指着席人鳳對古風和尚道：「他叫席人鳳。」

古風和尚對席人鳳點點頭道：「幸會！」

席人鳳只乾笑一聲，他一個字也不出口，席人鳳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把說話表現在武功之上，「八臂快刀」席人鳳只專心於出刀。

古風和尚向白冲招手，把白冲叫到面前，道：「你去告訴老闆，這頓酒菜記入我的帳。」

丁當祥哈哈笑道：「很好，我可以省幾個錢了！」他果然視錢如命。

而席人鳳只微微一笑，他連聲「謝」字也不說。

古風和尚站起身，道：「二位，這頓酒乃絕交酒，所以我請客，你二位想吃多久就盡量的吃，一切的花費全免掉，完了以後便也不再講甚麼交情了。」

他重重的一聲「再見了」，轉身就走，而且一直走出酒館的門，未回過頭。

這光景丁當祥楞住了。

席人鳳仍然未說話，也仍然一副微笑的樣子。

大大的出了一口氣，丁當祥道：「這是甚麼話，好像沒聽說過有吃絕交酒的。」

席人鳳開口了，他也只說了三個字：「沒聽過。」

丁當祥道：「古風和尚，古道熱腸，風儀感人，他怎麼變得絕情了，連陪咱們喝幾杯也免了！」

席人鳳道：「他怕咱們動他兩個外甥的主意！」

丁當祥呵呵笑着喝了一杯酒。

席人鳳又道：「和尚去保護他的外甥了，錢如命，你相信嗎？」

丁當祥道：「王八蛋才不相信，他的行動已表明要和我們玩命了！」

其實他二人只猜對了一半，不錯，古風和尚正是趕回洞庭後山去保護白龍白蛟二人，但古風和尚最主要的乃是去找滿天星，他要問一問滿天星來的那個席人鳳的刀法如何，比之方中天怎樣，然後佈局，準備出手。

古風和尚不能再容忍刺客接二連三的找他大姐一家人的麻煩，那個暗中使詐的傢伙至今未露面，當初以爲是石敬山，然而石敬山却挨了刀，這一刀立刻使古風和尚陷入迷惘之中。

白鳳也糊塗了，她已經一天多關上房門不出來，也不到二樓去看滿天星，她在苦思。

就如同古風和尚一般，古風和尚坐在石堤上一天多未離開，他也想到了三光門，但其中疑點太多了。

其中最大的疑點就是三光門的門主也被刺，就白鳳所知，那不是龍幫幹的。

* * *

丁當祥忽然哈哈笑了，而且笑得十分得意。

席人鳳道：「錢如命，你有主意了？」

丁當祥道：「古風和尚等於助我們一把了。」

席人鳳道：「怎麼說？」

丁當祥道：「我猜這酒肉和尚必會加强戒備，那麼龍幫的高手必派往洞庭後山，那麼，前山龍幫總舵後院就容易對付了，小席，這就叫……叫他娘的甚麼來着……」

他拍拍腦袋，又道：「好像是……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席人鳳猛喝一口酒，他站起來道：「錢如命，走，出去。」

丁當祥道：「這時候？」

席人鳳道：「我去透透氣。」

丁當祥道：「外面冷呀，小席。」

席人鳳已往門外走去，伙計還向席人鳳彎腰恭送，於是丁當祥也跟着走了。

* * *

外面很靜，天已黑多時了，望向太湖，黑夜中還似乎有雲霧在湖面飄着，增添不少恐怖。

席人鳳站在一株巨柳下面，半天不開口，他好像十分不愉快的樣子。

「月……今夜無月……」

丁當祥道：「一年有許多天夜晚沒月亮。」

他那裡會知道，席人鳳看月的目的乃是爲了阿月，他就是想到阿月才走出酒館來的。

他也是想早與阿月在一起，才迫不及待的想快快完成這一次任務。

席人鳳東山看月亮之事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半晌，席人鳳開口了。

「錢如命，那大和尚的話只有一句我記下了。」

「甚麼話？」

「石敬山母子二人住在龍幫總舵後院中。」

「這是很重要的一句，我也沒忘掉。」

「那麼，我們還等甚麼？」

「此刻？」

席人鳳道：「寒夜綿長，冷風刺骨，這不是甚麼值得留戀的地方。」

錢如命道：「事情辦完早點回去。」

席人鳳道：「對，走。」

他說走就走，拔身往洞庭山方向奔去，那丁當祥把肩上的搭褳端正，左掌的制錢不抖了，他啣尾直追席人鳳，這二人就如同鬼魅，一晃間消失在黑暗中了。

* * *

洞庭山龍幫總舵一連三進巨宅中，只有後面的那個院子有圍牆，牆不高，站在牆外面只需把脚尖起來，就可以看到院子裡的一切。

此刻，正有兩個人併肩站在後院牆轉角處。

這二人十分安靜的站着，好像已站了很久。

他二人不是等甚麼，而是前面有許多人在走動，而且有吼聲，有不少人往後山走去，沒多久，只見一個漢子匆匆的奔入後院正屋裡。

那漢子雙手執着長短兩把刀，他推門進了正屋。

「石家嫂子，好消息。」

「快說，兄弟！」

「石大哥的仇應該在今夜可以完成了。」

「怎麼說？」

「又來刺客了，兩個。」

「這是誰說的？」

「那個混帳和尚，他的話不會錯。」

只聽得另一聲音道：「是尹叔嗎？你眞是我爹的知心朋友，只不過……唉……可惜我受了傷。」

姓尹的道：「等着，就快了。我要去後面了，晚了怕又引起那和尚的疑心了。」

說完，這人匆忙的走了。

只聽得屋中的夫人低聲帶悲的道：「高峯呀，你泉下有知，咱們兒子已盡全力了，願你多加庇佑他吧！」

又聽得男人聲音道：「娘，我相信他們會再派人前來的，登上幫主寶座有甚麼困難，早晚都是咱們的！」

這是母子二人在房中的對話，可也聽得牆外兩人吃驚的對望着。

這二人正是席人鳳與丁當祥二人，他二人早就潛上洞庭山龍幫總舵後院了。

這地方也是人最少的地方，誰也想不到他們二人會潛到這兒，古風和尚也沒料到。

* * *

靜了，附近已很少再看到有人走動，便是這座後院裡好像也陷入沉寂中了。

丁當祥對席人鳳點點頭，便騰身躍進後院中，他大步走到正屋門外面，左手掌上的大制錢抖了幾下，發出「嘩嘩啦啦」的響聲。

屋子裡立刻有了反應：「誰呀？」

丁當祥哈哈一笑，道：「石夫人在嗎？」

門開了，只見一位滿頭灰髮夫人，一身藏青緞襖身材高大的婦人，開門走出來了。

丁當祥迎上一步，道：「石夫人嗎？」

「老身便是，請問你是……」

丁當祥道：「在下是來安慰石副幫主的，聽說石副幫主被誤傷。」

屋內傳來低叱聲：「快滾，別到我這裡來！」

丁當祥一笑，道：「石副座，很抱歉，誤傷你了。」

那夫人已沉聲叱道：「花了大把銀子，你們是幹甚麼的？爲何出刀不認人？」

丁當祥道：「所以我們當家的命在下來致歉了，至少，嗯，我們也是無心之過。」

那夫人道：「快走吧，去辦你們應該辦的事去，少到這兒來，那會叫人生疑的。」

丁當祥不開口，他臉上有了笑容。

* * *

其實石夫人說對了，還眞被人看到了，而且那人也聽到了甚麼，那個躲在暗中的人，也正是白鳳暗中派出的心腹，這些天就守在後院暗中窺視，尹剛與石壯二人就常到這兒來。

剛才尹剛前來，早已看在那人的眼中了，現在，丁當祥的出現就叫那人吃驚。

* * *

正屋外丁當祥哈哈笑，石夫人揮手叫丁當祥快快的走，而屋內……

屋內突然傳來一聲尖厲的嗥叫：「啊！」

這聲音聽起來好嚇人，石夫人掉頭就往屋內奔，丁當祥便在這時候拔身而起，他直往一個方向瀉去。

遠處也有人影移動，移動得十分快捷，看上去兩團人影一前一後像在追逐，但漸漸的，兩團人影併肩奔，直往厲家集那個方向奔去。

黑暗中也傳來二人的話聲。

「中了？」

「嗯！」

「要害？」

「不錯。」

「甚麼地方？」

「正中心窩，神仙也救不活！」

「嘿……」

「哈……」

這二人只這麼簡單幾個字，就把他二人要幹的事情說明白了。

* * *

果然不錯，席人鳳自後窗摸進房中之後，他出刀之快比之電光一現還快幾分，那一刀插入床上平躺的石敬山胸口，那地方舊傷才稍減痛苦，如今更被一刀穿心。

石敬山做夢也想不到這就是他的結局。

他死不瞑目，雙目睜得圓圓的。

* * *

果然，快活幫的汪玉人做了一件令所有的人都吃驚的事，她竟派人把出銀子的人幹掉。

這行動便是她的幾個殺手也想不到的，而汪玉人却想得十分透徹，爲了賺銀子，她可以派遣殺手行動，當行動一再失敗，而她的殺手就將因此而離她而去的時候，她已別無選擇，最佳的途徑便是幹掉石敬山。

席人鳳與丁當祥二人便是奉命前來刺殺石敬山的。

當然，石敬山這一聲尖嗥，也把暗中那人嚇了一跳，當丁當祥躍走的時候，那個女人也匆匆的去向白鳳報告了。

* * *

正在洞庭山山前山後一片肅殺之氣佈設下各種埋伏準備捉拿刺客的時候，忽見一個夫人雙手托着一個滿身鮮血的屍體直往洞庭後山而來。

她正是石夫人，石夫人扛在肩上的正是她的兒子石敬山，這位龍幫的二當家。

石夫人才走了一半路，便見有人跟出來了，那些暗中埋伏的人有一半吃驚的跟來。

這些人以爲石副幫主重傷不治了呢！

只見石夫人抬着死了的兒子石敬山，一路來到洞庭山的白家大宅，她雙目垂淚的走進門，直走到前廳上，這光景令許多人吃一驚。

白龍與白蛟二兄弟也剛自船上演練回來不久，古風和尚與白鳳也與滿天星守在附近，見石夫人抬着石敬山到了廳上，他們便也急急的走到廳上。

就在此時，有個女子走近白鳳身後，也不知她說了些甚麼，聽得白鳳臉上一片煞白。

白鳳也哆嗦了，她氣得雙目泛紅。

忽聽得石夫人戟指大廳神案咆哮道：「白長江，你應該瞑目了吧，你當初造的孽，你應該有報應的，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前你在無錫河岸一拳打死的那個打漁人，却拋下十兩銀子揚長而去，咱們知道龍幫勢大，忍氣吞聲吃下這個虧，你想不到吧，我夫石高峯的兒子石敬山還是爲他爹報了仇，差一點從你的手中奪了你這片基業，雖然他還是被刺客所殺，但我還是以我兒敬山爲傲，白長江，你們白家幸運，我們石家認命了，嘿嘿……嗚嗚……」

她抬着石敬山的屍體轉身往外就走。

她這番話令在場的人都楞住了。

那個不常唸阿彌陀佛的古風和尚，還是忍不住的宣了一聲「阿彌陀佛」。

白鳳看到她娘也不知何時過來了，她哇的一聲大哭着投入白老夫人的懷中。

白夫人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爹對石家母子二人多般的照顧，原來他們是有目的而來的。」

白龍白蛟兄弟二人驚怒交加道：「可惡！」

白蛟道：「怎麼也想不到會是石敬山，這小子買通殺手來對付我白家！」

白龍道：「果然養虎遺患呀！」

忽然，尹剛、石壯與左光明三人奔進來了。

那左光明睜目怒視着，道：「甚麼事情？」

尹剛與石壯二人的臉色更難看了。

白龍就把剛才石夫人的話說了一遍。

左光明咬牙道：「眞叫人想不到的事情！」

尹剛對石壯施個眼色，尹剛立刻叫道：「石夫人，她……她會不會……」

這二人提刀立刻往外奔去。

左光明未走，他頹然的像是洩氣皮球，幾乎站立不穩，道：「眞是好險啊，我……」

白龍道：「左護法，你且坐下來！」

左光明道：「不，我立刻去青龍堂。」

說完便走，只因爲青龍堂堂主張萬年與胡元山二人已倒向石敬山，就如同他本人一樣，心已屬於石敬山了。

* * *

洞庭後山的白家大宅中，大伙正在前面大廳上議論紛紛中，忽見三個大漢提刀奔來，衆人抬頭看，有個大漢對白龍抱拳道：「稟幫主，大事不好了！」

白龍急問道：「甚麼事快說？」

那人似是黯然的指向高坡道：「石夫人背着石副座跳下斷崖去了！」

白夫人一聽，立刻道：「快叫他們救人呀！這石大妹子性烈，怎麼會走這條路？咱們不與計較也就算了，何必一定跳崖？」

白鳳落淚了，她哭着奔回房中去了。

這眞是個悲局，石敬山十歲苦練武功，多年的苦心就是爲了這殺父之仇，但他在報仇以後心太大了，他想奪白家的基業，他却沒有這個福份。

雖然大夥兒終於明白這件謀殺案，但仍有一件案子難以明白，三光門門主的死又是誰幹的？

此刻，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三光門門主錢唐之死也是由石敬山暗中出銀子買殺手下的手。

石敬山是個狠毒的人！

一個自小背負着爲父報仇的人，這人的一切行爲多少會異於常人的。

石敬山就是要挑起三光門與太湖龍幫間的仇恨，他才有機會對幫主寶座下手。

他幾乎就成功了，而那個刺殺三光門門主錢唐之人，也正是今夜與丁當祥而來的席人鳳。

而石敬山差一點成功了。

* * *

當丁當祥奔回上海永安客棧的時候，席人鳳也往他的住處東山那面奔去。

東山坡上站着一位美麗的姑娘，那正是席人鳳心目中最美的阿月。

席人鳳剛到小屋前，阿月已像個花蝴蝶的向他飛過來了，席人鳳笑了。

他張開雙臂，緊緊的抱住阿月。

「你早來了？」

「嗯！」

「外面冷呀，你冷壞了我會心痛的啊！」

「我心中熱，心中有你的影子，全身就不冷了。」

「想我嗎？」

「像你想我一樣的想念你，鳳，我們多久沒有在一起了？」

「十七天半。」

「你記得眞清楚。」

「我有記號。」

「在那兒？」

「山坡上有一棵楊樹，我在樹上刻了記號。」

「嘻！」阿月吻上席人鳳了。

席人鳳立刻抱起阿月，雙雙往小屋中走去。

走入小屋內，阿月已跳下地面，她立刻爲席人鳳脫去外罩，也爲席人鳳燒熱水，並把火盆炭火燒起來。

席人鳳很愉快，他主動的對阿月道：「我已完成了幫主的任務，很順利。」

阿月立刻撲向席人鳳，頻頻的吻着席人鳳，而席人鳳立刻有了反應。

他每一次總是無法拒絕阿月的這種挑逗，他的慾火上升了。

* * *

席人鳳對阿月的到來，他的心中早有預感，只不過上了床，阿月的動作比從前更善解人意，她甚至連滿頭秀髮也解散了，三支長長的簪子一齊放在衣衫裡……

席人鳳抱着阿月在被子下面的時候，曲意奉迎，溫柔的扭動，那種軟語盈耳，氣息咻咻的味道，席人鳳頓時感受到無比的暢快。

席人鳳斜身壓在阿月的身上了。

席人鳳當然不知道，那三支簪子是殺人利器，而阿月也每次都插在頭上，只有這一回，一片烏絲舖枕上，美人嫩面似圓月，他慾念騰升起來了。

阿月的妙態，令席人鳳覺得這次任務很值得，他把一身的疲累全忘了。

因爲他已進入忘我之妙境了。

* * *

老酒鬼大搖大擺的來到了太湖洞庭山，他發現太湖岸邊有不少的人，這些人在幹甚麼？

張天艮也背着酒袋過去看，沒多久，只見有人抬了兩口棺材過來。

前面有兩間房子，房子前面還有更多的人，只聽得有人道：「死得眞慘！」

誰死了？

張天艮還以爲是白家兄弟被人刺殺了。

如果眞的是白家兄弟二人被刺殺，他就會向和尚拍胸脯，幫他們去找快活幫。

就在這時候，棺材抬到房門外擱下了，兩口棺材一樣大，有人把棺材放下來，只聽得吹鼓手開始吹奏了，四個尼姑，八個和尚又是小銅鐘叮鈴噹的敲起來。

房內出來八個大漢，把兩具屍體往棺木裡放，一串鞭炮燃起來。

這些動作進行得快，沒多久便又抬起棺材往湖邊的船上走去，於是，尼姑和尚也登上船，一把把紙箔冥錢往湖裡拋，那三眼子冲天炮轟轟響，一艘大船便往太湖方向駛去了，船上面盡是人。

守在附近的張天艮奇怪的正想找人問，忽然他的面前跳出一個人來，這人不是別人，乃白冲是也。

白冲認得張天艮，他戟指老酒

鬼吼道：「好哇，你好大的膽子呀，又來了！」

張天艮急忙道：「小兄弟，休誤會，我找古風和尚來的，快去叫古風和尚來，他來得早了沒事情，來得晚了我不負責。」

白沖這麼一吼，送棺的人圍過來了，大伙向白沖道：「怎麼一回事？」

白沖正要說甚麼，張天艮大吼道：「小兄弟，你還不快找古風和尚來？」

白沖一怔，但他心眼靈光，立刻對衆人道：「好哥兒們，緊緊圍住他，別叫他跑了，我去找我的和尚舅舅。」

近二十個大漢把張天艮圍上了，張天艮如果想逃去，他得從他們頭上踩過去。

老酒鬼衝着十幾二十個大漢齜牙咧嘴一聲笑，抱着酒袋坐下了。

大漢們沒有坐，一個個怒視着張天艮。

老酒鬼可樂了，這時刻正是他出鋒頭表演喝酒的時候，他把酒袋托手上，大口喝起來。

酒喝得多了要撒尿，沒關係，他站到湖邊往太湖裡撒，他一泡尿足比通常人三泡尿水還多。

只不過他再是逗趣，漢子們就是沒人笑，於是，張天艮頓覺沒趣了。

沒多久，只見古風和尚飛一般的來了。

滿天星也來了，滿天星的出現令張天艮悲哀。

張天艮想哭，但他却大口的猛喝酒。

滿天星已叫道：「老酒鬼，眞的是你呀！」

張天艮再看後面，還有白鳳與白沖二人。

那古風和尚嗔目叱吼了。「老酒鬼，你還是想通了來找我了，行，你別幹殺手，當一名俠士吧！」

這光景看得白沖傻了眼，那白鳳走上前，先是施一禮，道：「張叔呀，歡迎你來洞庭山！」

白鳳這麼兩句話，那些圍緊張天艮的二十名大漢一哄而散，全溜了。

張天艮奇怪的道：「怎麼了？不見各位悲哀呀，記得上回你這酒肉和尚想吃人，如今怎麼變了？」

他還不知道這裡已出了怪事。

古風和尚道：「我先問你來此目的？」

張天艮一把抓緊古風和尚走到湖邊，低聲道：「你們這兒死了的可是……兩位……少幫主，娘的，難道我會來晚了？他二人怎麼如此快？」

古風和尚道：「老酒鬼，你少來咒我那兩個外甥，他們活得好端端的。」

張天艮指着湖面的船道：「那兩具棺材是甚麼人躺在裡面？」

古風和尚哈哈一笑道：「一對母子！」

「母子呀？」

「不錯，石敬山和他娘，他們暗中陷害白家，二十年前的仇恨，直到今天，我那傻蛋姐夫死得眞寃！」

張天艮道：「怎麼今日才知道？」

古風和尚道：「老酒鬼，咱們有話回屋裡去說，站在湖邊喝涼風肚子痛。」

不錯，許多話一時間是說不清楚的，那麼何不等把酒再談多舒坦。

但張天艮吃驚的問道：「他們怎麼死的？」

古風和尚道：「那石敬山買的殺手不向我那兩個外甥下手，反而刺殺了他自己，他那烈火似的老母便抬着石敬山的屍體投崖落入湖中也死了。」

他此言一出，老酒鬼張天艮竟然無力的跌坐在地上，半天張口說不出話來了。

古風和尚怔怔的道：「你怎麼了？」

「她眞厲害，她也夠狠的！」

「誰？」

張天艮用力爬起來，他嘆了一口氣，道：「她這樣做，實在大出人之意料。」

古風和尚道：「你說的是誰呀？」

張天艮當然不會說出是汪玉人，他改變了話題。

猛的喝了一口酒，張天艮道：「我是聽到有兩大殺手前來太湖，令我想到了白氏二兄弟，所以便趕來了，目的當然是提醒你們。」

他看看走過來的滿天星，哈哈一笑道：「小滿呀，聽到你發生的事以後，嚇了我一跳，幸好你來此了。」

滿天星道：「老酒鬼，我走投無路呀！」

張天艮淡淡一笑道：「我與方中天二人也不幹了，方中天也幾乎和你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滿天星驚喜的道：「爲甚麼不把方中天也叫來此地？這兒就快發生大事了，正是咱們出力協助的好時機。」

搖搖頭，張天艮道：「方中天在上海有個小玉姑娘，他是不會來的。」

其實他還不知道，方中天曾刺殺過白長江，且又來刺殺白氏兄弟失敗，他才不會來的。

於是，白鳳過來了。

「各位，回屋裡去吧，外面起風了。」

她伸手拉過滿天星，又道：「走呀！」她表現得十分大方，看得張天艮微微笑，他也想到另一個女人，那女人就是江大姐。

別以爲他每天只會喝酒，遇到他喜歡的女人也一樣的會思念。

江青便是張天艮喜歡的女人，他把希望寄託在方中天的身上了。

＊　＊　＊

當天夜裡，張天艮睡在龍幫的客室，他要求和滿天星好好的談一談。

滿天星當然答應，那客室中兩張單人床，中間放了一張桌子，桌上有酒有菜，一盆炭火在桌下面。

張天艮喝着酒，半天不說話，滿天星也不說話。

當滿天星明白昨夜席人鳳下手刺殺石敬山之後，滿天星也對於汪玉人的狠勁十分驚訝。

江湖上有句話，刀快不殺出錢人，那石敬山是出銀子的人，衣食父母也不爲過，但她却派人加以刺殺，這中間必定有甚麼大事要發生。

甚麼樣的大事？張天艮與滿天星都想不通。

半晌，張天艮道：「小滿呀，咱們五個人是誰先投入快活幫的？」

滿天星道：「方中天比我早三個月。」

張天艮道：「上海要開埠，大伙都想在上海立足，不料却糊裡糊塗的入了快活幫。」

滿天星道：「咱們也爲快活幫弄了不少銀子。」

張天艮道：「只看汪玉人的這一招，殺害出銀子的人，就知道她不簡單。」

滿天星道：「如今只剩下丁當祥與席人鳳二人了，唉，小方對我說，汪玉人不捨得咱們離開她，這一點，小滿呀，你相信嗎？」

滿天星道：「她已經殺過我了，我們不都爲她賺了許多銀子嗎？」

張天艮道：「你是說不再相信汪玉人了？」

滿天星道：「我也不再爲她賣命了。」

張天艮道：「你看要怎麼去對丁當祥說明呀，叫他二人也別上當！」

滿天星想了一陣子，道：「老酒鬼，我以爲還是你辛苦一趟，去找方中天，叫他去把席人鳳找來這裡。」

他頓了一下，又道：「席人鳳刺殺石敬山，他爲龍幫立了功，我聽說龍幫有兩個人物逃走了，一個叫石壯，另一個是大管事尹剛，這二人被石敬山收買了，石敬山一死，他二人便連夜逃了。」

張天艮道：「物必自腐而後蟲生，我以爲龍幫以後會大團結了。」

他想了一下，又道：「也罷，明日一早我回上海去找方中天，唉，一切事情似乎都會明朗了。」

這二人直談到三更過後才睡。

果然，當古風和尚天剛亮找來客房的時候，張天艮早已不見了，甚麼時候走的，連滿天星也不知道。

只不過滿天星心中踏實多了，因爲至少又有張天艮與方中天二人也脫離了快活幫。

＊　＊　＊

老酒鬼回到江青小屋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過午了，正巧方中天與丁八、江小青、小玉、江大姐幾人圍在那張四方桌上吃火鍋。

眞豐富，桌上擺了各種材料，炭火燒得火鍋熱氣冲天起，每個人吃得直冒汗珠子。

張天艮不見江大姐才幾天，他進門不看火鍋也不看酒，他的一雙炯炯眼神望向江青。

他心中在吼叫：「你這個女人是我的了！」

方中天見是張天艮回來，忙拉把椅子叫張天艮坐。

張天艮當然坐，因爲方中天把椅子擺在江青的右面，而江青却對張天艮笑笑道：「過來呀，想吃想喝你就快過來擠着坐。」

張天艮哈哈一笑，道：「對，對，對，擠着坐，這樣的吃喝有意思！」

他果然坐在江青身邊了。

端起酒碗只啜了一小口，方中天笑了。

「老酒鬼，你怎麼文明了，喝酒斯文呀！」

張天艮道：「美人身邊總要禮貌些吧！」

江青笑問道：「誰是美人呀？我在你身邊。」

張天艮道：「你呀，你在我眼中就是美人呀！」

不料江大姐一聽，仰面大笑了，她笑彎了腰，道：「老娘已多年未聞有人稱我一聲美人了，張大俠呀，你莫非想動我這老蚌的腦筋了？」

她眞坦白，倒令張天艮吃一驚，立刻傻了眼，方中天笑道：「老酒鬼，怎麼變得靦覥了？」

張天艮暗中咬咬牙，道：「操那娘，我就是看上你了，老蚌配老鷸，咱二人鷸蚌相鬥吧！」

他此言一出，全桌的人都笑起來了，江青道：「好呀，我今天碰到尅星了，我說張大俠，你打算甚麼時候娶我進你們張家的門呀？」

張天艮又罵了。「操那娘，儂

比阿拉還急呀！」

於是又是一陣笑聲傳出屋外。

＊ ＊ ＊

笑聲只是一忽兒，當方中天問張天艮去太湖之事的時候，張天艮黯然嘆口氣，道：「出人意料啊！」

方中天道：「你發現甚麼了？」

張天艮把汪玉人命席人鳳與丁當祥二人刺殺石敬山之事說了一遍。

方中天吃驚了，方中天這時候才明白，當初他去刺殺白長江原來是石敬山出的銀子，不由大嘆世途險惡。

只不過如此一來，方中天更弄不清汪玉人究竟會不會眞的在玩甚麼花樣。

坐在一邊的江小青開口了，她一直靦覥的坐在一邊，她也好像個小婦人。

江大姐已發現江小青的行動有很多變化了，不似從前那麼天眞爛漫喜笑自若。

江小青道：「汪玉人原來是你們的幫主，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從不提你們的事，她好像來去匆匆很忙的樣子，我不敢問她。」

小玉拉着小青道：「那種日子肯定不自由！」

小青道：「她不許我隨便走出那座小院。」

方中天道：「我想了又想，快活幫我是不想回去了！」

張天艮道：「正是我想說的，汪玉人的心，標準的海底針，對於這樣的頭兒，還是少侍候她爲妙。」

方中天道：「總得把丁當祥與席人鳳二人也找來此地，咱們行動要一致吧！」

張天艮道：「小方，今夜我去永安客棧找丁當祥，你就設法去找席人鳳，人多好商量，咱們就在這兒碰面，你以爲如何？」

方中天道：「我明天一早就走，老酒鬼，你就把丁當祥帶到這兒吧！」

張天艮看看身邊的江大姐，道：「我美麗的女人，可以嗎？」

江青哈哈笑了，她笑得張大了嘴巴，却又把手捂在口上面，道：「我遲來的春天呀，嘻嘻！」

張天艮聽得舒服，不由伸手暗中拉住江青的一手，他吃吃的笑着。

江青並未把手收回，她也笑，只不過二人的手在桌子下面的活動，別的人是看不到的。

＊ ＊ ＊

三更天了，外面漆黑一片，張天艮緩緩的往門外走，送他的不是別人，江大姐是也。

江青送出張天艮，在門外面，江青忽然送上一個粗糙的熱吻！

甚麼叫粗糙的吻，實乃張天艮滿口粗鬍渣子，鬍子上還有酒漬，但江青不在乎，吻上去還吮了幾下，這一動作倒令張天艮怔住了。

張天艮搖搖頭，江大姐已「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哈哈！」張天艮忽然大笑，而且聳肩狂笑，笑聲漸漸的遠了，遠了。

＊ ＊ ＊

從江大姐住處走到永安客棧，那是由黃浦江邊附近而到上海大街，算一算也要走上七條街才會到。

張天艮愉快的走向永安客棧，他這一路上愉快極了，不時的一聲歡笑。

此刻，張天艮來到永安客棧外，他站在門口好一陣的感慨，想着往日，只要他到此地，李掌櫃像迎他親爹似的恭敬有加，禮遇不已。

如今自己却要偷偷摸摸的來了。

這兒對張天艮並不陌生，張天艮只在左右看了一眼，遂繞到永安客棧的後門，張天艮發現後面却停了一輛大車，大車沒有套馬，篷也未解，張天艮伸頭看看車上，這才騰身而躍入永安客棧的後院，這時候後院兩邊廂房不見燈光，只不過丁當祥住的地方張天艮也知道，他很快的便到了丁當祥住的那間小客廂門外。

「錢如命！」

廂房內有回應，那聲音還眞是丁當祥。

「是老酒鬼嗎？」

「小聲點，開門呀！」

「呀」的一聲門開了，黑暗中張天艮吃一驚，因爲開門的竟然是李老闆。

「你……」

「哈……張大俠，你果然來了！」

張天艮沉聲道：「錢如命呢？」

李老闆笑道：「張大俠，進來呀，我點燈。」

張天艮道：「我不進去，丁當祥呢？」

丁當祥在屋內道：「噫，怪了，老酒鬼呀，你怎麼了？怎不進來？」

於是，客廂內燈亮了，丁當祥在扣衣服，手上已沒再抖制錢了。

「老酒鬼，我剛由太湖回來不久，你怎麼半夜三更天吵人好夢？」

張天艮看看李老闆道：「你怎麼在這兒？」

李老闆笑道：「別問，我去弄酒菜，大伙邊吃邊聊，張大俠來的正是時候。」

張天艮怔怔的道：「好傢伙，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在專門等着我嘛！」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魚得水將金磚鑄成關公，傳言武聖托夢移駕倉州，將金像運出城外，變賣後把款項送交史大人。魚得水五人化裝易容，一路南下，聽到不少消息，張憲忠被剁爲肉泥，李自成遭砍死，二巨寇已死，清廷專心對付偏安的弘光帝。魚等商議到終南山覓「菊」秘笈或籌備軍費等，經商榷先籌軍費，傳說李闖離京時運走金銀近億兩，尚未動用，並查出李雙喜資助友人開設賭坊，便向這方面打主意……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霧夜快刀

籌款大有收穫　分途共尋菊踪

金風也不敢說不是自己忙中有錯，沒有把大票推出來。

再次洗牌，砌牌，推出了所有的枱面。

魚得水道：「多少？」

「百萬左右。」

魚得水點點頭，金風小心翼翼地打出了骰子。

奇的是三枚骰子都跳到牌九上，然後滾下疊在一起。

三枚骰子疊在一起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兩枚則有，這當然算大數，但無不稱奇。

最上一枚兩點，拿下這一枚，第二枚也是兩點，最下面一枚是三點，「七對門」金風面色驟變。

因爲他非拿第一把牌不可，不然就會輸。

現在他才知道魚得水的內功厲害玄妙，巧妙地控制了骰子。

當然，若是魚得水不知他如何做了牌，又如何控制骰子，要把骰子控制爲幾點自己才能拿大牌。

所以難就難在完全知道對方洗牌時做了幾副甚麼牌，打出甚麼骰子才能拿到最大的牌才行。

這就要十分準確，不能出一點差錯的。

魚得水道：「莊上請分牌！」

金風知道栽到家了，但就此翻臉，才不夠場面哩。

分了牌，也揭了牌。

魚得水只拿了一副二號牌，也就是說只贏莊家，卻不能贏另外兩家之一的牌，當然，魚得水不是莊家也不必賠那一家。

他所以不拿最大的一副，仍想造成對方的幻覺，以爲他不是作假，乃是手氣好之故，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湯堯把莊家的百餘萬兩收過來時，他的手被後面一人按住。這人居然就是漏網之魚李雙喜。

李雙喜易了容，但立可識破。

湯堯改變口音道：「儂幹甚麼？」江浙口音。

「朋友，光棍眼裡不揉砂子，玩假玩到這裏來了！」

「儂那能？甚麼人玩假？」

兩人就這麼很巧妙地玩了幾手大擒拿。

按湯堯的身手，和李雙喜差不多，但在大擒拿手方面，却稍遜於李雙喜，有點趨於下風了。

那知小熊這時在李雙喜背後道：「這一百萬兩重要，還是白芝重要？」這句話顯然打動了李雙喜的心。

他很欣賞白芝的床上奇技，如「魚接鱗」、「兔吮毫」、「龜騰」、「蟬附」及「鶴交頸」等等。

白芝不但會「洞玄子」的三十法，還懂「素女經」。

因此，李雙喜把白芝當作了寶。

況且，李闖已被消滅，他還希望有白芝父女這兩個靠山。

李雙喜回頭道：「白芝？」

「對！」

「她怎樣？」

「在我們手中。」

「你們是誰？」

「平西王吳三桂的人。」

「怎麼白芝會在你們手中？」

「喏！」小熊取出那珠花上的金葉子放在手心上，道：「看清了！這是不是白芝珠花上的金葉子？」

李雙喜吶吶道：「你們要怎樣？」

「這一百多萬兩，在你是小事，請你跟我們去一趟，放心，我們三個，也未必是你的敵手……」

李雙喜也確有這份自負。

他必須救出白芝。所以就向金風夫婦打招呼：「金兄、大嫂，照賠！」金風夫婦還眞不願意賠上。

但論武功，二人加起來也不如李雙喜，況金風是李的至交，爲了救白芝，只好暫時忍耐一下。

金風夫婦讓湯堯收了銀票及金銀，跟着出了賭場。金風夫婦要跟出來，魚得水亮了兩手，把二人震退了五步。

金風夫婦二人大驚，他們這才知道低估了這幾個人。

魚得水道：「朋友，我們絕不難爲李雙喜，我們只想問他一件事，他若合作，一個時辰內就回來了。」

出了賭場，湯、熊、郭三人和李等疾行出鎮，魚得水斷後，使他們無法追上，然後追上了衆人。

在十餘里外林中，魚得水叫大家停了下來。

李雙喜道：「白芝在何處？」

小熊道：「你少操這份心！她在『白袍老祖』的徒弟『千手秀士』賈笙身邊。他們似乎在玩絕的。」

「甚麼絕的？」

「賈笙這個人你認識吧？」

「當然，還是朋友哩！」

「嘿！朋友會割你的靴子嗎？」

(割靴子即玩弄別人的女人之意)

「你……你說甚麼？」

「我說賈笙已玩了白芝。」

「放你媽的春秋屁！」李雙喜是不會信的。

「你不信？」

「當然不信。」

「好！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了賈笙，可以驗証一下。」

「驗証甚麼？」

「看看他的『東西』是否和我們說的一樣？」

「他的東西？」

「就是他那傳宗接代的……」

「怎麼樣？」

小熊用拇指和食指連續比量了三五次，意思是和嬰兒的差不多。像蠶蛹那麼大，甚至更小些。

李雙喜「呸」地一聲吐了唾沫，道：「一派胡言！白芝會和那麼一個既不能吃也不好看的男人在一起？」

「這你就不懂！」小熊道：「由於他對白芝太好，白芝無意中發現他是『天閹』就很同情他，決定陪他半年。」

「陪他半年？」

「是啊！那種人也很值得可憐，看看別人的，比一吊錢還長(一吊錢即古代制錢一百枚，長度約十五公分以上)，再看看他自己的，難免生不如死，所以白芝悲天憫人，放手施捨。」

李雙喜怒吼一聲，撲向小熊。

魚得水伸臂一格，李雙喜被震退了兩步，魚得水道：「信也好，不信也好，至少你有機會去印証一下。」

李雙喜大驚，道：「你莫非是白雨亭老爺子的……」他不能說下去，如說魚是白的女婿，而他又和白芝胡來，豈不是自找痲煩？

「過去有這麼點關係。」魚得水道：「現已不存在了。」

湯堯道：「現在，咱們就言歸正傳吧！」

李雙喜道：「你是『獵頭湯』？」

「不敢當！至少我一人之力獵不了你的頭。」

李雙喜道：「有甚麼事？」

湯堯道：「李雙喜，相信你也該有自知之明，李闖嗜殺，你比他更甚，死在你手下的人，只怕以千、萬計，所以說死有餘辜……」

李雙喜疾退五步，道：「你們要抓我，可也沒有那麼容易。」

湯堯道：「却也不難，老魚在六十招內就能打倒你。」

「你們要幹甚麼？」

「現在有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甚麼機會？」

「李闖自北京運出的金餅，你必然知道藏在何處？」

「那只有他自己和李巖知道。」

「你放聰明點，說出藏金之地，也算你對南明的一點貢獻，我們可以網開一面，任你改過自新……」

李雙喜突然倒縱而去，一掠七八丈。

這小子的確不是泛泛之輩，只不過幾個起落就被魚得水追上了，他只好回頭接招，的確，十招後他就知道自己不是敵手了。

湯堯道：「李雙喜，你還不覺醒？」

李雙喜不是輕易向人屈服的人，這也是在李闖身邊造成的跋扈之氣，除了李闖，都要聽他的，他聽過誰的？

小熊道：「李雙喜，至少你也該留着你這條爛命，去印証一下白芝有否和賈笙……而賈笙那東西是不是……」

「蓬」地一聲，李雙喜挨了一脚，才不過四十七、八招。

又過了兩三招，再被砸了一掌，李雙喜道：「慢着！」

湯堯道：「識時務者為俊傑，說吧！」

「雖然這些金餅是民脂民膏，又怎知你們不是中飽私囊？」

湯堯道：「我們捐給史可法史大人的巨款已不止一兩次了。」

李雙喜道：「你們眞能放過我？」

魚得水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湯堯道：「你該相信我們二人。」

李雙喜道：「今後希望你們不要再去大發賭坊。」

魚得水道：「可以！」

李雙喜道：「魚得水，你以為白芝是那種人嗎？」

魚得水道：「是與不是，只要稍加留意，即可証明。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你以為如何？」

李雙喜道：「那小子所說的有關『千手秀士』賈笙的事難道也是眞的，世上有那種畸型人嗎？」

湯堯道：「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也有機會証明一下的。」

李雙喜道：「那就跟我去吧！」

四人跟他奔行了一個更次，三更左右，到達一墓地。

這兒有一座墓，看來不大也不氣派。

墓碑上是這樣的：故顯考陳太夫人之墓。

左下方有子女的名字，這顯然是普通百姓之墓。

既稱太夫人，應該是輩份極高的女人，也該是死了多年，但墓上僅生出數寸高的青草，墓碑也是新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有蹊蹺。

李雙喜撤刀在碑旁掘了一會，取出兩把鐵鍬。

於是小熊和小郭立刻開始挖掘。

墓土挖平時，即露出了木箱，一共是四大箱金餅。魚得水道：「李雙喜，絕不止這些，一定還有。」

「當然，本來還有很多，闖王出京，沿途需用軍費，隨賣隨用，只剩下這一點點了……」

小熊和小郭要出手揍人，他們也不相信只有這一點點。

但魚得水喝止，道：「魚某言出必踐，他帶我們來此找到了金餅，就不能對他食言，再挖下數尺看看。」

再挖五六尺，又挖出來四箱。

小郭罵道：「李雙喜，X你娘！差點上了你的當。」

李雙喜道：「你為何罵人？」

小郭道：「若非魚大哥精明，再挖下數尺，豈不被你矇騙了，你留着這四箱作棺材本啊！」

李雙喜攤手正色道：「這金餅不是我帶人來埋的，埋金的工作，不是李巖，就是劉宗敏負責，我只知有些埋在此墓中，却不知埋了多少，更不知深處四箱，淺處四箱。」

這話可以說得過去。

即使是他說謊，這謊言也永遠無法揭穿。

李闖、李巖及劉宗敏都死了！誰能証明？

劉宗敏在李闖面前更吃得開，原因是某次被困，萬無生理，劉宗敏忽然提着他老婆的人頭來見李闖。

李闖問他為何要殺死自己妻子，劉宗敏說，殺了她，已無後顧之憂，就可以和大王一齊放手一搏而突圍了，闖王大為讚賞他的忠心，自那次脫險後，最受闖王寵信，所以李巖才會被劉宗敏讒言所害而被殺。

「迎闖主不納糧」就是李巖想出的愚民政策。

古往今來，任何軍隊或政權都需百姓納糧繳稅才能生存，那有不須納糧的，除非嚴重天災，才會暫免繳納。

事實上闖王所到之處就大加搶掠，根本不需納糧。

納糧繳稅，那樣反而痲煩，而被搶掠的自然都是富家。

在窮人來說，的確是不納糧不繳稅也不會被搶的。

這正是闖王有一段時間很壯大，附從者衆的原因。

八箱金餅，四人正好各帶兩箱。

一箱約一百多斤，魚、湯二人挾着奔行不吃力，熊、郭兩小就慘了，累得呼呼牛喘，一身臭汗。

至於李雙喜，被點了穴道，兩三個時辰後可以自解。

他們把金餅送到可靠之處，商量之下，決定留下一至二人繼續監視李雙喜，因為這些金餅只有全部的三十分之一。

魚、湯二人估計，至少還有這些的三五倍之多。

商量結果，由湯、郭二人留下繼續監視。

魚、李、熊三人去終南山找「菊夫子」。

湯堯的意思是，李悔最惹眼，留下易被發現。

魚得水儘管對白芝已十分厭惡，對李悔的印象也未好轉多少。

只不過湯堯的看法他也不能否認。

魚、湯先把金餅及贏來的銀票交給史大人的人，轉呈史可法，然後，雙方分手，湯、郭二人留了下來。

* * *

白雨亭和南宮遠上了當，在黃山中找了三天半，由於二人都未見到魚、湯等人，知道上了大當。

白雨亭道：「南宮兄，咱們小看了他們。」

南宮遠道：「他們把咱們帶入黃山就溜了！」

「正是如此。」

「但我猜想，他們可能繼續往南，這正是他們的順路。」

「我也有此同感。」

「咱們加緊往南追趕，分頭行事。」

二人約定聚首地點，立刻分道窮追。

連追了四五天，這天南宮遠入鎮打尖，不由大喜過望，他居然發現了魚得水的踪跡。

原來他發現了小熊。

小熊出來買茶葉，他的警覺性極高。

不久就發現有人盯上他的梢。

他不能把此人帶回客棧，一邊買茶葉，東看看西看看，問問這樣再問問那樣，却在動腦筋。如何擺脫此人跟踪，然後抽空回去和魚大哥及李悔盡快離鎮，使他撲個空。等此人撲遍了客棧，他們已在數十里之外了。

後來他發現是南宮遠，知道白雨亭也必在附近。

他買好了茶葉，故意放在櫃枱上，大聲道：「掌櫃的，我還要去買點藥材和一雙鞋子，這茶葉錢我先付了，一會再回來拏，成不成？」

「客官，你自管去辦事，回來拏也成。」

小熊又低聲道：「掌櫃的，請你偏勞告訴那位貴客一下，就說有位白大嬸找他有急事，白大嬸在斜對面那家鼎隆綢緞莊內等他。」

掌櫃的道：「可以，可以。」

小熊搖搖擺擺地走出茶莊大門。

這工夫南宮遠正要跟出，他即使未猜出小熊的鬼畫符，也要看看他向那邊走，萬一小熊不回來拏茶葉呢？

薑是老的辣，一點不錯。

但掌櫃的道：「貴客請留步。」

「甚麼事？」

「剛才那位年輕貴客說，有一位白大嬸有急事找貴客你，那位白大嬸在斜對面的鼎隆綢緞莊內等你。」

南宮遠一楞。

白大嬸是誰？立刻就可以猜到，八成是白雨亭易了容。

要是南宮遠剛才聽到小熊交代掌櫃的這件事，他自然就會猜到小熊的詭計了，可惜他未聽到。

既然有急事，必然和發現魚、湯等人有關。

況且，小熊把茶葉放在此處，聲言還要去買鞋子及其他東西，不會立刻取走茶葉，於是他匆匆去了那家綢緞莊。

綢緞莊很大，由於顧客多，南宮遠找了半天未見到一個易容化裝過的白雨亭在這兒。

問了一會，說是沒有見過這麼一位大嬸。

南宮遠暗叫一聲「慚愧」！心知八成上了當。

他先趕回茶莊，發現那包茶葉還放在櫃枱上。

掌櫃的哈腰道：「貴客找到了那位白大嬸沒有？」

南宮遠眞想給他一個耳光，道：「剛才那個年輕客人一直沒有回來拏茶葉嗎？」

「還沒有，他說還要去買鞋子及其他東西，沒有那麼快回來的。」

「掌櫃的，附近有鞋店嗎？」

「左首第五家就是鞋店。」

南宮遠匆匆前去一問，根本沒有一個年輕人來買鞋子。

這已證明上了當，立刻到附近客棧去問。

由於三人並未登記，且臨去時交代，有壞人追他們，請不要說出他們在此住過一夜，所以南宮遠沒有問出甚麼來。

未問出名堂，就逐家去問。

這鎮上一共有七家客棧，全問了也沒問出頭緒來。

南宮遠氣得臉都發紫了，回茶莊一問，那小子一去未回。

自他和這些年輕人鬥，一直未佔過上風。

正在他怒極時，後面有人道：「南宮兄。」

來人正是白雨亭。

南宮遠不由臉紅，被個小崽子耍了，如何啓口？

白雨亭道：「有眉目沒有？」

「有一點。」

「見過誰了？」

「那個姓熊的小崽子。你呢？」

白雨亭道：「我見過魚得水和李悔。」

「他們去了何處？」

「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南宮遠一怔道：「這是怎麼回事？」

白雨亭道：「不過是打馬虎眼而已，我以為他們的方向仍是往南，到了某地會集在一起的。」

「最後目的地呢？」

「目前還不知道。」

南宮遠自不會說出被要了的事，道：「咱們一直往南？」

「對，不必再跟他們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了。」

只是二人仍非一道，雖都往南，仍分兩路，這樣機會比較大些，追出一百里，南宮遠遇上了兩個熟人。

一個是「雷神」苗奎，一個是苗之徒「火球」張鑫。

這是武林中的火器大王，第一把交椅。

武林中使火器的人當然還有，却屬苗奎高超。

「這不是南宮兄嗎？」這是在小鎮上酒樓中。

南宮遠道：「正是，苗兄，你現在可得意了！」

「南宮兄此言……」

南宮遠低聲道：「苗兄與吳將軍早有私交，如今吳將軍已被封為『平西王』，勅封册印，顯赫一時，苗兄不是也跟着得意了？」

苗奎道：「談不上得意，只不過王爺如今高昇，跟着他總是不會吃虧的，南宮兄如果願附驥尾，在下可以代為介紹。」

「謝謝苗兄！這當然求之不得，有件事吳將軍可能不知，苗兄也未必知道吧！」

「甚麼事？」

「李闖仍有個後人未死……」

「這是甚麼人？」

「他的親生女兒，名叫李悔，在『一把抓』魚得水及『獵頭湯』湯堯的身邊，我想王爺一定恨之入骨。」

「當然，王爺的愛妾陳圓圓陷賊手半年了，此仇此恨，王爺無時能忘，如能把此女獻給王爺，眞正是大功一件。」

南宮遠道：「這事我會留意，苗兄遇上可別放過她，此女長得極美，身手也相當了得。」

「不知她目前在何處？」

「由此往南，不知她和魚得水等要去何處。」

南宮遠道：「多謝南宮兄指點。」

南宮遠道：「苗兄一旦遇上李悔，要誘她單挑，生擒後速速北上，以免橫生枝節，因為魚、湯等人也頗不易調理。」

苗奎道：「南宮兄，憑我苗奎，可不怕他們『一把抓』和『獵頭湯』二人，你別長他們的志氣呀！」

「苗兄，小弟的意思是捉李悔要緊，憑你老兄的火器，魚得水和湯堯又算得了甚麼呢？」

南宮遠這一手叫做借刀殺人。

一旦遇上李、魚等人，他可以把李悔交給苗對付，他對付魚得水就比較易多了。

任何人都知道，吳三桂恨李闖入骨，並不會因闖王已死而打消恨意。

* * *

小熊對魚、李二人說了南宮遠被他要了的事，李悔道：「小熊，你眞行！別人就不會有這等反應。」

「得了，李姐，你也是噱頭大王呀！」

魚得水道：「這種急智，確是天才，並非聰明的人都具備的，不過南宮遠上了當，仍會追來。」

「但他們未必知道我們所去的方向。」

「他們也可以猜出我們在黃山晃了一招就溜了，然後根據溜後的方向，他們可能確定，我們仍去了南方。」

李悔道：「猜想南宮遠和白雨亭一定還在合作。」

魚得水道：「這二人携手合作，非同小可，我們要處處小心！」

終南山快到了，他們終於被追上。

只不過被追上的人並不是魚得水，却是李悔和小熊。

原來三人怕兩個老狐狸認出，三人不一起走，但分三路，相距極近，可以遠遠看到，互相呼應。

只不過在山野中並非處處都可以彼此看到，彼此呼應的。

山中林木多，視線阻隔，有時就彼此看不到。

此刻才不過夕陽西下，天還沒有黑，李悔已不見了，原來是苗奎師徒二人追上了她而截住。

李悔道：「二位何人？」

苗奎不答反問，道：「姑娘叫李悔？」

「不錯。」

「姑娘是李闖的千金？」

他的態度平和，而且以千金稱之，李悔想不到他是吳三桂的人。

「不錯。」

苗奎道：「在下苗奎，人稱『雷神』。」

「原來是火器大師。」

「不敢。」苗奎道：「在下以前和闖王也有過數面之緣，我總感覺人生在世，總是受命運支配。」

「苗大俠之意是……」

「就以令尊來說，若有好的輔助能手作為幕僚，攻陷了北京之後，就該有一番作為，甚至取得天下。」

「苗大俠把他估高了，他不是那種料子！」

「李姑娘何以如此低估令尊？」

「因為我看穿了他，他只是喜歡殺人。」

「也不可苛責令尊，開國之君，那一個不犯殺戒？」

李悔道：「苗大俠找小女子有

何貴幹？」

苗奎道：「姑娘有一心腹，算是吳三桂和孔有德大軍的漏網之魚，和他逃得一命的還有李雙喜。」

「李雙喜未死我知道，此人更該死！」

「可是另一位是你的心腹，他希望見你一面。」

「他要你傳訊？」

「是的，他還不大信任我。」

「他在何處？」

「就在十里外小鎮上一家當舖內，他說誰也不相信，就是信任姑娘，所以要特別小心連絡。」

李悔信以為眞。

的確，她那心腹眞的誰也不信，只信任她。

於是就跟他們師徒走了。

小熊在暗中看到，他人小鬼大，對人類的虛假有深入一層的認識，他以為也許這師徒二人在賺李悔。

只不過，他又不便公開說明，只有暗暗跟着。

魚得水在終南山最近的鎮上發現李、熊消失，由於是二人一起不見了，還不太擔心，因為二人都很機智。

可以說要賺他們二人是很不容易的。

魚得水以為二人必然是遇上了甚麼有趣的事躭擱下來。

但是，他在鎮上頭一家客棧中一直等到一更天還不見兩人的影子。

李悔跟苗奎來到十里外的鎮上，果然是進入一家當舖。

當然，她並未見到那一個心腹。

她只看到一個二十五六歲、長得頗美的女人。

其實這女人是「雷神」苗奎的女人，却沒有婚姻關係，掌櫃的是這女人的父親，另有一個朝奉，每夜回家去睡。

所以這當舖中晚上只有他們父女二人。

李悔道：「你賺我來此的目的是……」

苗奎道：「吳王爺要你！」

「如果是一個正人君子或愛國的忠貞之士要我，我絕不怪你。吳三桂引狠入室，重色輕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惡最無恥的大漢奸，你居然會幫他？」

苗奎道：「我的看法不同，大明氣數已盡。」

「可是大明還沒有倒下。」

「已經差不多了！」

「苗奎，你知道，我和李闖完全不同。」

「也許，但至少你是他的骨肉。」

「苗奎，你的火器技尖，手底下未必……」

李悔狠攻而上，苗奎火器技尖，身手也了得，至少李悔不是他的敵手，況且還有個徒弟「火球」在一邊。

小熊在暗中不敢出手，他怕兩個人都被擒住。

「火球」突然向李悔丟出一個冒烟的小球。

李悔自然害怕，尤其女人怕傷了面孔，一閃之下，正好中計，這東西根本不爆炸，光是冒烟噴火而已。

苗奎出手逾電，趁她慌亂之際，制住了她的穴道。

「火球」道：「師父，何時送走？」

「越快越好！」

「送往何處？」

「當然是送往吳王爺手中，這可是大功一件。」

「徒兒去一趟吧！不知吳王爺的大軍在何處？」

「『平西王』消滅了李自成之後，要到四川去殲滅張憲忠匪部，還沒有到達四川。」

「這不是很遠？」

「也不算遠，明天就起程，把這女人的穴道多點幾處。」

「是的，師父，不過太多了會死人的。」

「死了也比跑了好些。」

「是的，師父。」「火球」張鑫是個色鬼，李悔的美色，自然會使他迷上，在下手點穴時留了幾手。

也就是說，本要點她五個穴道，只點了三處。

本要點她的重要穴道，也選擇了不重要的。

並非他不知道這樣會跑掉，他有自己的打算。

深夜，苗奎睡了，「火球」的精神可就來了。

他以為，反正把李闖的女兒獻給「平西王」就成了，不管她是動過或者尚未動過的呢！先玩了再說。

況且他以為，不動白不動，這妞兒太動人了。

他輕手輕脚地來到李悔屋中。屋中無燈，但弦月微光投射入屋，他忽然全身震動了一下，好像所有的血管都爆裂了開來。

隱隱可見，李悔的頭臉用被子蒙住。

她的下半身在被外，而且沒有穿下衣。

這是怎麼回事？

「火球」立刻就明白了。

他以為不玩白不玩，師父更會想到這一點。

八成，他師父已經拔了頭籌，先給玩了。

只不過他是徒弟，玩個二手貨

也湊合了。況且這麼一來，萬一這女人向師父告狀，師父也不敢責備他。

於是這小子有如渴驥奔泉，如火如荼地上了。

這小子以爲要玩就要盡興，一直玩了一個更次。

此刻，李悔當然不是躺在床上以被蒙頭，這自然是小熊動了手腳的。

她和小熊去偷了「雷神」大批的火器。

他們不知用法，只有另動腦筋。

李悔恨苗奎不顧身份賺她，就和小熊定計。

小熊的點子是用不完的，道：「我有辦法。」

待「火球」玩了個盡興，二人悄悄掩至，點了他的穴道。「火球」大驚，當他看到李悔也站在床前時，不由魂飛天外。

小熊道：「你們師徒二人眞不是東西，爲了向吳三桂那個賣國賊討好，就設計賺人。現在你小子知道這女人是誰了吧？」

小熊一撩被子，那女人正是他師父的相好。

小熊道：「『火球』，你玩也玩夠了，玩起來可眞像火球一樣，下面的女人眞夠受用的，你有沒有想到後果？」

「火球」當然知道後果。

「現在我們有個條件。」小熊道：「只要你指導我們使用這些火器，我們就放了你，讓你逃命。」

「火球」心想，玩了師父這女人，怎麼解釋也沒有用，反正玩了，唯一的辦法就是逃命，遠走高飛。

儘管他本以爲是李悔，這只是一時誤會，不是蓄意玩師父的女人。

況且，當時她下身又未穿衣服。

但這都沒有用，不合作是包死不活的。

「好，我教你們，但你們一定要先解了我的穴道。」

「先說了使用方法再解穴，我們不會騙你。」

「火球」張鑫是個渾人，他的綽號改爲「渾球」才對。

他知道一旦師父被吵醒，那就慘了，急忙逐個說明使用方法及爆炸威力，還有一些忌諱等等。

李悔和小熊一一記下，而且儘量地多拿。

然後把張鑫放了，二人也離開了當舖。

「雷神」苗奎身手高，火器冠絕武林，却也有個毛病，一旦熟睡很難吵醒他，而且鼾聲如雷，溢於戶外。

第二天一早，直到當舖主人叫醒了他，才知道發生了事故。

他看到他的女人還仰臥在床上。

頭被蒙住，下身一絲不掛。

苗奎的脾氣大爆，大聲問：「這是怎麼回事？」

當舖主人本是另一家當舖的老朝奉，由於「雷神」看上他的女兒，才出資十萬兩爲他們父女開了這家當舖。

說苗奎是這當舖的主人也無不可。

老人含淚道：「阿奎，這兒沒有別人，除了我們父女，那就是你們師徒了！還會有誰呢？」

一語驚醒夢中人，苗奎不由猛然一震。

他並非那麼遲鈍，而是絕對想不到自己的徒弟頭上去。

雖然他和這女人名義上沒有夫妻關係，張鑫却該知道，他和這女人早已同床共枕了！這太不像話了吧！

首先，他解了這女人的穴道，這女人哭哭啼啼投入他的懷中。

「告訴我，是誰？」

「還會是誰……」

「這也不一定，妳必須確定才行。」

「奎哥，當然是張鑫……他一邊弄我，還一邊自然自語……」

「自言自語，說些甚麼？」

「他說……他說我是二手貨……只不過師父弄過的……也只好遷就了……一直繼續了一個多時辰。」

事實上張鑫是把她當作了李悔，以爲李悔已被師父弄了。

當然，這也是報應，如苗奎不把李悔騙來，包藏禍心，他的女人就不會被小熊弄到床上李代桃僵。

總之一句話，這就叫着害人害己。

苗奎居然沒有想到是李悔及小熊弄鬼。

這也是因爲苗奎一時大意，未發現暗暗跟來的小熊。

他只知道，李悔是女人，不可能做這種事。

於是他對這女人發誓，要把張鑫捉回來。

此刻李悔和小熊已在四十里外了。

兩人易容化了裝，都變成了中年人，李悔道：「小熊，此刻苗奎應該已經發現他的女人遭遇的事了。」

「活該！那叫着肥水不落外人田。」

李悔道：「今後遇上，也以火器招呼他！」

小熊道：「李悔，妳想不想魚大哥？」

「不想。」

「鬼才信。」

「眞的！因爲他瞧不起我。」

「李悔，妳自己不也該檢討一下嗎！妳動不動就繃斷了褲帶，那一手可就不大高明了吧！」

「你以爲把身體包得密密實實的女人就可靠？」

「當然也不一定，李悔，妳猜魚大哥想不想妳？」

「大概不想。」

「李悔，有件事我想問妳，又不敢問。」

「不妨，你問吧！」

「妳會是處女嗎？」

李悔一點也不光火，道：「你以爲我是不是……」

小熊搔搔頭皮道：「小郭以爲妳可能不是了，我以前也有這種看法，因爲妳的行爲太放浪了！」

「這看法不足爲怪！」

「妳到底是不是？」

「我仍要你自己來回答。」

小熊道：「李悔，近幾日來，我發現妳心地不壞，只是行爲放縱些，却不是門戶開放的女人！」

「看你說得多難聽！」

「魚大哥目前可能也瞭解了妳！」

李悔道：「小熊，我並不稀罕！」

小熊道：「李悔，由苗奎這件事看來，想抓妳而向吳三桂、清廷甚至於南明方面邀功的人一定不少。」

「當然！」

「妳可千萬要小心哪！」

* * *

魚得水已進入終南山。

終南山並不是十分遼闊的大山，但要找一個人也不易。他對李悔和小熊二人有自信，所以相信他們會追來。

第二天夜裡，他還宿在山洞中，那是猴子的窩巢。

月亮瀉入洞口，山中極靜，此情此景十分恬適。

但魚得水却另有一種隱憂。

如他找不到「菊夫子」，或者白雨亭及南宮遠先找到「菊夫子」，這後果就截然不同了。

白雨亭的爲人，已可肯定，不是正人君子。

他是吳三桂的人，他曾是李闖的至友。

似乎他和明廷最疏遠，儘管他也和馬士英及阮大鋮很接近。

在他似睡未睡之時，隱隱聽到了聲音。

這聲音若非高手，必定認爲是天籟聲。

魚得水不然，他以爲這是絕頂高手的聲音。

他躺着未動，眼見洞口站着一位老嫗。

這老嫗肩着藥鋤，鋤頭上挑了一個藥籃子。

想是採藥歸來的樣子。

魚得水以爲能在這終南山中採藥的老嫗，也絕非泛泛之輩。

他坐了起來。

老嫗道：「無怪猴子們吱吱喳喳地不安了，原來這位小哥侵佔了牠們的窩，難怪，難怪……」

魚得水抱拳而起，道：「在下只是暫住，聊避風雨而已，不知前輩是來此採藥還是本住在此山之中？」

「來此採藥的！」

「不知前輩如何稱呼？」

「小哥不該先報出大名嗎？」

「在下魚得水！」

「是不是那位名捕『一把抓』魚得水魚大俠？」

「不敢當，區區正是。」

「那眞失敬了！不知小哥到終南山有何貴幹，緝捕要犯嗎？」

「當然不是，是找一位隱士的。」

「噢，不知這位隱士是甚麼人？」

魚得水實在不便多說了，因爲雙方都不瞭解對方。

萬一這老嫗也是來找「菊夫子」的，就暴露了身份。

魚得水道：「一位不知名的前輩。」

「不知名如何能找到他。」

「碰碰運氣而已。」魚得水道：「前輩的大名是……」

「我叫黃秋英……」

黃秋英走出十來步又停下道：「我住在右前方嶺間林中石屋中，魚大俠不嫌侷促，請來待茶。」

「有空一定前往叨擾！」

老嫗黃秋英走了。魚得水並未看清這老嫗的面孔，原因是她在洞外，面向洞內，而月光却自她的背後照射。

魚得水以爲這老嫗黃秋英並不太老。

儘管她似乎兩鬢已現白，在動作上看來毫無老態。

當然，要是太老了，也不敢單身一人到深山中採藥的。

不久魚得水就睡着了。

第三天又找了一天，沒有一點頭緒。

他以爲，一隻八哥說的話太不可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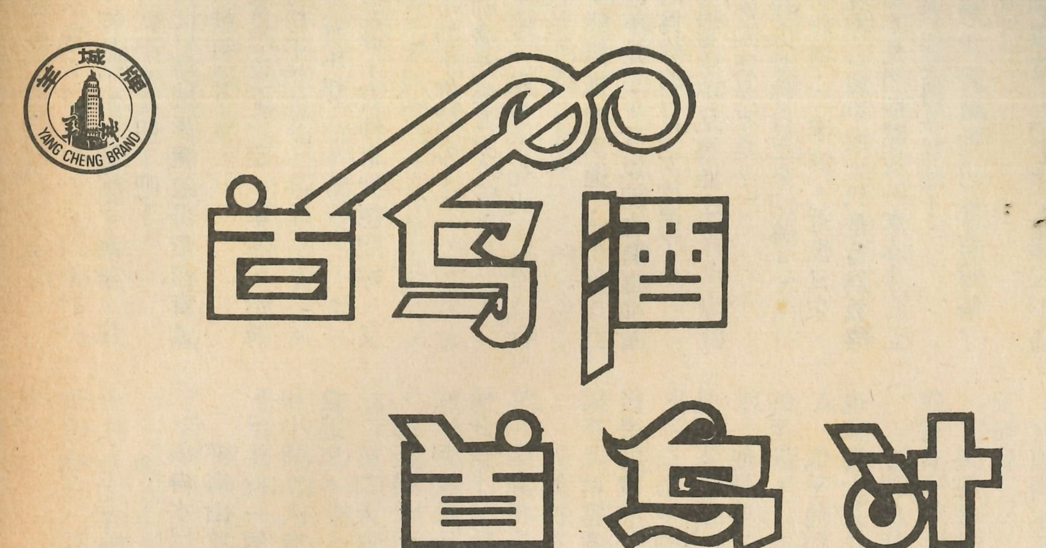
至於老太監何榮的話，也未必可信。

說來也很可笑，雖然是鳥言，却也有這麼多的高手寧可信其有，爾虞我詐，唯恐別人搶了先。

這似乎又不能不使人相信，絕非空穴來風。

何況「松竹梅菊」確有此說。

（未完・十一）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首烏汁
首烏酒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M4®
註冊商標

中國吉林

靈芝中之極品——

近日市面有不法之徒，以低劣品質模仿影射本產品，敬請購買時指明M4®註冊商標及檢封才是正貨。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強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及5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香港免稅店、機場、西武百貨、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特級野生靈芝只在免稅品店出售。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Fax：(852) 6918344 Tel：(852) 6015715